

「觀察」儲安平言論選

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研究部 合編
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

工人日報社印

1957年9月

目 录

我們的志趣和态度	1
失敗的統治	5
我們对于美国的感觉	9
辛勤、忍耐、向前	17
中国的政局	35
施用悶藥前后的心理与感觉	47
三百二十三位讀者意見的分析与解釋	55
大局浮动，学潮如火	63
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創造	68
論文匯·新民·联合三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 态度	72
讀孙科談話	76
政府应对紐約下午报的攻击采取步驟表明态度	80
艰难·風險·沉着	84
「为中国的农業試探一条出路」刊出后的响应	99
評潘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华报告	103
白報紙	110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114
論全国專科以上学校开除学生全国專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 之不妥	121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并公布白報紙配給情形	125
風浪·熬煉·撐住	132
国大評論	148
第二个聞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157
評翁文灝內閣	162
政府利刃·指向「观察」	167
吃重·苦斗·尽心	171
一場爛污	191
政治失常	194
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务、編輯方針	198
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206
在哈尔滨所見的新的司法工作和監獄工作	212
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資、稅制、互助情况	222

我們的志趣和态度

一

本刊筹备多月，歷經艰苦，終于今日問世，創刊伊始，茲謹一述我們出版这一个刊物的志趣、風度和立場。

抗战虽然胜利，大局愈見混亂。政治激蕩，經濟雕敝，整个社会，已步进崩潰的邊緣；全国人民，無不陷入苦悶憂惧之境。在这种局面下，工商百業，俱感窒息，而文化出版事業所遇的困难，尤其一言难尽。言路狹窄，放言論事，处处顧忌；交通阻塞，發行推銷，备受限制；物价騰漲，印刷成本，难于負担；而由于多年并多种原因所造成的弥漫于全国的那种麻痺、消沉、不求長进的風气，常常使一个有尊严有內容的刊物，有时竟不能获得广多的讀者。在这样一个出版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們甘受艰苦，安于寂寞，不畏避可能的銼折、恐惧，甚至失敗，仍欲出而創辦这个刊物，此不仅因为我們具有理想，具有热忱，亦因我們深感在今日这样一个国事殆危，士气敗坏的时代，实在急切需要有公正、沉毅、严肃的言論，以挽救国运，振奋人心。

我們感到現在大多数人只知追逐权势，追逐利欲；人人以一己为先，国家的禍福竟成为末要而少人过問。是非不明，正气不張。許多人常在一种冲劲下，流露他們爱国的情緒；很少能在生活、工作、良知及人格上，表現他們对于国家的忠誠，尽他們对于国家的責任。但要抗御外敌，自强圖存，显非單憑感情所能济事；而建設国家，改革社会，尤需有众多的能够咬得紧牙关、站得住脚根、挺得起胸膛的人民。环顧海內，种种現狀，固足使人疾首痛心，而瞻望来日，尤使人不胜疑惧憂慮。在这样一个混沌悲痛的历史中，有志之士，实应挺身而出，不顧一己的得失毁誉，尽其天良，以造福于他所屬的国家。这誠然是一个充滿着禍乱灾难的痛苦时代，但这也是一个大足以鍛煉我們的意志和情操的时代

我們这个刊物第一个企圖：要对国事發表意見。意見在性質上無論是消極的批評或積極的建議，其动机則無不出于至誠。这个刊物确是一个發表政論的刊物，然而决不是一个政治斗争的刊物。我們除大体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說話以外，我們背后另無任何組織。我們对于政府、执政党、反对党，都将作毫無偏袒的評論；我們对于他們有所評論，仅仅因为他們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毋須諱言，我們这批朋友对于政治都是感觉兴趣的。但是我們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們对于政治感觉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評，而非权謀或煽动。政治上的看法，見仁見智，容各不同，但我們的态度是誠懇的，公平的。我們希望各方面都能在民主的原則和寬容的精神下，力求彼此的了解。

但是这个刊物也不仅仅是一个論評时事的刊物。我們还有另一个在程度上占着同样重要的目标，就是我們希望对于一般青年思想的进步和品性的修养，能够有所贡献。多年以来，青年实在煩悶。在多年的煩悶中，意志軟弱的，漸漸趋入麻痺、消沉、及自我享乐的道路；剛强的則流于偏激。今日大多数青年，不是偏狹冲动，厉气凌人，就是混混沌沌，莫知其前程何在！我們瞻念国家，中心憂惧，莫此为甚！我們都是爱好自由思想的人，所以就政治上的信仰而言，我們对于青年，一無成見，他們信右信左，尽可信其所信；而且他們能够信其所信，無宁且為我們所鼓励并器重者。我們所欲一言者，即思想的出發較之思想的归宿，更为重要，所以信从一种政治上的思想，必須基于理性而非出于感情；而于重視自己的思想自由时，亦須同时尊重他人的思想自由。此外，在做人的根本条件上，我們期望每个青年都有健康的人生态度——人生的目的非仅圖一己的飽暖而实另有所寄；都有現代化的头脑——思想的方法現代化，做事的方法現代化。我們国家一綫前途，全系于今日一般青年肩土。冲动、偏狹、强橫，都是以造乱而不足治乱；自私、麻木、消沉，帶給国家的是死气而非生气。我們極望这一个刊物所發表的文字，它所包含的看法、态度、气息，能給一般青年讀者以有益的影响。

二

其次，請一述我們放言論事的基本立場，亦即本刊同人共守的信約：

一、民主 民主是今世主流，人心所歸，無可抗拒。我們不能同意任何代表少數人利益的集團獨斷國是，漠視民意。我們不能同意政府的一切設施措置都只是為了一部分少數人的權力和利益。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討論，政府進退必須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民主的政府必須以人民的最大福利為目的：保障人民的自由，增進人民的幸福。同時，民主不僅限於政治生活，並應擴及經濟生活：不但政治民主，並須經濟民主。

二、自由 我們要求自由，要求各種基本人權。自由不是放縱，自由仍須守法。但法律須先保障人民的自由，並使人人在法律之前一律平等；法律若能保障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則人民必守法护法之不懈。政府應該尊重人民的人格，而自由即為維護人格完整所必要。政府應該使人民的身體的、智慧的、及道德的能力，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增加國家社會的福利，而自由即為達到此種優性發展所不可缺少的條件。沒有自由的人民是沒有人格的人民，沒有自由的社会必是一個奴役的社会。我們要求人人獲有各種基本的人權以維護每個人的格，並促進國家社會的優性發展。

三、進步 我們要求國家進步，我們絕對反對國家停滯不前。不跟著世界大勢前進的國家必將遭受自然的淘汰。我們要求民主政治，要求工業化；但要民主政治成功，工業化成功，先須大家有科學精神，現代頭腦。我們要求在政治、經濟、社會、教育、軍事各方面的全盤現代化。我們希望人人都有現代化的頭腦。唯有現代化了，才能求得更大更迅速的進步，才能與并世各國并駕齊驅，共同生存。我們反對一切的停滯不前，故步自封，甚至大開倒車。停頓、落后、退步，都是自殺。我們要求中國在各方面都能日新又新，齊著世界主流，近步前進。

四、理性 人類最可寶貴的素質是理性，教育的最大目的亦即在

發揮人類的理性。沒有理性，社會不能安定，文化不能進步。現在中國到處都是憑借沖動及強力來解決糾紛，甚至正在受着教育的青年也是動輒用武。我們完全反對這種行為。近幾十年來中國的教育在這方面完全失敗。我們要求政府及社會各方面能全力注意這點。只有發揮理性，社會始有是非，始有和平，始有公道。我們要求一個有是非有公道的社會，我們要求各種糾紛沖突都能運用理性來解決。唯有這樣，才能使一切得到合理的發展，才能加速一切建設的成功。

我們謹以右陳四義，作為我們追求努力的鵠的，應本此以發言論事。我們的態度是公平的、獨立的、建設的、客觀的。只要無背于前面的四個基本原則，在這一個刊物上面，我們將容納各種不同的意見。我們尊重獨立發言的精神，每篇文章各由其作者負責；而在本刊發表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不表示即為編者所同意者。發刊之始，謹述其志趣與立場如上。尚祈全國賢達，不吝指教，惠予匡助，本刊幸甚，國家幸甚。

（1946年9月1日「觀察」雜誌創刊號）

失敗的統治

国民党一党專政，前后垂二十年。二十年执政的結果：一般人民的物質生活，愈来愈艰难；一般社会的道德生活愈来愈败坏。国民党有主义，有理想，当初也是满怀热血，以救国救民为己任；志士仁人，前仆后继。何以执政二十年，反弄成今日这样一个局面：不仅党的声誉、地位、前途、日见衰落，就国家社会，也给弄得千瘡百孔，不可收拾。其中癥結，实堪研究。

一个政党执政的成败，原因既多且极复杂，非执一言所能論議；然其成败之鍵，必有最基本的原因可寻。作者以为国民党执政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他所采用以维护其政权的方法；只此一着，毁坏全局。政党要获取政权，原为題中必有之义：在野的要想法获取政权，在朝的要维护其既得的政权；中外古今，無有例外。但欧美政党，恒以施政的政績来维护其政权：国防务臻安全，外交总替本国說話，政治力求清明，經濟尽量求其繁荣，一切在交通、教育、治安、衛生、房屋、休閒各方面，無不用最大的力量向最好的目标做去。所以欧美各国，無論內政外交，經濟文化，执政当局，总是处处为国家的前途着想，时时替人民的福利打算。就是苏联，其政体虽然另树一帜，但經過几个五年計劃，励精圖治，倒底把国家弄得像个样子，在国内，能使人人衣食不愁，在国际上，能够打退强敌的侵犯。只要政績良好，人心自然归附；人民拥戴政府，政权自然不愁动摇；而朝野分头努力，国家因亦可底昌盛康乐之境。

不幸中国国民党走了另外一条路，他只知以加强「政治的控制」来维护其既得的政权。我們先看这二十年来，我們的国家有什么进步？言軍事，我們根本談不上「国防」，人家已走进原子和雷达的世界，我們还停留在步兵和机关槍时代。言政治，这几年来政治的技术大有进步，德国式的集中营和英美式的参政会，無不隨時应变，应有尽有，但政治在本質上則愈来愈开倒车：貪污流行，效能低落，自由缺乏保障，民生一無改善，而政治道德則尤見江河日下。言交通，二十年来我們曾鋪了多少鐵路，造了多少輪船？甚至到現在为止，不仅还

不能制造一架飞机，甚至还不能制造一辆汽车。言教育文化，二十年来我们的科学发明在那儿？第一流的文学作品在那儿？音乐和绘画有何成就？其尤甚者，一般的教育水准及文化水准是在向上升还是往下降？至于经济建设，土地改革，这一切有关民生的大问题，大都空言多于事实，计划多于实效。然而二十年来我们的执政党到底在做什么工作？一言蔽之，这二十年来国民党只聚精会神在做一件事，就是加强消极的政治控制，以求政权的巩固。养许多兵，是为了巩固政权；一切党团的组织、活动、训练、是为了巩固政权；特务和各种检查制度的施行，是为了巩固政权；就是公路的开辟、电话网的布置，也无一非出自军事及治安的观点，其目的仍是为了巩固政权。二十年来，只有这项消极的政治控制工作，吸引着国民党无比的兴趣和重视，表现着国民党最大的勇敢、决心和魄力。二十年来，我们做百姓的，只有这一个项目，使我们到处听得到、看得见、嗅得着、并感觉到它的紧张、严密、认真、和不放松。但是也就在这一个项目下，这二十年来，不知消耗了国家多少金钱，雇用了国家多少人力，浪费了国家多少智慧，糟塌了国家多少光阴。当前的执政党既倾其全力于消极的政治控制，必然大大影响他在积极方面的种种建设工作。所以，二十年来，我们的交通和水利没有高度的建设，土地制度没有革命性的改革，耕耘的方法和耕耘的工具依旧墨守陈规，种子和肥料毫无新的改进，人民的居室依然黑暗而污秽，民间的代步工具仍然停留在原始阶段，一切近代的机器生活从无机可插入乡村，保健事业和社会救济有名无实，疾病与贫穷仍弥漫全国，一般人民生活的方式、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能力、生活的苦痛、以及生活的观念，毫无改变，毫无进步。凡上所述，俱属琐碎，而无一非建国元气所系，但从来没有见到政府有兴趣和决心推行过任何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二十年来中国的执政者，只有在征税和壮丁两件事上才思及人民，此外人民在政治上儿不复占到任何重要地位！历观往史，没有一个政府能够不顾人民而犹能长久维持其政权者。不顾人民苦乐的政府，必然失去人心；不为人民福利打算的施政，必然不能使国家社会得到健全的发展。政治生活中本来潜有物理的作用；政績衰敗，人心怨憤，人心怨

憤，政權動搖；政權動搖，執政者的控制勢須加緊；壓制越緊，反動更烈。如此循環，互為因果，而終必全盤傾潰，不能收拾。

抑有進者，太重視消極的政治控制，必然同時促成道德的墮落。政治控制是以力取人而不以德服人，主使這種政策及執行這種工作的人，必為無道不德之徒，流風所至，遺害難言；這是一層。其次，在一個以力而不以德治人的社會中，有骨氣的人，心難甘服，於是偏激者「逼上梁山」，中庸者潔身自好，柔弱者頹廢消沉。國家盡失梁棟，社會無復正氣。其三，在唯力是視的社會上，漸無是非公平可言。我們看這幾年來，國人的意見，政府置若罔聞，而美國一言半語，當局無不重為考慮，因為美國有飛機大炮和金錢；無黨無派小黨小派的人，喊破了喉嚨也是白費，而共產黨的意見，就不能相應不理，因為共產黨有槍杆；甚至教授罷教，政府可以听其自生自滅，而工人罷工，有司不能不管；一切只講強力。只講強力的社會必是一個不合理的社會，同時亦即為一個亂的社會。其四，要求政權巩固，自然不願政局發生不必要的波瀾，於是老朽之輩，雖庸碌一無成就，亦可尸位十載而不易，「忠實」之徒，雖惡行多端，眾口所誅，亦仍能安如磐石，行其所行。賢不肖不復有別，而國家取士之道盡失！

在一般國民黨人的心目中，以為今日黨的生存問題，其重點莫過於敵黨之消滅。作者則以為全不是那麼一回事。今日國民黨的問題不是如何對付敵黨，自然更不是如何消滅敵黨，而是自己能不能認真真硬硬扎扎趕快做幾件像樣的事情。今日一般人民所要求者，是（一）沒有房子住的能有房子住，（二）沒有衣服穿的能有衣服穿，（三）沒有飯吃的能有飯吃，（四）能讓他們和平的安於他們的工作，樂於他們的工作。今日一般知識分子則更進而希望國家有尊嚴，有前途。假如大家有屋住、有衣穿、有飯吃、能樂業，人心自然歸附，社會自然安定，國家自然結實，國際上自有地位，整個國家的前途自然充滿著光輝與希望，而今日批評政府者，亦必將拥戴政府之不暇。今日之世，未有國家垮台而政黨可以站住者，亦未有人民貧窮而國家可以富強者；富國先富民，興黨先興國。要挽回黨的頹局，當前的執政黨必須趕快改變作風，換條路走，下大決心，大刀闊斧做幾件福國利民的大

事，以振人心。二十年的時間不算短；二十年的歷史說明單靠消極的政治控制維持不了既得的政權；這條路走不通，越走越近死路。一個執政的政黨，必須以政績來維持其既得的政權。能如此，國家有利，黨亦有利；否則，國家也許有前途，而黨決決無前途。

九月九日

（1946年9月14日「觀察」雜誌第一卷第三期）

我們对于美国的感觉

在战争时期，中国人对于美国都怀有一种广泛的好感。这种感情，包含着感激和敬佩两种成份。在战争中，美国援助我們，鼓励我們，支持我們；除了在日后發覺的雅尔达會議一次以外，美国沒有背負过我們。我們賴有美国的支持和援助，乃得咬紧牙关，撑过最艰苦最黑暗的日子，以期获取最后的胜利。美国一般社会平时所有的那种浅浮、放狂、享乐的生活方式，向不为世人器重，但在这次战争中，美国所充分表現了的那种令人难以相信的活力，使全世界获得深刻印象：美国男女竟然不仅仅是「公子哥兒」，亦复为有血有汗的英勇斗士。無論是美国国内的生产速率、社会管制、团结合作，或在全球各区战場美人所表現的冲刺力、組織力、以及勇敢坚毅的牺牲精神，俱有超度成就，贏得全世界的敬服。罗斯福总统不仅使大局从逆势中扭轉过来，并且賴有他所独具的崇高的人格和理想，使这个战争，从一个实际上純然是一个利害冲突的战争，变成一个有理想、有原則、有灵性的战争。他所领导的大西洋宪章以及他所号召的四大自由，成为了無論在前方后方直接間接参加战争生活的千万男女心灵上所共有的一个神聖的鵠的。当中国的政府、人民、軍隊、依然被驅于中国西部的山谷地帶时候，罗斯福总统去世的噩耗傳來，不知引起中国多少男女的悲悼哀思！中国人感激美国，器重美国，甚至崇拜美国！这种广泛普遍的友情，在国际历史中亦不多見。

但是这种感情在过去短短几个月中，已經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复杂的，然而却是苦痛的。我們不滿意目前美国种种对华做法，但我們不忘情在战时美国給予我們的同情和援助；我們無可抑止地仍然緬怀着故罗斯福总统的崇高偉大，但我們明白今日之美国已非昨日之美国。这誠然是一个不幸的变化，不幸这又竟然是一个不可否認的变化。

在过去数月中，美国对华政策，引起各方面的批评和指摘。美国在华活动，大别可分两项，一为美军驻华，一为参加调解。先说美军驻华。美国驻华的理由，根据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鲁门总统声明：

「为了继续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此次战时经常的合作，为了符合波茨坦宣言，并且为了清除在中国境内日本势力残留的可能性，美国特定一种确定的义务，使日军缴械和撤退。」

「因此，美国曾经，并将继续，协助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使被解放地域的日军缴械和撤退。美国海军现留华北即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同一声明上，又说：

「美国已经为了恢复因日本侵略东北而首被破坏的和平，被迫付出巨大代价。除非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清除，除非中国取得一个统一、民主、与和平的国家地位，则太平洋的和平即使不被破坏，也将遭到危险。这是美国暂时保持在华海陆军力的目的。」

我们根据右引美军驻华的理由，陈述左列意见：

1、在理论上说，世界和平不可分。美国牺牲了多少生命，耗费了多少物资，其目的在求世界的和平。凡足以威胁或破坏世界和平者，美国有发言的权利和义务。这个理论，我们不欲否认之。在战时，中国和美国同为盟国，并肩抗敌，这是事实。这个事实，我们承认之。基于上述理由，我们承认美国有在中国境内使用武力以协助中国国民政府使日军缴械和撤退的权利和义务。

2、美军驻华的理由，既为协助中国国民政府在中国境内使日军缴械和撤退，则我们认为，此项使中国境内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显然应以中国国民政府为主体，美军处于协助的地位；充其量，中美双方平肩协力共同合作，使日军缴械及撤退。

3、但是我们愿意知道，在日军缴械和撤退的工作上，中国国民政府有未充分发挥他全部的心力和能力，以尽他应尽的义务？我们同样愿意知道，日本受降已逾一年，日军的缴械和遣散的工作，迄今有未全部完成？如已完成，是否美国即可认为「在中国的日本势力完全

消除」，而撤退駐華美軍？如其尚未完成，何以中國國民政府不先盡其全力以從事他應負擔的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反以其力量從事于國內其他與日軍繳械撤退工作無關的軍事行動？

4、假定美國容許中國國民政府不先盡其全力以從事他應負擔的日軍繳械和撤退的工作，而分用其力量從事于國內其他與日軍繳械和撤退工作無關的軍事活動，我們不得不認為：此即足以表示美國諒解、默認、甚或鼓勵中國國民政府得先不履行其對同盟國并肩對日作戰中所應負責任，而以其全部力量從事于自相殘杀的內戰。

5、中國現在事實上已是一個全面內戰的局面。在這一個內戰中，無論美國有未在任何形式之下給予內戰中兩造之任何一造以任何直接的支助，但至少，美國有未考慮過：美軍駐華、物資轉讓、經濟貸款、以及其他行為，在事實上，足以使今日中國內戰中兩造的任何一造在心理上得到一種傾向內戰的鼓勵？美國有未考慮過在這方面美國所負有的道德責任？

6、假定美國認為：即使「在中國的日本勢力完全清除」，而中國尚未「取得一個統一、民主、與和平的國家地位」，美國是否仍將「暫時保持在華海陸軍力」？統一與民主是兩件事，假定中國業已統一，而並不民主，則美國是否繼續「暫時保持在華海陸軍力」，直至美國認為中國既統一而亦民主時為止？

我們即使在十分心平氣和的檢討下，亦不得不說：美軍繼續駐華確是一種不合事宜的行為。美國也許認為，在華駐軍，可以有助於中國的和平統一。但事實上，這個假定無法成立。這幾個月來，中國的「和平」絕無任何足以令人安慰的進步，內戰的範圍和程度反而與日俱深；這足以表示美軍繼續駐華絕無助於中國的締造和平統一的工作；美軍繼續駐華這一行為，僅僅使在中國內政上業已非常複雜混亂的局面，因此增加若干更多的意外的糾紛，同時並因此引起許多在美國民邦交上所不必要的批評和指摘。在理論上，除了戰勝國駐軍戰敗國以外，我們亦絕難承認，乙國之國內和平，可以以甲國之駐軍而贏致之。

其次論參加調解。根據上文所引同一聲明，美國參加調解中國內爭的目的，是要幫助中國建立一個「強盛、團結、民主的中國」。調解的原則則為：

「美國認清中國現在的國民政府是一個一黨政府，並且相信，假使這個政府基礎能擴大，包括國內別的政治分子，則中國的和平、團結、與民主的改革將被推進。因此，美國強調主張國內各主要政治分子的代表的全國性會議協議辦法，給這些分子在國民政府中一種公平而有效的代表權。」

這一段文字在政治方面的主要意思，就是希望修改二十年來中國一黨訓政的政治，使之從一黨專政的國家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該聲明最後並說：

「中國如照上述路線走向和平與團結的時候，美國準備以各種合理方法援助國民政府，重建國家，改善農工業經濟，建立軍隊組織，足以為維持和平與秩序而盡其國防上與國際上應有的責任。

「在推進這類協助之中，對於中國在合理條件之下為了用於中國全國的健全經濟及中美間的健全貿易的發展而計劃的向美要求信用貸款及借款，美國準備加以有利於中國的考慮。」

去年十二月十五日杜魯門總統發表的對華聲明，確是非常公正、合理、友好的；它符合今日絕大部分中國人民的願望。今日中國人民所要求者，在政治上民主自由，在經濟上是民生改善。我們要求終止一黨專政。這種一黨專政的終止，決不僅僅是一種形式上的終止，必須同時是一種精神上的終止。一黨專政在精神上的主要特徵和主要苦痛，是人民的各種基本公民權利沒有保障。人民的基本公民權利包括人身自由、居住自由、職業自由、財產自由、宗教自由、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及結社自由。其中人身自由尤為一切自由的基本。我們所以要求上述各種基本的公民權利，僅僅是因為只有人民能獲得上述的基本民權，人民的智慧的、道德的、身體的能力，始能作充分優性的發展，以充實國家的生命，培養社會的活力，提高政治的道德，促進

文化的进步；从而产生合理的政治活动和安定的社会秩序。除了这些基本民权的要求，中国人民并进而要求政府（無論执政的是甲党或乙党）能对人民負他在政治上应負的責任。消極方面要肅清貪污、提高效能，積極方面应有所建設，这些建設并应与他执政時間的久暫成为比例。在經濟生活方面，中国人民迫切希望政府能施行若干全国性的温和的社会改革，提高一般人民的生活水准，限制一切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中国人民非常切望在政治及經濟方面都能得到改革，發生不流血的革命；而努力寻求这些改革，目前最迫切的要求是和平安定。內战絕對打不得。打內战要死人，要燒房子，要掠奪农民嘴里的米粒；打內战使幣值愈來愈貶低，工商業愈來愈蕭条，一般国民的情緒愈來愈消沉；整个国家因內战而陷入于恐惧、怨憤、悲觀、麻痺、苦痛、絕望的境地。这是全無意义的大消耗大浪費，这是誤国害国、灭国的大悲劇！

上面这一段最簡單的陈述，我們相信就是今日絕大部分中国人的呼吁和要求。但是我們正視今日中国的大局，不要說毫無开国規模，甚至亦無建国气象，一切活动作为仅仅是在撑持少数人的权力和利益。当前中国政府上的最有声色的滑稽杰作，就是政府說的都是甜的，做的却是辣的。当政的人物嘴里天天在喊民主，但是一切真正的民主活动，在中国却普遍而無例外地在各种不同方式的压迫下，遭受限制、阻碍、取締，和威胁。这簡直是不可理解并亦不可信的作风。在現行政治風气下，貪污已經成为常态，不貪污反成为变态。公家机关的腐败黑暗，已至难以想像的程度。然而人民除嘆息并默默地忍受外，竟無一点有实質的反抗能力！經濟生活愈來愈惡劣。蔣主席今夏在牯嶺声称，如若中国尚有一人無衣無食，即是国民党的革命使命尚未完成。这真是仁者之心！可惜国民党执政二十年的結果，本来有白米吃的，現在已無白米吃了；本来可以一天可以吃兩餐飯的，現在只能吃一餐飯了；本来穿長衫的，現在不穿長衫或是穿不起長衫了；本来有房子住的，現在沒有房子住了！我們看，在中国广大的农村里，不知有多少人沉淪在饑饉和寒冷的死亡綫上。就是在这不夜的城市里，街头巷尾，也到处都是無食無宿的流民乞丐。在这样一片锦绣山河的

土地上，竟有万万以上的人民，过着与畜生生活無殊的生活。而在这样一个悲惨的局面下，还要从事内战，活生生的把人民的血、肉、皮，掺着人民的汗、泪、血，建筑少数人的「权力之殿」！人道！人道！人道何在！政治家的良心何在！

一如上面叙述的这样一个落伍、黑暗、悲惨、無人道的国家，假如美国确是关切中国的前途，关切中国人民的幸福，显然不是美国所希望，并所能坐視的。美国参加中国的和談，在政党的糾紛上，企圖調解国民党及其反对党之間的冲突；在統治的精神上，企圖使中国变独裁而为民主；在国家的內容上，希望中国和平、統一、民主、繁荣。一个現代化的中国，是中国之幸，美国之幸，世界之幸。調解党爭的本身显然不是一个目的，調解党爭的目的，仍在促进中国的和平、民主、进步、繁荣。同时，今日中国全盤的政治問題，不仅仅是党爭問題；不是党爭的問題解决了，就解决了中国的政治問題。解决中国党爭問題仅仅是改革中国政治問題的一項，甚至可以說，这一項，确是非常迫切的一項，但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一項。解决中国政治問題的項目很多，其中最重要的是提高劳苦大众的生活，培植中产階級的力量，鼓励开明进步而有現代化頭腦的民主自由分子的抬头。中国的乱，在經濟上的原因，是大家太穷了，絕大百分比的人民都沉淪在生活的水平綫之下；在政治上的原因，是中产階級沒有力量，沒有組織；在道德上的原因，是有抱負、有操守、有能力的人無法为国家服役。（为国家服役絕非任官之謂。一个从事言論的人，假如环境允許他秉其智慧，憑其良心，公平論政，他对国家所能有的貢獻，未必即在一个部長之下。）对于这样一个总括的目的，美国既然过問中国問題，就須一方面調解目前中国政治上最迫切的党爭問題，一方面亦須从根本上压迫政府作事实上的种种改革。一切民主活动，只要合理而無損于社会的安全，应当容許其存在。但是我們回顧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对于为作者所重視的一部分，可謂一無努力。在法律上，美国承認的中国政府是国民政府，美国当然尊重国民政府。在政治上，我們絕對非常公道地同情；美国之欲支持国民政府，誠亦事理之常。但是，美国之支持国民政府應該是有条件的。易言之，美国之支持国民

跟着美国走；在經濟上，沒有錢就向美国要；在內政上，請美国参加和談，我們几乎可以誇張的說，今日中国在精神上实已亡于美国了！我們不欲否認，美国之过問中国政治，倒头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但是美国一方面为了他自身的利益，同时也須眞为中国的幸福前途公道打算。能如此，中国人民会得在心底里感激美国，否則，美国必將失去众多中国人民对于美国的感情，而这种感情，就是多年以来美国的政治家外交家所要获致的。

三十五年十一月上海。

（1946年11月9日「观察」杂志第一卷第十一期）

政府，必須这个政府真能向民主之路进行。而我們历观往事，面視实际，我們实难發現任何足使美国必須支持今日中国这样一个政府的由。

四

再进一步說。在原則上，我們根本反对任何一个外国来过問中国的內政。但是我們政治上那些人物，自己沒有能力，二十年的統治造成了今日这样一个局面，到头要外国人来「調解」，使外国人要来「調解」，甚至使中国問題竟成了莫斯科三国宣言中所包含的一端，我們全中国人民为人格尊荣，实在給那些台上的人物剝光剝尽了！但是尊荣是一种感情，而政治却是一种现实。我們很含羞地說，假如因外国的插手过問，而使中国人民获得和平、民主、自由，則亦不失为一項「滿意的交易」。不幸今日中国人民，已被劫地做了一次「無所获的拋出」。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产生了一个新的自由民主的美国，但历史家告訴我們，1766年美洲的独立革命，同时也促成了一个近代的自由民主的英国。乔治三世时代的英国是最反动頑固的。美洲殖民地的稅收，要由威司敏斯特决定，这一原則，广泛的說，就是人民的意志权利一無保障，統治权悉操于少数專制人物的掌中。賴有英国軍隊在美洲殖民地吃了敗仗，于是皇党的威風大杀，人民的力量抬头。在中国，單說抗战期間，亦有同样的事实：「武汉时代」在当时中国政治上，却成一个局面，另有一番風气，时实正承南京淪陷，徐州被圍之后。三十三年中国軍隊自長沙至貴州作瘋狂的潰敗，日本进叩貴陽之戶的时候，政府威風稍歛，民气一度昌揚。历史說明：一个以軍隊为統治資本的政府，当他每打一次胜仗，他那捏紧不放的心理亦必随之增强。所以鼓励这种政府在內战中取得胜利，就無异鼓励这种政府加强他加紧控制的傾向。在另一方面，現在美国是有錢的国家，中国是貧穷的国家；美国是强大的国家，中国是衰弱的国家；假如美国在此時間、欲使中国为其尾巴，成其工具，是直乘人之危，非尽友邦之道。我們看到現在中国美国人橫冲直撞，任意毆打学生、調戏妇女，碾死行人，簡直目無「中国」。我們的政府，在外交上，一味的

辛 勤 · 忍 耐 · 向 前

——本刊的誕生 · 半年来的本刊

本刊年出二卷，每卷二十四期。一卷出完后，休息兩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第二卷第一期定三月一日出版。

我們除在創刊号上發表了一篇「我們的志趣和态度」以外，在这一卷中，未尝有一字涉及本刊自身；因为我們觉得，我們應該先讓讀者自己就本刊的言論、風度、水准、內容，获取一个大概的了解。在这半年中，我們得到許多前輩、朋友、讀者的爱护关切，使我們增加不少工作的兴趣和努力的勇气。在这第一卷的最后一期，我們謹一述本刊誕生的經過及半年来的各种情形。

發起 · 筹备 · 誕生

在三十四年冬天，我們有几个朋友曾在重庆編过一个周刊——「客觀」。在精神上，我們未尝不可說，「客觀」就是「觀察」的前身。那是一个大型（八开）的周刊，十六面，除广告占去一部分篇幅外，每期須發六万余字的文章。現在回想起来，这未免是一次过份的冒失；因为創刊号于三十四年十一月十一日出版，而我們决定主編，犹为十月八日之事，实际上其間只有三个星期的筹备時間。那时正是抗战剛告胜利，政治醞釀改变的时候，多年以来，在「抗战第一」的大帽子下遮盖着的許多积郁，我們这时秉笔直書，亦确能言所欲言。我們願意毫無夸張地說，那时确有許多讀者，每星期都在等候着星期六「客觀」的出版。——这些讀者后来都成为「觀察」的讀者，今日「觀察」在四川及西北一帶有广大的銷路，一部分亦应归因于「客觀」的影响。有許多朋友至今或者未能明瞭为什么我們驟然放下「客觀」，另立「觀察」。我們無意在此追述那些業已过去的瑣碎事情，只能就原則上补叙一笔。我們平常有一种基本的理想，即立言与行事应当一致。假如一个言論機構，在紙面上，它的評論寫行头头是道，極其动听，而这些言論機構的本身，它的办事原則和办事精神，与它所發表的議論不能符合，我們認為这是一种極大的失敗。假如我們

主張政府負責而我們自己做事不負責任，要求政治清明而我們自己腐化，這對於一個懷有高度理想的人，實在是一種難於言說的苦痛。當時的「客觀」只由我們主編，並非我們主辦。我們看到其事之難有前途，所以戛然放手。

但在「客觀」出版的時候，我們獲得各方面的鼓勵。特別是許多前輩，他們都是自由思想而保持超然地位的學人，他們鼓勵我們繼續在這一方面努力。許多朋友和讀者也一致惋惜「客觀」的夭折，希望我們繼續努力。在這種鼓勵下，我漸漸計劃自己來辦一個刊物——不僅刊物的立場、態度、水準等，能符合我們的理想，並且這個刊物機構在辦事上也能多少貫徹我們的精神。

第一次的發起人會議於三十五年一月六日在重慶舉行，決定刊物的名稱、緣起、及招股簡約。關於這個刊物的生命能否維持，當時我們籠統地建築在兩個假定之上：一、國內擁有極廣大的一羣自由思想學人，他們可以說話，需要說話，應當說話。當時國內還缺少一個帶有全國性的中心刊物（在抗戰中，昆明重慶等地都有水準很高的刊物，但因戰時郵遞困難，環境限制，都未能布及全國）。假如我們自己確是不偏不依，秉公論政，取稿嚴格，做事認真，則各方面的前輩及朋友，無論識與不識，一定樂於支持我們，為本刊寫稿。二、中國的知識階級絕大部分都是自由思想分子，超然於黨爭之外的，只要我們的刊物確是無黨無派，說話公平，水準優高，內容充實，則本刊當可獲得眾多的讀者。我們經過慎重的考慮並與各方取得初步的接觸後，決定以全付力量并持久決心來創辦這個刊物。我們認為像這樣一種工作，有以全付精力去努力的价值。我們認為今日中國實極需要有一個刊物。這個刊物可以使一般有話要說而又無適當說話地方的自由思想學人，得到一個說話的地方；有了這個刊物，并可鼓勵一般自由思想學人出而說話。而我們之所以要想供給大家一個說話地方，并鼓勵大家說話，實因我們深切相信，這種真正的自由思想分子的意見，對於今日中國的言論界實具有一種穩定的力量，而此種穩定的力量正為今日中國所迫切需要者。

關於編輯部分的籌備工作，大體上都是在重慶辦理的。我們擬了

一張「擬約撰稿人名單」，分別函洽。函洽時，一共附去印件三件：一、緣起，二、「擬約撰稿人名單」，三、擬就之復信。函附「擬約撰稿人名單」的目的，乃在使收信人于考慮允任或不允任時，獲得一種參考材料。擬就之復信，則請收信人在「尊約担任」或「不克担任」上作一符號，可免另寫復信之煩。但是我們認為單單這三種印件還不能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大都另外附有私人親筆的長信，以最大的热忱，要求允諾，共同為國家的福利努力。

擬約的撰稿人原不止於那張名單上的幾十位，但因我們對於撰稿人負有贈閱刊物的義務，所以不能不竭力縮減。在那張擬就的名單上，有一小部分仍未發函，主要的原因是地址不明。允任撰稿人的意義是雙重的，第一表示願為本刊撰稿，第二表示至少在道義上支持這個刊物。接洽的許多先生中，只有一位先生復函「不克担任」，有八位先生迄無復信，（各信託人轉致，是否轉到，不明）。其餘大都函復「遵約担任」。并除寄回印就的復函外，另附私人函件，鼓勵我們。有許多刊物常常不得到本人的允諾，就將其名字印在刊物上，作為「特約撰稿人」，我們深不以此種態度為然，故凡非确实函允担任者，我們未敢貿然將其姓名列出。我們不用「特約撰稿人」一詞，一律稱為「撰稿人」，目的在使本刊的撰稿人在精神上能和本刊發生更密切的感情。現以第一卷而論，封面所列七十位撰稿人中，已有三分之二給本刊寫過文章。

事務方面的籌備工作，較為艱難。第一是股款不易措募。我們預定的股額是一千萬元，當時（三十五年一月）根據上海方面的報告，我們估計每期的總成本是五十萬元，如有六百萬元，即可著手，（二百萬元為開辦費，四百元為八期的周轉金）。措募此數應無困難，但事實上不若想像的那樣順利。我們這批朋友，多是以教書為生的。讀者一定充分明了，在抗戰的八年中，教育界人員是如何的在飢餓線上掙扎。所以到真正收款時，常常止於「口惠」。其間還遇到使人極其難堪的事情。

但是也有令人感動的事情。我有一個學生竟然征得了他父親的同意，賣掉了几畝租田，來助成我們的刊物。還有好幾位「客寓」的讀

者，知道我們另籌「觀察」，願欲入股。我們那時籌款非常困難，但是我們還是請他再為考慮。我們表示：一、一般公務人員都非常艱苦，若是生活充裕，略出余力，以助文化，自然不失為一種義行，但若僅從生活零用中，節省出錢來入股，我們實在感覺不安，不忍接受；二、現在社會詭詐百出，讀者和我們尚未謀面，似亦不能單憑我們的文章就相信我們，我們勸他們慎重出之。結果還是有一位讀者在薪水中抽出了五萬元入了一股。

我于去年三月中旬，由渝飛滬，只帶來一小部分股款。那時物價激漲，一般言之，似非有二十萬元不能出刊；但是我們連一十萬元，尚感不易。正在這最困難的時候，在去年四月五月，南京方面兩次以高級公務員見委；但我實樂于有這樣一個艱苦的時期以鍛煉自己的情操。我們做人做事，說不該半途而廢，見景思遷。就在這一個遠東第一個豪華的大都市里，我落寞地守了好幾月。這些日子是黯暗的，但我還有着一盞明亮的燈，這盞燈掛在我的心底里，吹不滅，搶不掉；這盞燈發射光亮，沖散着周圍的昏暗。

到六月中，股款漸漸像個樣子，七月底，大體已近收足。事務方面的第二件大事是「房子」。在上海，房子就是金條。以我們這幾幾之數，絕對放不得手；但是沒有金條弄房子，几如登天之難。後來幸得朋友之助，租到了一間小的不能再小的房間，总算貫徹初衷，未出金條，月付租金二十萬元，說定以半年為期。刊物出了幾個月，前途如何，較有眉目，到那時，我們容易放手做事；所以只租半年，我們也接受了這個條件。

各事進展到八分程度時，我們開始發函約稿。我們最初原想在七月出版，但是酷暑將至，學校放假，各地復員，我們深感此時出刊，「天時」不利。考慮再三，決定守到九月一日創刊。這個夏天確是一個熱鬧的夏天，但是也是一個富有生命的夏天！

發行・定閱・財務

刊物出版以後，各方面的反應非常良好。發行情形完全超過我們預期的數目。第一期究竟應該印多少份，事前無法得到科學的根據。

一部份朋友甚至怀疑我們这样一个硬性的高級刊物，是否可以超过三千份。我們第一期决定印五千份。我們虽然定九月一日为本刊的創刊日，实际上創刊号的出版日期是八月三十日（星期六）。在八月二十九日，我們已發出四千七百余份。可是在第二天下午，本埠批銷人立即電話添批，本社駐京办事处于九月二日三日連發兩封快信，四日并用电报催促加寄，据說第一期七百份在南京兩天之内全部售出；各書店均派人至本社駐京办事处添批，無以应命。第二期我們仍印五千份。这个决定，实在属于一种「商業政策」，在各方面極其切迫需要的时候，我們仍旧控制印数，控制批数，使在發行方面造成一种搶購的現象，增强購買人与批銷人对于本刊的心理重量。第三期增印至七千份，第五期增印至八千份，第六期增印至九千份，同时創刊号及第二期在各方的殷切需要之下，再版、三版，終至四版。在再版三版之中，許多讀者亲至本社索补，即使只剩了破缺的，讀者也一律赶快購去。至第十期时，九千份仍有不敷分配之势，自第十三期起，遂增印至一万份。其發行数列表如左：

第一期	初版五千份	再版一千五百份	三版一千份
第二期	初版五千份	再版一千份	三版一千份 四版一千份
第三期	初版七千份	再版一千份	三版一千份
第四期	初版七千份	再版一千份	
第五期	初版八千份	再版一千份	
第六期	九千份		
第七期	九千份		
第八期	九千份		
第九期	九千份		
第十期	九千份		
第十一期	九千份		
第十二期	九千份		
第十三期	一万份		
第十四期	一万份		
第十五期	一万份		

第十六期 一万份

第十七期 一万份

第十八期 九千份

第十九期 九千份

第二十期 七千份

第二十一期 七千份

第二十二期 七千份

第二十三期 七千份

第二十四期 八千份

出至十七期后，銷路漸趋下降。下降的原因是多种的：一、在水准上，我們自己檢討并未下降，但在讀者的心理上，或許感觉本刊內容，已不若最先几期齐整。正如一位讀者所說：「刊物办久便老了」！我們自己并未因銷路的下降發生憂慮。我們有我們的水准，而我們对于水准的是否下降，远較銷路之是否下降为关切重視。不过因为稿件不寬，我們在編輯时，亦确有窘促之感，因之亦难免影响刊物的生气。但我們并未以不合水准的文字填湊篇幅。在那几期，在編輯技术上仅仅可以批評的一点，即是不該同时刊载二篇續稿（自十五期我們同时刊载了兩篇續稿）。這兩篇長稿都是高度的硬性論文，本刊已極其严肃沉重，同时刊载兩篇長篇論文，对讀者的口胃，确是过重的担負。二、季节关系。天冷了，跑書店、跑报攤的人，漸漸减少，据內行报告，在这个时候，一般刊物的銷路，都向下跌。三、自十八期起，我們增加了售价。四、而最重要的原因，则为邮資的漲价，每一份的航空邮費，自一百二十二元增至三百十元。本刊是一个全国性的刊物，有半数均散布在川、黔、滇及西北、华北一帶，这一帶都是需用航空寄遞的。邮資的加价，对于京滬杭一帶的批銷，自然不受影响，对于后方远地一帶則影响頗大。在后方远地一帶，邮資的漲价对于直接定戶一部分，尙無显著的影响，而对于同業的批銷，則影响極大。一方面是售价增加，一方面是邮資漲价，遂之后方同業的批銷成本提高，因亦使刊物在后方門市的售价增加。后方的生活程度比較上海为低，以生活程度低的地方的購買力来購買生活程度最高地方的書刊，再加

上批銷書店的利潤，自然要影响售賣的数量（所以我們希望后方讀者均能向本社直接定閱，在經濟上合算得多）。五、最后一个原因，接連的陽历年关和陰历年关，各地同業大都不能按期匯付貨款，我們因为放出各地的賬目为数太大，本社經費有限，已有难于負担之势，遂不得不自动减少批数（因为垫付的郵資，其数可觀）。我們可以說，銷路即使稍降，八千份的数目应可維持，但因我們自动减少批数之故，所以我們自第二十一期起即减印至七千份。那时正是陰历年底，又是第一卷最后的几期，我們存意平平維持过去，以待春天来到，自第二卷起，重行推动。最近几天丙年关已过，各地同業絡續有款匯到，本期回复增印至八千份。

关于發行方面我們尚須順便一提的：一、上述發行数字，都是实在的，并無一般虛报的習气。我以發行人的身份，向社会报告这个發行数，我負人格上的責任。二、我們在發行方面可謂未曾尽力推动，这个發行数是一个自然的發行数，非已極尽其力之結果。我們所以未能極尽其力，主要的原因是因本刊草創，一切开支力求节省，故办理發行的職員，是兼任而非專任。这一兼任的職員，他本身另營書刊業務，以致事实上未能全力顧到本刊的業務。我們現在深感兼任之不妥，故已另聘職員，專职办理。三、發行是經營一个刊物最感棘手的一部分工作。各地同業虽然紛紛批銷，但大都不能預匯款項，或者第一次匯了一笔貨款来，而以后不按期源源匯来，在这种情形之下，假如因为貨款已完，停止寄刊，則刊物的發行数字势必漸漸下降。但如繼續寄刊，則飄蕩在外面的賬，越放越大，縱然每一客戶所欠数目为数不大，但全部欠款的总数，实在可觀；其中郵費都是我們垫付的。一个刊物总希望和各地同業，維持連系，非不得已，不願中断；其間实極焦人。

关于直接定戶，截止本年一月三十一日止，共为二千七百零九名。正如批發一样，这个定戶数也是自然的，我們并未出以人力的推动。我們除在創刊前分散过一次宣傳品以外，以后即未再在此方面有所努力，一个原因是因為我們事繁人少，每日应付日常的工作，已經筋疲力尽，分不出精力再来从事推广工作，另一个原因，我們認為要

推勘定戶，必須先有通盤的計劃，中途零零碎碎的做，無甚補益。

戶的進度表則如下述：

創刊號出版前六三人

第二期出版日止一四一人

第三期出版日止三〇六人

第四期出版日止五一三人

第五期出版日止六七六人

第六期出版日止八五五人

第七期出版日止九七七人

第八期出版日止一一三九人

第九期出版日止一二九三人

第十期出版日止一一七四人

第十一期出版日止一六八二人

第十二期出版日止一七九四人

第十三期出版日止一九一〇人

第十四期出版日止一九八五人

第十五期出版日止二〇七三人

第十六期出版日止二一五一人

第十七期出版日止二二六六人

第十八期出版日止二三四七人

第十九期出版日止二四三三人

第二十期出版日止二五〇六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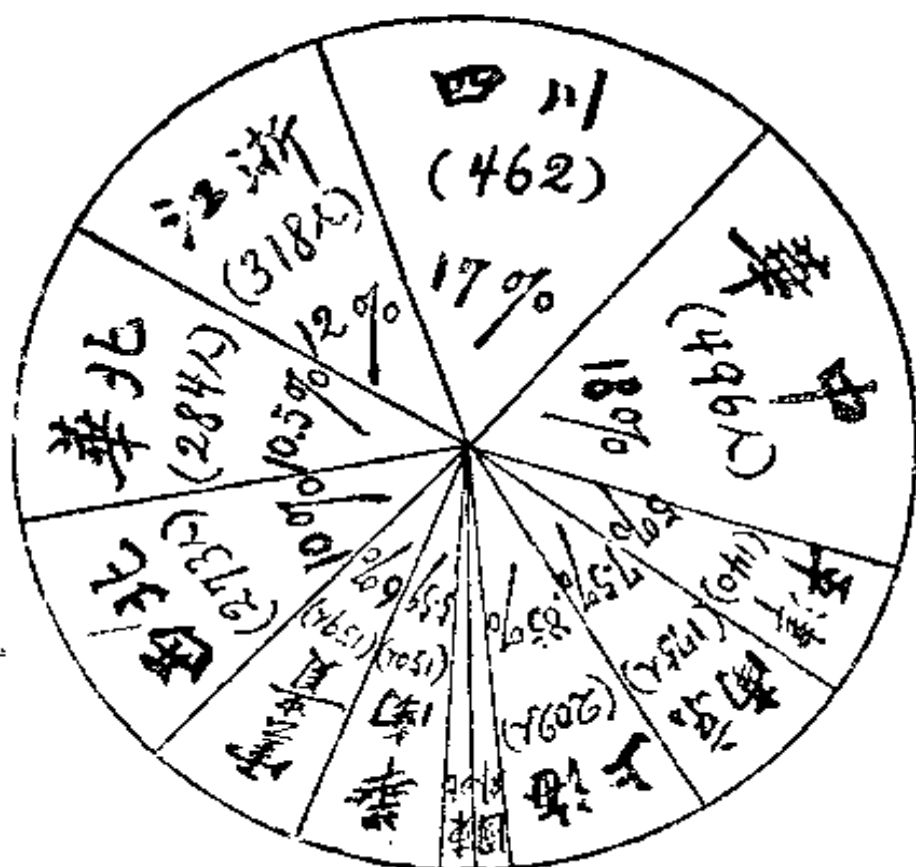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一期出版日止二五六三人

第二十二期出版日止二六一〇人

第二十三期出版日止二七〇九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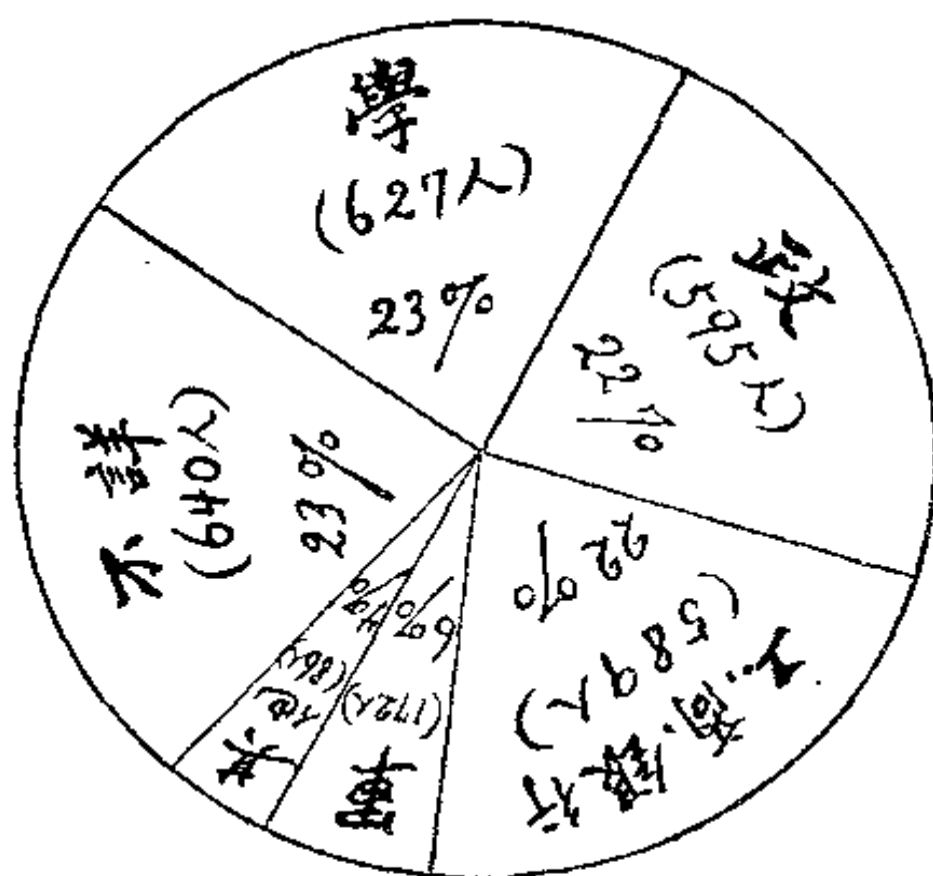
這二千七百零九名直接定戶，其地域分布及職業分布，我們統計制表如左：

2709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注：「華北」包括冀、魯、晉、豫、綏、察、熱等省。
 「西北」包括甘、陝、新、青、康、寧等省。
 「華中」包括湘、鄂、皖、贛四省。
 「華南」包括港、粵、閩、桂、台等地。

2709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注：「其他」包括律師、醫生、教師等。

本刊未曾向讀者調查職業，此項統計，系根據定單存根而制，故一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直接定戶是一個刊物的基本讀者，也是這個刊物最忠實并最關切這個刊物的讀者。現在有些刊物，號稱擁有數萬直接定戶，或尋求數萬直接定戶，我們對於他們的氣魄，只好敬佩。據我們的經驗，我們能有二千七百餘名的直接定戶，已是得之非易了，因為現在一般刊物，很少能得到一個像樣數字的直接定戶。不過若就本刊基礎而論，目前的定戶數目，顯然是不滿足的，我們呼籲各地的零購讀者，都能早日直接定閱，并希望已經我們的直接定戶，能再為我們多介紹幾個定戶。一般讀者所以寧願零購而不願定閱，主要的願因是恐怕這個

刊物中途夭折。但是我們相信，當讀者讀了這篇報告書後，或者可以了解，我們主持這個刊物，不是一件隨便輕率的行為，除非因政治打擊而遭封閉，我們決不中途停止。很公平地說，在任何理由之下，直接定閱均較零購省事省錢。特別是外埠遠地的讀者，論迅速，寄給遠地書店的刊物，因系成捆，郵遞間有延擱等情，而單冊刊物，則甚少延擱，必可早到。（此系指郵運而言，至於本社寄刊，寄戶及批發，均系同時提前一日付郵）。論經濟，遠地書店出售本刊，因為利潤關係，常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一冊，而直接定閱，連航空郵資僅須一千一百元左右（第二卷第一期起售一千元一冊，定戶八折，實收八百元，外加航空郵資三百十元）定閱實較零購合算得多。

關於財務，按照本社「征股簡約」第四條：「出版滿一年時，主持人應向出資人提出財政報告」，我們應于今年九月，向股東提出財政報告書。但我們願意在此提出簡略的報告。本社的資金是一千萬元，但是現在在賬面上，本社的資金已超過二千萬元。我們願意向股東說明，我們在籌備時期，從未開支過一文車錢，也從未開支過一文交際費。第一次租屋及最近的遷移，我們都沒有用什麼錢。甚至在開辦的時候，我們也幾乎可以說，沒有用過什麼開辦費，一切傢俱都是借用舊的，借以節省支出。而且我必須說，我們是絕對「干淨」的。一切比較大的支出，如買紙、付印刷費等，都由我親自經手辦理，在良心及人格上，我們可說絕無弊端。這是我們第一次在社會上主持獨立的事業，我們認為我們的信用及前途較之金錢遠為珍貴。至於刊物本身，可以自給。

作者·讀者·編者

編輯經驗是一種苦惱的經驗。讀者的立場、口胃、期望、要求，各各不同，任何一個刊物，都無法使每一個讀者完全滿意。讀者對於一個刊物的要求，都是從他個人的角度出發的，而一個編者，他必須從全盤著眼。舉一個最普通而最為一般人所忽視的例子：京滬一帶的讀者閱讀心理和大后方的讀者的閱讀心理，有很大的距離。通常一刊物編者，最容易犯一個毛病，即只顧這個刊物發行地帶附近的讀者，而忽略遠地的讀者。我們這個刊物是全國性的，發行數的一半都在后方遠地，我們在地域上必須以全國的讀者作為對象，而不偏重於某一

地区的一部分讀者。

這們這一個刊物是一個自由主義的刊物。自由思想的主要精神，就是容許各人陳述各人的意見，在今日這種「兩趨極端」的局面下，我們認為最最需要提倡這種「自由」與「寬容」的精神。所以我們一再申述我們的傳統：只要無背于本刊發刊辭中所陳民主、自由、進步、理性的四個基本原則，本刊將容納各種意見不同的文字；其觀點論見，並非非得編者同意不可。我們最注重者，是文章的內容與態度，亦即文章的水準與風格。許多人認為我們的文章，各言其是，無統一的論調。在我們自己，我們不以此為病；甚至可以說，我們且以不一致為貴。（假如以後我們有幾個朋友發表意見相同的文章，那也仅是偶合，而非設意如此者。）記得有兩位讀者曾來面談，問本刊有無具體主張及能否對於青年作進一步的具體指示（指組織而言）。關於第一點，我直捷了當的說：我們無具體主張；關於第二點，我說我們無意為此。曾在或將在本刊上寫文章的人，他個人或許對於國事有具體的主張，但是「我們」，或者說本刊，至少至目前為止，還說不上這點。我們自承我們所做的工作，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我們有我們的基本原則，基於這些基本原則，論評國事。但我們做的是一種言論工作，而非組黨工作。中國「熱心」於組黨的人太多了，你一個黨，他一個黨，我們認為在中國現行局面下，黨派的林立徒然增加政治的紊亂。就編者個人而言，我極其贊同張東蓀先生所言：士的使命在「干政」，而不一定要「執政」（見第十三期張文）。「干政」就是一種「輿論」的做法，而「執政」必須是一種「組黨」的做法。我們無意組黨，所以我們談不上「具體主張」；我們無意組黨，所以我們無意擔任組訓青年的工作。我們做的是一種影響思想的工作，這個工作是替「國家」做的，不是為了「我們」做的，我們絕無意思要本刊的讀者成為我們的「羣眾」。我們的目的乃在替國家培養一點自由思想的種子。因為我們認為替國家培養這種「種子」，就是替國家培養元氣。

許多讀者感到本刊的「份量」太重，太嚴肅，甚至說太枯燥了。有的說本刊不夠「刺激」，說「刺激」的文章太少了。關於這點，須分層說明。第一、本刊是一種高級刊物，是給高級知識分子看的。（在

本刊的基本編輯方針上，中學生不在我們的讀者對象範圍之內。）一個高級刊物是顯然無法「輕松」的；我們絕對確定這一方針，不稍動搖。其次，我們是一個理性的刊物，我們絕不感情發言；一切感情沖動的文章，概所不取。就事論事，本刊過去確曾發表了幾篇「斤量」相當重的文章，在我們看來，有時嚴厲的八個字，其斤量遠在看似潑辣而實重量的八千字以上。不過這幾年來，大家太苦悶了，以致人人都希望讀到所謂「刺激」的文章，感情越沖動的文章越容易吸引讀者，但此與本刊的基本精神相背；我們無意如此，更無意僅僅為了吸引讀者而向此方面發展。我們創辦本刊的目的是替國家造福，我們絕不忘懷我們最初的動機。因此，據我們的一般印象（我們尚未做過讀者調查的工作），本刊的讀者，大部份是在三十歲，或者至少是二十五歲以上的讀者。我們不擬遷就讀者的口胃而改變我們的方針。第三、一般讀者都感覺本刊有一個最大的缺點，即沒有時事短評，因而使這個刊物大大減低了接觸實現的程度。關於這點，我們完全承認，並亦充分同感。我們願意在此坦白陳述我們的困難，而困難的癥結，在於人力的限制。不僅本刊的選稿人都在外埠，就是本刊的發起人，也都散處各地。這種時事短評，要認真寫，固可由一人執筆，而必得至少有兩三個人經常討論，才能避免過偏或不及的病。現在全部的編輯責任都在編者一人肩上。要約稿，要復信，要閱稿。退稿不算，就是單單發表的稿子，每一篇稿子要讀三遍。第一遍是初讀，大體決定可用與否。第二遍是精讀，間或修飾其文字，並計算其字數。在發稿之前，還要最後認真的讀一遍。特別是通信，要做大標題小標題及文內子題，平均一篇通信，至少花費三小時始能編好。而最主要的，是編者不僅僅是主編這個刊物，實際上是主辦這個刊物；我十分之六七以上的精力還是化費在事務方面。調度款項、核對賬目、管理人事、購買紙張、兜拉廣告、各種設計、校閱大樣，以及對外一切有人事關係的事務，這些都是我的責任。

自從本刊創刊以來，我每日工作的時間，平均在十一小時左右，有時多至十三小時。半年以來，我們雖然心情寧靜，意志堅定，但是身體疲乏，精神困頓，我們實已盡心盡力；而這一切顯然是為了我們

的理想，为了我們的国家。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个編者已無余力構思，也無必須的時間以获取为撰写时評所必要的情报与根据。我們又不願草率落笔，宁缺毋滥。我們自己也知道这个缺点，但我們觀觀說，至少在第二卷中，我們还無法增設时評的一欄。

我們过去退掉的稿子很多。有前輩的，有多年友誼的朋友的，有股东的，有撰稿人的，有讀者的。有第一篇用第二篇退者，或第一篇退而第二篇用者。有一次，有一位前輩，我們向他求了四五次稿，他确是爱护本刊，在忙中抽暇給我們写了一篇，而我們仍未能刊载。在人情上講，退稿确是一件不甚愉快的事情。但是我們对于稿件的取舍，絕無偏私；而且我們事实上稿子常感不敷，但是为了刊物，应退者还是照退。我們希望各方面能鑒諒我們。至于本刊篇幅，絕對公开，毫無門戶之見。在第一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文章，共为三十五篇，約占所刊文章总数百分之二十五（通信及尾頁犹不在內）；第十四期新疆專輯就是投稿。这个数字足以証明我們用稿絕無成見，只要文章在水准以上，無不采用，特殊有价值的文字，甚至为之出一專輯，亦所不辞。

有許多人批評本刊每期的作者履歷介紹，我們在此解釋几句。一般刊物每期都可由編者写一編輯后記，編輯后記主要的目的在介紹本期作者。但这种介紹，时有失之「肉麻」或輕重不勻之弊。我們仅仅簡單地刊出作者的身份或職業，实是一种比較大方的作風。有人以为有許多作者已經大家知道，無須介紹，或無須每次介紹。但其間包括几个問題：一、有一部分作者虽然大家知道，但也有一部分作者，讀者对之尚不十分熟悉。何人应介紹，何人不应介紹，并無客觀的标准，故我們一律介紹。二、京滬平津一帶的讀者，也許对于許多作者，均極熟悉，但大后方的讀者，未办熟悉。本刊遍布全国，不能也不应仅以东南一帶的讀者情形为标准。三、有人主張每一个作者第一次为本刊作文时，介紹一次，以后即不必再为介紹，但是在理論上，我們無法承認每一期的讀者都是讀过以前各期的。每期有每期的新讀者，所以每期的作者均应介紹。四、在編輯技术上，假如只介紹第一次給本刊寫稿的作者，則这一期也須只有一个新作者，而我們決不能介紹作者的那

个方格里冷冷落落地只排一行，稍有編輯經驗的人，即知絕無此种做法。批評這一點的朋友，大都根據其自身的知識程度或社交地位而有這種意見，但我們當事人是從全盤着眼的。而且我們這樣做法至少並不「傷雅」，我們願意就讓這個辦法成為本刊的一種刊例。而且我們願意再報告一點：這個辦法對於我們的業務，未始無助；內行的朋友們甚至还贊賞着我們這種做法。

編輯部分需要報告或解釋的，已如上述。我們願意在此向所有為本刊寫稿的先生及特約記者表示最大最熱烈的謝意；沒有他們的支持和幫助，本刊末由獲得為本刊所已獲得的那些榮譽。我們要求各地的撰稿先生及特約記者，繼續支持我們，源源以大稿見惠，充實本刊的生命。在編輯方面，伍啟元吳世昌兩先生給編者很多幫助。創刊以前一部分稿子是伍先生代約的。創刊時，伍先生正在上海候輪赴英，我們共同討論最初几期的編輯計劃，他并作許多有實質的協助。其後吳世昌先生復員東下，他經常提出建議，并在各方面協助，以迄于今。

至第二卷起，我們又增約了胡適之先生等几位為本刊撰稿人，均經函允擔任，并此附告。

办 事

我們的辦事基本精神是負責、迅速、公平。不過在中國社會上，最困難的事情莫過於希望貫徹這種精神了。我們自己檢討，實在慚愧得很，一切還不能做到理想的地步。

先說我們和作者的相處。我們對於作者，都是最尊敬并最熱誠的。我們向作者索稿，從來不寫「八行」信，從來不叫人代筆。我們每次去信都是懇摯的，而且大都是長信。說實在話，有時一位作者給我們寫四千字，但我們前前后后所給他的信，恐怕有時竟不止四千字。有些作者有時或者不免要感到我們迫稿迫得太厉害了，但是我們相信，當他一想到我們一切都是忠於一個刊物，或者會同情我們，原諒我們，而不加責怪。作者的來信，我們大都立刻作復。稿子來後，大家立刻匯奉稿費。當我在籌備時期，常常上午九時收到稿子，上午十一時就立刻跑到銀行里去將稿費匯出了。那時也畢竟比較空閑，常常在收到信件的十分鐘以內，就寫了復信，立刻跑到郵局去。（當

我現在回想起來，這種行為，幾乎近于瘋狂！）現在事情一多，時間已不夠用，但重要的信仍舊立刻作復，延擱的情形難免沒有，大體上不多。對於稿費，我們相信為本刊撰稿的先生們，不甚關心，但在本刊一方面，我們必須時常顧到作者的利益，我們已提高過三次。就中國社會情形說，稿費的非薄是最不合理的最不公道的。我們自愧尚無力量作何改革，我們每次提高的數目，均極寒酸，我們僅僅只能使作者獲有一種印象，即我們確是在認識真真的努力事業。

一般讀者和我們的信函往還，可分兩部分來說。一是寫給編者的，一是關於定閱的。關於投稿，不用的稿子我們大都立即退回，甚少壓攔。可用的，稿費亦提前匯出，只有可用而在最近一、二期中尚無刊出可能的，則稿費延至刊出后再寄出；此因本刊經濟有限，稿費項的周轉金數目不大，故未能無限止的一律先付。關於建議改善內容的信件，我們大都一一保留，供為參考。編者個人過去的習慣是「有信必復」，近來事實所限，無法一一遍復，所以凡無特殊需要者，即不再復。編者願意在此對於過去惠函諸君，一併表示謝意。最使編者困憊的，便是若干讀者提出種種問題，或關大局，或涉人生，如要復，非一萬或八千字不能畢辭，在這種情形下，編者實在無法答復，只好寫一封短信去道歉。

關於定戶的來信，本社也盡力查復或照辦。定戶的來信是本社同人目前最感繁重的一項工作。有的是改地址的，有的是改寄遞方法的，有的是補購以前的刊物的，有的是中途未收到要求贈補的，有的是續定的，有的是托代購其他書籍的。每一定戶，當他寫了一封信給我們后，他當然希望我們立刻將他所囑咐的事情办好。但一切困難都由於一個單純的事實，即絕大多數的定戶來信時，都不注明他的定單號碼。續定刊物，必須知道他以前訂費至何期截止，始可前後銜接；補購刊物的須在他名下上賬，至於更改地址或更改寄遞方法，更須知道他的號碼，以便尋覓簽標。我們現在有二千七百余名定戶，要在二千七百余名中去找尋一個人，何等困難。要是再寫信去問，則往還需時，讀者總覺得我們服務不周。現在我們有一個職員，專門負責答復讀者來信之責，他有時整整一個下午只能復三封信！這真是不合理，不經濟！

有的讀者來信，字跡潦草，甚至他們的簽名及地址，無法辨識，以致無法答復，在讀者是不滿，在本社更是不安。有時讀者從銀行匯款訂閱，常常不注明起寄期數及寄遞方法甚至根本不注明匯款人姓名及地址而又未另函通知者。（關於此點，也許是解款的銀行將匯款人的附言單失落了。）以致讀者久候無復信，而本社亦苦無法作復。有些讀者的刊物中途間有郵失，或被他人擅取，來函責難，我們只好再補他一份。……像這類事情，日有數起。我們特為陳述，希望以後定戶惠函查詢，務須注明定單號碼，如其定單遺失，可開封套上所貼籤條上的號碼，以利查復。我們願意為讀者服務，並盡量提高服務的效率，謹請讀者協力合作。

本社過去在辦事上最弱的一環是發行課（定戶課與發行課分開）。前已言及，協辦發行的職員是兼任的，事實上未能全力灌注，因之各地同業來函，時有擱置不復之事。我們對此極感不安，已分函各地同業致歉，並說明正謀改善。現已另聘職員，專任辦理，希望以後各地同業來函，能夠隨到隨復。

關於本社同人福利，我們盡力顧到，自從去年八月成立以來，迄今未止，已調整過兩次，（編者自己的薪水，從未調整，現在還是拿去年八月份的數目）每次調整的數目雖然有限，但是因本社經濟有限，一方面要顧到同人，一方面也不得不顧到本社。每次調整都是我們自動的，並非出于自願的要求。本社職員對於這個事業，有興趣，有熱忱，物質生活雖苦，精神生活却很愉快。

關於我們對外應付的款項，從無拖欠和延擱之事。過去二十四期中的稿費，除有二三筆因去函作者詢問匯款正確地址，尚未付出外，其餘均已隨時匯出。如有尚未收到者，請即函告，以便查理。紙張費，廣告費，印刷費，都如期一一照付。承印本刊的印刷所老板，他說他做了二三十年印刷生意，還沒有遇到像我們這樣的顧客。我在任何忙碌的情形之下，總于應該付款的時候，在社里恭候他來取款。

此外，還有一件事應該在此報告，即在過去半年中，本人從未參加任何政治的集會或活動。此事包括着兩個原則：一、一個刊物要維持他超然的地位，這個刊物的編者必須是真正絕對超然的，二、我們

这个刊物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刊物，这个刊物所代表的理想是全国自由思想分子的共同的理想，这个刊物絕不成为編者个人活动的工具。大家支持这个刊物是为了要支持这一个理想，而非支持任何个人；任何个人都不該利用这个刊物以达到他为了他私人利慾的目的。

尾 語

在这严冬的寒夜，我已費了整整兩個通宵，向社会报告我們这半年来的經過。行文至此，东方微白，实已不胜倦困。滔滔今日，有多少人能一往直前地为理想而生活，有多少人能咬紧牙关从事这样一种清寒艰苦的事業。讀者先生，讓我們大家鼓舞起来，挺起我們的胸膛，睜开我們的眼睛，冷靜我們的头腦，坚定我們的意志，来从事具有新理想的新社会事業。大家来鼓励我們，协助我們，支持我們。我們願在这兒毫不害羞地向广大的社会宣告：我們認為我們今日所做的一种工作，就是一种真正的「建国工作」！

三十六年二月一日

（1947年2月8日「观察」杂志第一卷第二十四期）

中国的政局

一

大局已到了穷则变的阶段；虽未变出，确已穷极。

在最近几个月中，南京的高级核心人物，在心理上已起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自国民党执政以来所未有的。这个变化就是：他们已深切感觉大势之日非了。迫使他们心理上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种的：马歇尔的离华，共产党的不妥协，一般舆论对于政府的抨击，民心的涣散，经济的崩溃，军事上的没有把握。南京显已淪入黯淡与苦痛之中。

在国民党的心目中，今日他们最大的敌人是共产党。然而他们很少反省：今日共产党势力之所以如此膨大，到底是誰培植出来的。我们可以一一分析。先说青年。青年本来纯洁，对于政治初无成见。只要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一切上轨道，国家有前途，他们自然拥戴政府。但是政府种种表现，无不使人失望；这已是了不得的大危机。而还要花样百出，「帽子」乱飞，无异火上加油，以致造成今日青年清一色的厌恶南京政权的局面。再说中年人。现政权的支持者原是城市市民、公教人员、知识分子、工商界人。现在这一批人，一股脑儿都对南京政权没有好感。国民党的霸道作风使自由思想家深痛恶绝；抗战以来对公教人员的刻薄待遇，使公教人员对现政权赤忱全失；政府官员的贪污作弊，种种刁难，使工商界人物怨气冲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战不停而造成的物价暴涨，使城市市民怨声载道。今日全中国人民，对于现政权，可谓人人离心，个个厌恶。现政权中的人，恐怕也未尝不顿脚嘆息：为什么这些人都「左倾」了！假如不满政府就是「左倾」，那末老实说，在二十年来国民党这种统治作风下，假如还不「左倾」，那这个人即使不是奴才，也是个大大的糊涂虫。就思想左倾而言，思想左倾和信奉共产主义本为两事，思想左倾不一定是附和共产党。但在共产党与国民党政争之中，一切不满现政权的情绪，其无异间接增强共产党的声势，确为事实。共产党是有

組織的，一般人是沒有組織的，沒有組織的人之漸漸被有組織的人吸去，已為事理之常，而當局還采行「逼上梁山」政策，遂使一部分人在感情上愈來愈和共產黨接近。不論這些不滿國民黨的分子和共產黨有無聯繫，或在感情上是否附和共產黨，總之在國共的鬥爭中，凡此皆對國民黨為大不利。然而誰驅使大家不滿國民黨，反對國民黨，痛恨國民黨的？不是別人，就是國民黨自己。今日國民黨腦子裡所想的是如何消滅共產黨，然而他兩隻手所做的却無一不是在培植共產黨，替共產黨製造有利於共產黨的政治形勢。可是在這樣一個極為明顯的大勢之下，現政權當讓不讓，可和不可，應改不改，要做不做，還是迷信武力，圖以武力解決一切。不幸得很，現在已經開始感覺武力解決不了一切！武力肅清不了病入膏肓的貪污風氣，武力振作不了推拖鬼混的行政效率，武力挽救不了已如堤決的經濟危機，武力收拾不回靡廢死去的人心，甚至武力也決定不了前綫的戰局。美國軍火快用完了，日本軍火也維持不了好久，自己製造則遠水不救近火。雖然大帥出巡，而未必有補于士氣，因為將軍們都吃得飽飽的，而士兵們已無意為少數人送命了。

二

據我們觀察，現政權業已失去挽回這個頹局的力量，最近且已失去挽回這個頹局的自信心。就政治說，從抗戰末期起，政治上的主動攻勢，迄在反對派一面，特別是中共一面，國民黨始終處於招架的地位；直到國大開會前一兩個月，國民黨突然爭取主動，但國大一開，局勢大慙，最近喧染政府改組，開了幾個月也無甚成就。再說軍事，軍事之不可恃已如前述，而二月十七日蔣主席在中樞紀念周上論及臨沂之戰時說：「不管是共產黨自行撤退或國軍進攻，總之現已占領」（二月十八日大公报），在過去蔣主席的演說中亦從無如此的語氣。經濟更是束手無策，上海的金價跳到九百六十萬，南京還在指派人員，組會研究。出口補貼，令甫下日，即行取消，簡直不怕痛，自己打自己的巴掌。最近又想拋售救濟物資，現政權的窮形極相，實已畢露。在一個民主國家，一個由民選出來的政黨，為了顧全本黨的前途，搞

不下時，早就漂漂亮亮的下台了，但在一個以武力爭得政權的國家，一個執政黨，即使在最無辦法的時候，還是要掙扎維持其政權。掙扎是人情之常，就看如何掙扎。在正路上掙扎，成敗另為一事，要亦不失為一種努力；若走錯了路，則所有的掙扎，都成為了一種浪費和罪行。據我們的觀察，現政權的掙扎，顯然並未針對病源。舉例言之，現政府目下努力的是改組政府。但我們不知照現政權最近兩三月來努力改組政府的做法，這種改組，在政治上有何意義？還是想以此使國內人民一新耳目呢？還是為了對友邦一種表示呢？在我們看來，目前這種改組，無甚意義。第一，要改組政府無非要刷新政治，振奮人心。那就得大公無私，唯賢是用。被延攬的人总要德才學望，能勝重任。可是現在政府所拉攏的是些什麼人？這些人，有的是臭而不可聞也，有的根本在算盤上沒有地位。拉這些人入府，不足為國民黨之助，反足為國民黨之累；不足以見國民黨開放政權之誠，反足以見國民黨開放政權之偽。這是就改組——改組。第二，要使改組政府獲得成功，是有條件的，即必須同時改革政治作風。而在我們看來，改革政治，遠較改組政府為重要。一般人民所期待的不是隨便換幾個部長，添幾個委員，而是改革政治的根本作風。老實說，單靠國民黨設想，國民黨果有決心打開當前的局面，振奮人心，則改組政府，盡不必向黨外拉那些不相干湊湊數的人，國民黨里面未嘗沒有優秀開明的自由進步分子。給他們權力，給他們機會，接受他們的觀點，接受他們的作風，全國耳目，也會一新。今日國人深受「訓政」之賜，政治的經驗與政治的認識，確已不如中山先生制訂建國大綱時所認為那樣的簡單幼稚了，他們所要求的不再是政府外表上的改變而是政治本質上的改變；何者為假改革，何者為真改革，他們洞若觀火，一目了然。但是事實上國民黨有無此種遠見，有無此種胸襟，有無此種決心，我們簡直懷疑。就說最近上海發生的劫工大樓血案，還不是一套老辦法？工商界人平時對於民主運動，本來不甚關心，處於旁觀地位，可是給這一打，又平空替政府增加了許多反對派，真是目光如豆，愚不可及。一方面通令保障人權，一方面在北平大舉逮捕。我們別的且不說，就說蔣主席所提的四項諾言，若能兌現，人心亦可漸漸拉回過來。誠則靈，

只要国民党有誠意，有决心，民心未尝不可收拾。傳說当局对于目前局势，非常明白，憂慮焦愁，倍于常人。但是覺悟而無行动，这种覺悟仍是屬於私人的，而無任何政治上的价值。二十年的時間不算短，病得太深，走得太远，要拉回来，須費大气力，我們怀疑現政权的人物有沒有这大气力。

三

共产党是要获取政权的。一个政党当然要努力获取政权；爭政权是一个政党的常情，政党不想爭取政权才是天下大荒唐。共产党的堅主組織联合政府，只是他們的一个步驟，并非永远滿足于这个联合的方式。能用政治談判方式，挿入政权階層，徐圖后举，自然最好；否則只好硬硬頭皮用武力来夺取。我們在原則上是反对一个政党蓄养軍隊，以武力来夺取政权的；为中国的元氣設想，我們也不希望共产党采取武力革命的方式。但这是就理論而言。就事論事，共产党的不肯放下槍杆，也未尝不能使人同情，因为在国民党这种政治作風下，沒有槍，簡直沒有發言权，甚至沒有生存的保障。所以国民党主張先軍隊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則主張先政治民主化，然后軍隊国家化，个人的出發点都是由于双方的猜疑，而双方猜疑的根据則为过去种种事实。在政协阶段，共产党表示願意还軍与国，但須得到保障，这就是所以中共和民盟要联合在国府會議中取得否決权的背景（当时民盟力劝共产党放下軍隊）。后来这个計劃固未实现，就是实现了，共产党到底放不放心交出軍隊，还是一个大疑問。

計劃中的联合政府，至今未能实现。实在說，即使联合政府成立了，参加各方面如何合作，如何發揮有效能的政治力量，还是一个問題。不过我們相当贊成成立这样一个联合政府。我們希望在这个联合政府里，發生一种政策上的制衡作用。在这个拟議中的联合政府中，共产党（即使联合民盟）原只是一个少数派，容能 check，未必 balance。但因为共产党是一个組織坚强的党，是一个有整套不同于其他政党的政治計劃与政治作風的党，所以在政治做法上，在这个联合政府中，或能發生一种領導作用。現在人民实在太穷太苦，政府

应当推行大規模的社会改革，借以改善今日一般穷苦人民的生活情形。今日的国民党成了维护既得利益阶级的机构，要希望他能顾到一般低层人民的生活，不啻缘木求鱼。我们希望共产党参加联合政府后，能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一切社会主义的政策，其目的都在为最广大的穷苦人民造福，国民党为了要争人心，虽非所愿，亦难固拒。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但共产党既以争「民主」为号召，加入联合政府后，必不致倾向统制，国共双方且均欲尽量提倡「民主」，以博民情。今日中国一般人所追求的就是社会主义和民主政治（包括意志自由），这两样东西在以国共两党为主的联合政府中或能勉可得之。我们期望这个联合政府者在此。

在过去一年多的和谈中，共产党一直把持攻势地位。他们一再要求和平。国共双方对于「和平」究竟有无诚意？有人认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有人认为共产党是有诚意的。我们认为国共两方面根本就无所谓诚意不诚意。我认为只有「顾到自己，也顾到对方，更顾到国家」，这才算是「诚意」，专门替自己打算，都是为私，不足以言「诚」。即以「和平」而论，以前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最近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有什么不同？最妙的是双方的主张停战，据说都是为了人民。既然共产党的「无条件停战」和国民党的「就地停战」没有什么不同，则为什么共产党要求「无条件停战」时，国民党不接受，国民党要求「就地停战」时，共产党不接受？原来停战与张三有利时，张三即要求停战；停战与李四有利时，李四即要求停战。一切都是为了自己，老百姓只是他们的幌子。现在我们看得很明白，共产党对于「和平」是越来越不发生兴趣了！要和平，从前是「无条件」的，现在是有条件的了；或者从前的条件低，现在的条件就高了；从前共产党反对美国调解，主张美苏英根据莫斯科三国宣言共同调解，可是现在，共产党宣言反对任何外国的调解了（二月二十二日合众社延安电：周恩来谈话）。在过去和谈一年中，在共产党自身看来，他们也是失望又失望，苦痛又苦痛的。但周恩来氏返延后提出的和谈两前提，他们又何尝不知道其事之甚少可能。既无可能而仍提出，也是有意使马歇尔和南京方面难过难过而已。共产党是现实的，所提和谈

的前提，在我們看来，也只是一种幌子。即以国大及国大通过的宪法而論，周恩来氏既然同意由滬去京，至少表示共产党有一种「有条件的」参加国大的可能。假如共产党参加国大，通过的宪法其内容容有变更，但共产党之不参加国大，并非为了宪草，而是为了宪草以外的其他条件沒有講好。要是講好了，还不是一样可以参加国大？而且去冬国大之所以开得成，也是因为政协承認了那批旧代表的緣故。要知这批旧代表，本無承認之理，但絕無承認之理者政协那些代表們也居然承認了——只要自己的党得到利益，牺牲人民亦竟不顧！去冬国大之能开得成，至少与政协的承認这批旧代表有关；而关于这点，共产党也是同負其責的。老实說，宪法不宪法，共产党并無太大的兴趣，共产党真正的兴趣，还是在軍隊和地盤兩者之上。就軍隊論，他們显然不願再接受过去整軍協議中所規定的国共軍隊的比例了。就地盤論，他們有他們的价錢。他們在过去至少希望得到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要具有三个条件：第一，要能自給自足。第二，要交通工具便利。第三，要四地能連为一气。不具备这三个条件的地点，他們不要。那四个地方，他們不說，但是照上开三个条件，似乎是指山东、河北、山西、陝西四省。然而要南京給他們这四个省，在南京看来，这不啻要南京的命了。

四

共产党是一个組織严密的党。多年以来，我們一直住在国民党統治区域内，对于共产党的內情，我們自承所知不多，我們暂时只能根据常識來說。近几年来，外間对于中共在延安边区一帶的作風，頗有好評。共产党在这样一种艰困的环境內，能站得住，亦自有他們所以能站得住的道理。一个政党当他在艰困奋斗的时候，总有他一股朝气和生命的力量。不过上年他們在苏北一帶的作風，却大失人望。苏北的作風，究竟是中共的政策改变了呢？还是中共在延安一帶是一种做法，在苏北这一类地帶又是一种做法呢？还是苏北一帶的作風非出自延安的命令而是下級幹部干出来的呢？我們未能了解。但是中共必須認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共产党。他的黨員是中国人，他所企圖起

而統治的一個國家是中國。中國有中國的民性，中國有中國的傳統。完全不顧他們所屬的這一個國家的民性傳統，必將減少他們成功的希望而拉長他們離開成功的距離。社會主義是一個極其廣泛籠統的名詞，就經濟生活方面言之，共產主義只是社會主義的一種，其間只是一個程度上的問題而已。就實行社會主義而言，今日中國一般人民，特別是一般知識分子，並不反對，毋寧說是很期望的。今日一般知識分子，在共產黨心目下，他們都是「小資產階級」，但是實際上，今日中國的知識階級，除了極少數一些人外，大都都已淪為「無產階級」了。這是國民黨的恩賜！知識階級的領導重心仍然在一般教育界文化界中，然而今日中國的教育界文化界中人物，那一個不是已經到了雖然尚未餓死而早已不能吃飽的局面！而且知識階級，大都有理想，有理性的。除了少數自私分子外，那一個不承認貧富的懸殊是一種不合理的社會現象？所以共產黨在經濟生活方面的原則，並不可怕。一般人怕的是他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做法。坦白言之，今日共產黨大唱其「民主」，要知共產黨在基本精神上，實在是一個反民主的政黨。就統治精神上說，共產黨和法西斯黨本無任何區別，兩者都企圖透過嚴厲的組織以強制人民的意志。在今日中國的政爭中，共產黨高喊「民主」，無非要鼓勵大家起來反對國民黨的「黨主」，但就共產黨的眞精神言，共產黨所主張的也是「黨主」而決非「民主」。要知提倡民主政治有一個根本的前提，而且這個前提一點折扣都打不得，就是必須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即通常所稱的思想自由）；惟有人人能得到了意志上的自由，才能自由表達其意志，才能眞正貫徹民主的精神。假如只有相信共產主義的人才言論自由，那還談什麼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同時，要實行民主政治，必得有一種公道的精神。所謂公道的精神，一是好的說他好，不好的說他不好，二是我國然可以相信我所相信的，但我也尊重你可以相信你所相信的。就前一點論，譬如說我們這批自由分子，不諱言，都是受英美傳統的自由思想影響的，但我們一樣批評英美，抨击英美。同時，蘇聯或延安有好的地方，我們一樣稱頌他們的好處。但是我們從來沒有聽見共產黨批評斯大林或蘇聯？從來沒有看到左派的報紙批評毛澤東或延安？難道斯大林和毛澤東都

聖中之聖，竟無可以批評之處？難道莫斯科和延安都是天堂上的天堂，一切都圓滿得一無可以評論的地方？就后一點說，我們雖非共產黨黨員，但一樣尊重共產黨的黨員，只要他確是信奉他所相信的主義，忠于他的黨，忠于他的理想，忠于他的工作，忠于他的事業，我們都在心底里對他尊敬。但是共產黨的對人，只有「敵」「我」，跟他們跑的，他們可以承納，不跟他們跑的，他們一律敵視。一切都以實際利害為出發，不存任何人情與友誼。要捧一個人，集體地捧他起來，要攻擊一個人，集體地把他打了下去。公平的反面就是極端，共產黨的極端作風，實在大大地限制了他獲得同情的範圍，亦即減少他獲得成功的速度；梁漱溟先生的擺脫現實政治和張君勱先生的脫離民盟也多少與共產黨這種極端作風有關。老實說，我們現在爭取自由，在國民黨統治下，這個「自由」還是一個「多」「少」的問題，假如共產黨執政了，這個「自由」就變成了一個「有」「無」的問題了。前年英國工黨競選勝利以後，我替東方雜誌写过一篇文章，結論說：假如英國工黨執政成功，則使世人明白，實行社會主義不一定要走莫斯科的路綫。英國工黨一方面推行社會主義的政策，但同時仍承認人民的意志自由。假如共產黨能在政治生活方面，修正其政策，放寬其尺度，則將更能增加他們獲得成功的希望。我們對於共產黨，私人方面無恩無怨，我這一番意見，我並不認為僅僅是一種消極性的批評，毋寧說是一種積極性的建議。

五

現在再來觀察國共以外的一般自由思想分子。「自由思想分子」這個名詞，本來是很籠統的。若從「思想」的角度來說，則中國絕大部分的知識分子都可以說是自由思想分子。若以政黨為別，則不僅國民黨中很有一些開明進步的自由思想分子，就是在共產黨中，恐怕也有這種分子。馬歇爾的聲明中曾抨擊過共產黨里的極端分子。按照邏輯說來，根據馬歇爾的聲明，則共產黨中也是有溫和的自由分子的。據我們所知，恐是有的，問題是數量的多少，以及在那種嚴密的黨紀下能否自由表示其意志而已。本文是一篇論述政治形勢的文字，所以我

們在此討論「自由思想分子」，大体上系指國共兩黨以外的自由分子而言。在中國，散布于國共以外的自由思想分子，為數極多，不過他們較為散漫，甚少嚴密的組織。其中組織較大的就是民盟。我們現在先就民盟作一個大概的論述。我們可以拿兩句話來批評民盟，即「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民盟是一個很勉強集合而成的政團，民盟里的人物，各有各的教育背景，各有各的政治看法，各有各的歷史環境，他們只是在一個相同的情緒下集合起來的，就是「反對國民黨」，這是他們唯一連系的心理中心。民盟到底是一種政黨的作法，還是一種運動的作法呢？就過去情形觀之，似屬於後者而非屬於前者。民盟的歷史已有數年，而其出頭則為前年的政協時期。不過在過去，一般人似乎有一種印象，即政府來借重他們時，有了「民盟」，不來借重他們時，就沒有「民盟」了，所以有「和談」，民盟就大大熱鬧，沒有「和談」，民盟就冷清清的可事可做；這情形至少在過去是如此。照近來的趨勢看，他們似已企圖改向政黨的作法一途發展。中國社會上的封建味道本來還很重，民盟的領導人物還大都是前一代的老輩。我們若將民盟的領導人物分析一下，就可以知道這個政團是非常脆弱的。我們不能不承認：像張表方（瀾）、沈衡山（鈞儒）等幾位老先生，實在都是過去的人物了。民盟領導人物中實際政治經驗最豐富的當推黃任之（炎培）先生，但是我們也不能不說，黃先生也是過去的人物了。張君勱先生（現已脫離民盟）在政治生活方面，他是一個憲政學者，一個最好的政論家，然而他只是一個論政的人物，而不是一個从政的人物，他至多只宜于任國會議員，而不宜于掌行政責任。張東蓀先生也不適宜從事實際的政治生活，他是一個哲學家，一個思想家，他在政治方面最能貢獻的還是在思想及言論方面。若以現代的标准言之，嚴格說來，在今日民盟的領導人物中，適宜于實際政治生活者，恐怕只有羅努生（隆基）先生一人。羅氏中文英文都好，口才文筆都來，有煽動力，有活動力，而且對於政治生活真正有興趣。可惜羅氏的最大弱點是德不濟才。從各方面分析，民盟實是一個貌合神離的團體，而所以能勉強集合起來，完全是由於實際的政治環境逼成的。但單靠對國民黨的一種不滿情緒來維系一個政團，這顯然是一種極其脆弱

的結合。照我個人的觀察，民盟諸君子，可以共患難，不一定能共富貴。這句話或許說得太率直，我們將來再看吧。

至于現在一般人都說民盟太左，成為了共产党的尾巴，关于这种批評，我認為無甚價值。凡是進步的政治集團，當然是比較左的；世界大勢如此。成為了共产党尾巴一點，純然是惡意的侮蔑。要知實際政治不能完全擺脫權術，從戰略上說，民盟和共产党互為呼應，實為必然，兩者的目的都要削弱国民党，在這個前提下，兩者當然要并行連系的。假如一定要說如此就是民盟被共产党利用，則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民盟也利用了共产党。故此事不足奇，亦不足為民盟之病。只要国民党一日保持其政權上的優勢，民盟與中共可能繼續維持其連系的步調。但是一旦国民党在政權上已不占優勢時，在那個時候，中共與民盟恐將分途而未必再能互相呼應了。

六

在今日中國的自由分子一方面，除了民盟、民社黨這些組織外，就是散布在各大學及文化界的自由思想分子了。這批自由思想分子，數量很大，質亦不弱，但是很散漫，從無足以重視的組織。這批人所擁有的力量，只是一種潛在的力量，而非表面的力量；只是一種道德權威的力量，而非政治權力的力量；只是一種限于思想影響和言論影響的力量，而非一種政治行動的力量。馬歇爾在中國時，曾竭力鼓勵這一批真正自由思想分子組織起來；無論馬歇爾如何了解中國的政治情形，馬歇爾到頭還是一個美國人，一個美國頭腦，所以他還是隔一層的。自由思想分子不易形成一個堅強的組織有各種原因：一、過去自由思想分子的彼此相通是道義的而非利害的。自由思想分子的長處是背脊骨硬，交情可以拉得長，其短處則為胸度狹窄，個人主義。中國有句話：「文人相輕，自古已然」；自由思想分子的重心人物大都是文人，即使今日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都受過現代文化的洗禮，但那個「相輕」的老根性，尚未完全洗脫。比如這次民社黨和民盟的脫幅，政治上的看法固為主要的原因，人事上的摩擦恐怕也是一個重要的原因。從事政治，必須有政治家的修養。第一要看得遠，認得清；大的

要爭，小的就不該爭。第二要有氣量，唯氣量大，才能放自己的成見，抑平自己的感情，犧牲自己的利益，如此才能顧全大局，爭取目的，團結合作，開創前途。政治活動不能沒有領導人物，但是因為「相輕」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分子中很難產生領導人物；政治活動是必須有組織和紀律的，但是因為自由分子的相通大都是道義的，不是權力的，所以很不容易發揮組織的力量。這些是自由分子根本上的弱點。二、今日中國極其需要自由分子的抬頭，但事實上自由分子的抬頭非常困難，這與國民黨二十年來的統制有關。國民黨二十年的統制對於自由思想分子的抬頭的限制，是三方面的。1. 政治方面的限制。這點大家都明白，不必再解釋。人身自由是一切自由的基本保障，人身自由沒有保障，其他自由自然都談不到。2. 經濟方面的限制。政治活動必須有充裕的時間和財力，八年抗戰，把教育界文化界人士弄得個個生活不安，精神和智慧完全消耗在柴米油鹽這些瑣事上，以致大大削弱他們在政治方面所能發揮的積極力量。3. 在思想散布方面的限制。二十年來黨化教育的結果，使青年都未能得到合理的教育。黨化教育的目的原是要大家信奉三民主義，做國民黨的孝子順孫，不料國民黨自己不爭氣，越搞越不像樣，弄到青年大都厭惡國民黨。厭惡國民黨不要緊，黨化教育給青年的並不是一種理性教育，青年在理性方面未能得到應有的教化，於是感情的部分因不滿實現而日益泛濫。自由思想是重理性的，必須在理性上有修養，始能接受自由主義的熏陶。情感泛濫的結果是趨於極點，不是極點的右就是極點的左。但現實環境逼得青年左，於是青年越來越不易保持其冷靜的頭腦而對各事作沉著的思想。在國民黨，可謂自食其果，而在自由主義的傳播上，也同受其害。同時，黨化教育的做法是收羅奴才，放任浪才，殺害人才。我稱那些只知享樂百事不管的青年為浪才。浪才越多，對於自由主義的傳播也是一種限制。自由主義是最講是非的，那些浪才什麼都不管，那還管什麼是非呢？

自由思想分子雖然受着上述種種限制，而客觀地說，這批力量目前正在日益滋長之中。但我們還不能將這種力量的滋長歸之於他們的努力，而實系由於時代的使然。若從道德及思想的角度看，則今天能

动摇国民党政权的不是共产党而是这一批自由思想分子，因为大家怕共产党，怕他们那一套杀人放火的暴行，無論这种畏惧是不是出于一种誤会，总之大家在畏惧共产党。反过来说，今天能抗拒共产党的，也不是国民党，而是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国民党的腐化已是众目昭彰，有口皆碑，無論三民主义这块招牌如何，总之人民对于国民党已难維持希望的信心。在这种兩趋極端之下，只有自由分子出来領導，可以獲得一个中庸的稳定，获得广大人民的衷心附和。我們说过，今日中国这批自由分子是很散漫的，他們的力量都是源于道德的。凡是道德的力量，常常是無形的，看不見，抓不着，但其所發生的力量，則深入而能垂久。这股力量在社会上有根，在人心里有根。不过若从目前中国的政治局面看，这种仅仅限于道德方面的力量显然失之消極。今日絕大多數的人，既不滿意国，也未必欢迎共。絕大数的人都希望国共之外能产生一种新的力量，以稳定今日中国的政局。这个要求是时代逼出来的。我們認為中国在最近的几年之內，一般情景还是很黯淡的；說得远一点，則我們这一代，大概也已注定了是一个「牺牲自己，为后代造福」的时代。然而我們可以牺牲自己，而不可以不为后代造福。今日中国这批自由思想分子，大都在苦悶地憂慮着国家的前途，但他們实不該止于消極的焦愁憂慮。自由思想分子可以起来，應該起来；这不是他們高兴不高兴，願意不願意的問題，而是他們的一个历史上的責任問題。

（1947年3月8日「观察」杂志二卷二期）

施用悶藥前后的心理与感覺

這是一篇記錄。我草擬這篇記錄的目的，在希望這篇文章能夠成為醫學心理學家或普通心理學家一份有用的材料。事實上，我不知道他們是否需要這樣一種材料，或者這樣一篇記錄對於他們是否有用。因之我對於應否草擬此稿，猶疑不決。最後還是出於主治醫師的鼓勵，他認為這種經驗非人人所能得到，有機會得到這種經驗的人又未必具有高度的分析能力和表達能力，能把這種經過記錄下來。他認為這不是一種尋常的經驗，所以鼓勵我把它寫出來。

這篇記錄包括「感覺」與「心理」兩個部分。關於「感覺」部分，我想凡是用過悶藥的人，他們當時所感覺的，大致不會有太大的距離。至於「心理」部分，則要看各人的教育，職業，性格，環境等等情形而定。

關於我的病症及投住醫院的經過，此處一概從略。我和我的主治醫師約好於三月三十一日上午九時施行手術。我並在前一天知道，我們將施行全部麻醉。在十三年以前，我曾在沈克非大夫的主治下，割治過盲腸炎。那次用的是局部麻醉。我在那間四周都是玻璃窗的寬大的手術室里，在那沒有一點聲音的寂靜嚴肅的空氣里，聽到那低微而清晰的剪刀聲音。這次我似乎樂於施行全部麻醉，借以減少我對於痛苦所發生的恐懼情緒。

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一。這是江南最標準的春天，滿天的好太陽。我在上午八時三刻以前，在病房里完成一切必要的準備，於八時五十分被抬進手術室。我的主治醫師周壽祥大夫早已完成了他所需要的準備工作，坐在椅子上等候我。當我被抬進手術室時，我以很愉快而自然的表情向他招呼「早安」。

我被抬上手術床後，各種工作即開始進行。直到此時止，我還不知道施行全部麻醉，是用打針的方法，還是用嗅覺的方法。我非常希望知道悶藥的有效時間是多少。他們說五分鐘。我說五分鐘內可以完畢一切手續嗎？主治醫師說五分鐘內可以完畢。我雖然不再追問，但

是心中很疑惑。他們的意思显然是企圖安慰我，表示手術在很快的時間內（五分鐘）就可以完畢。事實上，手術的時間曾經延長至十分鐘至十二分鐘之久。假如他們當時告訴我手術需要十分鐘始可完畢，或者可以提高病人相信的程度。

另一位醫師開始在我的口部四周塗油，並將臉罩罩住我的臉部，只留出鼻孔讓我呼吸。我此時已知悶藥將用嗅覺的方法施用。我那時唯一的希望，（在這兒，我只用「希望」兩字，不用「要求」兩字。因為「要求」是一種含有「意志」成份的表示，「希望」則僅是一種「感情」成份的表示。在那個時候，我已經被安排在一種不能讓我有任何「意志」的環境之中！）是希望悶藥不要用得太早，以致手術尚未完畢，而悶藥藥性業已終止。但是在我自己覺得一切尚未準備完畢時，他們已經向我施用悶藥了。我在一種微微的無可奈何的心情中被迫地吸嗅悶藥。

據我自己的估計，从我吸嗅悶藥至失去知覺時止，只有三四分鐘的時間。三四分鐘是一個極其短促的時間。在這樣一個短短的時間里，心理狀態縱然十分複雜，因為時間太偏促，所可能引起的心理活動，畢竟也是有限的。我現在盡我的能力來記述我當時所体味到的奇異的感覺和當時的種種心理狀態。

關於悶藥的氣味，我還不能用「痛苦」兩字來形容。假如我在此用「痛苦」兩字，我勢須責備我自己近於誇張，因為這種氣味是可以忍受的；雖然這種氣味至少是一種令人「不快」的氣味。大約在吸到第三口或第四口時，我便開始感覺到一點一點「黑」起來。這種情景很難描寫。平時我們在白天，或者在有或強或弱的燈光的夜晚，即使閉上眼睛，但多少還有一種「光」的感覺。除非我們在「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閉上眼睛後，才覺得當前確是一片「純黑」。在那時，我的感覺，似乎只有真在正「一團漆黑」的夜晚閉上眼睛時的感覺，仿佛近似。但是更進一步剖析，上述比擬還不能完全盡意，因為我們即使在一團漆黑的夜里，閉上眼睛後，覺得一片「純黑」，但這種「感覺」，似乎還是以眼睛為主的感覺，換言之，即那種感覺，還是一種經過「視覺」的判斷的結果。而我那時的感觉，似乎已經超出

「视觉」的范围，而是觉得整个的脑袋所感觉的是一片「黑」。而且这种「黑」的感觉，因为悶塞在一口接一口地吸嗅下去，所以一步逼一步，愈来愈深。我們平时在电灯光下，驟然之間电灯灭了，那时候所感觉到的「黑」，还多少有一种「光」的比例作用在内，从原来的有光程度，变到驟然的無光程度，遂觉当前一片漆黑。而我那时所感觉的「黑」，那种难以形容的黑，是愈来愈黑，一阵紧一阵的。我們通常总爱用「如墮深淵」四字来形容这种情景，但这四个字并不是以形容我当时感觉。实际上，我們也很少人有过真正的墮入「深淵」的經驗，普通用「如墮深淵」来形容一种心情，多少只是一种象征的用法。「如墮深淵」，就邏輯上講，本有一点一点「下沉」的性質，而我那时，显然并無「下沉的感觉」。「下沉」是一种自上向下的活动，而我那时并無自上向下下沉的感觉。我的感觉是好像一步一步向前走去，仿佛走入了非洲的一个大森林的样子（实际上我并無走入非洲森林的經驗，此处亦是一种假借），走一步黑一步，越走越黑。

我曾經在新聞片上看到过納粹罪犯被施絞刑的情形，在这时，这个記憶驟然地引起我心理上的一种联想作用。無論是从我的思想或是从我的过去而言，我原無將我自己和那些納粹罪犯联想到一起的可能。这个联想的發生，虽然是由于我看过那張新聞片的关系，而形成这个联想的中心則为「权力」一事。無論在当时或者現在事后分析，这种联想显然并不牽扯到任何道德上的問題，或者政治上的成敗的問題（政治上的成敗本是相对的）。这个联想的中心思想，只是說，那批曾經赫赫一时有大权力的人物，这时竟毫無反抗的能力，其生死完全操之于他人掌中，而將在頃刻之間結束其生命。我們平时，憑这支千鈞之笔，發揮我們的理想，陈述我們的抱負，替一切受難的人們呼吁，抨击种种不合理的現象和扫蕩各式各类的人渣，抱持有一个虽然漂渺而不可捉摸但其坚硬却胜过鋼鐵的意志，而在这时，整个的生命（包括寄托在这个生命上的智慧、意志、理想、权威、品格），都操之于他人，一切听人摆布，自己失去了任何表示意志的能力，甚至即將失去任何表示意志的机会，心里充分感觉自己的生命，一秒一秒更接近「死亡」——在那种情形下，亦不能自己地發出一种对于人生的

輕微的感傷！

在我當時的心理上，一方面占據着由於有上述有關「權力」一端而迸發出來的感想，一方面又同時聯想到一切被迫即將喪失其生命的那些人們，而迸發一種深沉的同情。我所謂「一切被迫即將喪失其生命的那些人們」，所指範圍極廣，通常最主要的部分即那些因犯罪而被判死刑或因政治見解不同而被處死刑的那些人們。罪犯犯罪，原都由於現代社會的罪惡，而由於政治上的鬥爭或忌妒因而被人或公開或不公開的處死，更是人類社會里最可哀痛的不平事情。當他們從囚房提到刑場，一步一步走向死亡之路時，沒有人可以知道他們當時的心情究為如何，而他們自己顯然也不再獲有機會向他人報告他當時的心理。無論電刑、絞刑、或執行槍決，行刑的本身雖只是一霎那之時，而自囚房至刑場這一段，總是一段可怕的不堪想象的旅程。當我被悶藥的藥性，一秒鐘一秒鐘地逼近死亡的境界時，我深深体会到那些不幸的人們的內心的悲哀。除了少數例外，沒有人不是留恋他自己的生命的。然而他們竟活生生的被人強制結束他們的生命，無論他們是否熱淚盈眶，他們的悲哀終是一種綿綿無盡期的悲哀。

我說我當時有一種「輕微的感傷」！這種感傷是一種屬於人性的感傷！然而這種感傷竟很「輕微」，主要的功用應歸之於我們的常識。因為常識告訴我們，這不是「死」，而是一種知覺的暫時的停止。所以一切引起的聯想的，都是一種屬於人性的聯想，而非利害的聯想。我當時幾乎純然沒有一點涉及私人利害問題的聯想。最明顯的就是關於我的孩子。我是一個離婚多年的男子，可是我有很可愛的孩子。我的女孩性情柔和，知趣識禮，年齡最小而已表現一種善于治家的本性。我的最小的男孩，則天資穎慧，聰明玲瓏，具有一種使任何人一和他接觸便會歡喜他的魔力。我非常愛他們。可是這個時候，我從來沒有想到他們。有關利害或感情的思念，只有一項，在當時曾經占領過我的心靈，就是關於國家的前途。我當時曾經確切的感到，萬一我此去一閱不醒，最使我不能「瞑目」的，實莫過于今日我們的國家還沒有走上軌道的一點。因之我在事後感到，對於一個真正的愛國之士，我認為在三十四年八月至三十五年二月之間年老壽終者，實不

失为一种人生大福。因为那时抗战终获胜利，政协亦庆成功，而为日后發生的种种糾紛与悲况，尚未显露。在那时死去，可謂心情宁靜，無所遺憾。到現在，假如我們竟然因病身故，实有死不瞑目之感。

以上是我在施用悶藥那短短的三四分鐘以內的心理活动，事实上，在那后半段時間，心理活动已漸漸趋于衰頹。最初的一陣「黑」的感觉过去后，意識一点一点柔弱起来。（此处还不能用「迷糊」兩字，这时意識还是很清楚，但不活躍，故用「柔弱」二字）我遵从医生的吩咐，嘴里輕輕数着「一、二、三、四」。心头似乎有一陣輕微的难过，左脚脚趾部分會有發麻的感觉。在那快要失去知觉之前的極度短促的時間里，我还意識到我的兩手不知如何安放才好（我这时心性微微有一点緊張），后来就有兩旁兩個人將我的手捏住。在我知觉尚未丧失之前，我还感觉到医师已用一种液質在施行手术的地位四周塗抹。这时我已漸漸地快要丧失知觉。当时我似乎对于一切都自願地同时又無可奈何地「放弃」了。（「自願」指自願施行手术而言，「無可奈何」指用悶藥后情形而言。前者屬於意志部分，后者屬於感情部分。）我没有放弃的只有一点，就是嘴里仍繼續的在数着「一二三四」。我那时又憂慮，不要一切都已失去感觉，而独独我的神經不能停止，則我仍將要受到手术的痛苦。这当然是一种由于沒有經驗而發生的过慮。至少那时，我是一切「听天由命」了。数着数着，我似乎竭力叮住这个「一二三四」，以掙扎「我」的存在。但是我終于不知在什么时候停止了我的知觉了，就像一个小孩子在哼着山歌时忽然睡着了一样。据医生告訴我，我最后还要經過嘴里乱哼，手脚抽動，表示心头非常难过的一个阶段，如此以后，全身筋肉才开始松馳，真正失去了知觉。但是这—一个阶段，我自己已經知道了。

×

×

×

当我已被悶昏以后甚至說一个人死去以后，究竟他的灵性仍旧有無活动，我不易作确定的回答。关于一个人死后究竟仍旧有無灵性一节亦即通常一般人所涉及的有無灵魂存在的問題，這個問題至少到今日止，尚無任何确切的結論：而人死了又再活，以便叙述其死后的經驗者，其事显亦不多。我这篇記錄，其中有兩点与張东蓀先生即將在本

刊發表的一篇監獄回憶錄中所記他自杀的經驗，可以互相印証。這兒先說一點。據東蓀先生報告，他某次自杀以後，他「覺得」非常舒服，好像一個身子很輕，在雲端里飄着似的。他既然自杀了，何以又「覺得」非常舒服，好像身子在雲端里飄着，這似乎說明人死后多少還有一部分靈性的存在。我亦似乎感覺，我在被悶昏以後，仍有一種靈性的活動。不過這種靈性活動的內容，性質、及情形，我于醒後亦不能詳細記憶。我至少在剛剛醒的一霎那，確是感到我在昏睡中似乎仍有靈性的活動。而且我覺得在昏睡中的情境，極其甜蜜，而且極可留戀。至少並無任何苦痛，似乎即永遠停留在那個境界里，亦是很好的。假如我于剛醒的時候，即運用我全部的腦力來捉捕我在昏睡中的種種情境，是否有所收穫，關於這一點，我很难答復。我当时至少并未企圖这样做，同时我当时亦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样做势須损伤我的腦力。我只能很不确切地說，我似乎感覺，当我在昏睡中，仍旧是有一種靈性上的活動的。

× × × ×

我終於醒了過來。当我醒過來約摸十分鐘後，我立刻在極度疲倦的情形中，睜開眼睛看我的手表，時為十時二十分。因之我估計我醒來時，大約為十時至十時十分之間。易言之，我至少在昏睡狀態中延續至一小時之久。（據醫師報告，在施行手術期間，繼續施用悶藥，故至此時始醒。）我醒來時，正巧外面有哭聲，我第一個反應是：「隔壁的人開刀開死了，我開刀沒有死。」而立刻接著而來的第二個修正意見：「隔壁的人死了，（因為不一定是由於開刀而死），我剛剛是上了悶藥，現在醒過來了。」這個反應是很單純的；即我庆幸我自己的沒有死。但是據我自己的分析，我不承認我這個反應是出于一種意識的活動，而只是一種「生物的」自然反應。（我願意在此表示，關於這部分的解析，恐怕有不少需要斟酌的地方，主要的原因是我不在這方面沒有學力上的根基，故引用名詞（term）或有錯誤之處。因之我這篇記錄，還只能算是一種raw material，心理學家如欲採用時，尚須詳為訂正。）何以言之？因為施行手術是我自願的行為，而施用悶藥無傷生命則為一種常識，故我絕未發生任何對於

「死亡」而起的恐懼，因之醒后也不致有庆幸未死的意識。所以我認為我那时庆幸自己没有死，并非一种智力的活动的結果，而只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为一种生物所有的自然反应。此处即欲述及与东蓀先生自杀經驗可以相互印証的另一点。东蓀先生在自縊之后，被他人解救时，發現他的兩手在拉着套在頸子上的繩子。既欲自縊，而何以在自縊后又要將兩手去拉开頸子上的繩子？由此可以証明，一个人在意志的支配下，可以求死，所以在社会上有各种自杀案件的發生，他們都無「意」于生，唯求一死。但是作为一个「生物」，

人是不願意死的，所以蓄志自縊者，于自縊后，仍以兩手去拉开頸上的繩子，这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行为，与意志無關。

还有一事可以証明我当时之私幸未死，完全是一种生物的自然反应，即我当时一方面有私幸未死之感，一方面我尚未恢复我的意識，因为当时我甚至对于我究竟身在何处一节，亦茫無所知，而对于以前一切事情也是一片模糊。大約經過四五分鐘的有意识思索后，我才大約想起我自己是睡在一个医院的病房里，其后一二分鐘，我又努力睜开眼睛一看牆壁上的顏色（牆壁上白下綠），以求証实我确是睡在病房里面。

在醒后最初的五六小时內，整个的人感觉非常疲倦，昏昏欲睡。此时發生一件意外的插曲，即在我醒后还不及一小时的光景，我的助手照例挾了一包稿子来医院看我，履行我們習以为常的接洽工作。他或者未能知道我是剛剛上了悶藥才醒过来的，但是無論如何，由于星期一上午是每期的最后發稿時間，当时有一篇稿子非我看过不能付排。事实上，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当时都無力閱讀即使是一封短信，何况是一篇稿子。我当时非常虛弱，面色慘白，我甚至即使闭上眼睛，亦觉光度太强，故須用手遮蓋着我的眼睛。結果我只好招呼我的助理讀給我听。（我实在很希望他能够讀得响一点，借以节省我因听而需要化費的精神，不过我并未如此表示。）他显然未能了解我当时是虛弱到如何程度，并拆讀若干来信，我也竭力支撑地听下去。我相信这一个插曲增加我腦力受伤的程度。

在当天下午四时以前，我始終在沉睡状态之中。悶藥的气味，那

令人不快的气味，(近似火油的气味)时时逗留在我的嗅觉里，令人厭惡。一直到晚上九时以后，我才忘記这种气味的存在。

在下午四五时，我大体上已清醒之后，忽然怀疑到剛醒时我所听到的哭声，是否仅仅是我当时的一种幻觉。事后追問看護，始知当时有一个病房确是死了一个病人，而所發的哭声确是一种真正出自内心的悲哀的哭声。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追記)

(1947年4月26日「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九期)

三百二十三位讀者意見的分析與解釋

本刊于第一卷第二十四期上，附刊「讀者意見書」表格一紙，征求讀者發表意見，以作本刊改進的參考。這個「讀者意見書」原是我們自己參考用的，因為我們非常希望知道讀者對於本刊一般編輯態度以及各欄所刊文字的反響，借以改善我們的缺點，或者增強我們的自信。我們并無意思要將它公開發表。我們并不認為讀者的意見有整理后公開發表的必要。但是，一部分讀者來函要求發表，我們在冗忙的工作中抽出了兩天時間才寫成這篇報告。

發表意見的讀者共為三百二十三人。這個數目還不到本刊第一卷平均發行總額的二十分之一。（第一卷的平均發行總額約為八千份左右，現在已上升至一萬一千五百份）。發表意見的讀者在發行總額中所占的比例很小。不過就實際情形說，有三百多位讀者熱心將意見書填就寄回，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為在通常情形之下，一個刊物如不能贏獲讀者的愛好，當它征求讀者意見時，可能根本沒有人理會。应征人在地域上的分布還算普遍，遠至迪化、雅安、綏遠、蘭州、昆明、峨眉、太原等地，都有寄來。应征人的年齡，最大的六十四歲，最小的是十七歲（在高中二年級讀書），十八歲的則有十一個人。絕大多數的則在二十歲至四十歲之間，其統計如左：

二十歲以下十九人

二十歲至二十九歲一四三人

三十歲至三十九歲九十八人

四十歲至四十九歲三十二人

五十歲以上五人

（表中各欄，間有不填者，故各類統計的總數，并不符合应征人的總數。下同此。）

關於教育程度：

曾受或正受高等教育者二一八人

曾受或正受中等教育者七三人

自學或僅受初等教育者二三人

年齡和教育程度兩項的統計，使我們以前的估計，略須修正。我們以前估計本刊的讀者「大部分是在三十歲，或者至少是二十五歲以上」，現在至少說明，三十歲以下的讀者，占着很大的比率。（我們不承認這個讀者意見表的統計，可以作為完全正確的根據，一則應征人數在發行總額中比例不到二十分之一，二則可能三十歲以上的讀者，應征的興趣不及三十歲以下的人高，應征的比較少。至於中學生是否為本刊的讀者一節，我們曾說過：「本刊的基本編輯方針，中學生不在我們的讀者對象範圍之內」，這個基本方針，我們不擬改變。但我們從讀者意見書中，則知中學生中仍有不少閱讀本刊者。

發表意見的讀者所服務的方面，非常廣泛。除了注明「政」、「學」、「商」、「軍」、「警」等籠統名詞者外，有主任科員、稅吏，××警察廳秘書，新自美國歸來、銀行行員、軍佐，××農民銀行主任、工廠技術員、上海××日報主筆、醫師、紗商、著作家、警察、「由前清兩江師範學堂畢業擔任中學教員二十餘年後到粵參加北伐擔任各師師部秘書多年后任皖蘇等省縣長六任」、大學講師、留法、新聞記者、會計、氣象員、×××師參謀、教授、郵務員、上海××報總編輯、礦局職員、律師、××青年會總幹事、空軍通訊員、××鐵路局秘書、南京市參議員、××省政府秘書、小學教員、榮譽軍人、合作社社員、電報局報務員、隴海鐵路××車務副段長、法院推事、電力公司職員（以上職務名稱，均摘自意見書，其中一部分地名或軍隊的番号，編者改用××代替，以免引起當事人發生意外的牽累）。其統計如左：

學 一〇二人

党政 六三人

工商 五六人

軍警 三一人

自由職業 二八人

關於本刊在各界傳布的情形，我們願意在此順便報告幾點。

（一）據新自華盛頓返國的顧翊羣先生談，據他在南京與各方接觸的結果，南京的高級政界，大都閱讀「觀察」。他甚至說：華萊士主編的

「新共和周刊」在美国的地位，还不及「观察」在中国所获有的地位。关于顾先生所说的后面的一点，我们愿意在此谦虚地表示：我们认为他这句话只是一种鼓励。我们目前还不能十分正确知道南京高级政界阅读本刊的情形，我们仅仅知道立法院孙院长曾经专函本社订阅本刊。可能有六位到八位的特任官员经常阅读本刊，司徒雷登大使可能间或披阅本刊。此外在当地零購或不以真姓名或自己姓名来订阅的，我们无从查考。实际上，今日中国身负高级行政责任的官员，到底有几人还能保持阅读的习惯，也实在是一个疑问。但我们相信，在有阅读习惯的高级官员之中，本刊的传布似已相当普遍，并受到广泛的重视。至于全国各地的中上级及中级官员中阅读本刊的，则为数甚夥。××省政府的秘书处一处即有十二个人直接订阅。（二）工商银行界阅读本刊的极多。无论一卷二十四期所刊2709名定户职业分类表中所载，或如此次323名读者意见统计中所载，工商银行界阅读本刊的，都占百分之二十左右。年来工商银行界所吸收的人才，较之十年以前，素质提高不少，所以本刊在工商银行界受到极大的欢迎。前次上海银行董事长陈光甫先生认为本刊富有阅读价值，曾派人来社订阅本刊多份，分寄该行上海总行及各地分行的高级干部阅读。（三）最可注意的一个现象，即在军警界中，本刊亦拥有很多的读者。上次发表的定户职业分类表中，军警约占百分之六，这次的统计约占百分之十。军警界中的读者，常有信来表示对于本刊的拥戴。有一位驻在河南的师长，曾来信表示，认为军界同志应当多读本刊，他在信内并附了四万元，订阅两份赠给另外两位军人。至于教育界人士阅读本刊之广泛，则已不需在此多述。据说北京大学学生宿舍某一间房内每期均人手一册。

关于「读者意见表」中所列各栏，读者的答复统计如左：

态度：中正 二四三人

 稍偏右 四六人

 稍偏左 三二人

 太偏左 二人

认为本刊态度「稍偏左」者，大都为军界读者。

内容：大体满意 一九五人

 很充实 九五人

不够充实	三三人
專論：大体滿意	一〇九人
頗多精彩	一七六人
略嫌空虛	三七人
观察通信：大体滿意	一二六人
精彩的通信很多	一四三人
精彩的通信太少	二五人

关于科学文字及国外通信，大多数的讀者都贊成每兩期刊載一篇。关于「观察通信」，大多数贊成每期刊載兩篇。这三項答案，可以証明發表意見的三百多位讀者，他們在填表时都是很郑重的。他們的意見也都是很正确的。假定科学文字及国外通信能够交換地每隔一期刊載一篇，确最理想。可惜实际上还不能做到如此程度。科学文字的难处在深入浅出。本刊不是一个專門的科学刊物，不宜刊载过于專門的科学文字。最理想是那位科学家同时又是一位有文艺修养的人，这样用文艺的情調来写科学文字，合「專門」与「通俗」于一爐，始能使一般的讀者都能接受。过去戴文賽先生在本刊所写的几篇科学文字，曾經广获朋友間及讀者間的好評。戴先生是本刊的基本撰稿人，所以能够比較經常地为本刊写稿，此外則我們还没有得到其他科学家的合作。在沒有把握之前，我們也不敢冒昧去請人写稿，就怕寄来的稿子太專門，不宜刊载。至于国外通信，住在国外的朋友們，他們的工作、生活、环境、兴趣，都和在国内时不同，他們为本刊写稿，完全是基于友誼，所以不易作硬性的規定，除了时时去函催稿外，只好有刊無缺。至于观察通信，則尚能符合讀者的希望，經常每期兩篇，間或三篇。

关于文艺，贊成刊载論文的一二〇人，贊成刊载游記、傳記、及散文的二〇九人，贊成刊载小說的只有五十四人。其中关于小說一部分，大多数反对刊载連載的長篇小說。在「意見表」里，編者曾說明：「四五千字可以一次刊完的小說，極难得到，二三万字的小說較易得到，多請讀者發表意見，是否欢迎刊载須分五六次始得刊完的小說，以为編者参考。」贊成刊载小說的人，所以如此少，主要的原因大概是由于不贊成「連載」的緣故。贊成刊载游記、傳記、散文的人所以

特別多，显然是大家想于讀了前面严肃的論文以后，能够讀到一篇比較輕快的文字。关于文艺部分，当第一卷快結束时，我們原拟自第二卷起增加篇幅，同时也就打算扩充文艺欄的地位。这个計劃后来因受金潮影响，未能实现。在那时，袁昌英先生本已說好要寄一篇小說来，我們临时只得去函請其停寄。李慕白先生这篇「海外忆」，还是在第一卷时寄来的，我們当时决定留至第二卷絡續刊载。就前后連貫而言，「海外忆」包含一个發展着的故事，但就每篇言，又近似一篇散文。所以我們仍照原議刊登。不过关于李先生这篇「海外忆」，却引起許多不同的意見。有三位撰稿人及一位讀者曾特別来信批評編者选用此文。在本刊过去，还从未有过特別反对某一篇文章之事。我个人对于这三位朋友及那一位不署名的讀者，都表示感激，因为他們能够坦率相告，足以表示他們对于本刊及編者的关爱。我并願乘此表示，我永远欢迎并希望朋友們能随时告訴我他对于本刊所發表的任何文字的任何意見。另一位撰稿人則来信說「海外忆」写得很好，又有一位朋友則又特別說起有許多人（他并举出了几个名字）很喜欢讀这篇「海外忆」。意見的不同，实由于各人的标准和兴趣的不同。由此亦可以知道，編者在选稿时应如何的斟酌审慎。

又有很少数的讀者根本主張不要文艺欄，認為文艺稿子应由其他專門文艺刊物發表，不必在本刊占据篇幅。但是絕大多數的讀者显然同意本刊辟載此欄。

在「趣味」的一項下，「过去观察份量太重，太严肃，但我可以接受」者，为二二七人，「希望稍为輕松一点」者，为一〇〇人。这一項答案使我們大大滿意，并增加我們的自信。这表示本刊的編輯方針是健全的，而大多數的讀者亦能够接受我們的編輯方針。事实上，自第二卷起，我們增加了「观察漫画」、「观察文摘」、「讀者搜書」三欄后，当可使本刊較第一卷为活潑。就一般言論态度上言，第二卷亦略較第一卷为积极。

关于办事精神一項：

很認真	一八〇人
不認真	一人

去函即复 七〇人

去函緩复 一三人

去函不复 一人

未和本刊發生接触或函件来往的讀者，此欄大都未填。

关于寄刊是否按期收到一項：

按期收到 一五二一人

不按期收到 一八人

常常失落 一一人

我們对于訂戶寄刊，是很認真的。所謂認真，一指不使遺漏，二指不使脫期。本刊出版以來，從未脫期。無論是去年的中秋節，雙十節，陽历年，陰历年，以及这次的五一劳动节，印刷所尽管放假停工，裝訂所尽管放假停工，而本刊总尽力趕办，按期出版。此处所謂「不使脫期」，系指星期五的郵班而言。定戶刊物，都是提前一天，在星期五付郵的，在星期四的晚上和星期五整天，本社全体工人，犹如在前綫作战，汗流浹背，緊張万分，务使应寄各地刊物，能在郵局或火車打包以前交櫃發出。

关于「推荐第一卷中最好的五篇」一項，我們郑重考虑后，决定略去不刊。第一我們那張「讀者意見書」是在很匆忙之中拟成的。所謂「最好的五篇」，这「最好」兩字实有語病。就字义上，「最好」应系指最有价值而言。但是「最有价值」与「最受欢迎」是截然兩事。最有价值的文章不一定是最受欢迎的文章，反过來說，讀者最「喜欢」的文字亦不一定就是最有「价值」的文字。并且專論、科学、通信、文艺等，性質不一，亦很难使讀者作公正的選擇。如要合理，我們应当將各欄分开，至少也应当將讀者「最喜欢」的和讀者認為「最有价值」的分开。若籠統地要讀者推荐「最好的」五篇，出發点既然有問題，所得的結果亦必不能正确。这个錯誤应由編者个人負責，而錯誤的造成，实由于未能深思，而且缺乏經驗。第二、一卷凡二十四期，讀者对于后面几期所刊的文章，比对前面几期所刊的文章，所得的印象較深，而且有許多讀者甚至并未能看到前面的几期，有許多則并未二十四期都看过，这样的原因亦易使这个答案的統計减低价值。第三、就

編者個人言，亦願略去這一項統計，以為迴避。不過編者願意在此統統地提出，在第一卷的寫稿人中，張東蓀、潘光旦、吳世昌、伍啟元、戴文養、王芸生、戴錫珪等先生都是最受讀者歡迎的。其中除王芸生先生外，其餘都是在第一卷中撰文比較多的人，此點亦不無關係。讀者對於周東郊先生寫的「新疆變亂記略」專輯，均一致推崇，並認為是三十五年變國內報章雜誌上最難得的文字。此外，讀者認為「觀察通信」是本刊一大特色，而對於邊疆報導之詳細，尤為一般報紙或刊物所不及。

我們從讀者意見書中，可以看出目下一般的需要與傾向：一、大家要求每期有時事短評，要求專論觸及現實，這表示今日一般國人非常關切國事。二、很多的讀者要求多刊學術性的文章（指第一卷中的「特稿連載」而言），並願意分期刊完。在「推荐」的名單中，張東蓀先生的「中國之過去與將來」「士的使命與理學」，潘光旦先生的「派與匯」，「人的控制與物的控制」，「荀子與斯賓塞爾論解蔽」，胡先驥先生的「思想之改造」，蕭公權先生的「聖教與弊端」都有多人推荐，張先生的兩篇及潘先生的前面兩篇，得票尤多，這足以表示今日一般讀者的求知欲很高。三、很多讀者都推重本刊有關邊疆的文字，並希望本刊繼續多刊有關邊疆方面的文字，這足以表示今日中國一般人的民族意識很強很普遍。

讀者其他的建議很多。其中關於「漫畫」、「文摘」及「讀者投書」三部分，我們已一一實現。關於「觀察一周」（即時事短評）的困難，已詳一卷二十四期「辛勤·忍耐·向前」一文。我們願意在此報告，自第三卷起，可望增設此欄。有幾位讀者主張增加股額，由讀者入股，擴大事業基礎，並主張自辦印刷所，甚至主張將來辦一日報及通信社。這些建議固然意思很好，但是目前言之不免過早。英諺有云：不到橋邊，不想橋對面的事。編者個人做人做事，受英人的影響甚深，請讀者相信我們，我們辦事絕不感情沖動，絕不夸大，絕不亂來，沉着努力，量力行事，一步一步走，一切慢慢來。

最後，編者願意在此向應答的三百幾十位讀者表示出乎衷心的感謝：你們給我指示，你們給我鼓勵，你們之間有許多位以那樣的熱

情，写那样的長信，并替我們介紹訂戶，給我們种种有实質的帮助。我在此一并表示我們最大的謝意。編者只是一个舵手，这只船的前进，要靠大家撑持，大家努力。当編者想到，他在这样一个芸芸众生的大城市中的这样一間窄小的房間里，希望娱乐沒有娱乐，需要休息不能休息，在这样惊風駭浪的波濤中，在这样長夜漫漫的黑暗中，苦苦地撑住这条船，他虽不禁感触多端；然他相信：他必終能噙住眼泪，帶領着他那数以万計的讀者，向那光明的前程行进！

（五月十二日記）

（1947年5月17日「观察」杂志第二卷第十二期）

大局浮動·學潮如火

大局浮動到了極點。到處不安，到處憂懼。舊局面正在瓦解之中。

一個局面趨向瓦解，總由政治腐敗民不聊生所致。一個局面的瓦解，非旦一之事。在開端時，昏庸之統治人物恒不以為意，但當它挾狂風以驟至的時候，台上的人物遂惶惶失色而莫知所措。近一月來泛濫全國的米潮和學潮，無不表現當前局面之岌岌不可終日。我們早就認為這次政府的改組，無甚意義。現在改組已逾一月，改組後的政府在任何方面尚無任何作為。張羣內閣一上台，物價就搶先賀喜。米價在半個多月內陡漲一倍以上。上海、杭州、無錫、蕪湖、宣城、合肥、吳興、衢縣，以及遠至四川的成都，無不有搶米的風潮；甚至堂堂首都，亦竟不免。孑子小民，不惜冒一死以掙扎其生命，這說明民間疾苦已經嚴重到什麼地步！搶米行為不限一地，竟然成為一種全國性的普遍現象，這說明我們的國家已經亂到什麼程度！到處騷動，到處憤怒。政府害怕人民革命，然而政府似乎無一天不在逼着人民要起來革命。

這次各地學潮，原因不一。教育經費問題，教授待遇問題，學生副食費問題，男女分校問題，會考問題，人權問題，校長問題，遷校問題，護校問題……一連串的「問題」。本來是一些個別的問題，經過多日蔓延演變的結果，據今天（十九日）報紙記載，似又進一步變成一個更擴大更嚴重的問題，在南方變成一個「搶救教育危機」的問題，在北方變成一個「反內戰」的問題。這次學潮開端於教授的要求改善待遇，「停教待命」，其旨接上幾個大學的學生為爭取他們本身各別的目的，請願游行，而現在則在一种更大更普遍的平呼與要求下，形成一種狂風暴雨式的全國罷課局面。從中國的南部到北部，東部到西部，幾乎整個的國家都受到這種學潮的激蕩，沉淪在一种無底的動亂與憂惧之中。我們無意在比較每一學潮一一論評，我們認為從整個大局的觀點來觀察這如火如荼的學潮，其意義遠為重要。我們首先要問，這種汹涌澎湃的學潮，其包含的政治意義究為何如？

我們認為在這些學潮的底層，都潛伏着一個嚴重的政治問題，即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對於現狀的普遍的不滿。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對於當前局面實在懷有一種徹頭徹尾的高度反感。我們先就教育本身來說，為什麼多年以來，軍費黨費團費以及一切有政治性質的費用，動輒巨億，而獨對於教育經費如此吝薄？為什麼那些達官貴人，汽車洋房，享受優裕，而一般公教人員却不能維持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為什麼教育不當教育辦，要任命那種有黨辦黨有官作官的人物來做大學校長？為什麼不能讓青年的智慧思想自由發展，而要用各式各樣的方法加以限制？為什麼不能在根本上來改革中國的教育制度，整理課程，充實設備，增加經費，培養學風，使青年在校四年，在知識上能有所得，在做人上能有所立？今日一般青年學生，在日常生活中，是衣履不周，三餐不飽，身體疲乏，精神萎靡，而一想到來日，則尤中心徬徨，莫知所往。在快要畢業的階段，沒有一個人不感到自己空虛，沒有一個人不感到前途茫茫。這些還是在學校範圍以內分析。要是再將視線放遠，看到國家一般情形，更是絕望苦痛，欲哭無泪。八年抗戰，幸未復亡，國家总算乘此得到一個翻身的機會，為什麼不好努力，埋頭建設？沒有一個國人不在呼呼和平，沒有一個國家同情中國這種內戰，為什麼內戰不能停止？物價這樣漲，漲到駭死人，為什麼一天一天的過去，政府當局總是沒有一點辦法？為什麼有些人的財產越來越大，而一般人則越來越沒有飯吃？為什麼政府對於那些大多數的窮苦百姓，總沒有一個辦法來改善他們的生活？為什麼在今日這種社會上，那些一肚皮草的逐臭之徒，反可招搖過市，悠游自如，而一切有智慧有人品的人物，反而在水准之下的生活中掙扎？這是不是社會的不公平？為什麼政府允許這種不公平的存在？為什麼漢奸大到像周佛海，竟然不死？為什麼只要是有槍杆子的人，翻來翻去總是「忠實同志」？為什麼種種貪污不法的事情，報紙抨擊，眾口指摘，而政府對於這些案子總是雷大雨小，不能痛痛快快懲辦一下？為什麼有些人只要願做尾巴，便可分到洋房，配到汽車，做到大官，占到盤？整個局面，混混沌沌，良心喪盡，道德蕩然，綱紀廢弛，人心麻木，人人只知混水摸魚，取巧為私，國運日敝，民生日蹙，凡此種種，

对于那些追求理想追求光明的青年，請問何能使之甘心！請問何能使之甘心！……無論从国家大事，或者到个人生活，今日一般青年的情緒是苦悶，徬徨，失望，憤怒。他們看不到一点光明，看不到一点希望。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使他們在內心中漸漸鬱成一团怒火。这一肚子气，这一肚子火，碰上机会，自然得發泄出来。这是多年以来他們耳聞目击身受种种反感所累积而成的一种反应。反感越多，累积越久，在發泄的时候，其情緒也就越激烈，其态度也就越倔强，其意志也就越刚毅，而其汹涌澎湃，奔冲激蕩的力量，也就越凶猛而难于遏止。

英大交大兩校学生的赴京請願，在当时看，实已構成極度緊張別烈的場面。但事态發展到今天（十九日），英大交大事件在这个还在發展中的学潮中，显然已退到次要的地位，而仅仅成为这次整个学潮中的一个序幕。但我們即使就以旬日以前当局对于英大交大兩校学生的請願，徹夜奔走，如临大敌，甚且不惜拆断鐵路，阻止請願学生的前进为例，亦可想見这种「惡性学潮」是如何的使南京当局心惊肉跳。各校学生請願，都有他們各別的請願目的，这些目的，若就整个大局的观点來說，大都是微末不足道的。但是当局对于当时英大交大的請願，所以心惊肉跳，乃是因为这些学潮，在表面上，虽然只限于它本身所揭示的要求，但从一种更广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它还包含着更重要的政治意义。英大学生在杭州車站所表現的力量，并非純粹来自那几百个英大学生；同样，交大学生在上海北站所表現的力量，亦非純粹来自那一二千个交大学生。几百个甚至几千个，那是看得見数得清的。看不見数不清的是在那些学生的后面，还有着一个人更大更不安的社会。为学潮所連帶反映的那种社会的不安，才是使当局所以为之震顫恐惧，日夜不安的原因。他們深恐此波引起彼波，尤怕因学潮而引起其它更可怕的風暴。果然如他們所恐惧的，这几天的学潮比英大交大請願时，范围更扩大，性質更严重，来势更凶猛。照这两天（十八、十九）报纸消息，学潮显然已从局部的变成为全面的，从分散的变成为团结的，从不公开提到政治問題而趋向公开提到政治問題。历史上的事实，有时恒非当时所能预料者，共产党的拆毁鐵路竟亦大有助于国民政府，目下以京滬杭为中心的学生运动，業已携手，若非津浦鐵路不通，恐怕南北兩地的学生亦已携手同行。这次这个全国性的学潮，南方先走了一

步，現在北方正在接踵而來。照蔣主席的談話以及國府公布的「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政府對於學潮似將採取嚴竣處置。我們除了感覺當前的學潮似乎正在發展擴大之中，尚未達到最高階段之外，尚難預料這個學潮將在什麼時候以及何種情形之下始能結束。只是我們願意向政府進一言者：凡是一個社會現象，必有這個現象的原因。不在原因上補救解決，一切處置徒然使事態更趨惡化。要知今日中國的学生已非严厉斥訓或強力彈壓所能駭退得了。政府必須在學潮中獲取教訓。政府必須明白，無論學生本身承認或不承認這點，這次學潮的主要意義乃為對政府過去及現在的作風表示不滿。他們顯然在示威，在抗議。用着憤怒的呼聲，憤怒的眼光，并以一種挨餓吃苦的精神，來訴斥并鞭策台上的人們。他們明言或默言，大家一致地要求和平，要求民主，要求使國家像樣，而進入于康樂富強之境。在台上的人們要知今日中國沒有一個人不討厭你們，仇視你們。你們無論到什麼地方，絕大多數人在心底里都以白眼報答你們。只是你們有权有勢，有槍杆，有鈔票，一般老百姓雖然受你們壓迫，受你們欺騙，受你們侮辱，受你們剝削，但在你們的淫威之下，無可奈何你們。在這種局面下，學生挺身而出，對國是表示一種抗議，實亦為他們在這個時代中所應肩負的責任。他們所以能肩負這個責任，一方面因為青年都懷有理想，都追求光明，都有一種不平則鳴的性格，一方面亦因他們幸而能有一種組織，在集體中表現其意志，以幸免頭顱與身體脫離的危險。每當我們目擊青年學生游行示威時，無不衷心激動，熱淚盈眶。這些青年何不幸而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国家，竟使他們不能安心在校讀書，冒暴雨或烈日，自清晨至深夜，聲嘶力竭，奔走終日，曾不顧一己之疲乏與飢餓，憑着一股熱血，以尋覓國家的光明。我們生在這樣一個腐敗黑暗的国家內，亦何幸尚有這一批熱血青年，能責無旁貸地起來呼喚我們國家的靈魂！南京學生飢餓請願的主席團說：「現在公教人員和老百姓不敢喊，他們不敢喊，我們要替他們喊出來！」（十六日文匯報）這是多么勇敢的一句宣言！今日這一代學生，無論是他們的活動能力，組織能力，處理能力，或是宣傳能力，都遠非二十年或十年以前的學生所能比擬。他們已建立他們的尊嚴。在多年多種的鍛煉下，他

們不僅完全成熟，而且他們那樣沉着堅韌，竟非中年或老年人所能想像。他們有感情並有理智，並且能使他們的感情約束於他們的理智之中。政治上的種種現象誠然常常使人失望悲觀，然而賴有這批青年，才使我們在黑暗中看到一點國家新生的希望。我們承認學潮的起伏足以增加社會的不安，但要使社會得到安定，先須使人心能平。要使人心能平，決不是大官的訓話或一紙命令所能奏效，這要執政當局拿出良心和辦法來，一一見之實行。今日中國最迫切需要者，實莫過於執政當局之能夠犧牲他們已得的一部分權利，唯有這樣，人心才能平，社會才得安定！今日這批青年都是來日建國的梁棟，如何使這批青年的力量不致在消極方面消耗，就全看政府當局如何的領導這批青年。

五月十九日

（1947年5月24日「觀察」雜誌第二卷十三期）

学生扯起义旗·历史正在創造

我們在上期本刊論評學潮，敘至五月十九日止。我們當時陳述三點：一、這次學潮的主要意義是對現狀不滿；二、目下尚在蔓延之中；三、學生非強力所能壓服。現在忽忽又過一周，在這一週間，大局發展，和我們前述三點，大致吻合。就第一點論，學潮已從非政治性質轉入政治性質；就第二點論，不僅在京滬平津一帶，罷課聲援的學校越來越多，就是遠至昆明廣州各地，最近亦均紛紛響應；就第三點論，國民政府雖於十八日頒布了「維持社會秩序臨時辦法」，而十九日上海依然有五千餘學生飢餓遊行，二十日南京六千餘學生依然在水龍、皮鞭、木棍之下冒死請願，同時北平萬餘學生亦仍在「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下游行全市。日來各地當局雖已開始以行動來制止學潮，學生被捕被毆之事，終續發生，但是學生情緒依然高漲，心中憤怒只有更甚。

這次學潮，最初是局部的、個別的、分散的。自從中大学生倡導「吃光運動」以後，遂使學潮在橫的方面發展開來，形成一個學生間的共同問題。京、滬、杭、平、等地學生大都響應這個運動。其後上海學生又改名為「搶救教育危機運動」，俾使這個運動的目標更加擴大，意義更加嚴肅。「吃光運動」和「搶救教育危機運動」，多少已牽涉到了政治問題，因為學生沒有飯吃與當前教育的種種危機，無不與內戰問題有關。北方的學生在這個時候直截了當的提出了「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認為「飢餓源於內戰」，要活非先停戰不可。這個「反內戰反飢餓」的口號，立刻為南方學生所接受。南北兩地的學潮發展到這個地步，目標趨於一致，步驟亦見統一，而真正成為一個有歷史意義的學潮，遂開始在南北兩地，并肩邁進。

當學潮公開涉及政治問題以後，政府即認為學生的行為已越出應有的範圍，並認為此次學潮，完全受人利用。政府對於學生這種指摘，我們難于同意。一個青年在求學時代，他雖然是一個「學生」，同時也是一個公民。法律並未規定，一個人要是入了學校讀書，他就將喪失他公民的資格。現在的大學生，大都已過法定年齡，他們絕對有過問國事的權利。今日國人，大都不滿現狀，對於內戰，尤其痛

恨。因为在这种内战的局面下，無論是國家的，或者是个人的前途，都被内战打得一干二净，沒有一絲生路。我們曾在上期本刊分析今日青年学生苦悶失望憤怒的种种原因，并謂这种种原因逼得他們不得不挺身而出；而最近王芸生先生在「我看学潮」一文（見本期觀察文摘欄）里，叙述这次学生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背景，尤其針針見血。学生在中国業已傳統地成为了政治上的寒暑表。在过去，学潮的激蕩無不反映当时政治的腐敗和黑暗。在这种全国怒乳的局面下，当局不反射自問：为什么那些学生要喊出「反内战反饥饿」的呼声？为什么全国的学生都那样万众一心地游行示威？还是一味調斥学生，訓斥不足，施以殘暴；这种态度，絕對不能使人同情。我們亦絕不承認，此次学生請願，系受他人利用。学生目击国家危急，身受飢餓苦痛，痛中思痛，一切罪惡皆源自内战，起而呼籲，起而反对，为什么一定要說他們受人利用？老实說，在今日这种局面下，假如还要受了他人的利用，才喊「反对内战」，我們真要向蒼天呼号：「人心何在」了！

政府又用了許多大罪名加諸学生，認為学生的行动，破坏交通，妨害秩序。关于破坏交通，姑以交大学生赴京請願一事为例，交大学生实难担負破坏交通的罪名。交大学生本拟購票乘车（十四日大公报第四版），晋京請願。为什么政府不准他們購票？公務員可以購票，商人可以購票，农人工人可以購票。为什么学生就不能購票？赴京游覽可以，赴京訪友可以，赴京經商可以，为什么去教育部請願就不可以？从法律观点看，交大学生購票赴京，并不犯法；为什么政府要命令車站拒絕購票？政府禁止学生購票。在我們看来，無宁說是政府在破坏交通。交大学生認為政府剝奪他們購票乘车的权利是非法的，自然心有不甘。政府既然蓄意破坏交通，他們只好自己出來維持交通：自駕火車，离滬駛京。本来只要他們的火車一开，交通亦即不难恢复。不料政府一不做，二不休，又拆起铁路来，致使交通陷于停頓。無論如何，交大学生絕無存心破坏交通之意，事实上破坏交通的是政府，而現在政府反將破坏交通的責任，加諸学生，孰能得平！再說社会秩序，政府定出了一个「維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維持社会秩序」而要「临时」定出「办法」来，大家想想看，这个「社会」还談得上什么「秩序」。在我們看来，所謂「社会秩序」，決不僅僅是指

汽車可以在馬路上駛行，火車可以在鐵軌上駛行而言。「社會秩序」的意義非常廣泛，其中最主要的是要使人人安全，都有飯吃。去年五月上海的客飯只有五百元，今年五月上海的客飯漲至四千元，請問政府有沒有維持這個「社會秩序」？深夜捕人是維持秩序嗎？任意搜查是維持秩序嗎？現在有許多人消失得無形無踪，亦沒有看見政府負起責任來維持這個「社會秩序」。社會本來是比較安定的，就因為政府無能缺德，所以弄到今日，社會越來越沒有秩序。今日扰乱這種社會秩序的決不是那些學生，制止了學生的請願游行，也未必就算維持了社會的秩序。政府不盡其本身的責任，停止內戰，穩定經濟，而獨獨以妨害社會秩序的罪名加諸學生，是不能使學生心服的。

政府認為學生請願，是「聚眾威脅」。我們認為「聚眾」則有之，「威脅」却未必。學生手無寸鐵，政府有的是騎兵憲警，學生對於政府，何「威脅」之有？鄉間的百姓，看見軍隊來了，要米不敢不拿米出來，要柴不敢不拿柴出來，要他們去挑箱挖土，他們不敢不去挑箱挖土。這才是「聚眾威脅」。政府認為學生請願，便是「聚眾威脅」，未免夸大其辭。有人又勸學生要体谅政府。老實說，假如政府處處体谅人民，不要人民去當炮灰，不要征人民的食糧，人民那有不体谅政府的道理。「体谅」是相互的，在過去，人民「体谅」政府已「体谅」到有許多地方的人民連褲子也「体谅」光了，我們還是希望政府趕快体谅人民，先把這個萬惡的內戰停了下來再說吧。現在人人餓得慌，他們一天到晚只想吃飽，他們还有什么閑心情來和政府有意為難？

總之，我們認為這次全國的學潮，完全是政府逼出來的。學生的意志絕對是自發的，而非被動的；他們的動機絕對是純潔的，而非卑鄙的；他們的精神絕對是勇敢的，而非怯懦的。錢端升先生說「今天的學生，比我們的学生時代進步多了。第一、現在的学生了解人民痛苦，已與人民痛苦連在一起。第二、現在的学生無領袖慾，羣眾化了，無個人風頭，所以組織力強。第三、學生的見解進步，老實說，已走到我們的前頭。」我們完全同意錢先生的看法。我們在上期本刊就說過：「今日這一代學生，無論是他們的活動能力、組織能力、處理能力、或是宣傳能力，都遠非二十年或十年前的學生所能比擬。他

們已建立他們的尊嚴，他們不僅完全成熟，而且他們那樣沉着堅韌，竟非老年人或中年人所能想象。」從前的學生運動，是學生跟了先生走，現在則是先生跟了學生走了。我們看這次學潮，在南京、中大的教授雖然發動于前（要求提高教育經費等等），結果是學生一開動就跨過了教授一大步。在北方，學生走在前面，教授不甘落伍，虛心而又熱情地牢牢的釘在學生的後面。在上海，教授似乎永遠被學生所遺棄了。這是青年人的驕傲，也是中年人的悲哀。也就這一點，更足證明今日學生之絕不輕易受人利用。在這次學潮之初，學生似乎都是為了自己的問題，然而經過水龍先生、皮帶先生、木棍先生、石子先生、的教訓，學生在心靈上又驟然跨前一步，孕育出一種更為崇高更為偉大的精神。他們了然他們在今日這個時代中已肩負一種新的任務，亦即歷史的任務。他們現在正企圖以他們的熱血來轉旋這個天地！南京學生飢餓請願團的主席曾說過：「現在公教人員和老百姓不敢喊。他們不敢喊，我們要替他們喊出來！」本刊北平通信亦說，北平的學生都以為这一次的學潮，就是一個「新五四運動」的序幕，他們要替人民呼喊。他們已深深覺得，單單為了自己的利益爭，這個爭是渺小的，必要替廣大的人民爭，這個爭才是偉大的。現在全國的教授，特別是北方各校的教授，都站在學生的後面，全國的開明的進步分子，也都站在學生後面，這是一個堅強的陣綫，一幅動人的圖畫，一首偉大的史詩。從各種形勢看，當局顯已開始用鐵腕來冲散這一個陣綫。我們尚難逆料一切前途的演變。但是我們相信，當學生在極端的團結之下，意志堅定，組織嚴密，胸脯挺起，脚跟站牢，這一條鐵練，絕不是木棍所能打得折的，這一股洪流，絕不是几輛警備車所能攔得折的。我們絕不相信政府能把天下的學生都捉進監牢。我們看，五月二十五日在上海被捕的學生宣傳隊，那樣義無反顧，從容地走上警備車的神情，這是多么壯烈的場面。被捕的八九十位學生，在警備司令部的看守所里，依旧慷慨高歌，聲聞戶外，這是一幅多么感人的情景。我們堅信，在當前這種黑暗危急的局面下，學生將永遠發揮其力量，以挽救國家的命運。在這樣轟轟烈烈的學生運動中，終會爆出光采奪目的火花，而新的中國就在这火花中孕育生長！（五月二十六日）。

1917年5月31日二卷第十四期「觀察」雜誌

論文匯·新民·聯合三報被封及 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示的态度

五月二十四日，淞滬警備司令部下令查封文匯、新民、聯合三報。另文如下：

「查該報連續登載妨害軍事之消息，及意圖顛覆政府破壞公共秩序之言論與新聞，本市為戒嚴地區，應予取締，依照戒嚴法規定，着令該報于明日（二十五日）起停刊，毋得違誤。此令。」

這被封的三家報紙，在一般人心目中，都是左翼報紙。所謂左翼報紙，大体上是指這家報紙在思想上比較前進一點，在言論上比較激烈一點。按着出版法規定，報紙的負責人是「發行人」。據我們的看法，這三家報紙的發行人，大都只能算是經營商業的人物，他們腦子裏想的，第一件事還是如何能夠多賺幾個錢的問題——進一步，希望多賺幾個錢，退一步，至少希望收支平衡，能夠維持這一張報紙。若說他們有「顛覆政府」的意圖，那真是捧了他們。至于這三家的報紙的編輯人員，我們不能不承認，他們大都是些比較進步而有獨立意志的民主分子。這是很正常而且很自然的事情。一個國家若想進步，便需要多幾個這種分子。假如一個國家的人民，個個都是唯唯否否，請問這個國家還有什麼生氣？我們所以能夠抵抗日本，苦戰八年，不為暴力屈服，就靠我們國民有這一點獨立意志。若說「左」，老實說，這三張報真不夠「左」；若說激烈，這三張報也不夠激烈。要是比起南京那位潑婦罵街的反共專家某大炮，文匯新民等兩報上的文章簡直是「溫香水」。我很坦白的說，我對於文匯新民兩報的作風（我不常看聯合晚報），有許多地方是不敢苟同的。不敢苟同的主要原因，就是因為這兩家報紙的編輯態度不夠莊重，言論態度不夠嚴肅；我很少在文匯報上讀到真有重量的文字。

我認為這三家報紙被封的主要原因不是由於他們的言論，而是由於他們的新聞。這被封的三家報紙都有一個共同的脾氣，就是專門喜

欢刊载那些为政府当局引为大忌的新闻。他们所登的大都是事实，無奈今日發生于社会各方面的事实，都是政府所不願讓大家知道的。政府所願讓大家知道的事情，統統已归中央社独家發表了；假如这三家报纸專門刊载中央社的消息，我敢拍拍胸脯担保这三家报纸絕不致被封。無奈中央社的消息許多人不要看，而且不要看中央社消息的人愈来愈多，而这三家报纸的編輯部的同人，又都不識时务，自以为負有神聖的新闻使命，拼着命要在中央社的新闻眼以外去找新闻。不幸他們所登的新闻，政府越顧忌，讀者越要看。政府既無力在根本上防止那些「新闻」的發生，于是只好設法来制止那些「新闻」的發表。

这次学潮，当局弄得焦头爛額。查封报館，而且一封三家，这本来是一种希特勒式的作風，报載中国現在正由我們劳苦功高的蔣主席領導我們步入民主之路，大概若非走头無路，絕不致走此一着。不过我們不承認这被封的三家报纸有任何「陰謀」要煽动学潮，甚至「意圖顛覆政府」。当然，报纸在任何公共生活中都是要發生一种消息傳播的功効的，但我們不承認，有了这几張报纸，就可以掀起学潮，沒有这几張报纸，就可以消弭学潮。据我們所知，文匯报屢有查封之說，恐怕还是因为上海幸而有这位开明民主的吳国楨市長，所以文匯报至少还能出版至五月二十四日。这次大概正如 the Evening Post 主笔先生所感觉的：「政府的重要領袖們多少有点孤注一擲的情緒」，而終致出此一着。三报被封的理由是「連續登載妨害軍事之消息，及意圖顛覆政府破坏公共秩序之言論及新聞」，对于这个理由，各有各的看法，我們亦無意在此辯論。只是我們要公开宣称：我們在同業的立場上，不能不向被封的文匯、新民、联合三报同人，表示我們最大的同情。查封已經是一个事实，我們希望政府善为补救，設法使上述三报早日复刊，以恢复民主国家新聞事業的常軌。

×

×

×

关于大公报对这次学潮所表現的态度，我們亦願略加論列。在这次学潮中，大公报所表現的态度，实在不孚众望。英大事件和交大事件都是局部問題，姑且不說，就是十五、十六兩日南京中大金大兩次飢餓游行的新聞，不編在第二版要聞版中，亦还勉強可以说得过去。可是五月二十日南京發生了这样的壯烈的慘案，这样震动全国而有强烈政

治意义的新聞，大公报还不肯編在第二版要聞版中，这是什么編輯态度？（按：二十一日該报第二版因参政会开幕，新聞确極拥挤，但假如大公报重視这次学潮的話，該日該版其他零星新聞，都是可以騰讓出来的。）同时，像南京五二〇惨案这样一个严重的新聞，大公报竟用「首都一不幸事件」这样一个輕描淡写的标题，这是什么編輯技术？至于說到評論，該报五月二十一日的短評論南京惨案說：「不幸执行禁令者在方法上未能充分体会在上者爱护青年的本心，卒至演出惨剧」。全国青年听着：你們同意大公报的話，承認今日在上者还有一点爱护你們这批青年的意思嗎？你們承認，当有人用木棍鉄棍在你們头上劈打下来，这就是爱护你們的表現嗎？在五月十九日的社評中，大公报視学生的請願为「暴力的革命」，五月二十二日的社評中，認為「学生近来的行动」「太天真幼稚」了，認為「青年人太簡單了」，認為学生在請願中「充分表現其行动的兒戏性」，而且甚至認為今日之学潮，直为「小孩玩火」。我讀大公报前后十几年，实在从来沒有看到大公报有过这样違反民心的評論。当然；我不能不在这兒提出，这次大公报在学潮中所表現的言論，如此灰色，不能領導当前的潮流，亦許与王芸生先生的适有北行有关。假如王芸生先生在上海，在他的主持下，我相信大公报的言論决不致搖擺怯弱到如此程度。不过这次大公报在上海及南京兩地的采訪同人，都甚忠实，热忱，前进，此可于他們的报道中見之。他們的努力多少替大公报挽回一部分讀者的感情。

关于大公报对于这次文匯、新民、联合三报被封所表現的态度，我們亦不能不出而一言。在五月二十五日大公报第四版上，大公报只以三号字的标题，平平淡淡地刊出文匯等三报奉命停刊的消息。大公报的編輯先生大概对于电影明星及歌唱明星都是非常發生兴趣的，凡是外国什么一个电影明星有了一些什么新聞，大公报照例要加上「花边」登出来（請閱最近数月大公报第三版下半面，其事数見）。在大公报的編輯标准中，大概像在一个城市中同一天封了三家报纸这样一个消息，其重要性还不如一个电影明星的私人軼事。大公报对于文匯等三报的被封，始終未發一言，以示同情。五月二十五日是星期，該报例

刊「星期論文」，但为什么不写一篇短評呢？二十五日不写短評，为什么二十六日不写一篇社評呢？今日为二十八日，文匯等三报已被封四日，大公报对于此事始終不置一詞。且不說別的，至少站在同業的立場上，大公报也应当写点文字，向当局抗議一下。大公报所以默無一言，还是認為文匯等三报應該被封呢？还是吓的不敢說話呢？（文匯报被封后，大公报对于学潮的新聞，已有改变）。还是幸灾乐禍，坐視不救呢？上述三因，必居其一。我觉得大公报这次的措置，显然失态，至可遺憾。

最后我不能不声明一二。我和联合晚报里的同人，一个都不認識，甚至連他們的姓名我我都不知道。新民晚报的高級負責人中，有二三位是我的朋友，可是彼此皆忙，虽然同在一地，我和他們已有整整八个月未見過面。文匯报里面，我仅和文匯报的总主笔徐鑄成先生前后見過四次面，都是寒暄。我曾有事写过兩封信給徐先生，但是徐先生为人傲慢，吝賜一复。独大公报里面，我的朋友最多。單說在大公报編輯部份服务的就有六位先生是本刊的选稿人。但是我們今日所檢討的問題，不是任何涉及私人恩怨的問題。我們今日从政也好，論政也好，必須把私人的感情丟开！这就是今日我們需要鍛煉自己的地方。当此一日查封三报，警备車的怪声馳騁于这十里洋場之日，我們仍归不避危險，挺身發言，实亦因为今日国家这仅有的一点正气，都寄托在我們的肩上，虽然刀槍環繞，亦不能不冒死为之；大義当前，我們亦不暇顧及一己的吉凶安危了。

（五月二十八日）

（1947年5月31日「觀察」杂志第二卷第十四期）

讀孫科談話

國民政府副主席孫科六月二十日在南京接見合眾社記者，發表談話。同月二十二日在同一城市，又對新民報記者發表談話。談話內容先後見六月二十一、二十三日上海大公報。我們披誦孫氏談話，滋多疑惑，謹評論之。

一、根據六月二十日對合眾社記者談話，孫氏認為：（一）目前中共在東北反攻，系受蘇聯之贊同與指示。（二）中共軍隊優良之軍火均為前日本軍隊之配備，蓋勝利時日本軍隊向蘇聯投降，蘇聯遂將日軍配備移交中共。（三）中國軍事當局業已獲得証據，有半數受蘇聯訓練及配備之韓軍參加中共作戰。（四）旅順及大連現被中共用作其內外軍需之給養轉運口岸，故蘇聯不允中國軍隊開入該兩地，實違反一九四五年八月之中蘇條約之精神。二十二日孫氏對新民報記者的談話，則稱：「余日前對合眾社記者發表談話，在喚起英美之注意，中國之東北現已成為國際問題。中共在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聯支持，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該條約上訂明蘇聯應協助國民政府接收東北；而蘇聯容許中共軍隊前往，不許國軍登陸。大連雖為自由港，然屬中國之商港，中國軍隊自海道前往，因蘇聯阻碍，乃擬改道營口登陸，而蘇聯忽在國軍欲登陸之前夕，自營口撤退，交與中共，致國軍不得已始改由葫蘆島登陸。又如外蒙問題，阿爾泰區顯為中國領土，外蒙軍隊如無蘇聯支持，亦何能侵入。故國軍之不能接收大連，反讓共軍先行入據，均在於蘇軍之佔領期間內，其責任應由蘇聯負之。大連為我領土，我們為何不能在大連登陸，這是根據什麼條約？蘇聯已違反中蘇條約，亦等於否認大連之領土主權屬於中國。蘇聯支持中共、韓共、外蒙，為人人皆知之事實。因此東北已成為國際問題之所在地。中國軍隊至今不完全接收東北，除中共負直接責任以外，蘇聯應負間接責任。」孫氏接着說：「中國若失東北，即對美國為威脅，對世界和平亦為威脅。美國應有所表示。」歸納上引孫氏兩次談話，可得三點：一、孫氏認為「中共在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聯支持，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二、孫氏認為「中國之東北現已成為國

际問題」。三、东北既已成为国际問題，美英兩國領導下之西方強國，應加以注意，特別「美國應有所表示」。我們要提出來的問題是：孫氏既認為「中共在東北之活動，完全受蘇聯支持，蘇聯顯然違反中蘇友好條約」，并稱：「中國軍事當局業已獲得証據，有半數受蘇聯訓練及配備之韓軍參加中共作戰」，然則孫氏有無向國民政府建議：由國民政府正式向蘇聯提出嚴重抗議？假如沒有，孫氏為什麼不提出這個建議？假如孫氏已提出這個建議，政府是否業已採納履行？這是一層。其次，假定我們承認孫氏所述：「東北現已成为国际問題」，但在這一個「国际問題」中，中國的交涉對象是蘇聯而非美國，我們應當找蘇聯說話。孫氏于指摘了蘇聯種種罪過以後，除了忽而上下文不接氣地說了一句「深信建立中蘇間之友誼與合作為可能者」之外，并未對蘇聯作一句正面的責難，却側過臉來專門向美國說話，可謂文不對題，找錯了對象。其三，在這一個「国际問題」中，中國顯然居于最主要的地位。假如在這一個「国际問題」中居于最主要地位的中國，不首先負起責任來直接和蘇聯解決困難，却只希望美國有所表示，我們認為此种態度，既不勇敢，亦欠公道。我們應當自己先挺起來，然後希望人家來支持我。自己挺不起，只想人家來替我們撐腰，替我們收拾，這種心理和作風是要不得的。

二、孫氏在談話中所希望獲得美國（或美英兩國領導下的西方強國）的「援助和鼓勵」，包括軍事給養、借款、及政治支持三項，其中尤以軍火為最重要。孫氏說，「中國之美式訓練及配備軍隊，現缺乏軍火，故亟需自美國獲得接濟。『東北之得失』端賴于此。」又說：「華盛頓與倫敦之支持南京政府之宣言，當有裨益，然亦不能代替軍火。」這恐怕是孫氏談話中最實在的一部分。我們的意見是：孫氏有無考慮，美國所願意「援助及鼓勵」之中國政府，究為何等情形的中國政府。照我們的意見，美國所願意援助及鼓勵的中國政府，必須為一個健全的及民主的政府；健全系指行政效能而言，民主系指政治作風而言。現在的南京政府是否符合這種條件？本刊本期所載 N. peffer 這篇論文，官方想必早已讀到。美國官方及一般輿論，對於中國的現實情形，相當了解。近一年來，南京政府天天在喊憲政，

可是宪政宪政，实际上哪兒有半点宪政的影子？在这次学潮中，世界各民主国家对于中国現存政权的真面目，必可有更进一步的認識。麦克阿瑟在日本事半功倍，把日本人統治得乖乖的，而馬歇尔在中国，七上八下在大热天跑廬山，化了这么許多冤枉錢，到头悄然而去，反弄得一般民間对美国的友誼，一落千丈，美国所为何来？費孝通先生說得好：「馬歇尔应当已經明白，他本来扶植的对象实在不太扶得起」。「更使他（馬歇尔）失望的是在这个政治权力下，連美式装备都全失其效力。」（閱本刊二卷十六期文摘欄費文）。近来国内国外都有美式配备落入共軍手中的傳說，一方面希望美国供給軍火，一方面原来懷他人之慨，將整批的美式配备送給中共，这个問題美国不能不考虑。現在据一般的看法，認為即使美苏不幸終致战争，美国也不是非中国不可。政治家策划国家大事，不能失之「幻想」；自己这样腐爛，这样墮落，一味巴望別人援助，实在近于「一相情願」。孙氏关于这一部分談話，仅仅公开了一个秘密：即今日南京政府軍火的缺乏已到了如何严重的地步！政府大員在談話中如此露骨地表示切望美国軍火的接济，尙以孙氏此次談話为首。

三、在孙氏二十二日一次談話中，記者曾詢孙氏，如其美国反响冷淡則又如何？孙氏答称：「美国反响冷淡，即等于放弃中国，是在中国之外国势力，惟有苏联，則政府將重新考虑态度。」我們認為孙氏此言，甚不得体。孙氏所謂「將重新考虑态度」是指什么呢？这可分內政外交兩部分来推敲。若从內政上說，所謂「重新考虑态度」，当系指目前的內战而言。目下的事实是「战」，則所謂「重新考虑态度」在邏輯上当系指「和」。但中国的內战，公平地說，并非美国所要求者，故我們不能認為「战」即为对「美国支持」的一种义务，「和」即为对「美国不支持」的一种报复。况且孙氏已斬釘截鉄地說：「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党，否則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所以所謂「重新考虑态度」当不是指內战而言。就外交上說，按照孙氏語气，在邏輯上似乎是：假如美国放弃中国，則中国只好倒到苏联怀抱里去了！我們覺得此种談話，甚成問題。在常識上，孙氏一面表示「目前已無和談可言，政府必須打垮共党，否則即是共党推翻国民政府」，

一面又假定假如美国放弃中国，中国即将倒到苏联「势力」中去，其事是否可能，实可怀疑。再进一步说，中国自有其主权，自有其独立的国格，对于任何一个外国的对华关系，根本上谈不到什么「放弃」「不放弃」。按照孙氏谈话，不啻公开认为中国已是别国「势力」之内在的东西，所以假如甲国放弃中国，中国只好投到乙国的「势力」中去。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有自尊心的中国人能够接受孙氏这种论调。在国际社会中，外交运用，当然极尽奥妙，但如公开宣言，便近似无赖。我们很坦白的说，我们认为孙氏此种谈话，已经迹近一种blackmail「敲诈」。孙氏为今日国民政府的副主席，以国府副主席的身份发表此种谈话，孙氏个人声誉的损失，其事小，国家国格的堕落，其事大，这一点是我们不得不郑重提出，表示异议的。

四、只有一项事实我们尚能判断：即孙氏此次谈话究竟是授意的，还是自发的？假如是授意的，那就是代表国民政府的。假如是自发的，那只是代表孙氏个人的。但即使后者，孙氏既身为国民政府副主席，我们亦不得认为他在这样严重的政局中发表这样露骨的重要谈话，仅仅是代表他个人见解，而一无政治意义。照我们的看法，这次孙氏的谈话，只有一个意义，即孙氏谈话的目的显然在观测美国官方及一般舆论的反响。因为从技术上说，假如南京政府真正不能支持，它尽可以最机密的外交通牒照会白宫，正如英国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正式照会美国它不能继续担任它在海外的任务，要求美国先接受它在希腊的任务一样。南京政府派往华盛顿从事外交接洽的人员很多。假如仅仅是对杜鲁门和馬歇尔等呼籲，实无须孙氏公开发表那样毫无掩饰的谈话。美国朝野对于孙氏谈话，将做何种反应，须由日内的电讯报导说明之。不过一个国家由其副元首发表语气如此坚决，无甚转圜余地的谈话，事不多见。然而我们亦正可从孙氏的谈话中，明了今日南京政府业已面临如何严重的政治关头。

（六月二十三日）

（1947年6月28日「观察」杂志第二卷第十八期）

政府应对紐約下午报的攻击采取 步驟表明态度

七月一日紐約下午报（PM）刊載合众社中国区經理倫道尔所选一文，指責「蔣主席之姻亲使美国公司遭受損失而致富」，其言有曰：

「蔣主席之姻亲能获得二万五千美元之外匯以輸入化粧品，而化粧品为中国政府所頒布之紧急經濟措施中所严格禁止入口者。同时美国进口商則無从获得三十一万美元之外匯，以輸入能使中国工厂复工之机械器具。中国政府之購料机关，曾輸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車、收音机、电气冰箱、及照像材料，以供私下分配。同时美国公司則申請中国煤矿复業所需之抽水机之入口執照，而竟未获准。中国豪門第一家，即蔣夫人之昆仲及远亲等所办公司，則能借其与政府之关系获得特权，并向在中国历史悠久之美国公司之經銷商人勒索，豪門利益之支派不胜枚举，例如宋子文之弟宋子良及孔祥熙所办之中孚公司，宋氏弟兄皆蔣夫人之手足，而孔氏則为其姊丈，宋子文所經營之南洋烟草公司，其另一兄弟宋子安之中国建設銀公司，蔣夫人之弟姐妹合办之金山公司，宋子文、宋子良所办之中美橡膠公司，宋子文所控制之揚子电力公司，宋子文之中加公司，蔣夫人之外甥孔令侃所經營之楊子建業公司，其他远戚疏亲所办之公司，亦不胜枚举。遭受不道德方法失去代理人之美国厂家，据悉計有西屋电气公司，該公司之經銷权已由历史悠久之店号轉予孚中公司，威利斯汽車公司可貴之吉普車經銷权，亦由其美籍代表讓予宋家。美国安納康达銅矿公司則在宋家压力之下，取消其美籍代表。其他类似情形尚不知凡几。」

年來美国报章杂志所刊指摘中国局势的文章很多，而倫道尔此文，其性質实較其它指摘中国現狀的文章为严重。第一，倫道尔此文已經不仅仅是一种广泛空洞的指摘，他文內所涉及的都是有姓有名的人

以及其具体事实。第二，倫道尔此文所涉及的不只是政策上的問題，而已涉及了政治道德上的問題。第三，倫道尔此文所涉的人物，包括曾任中国前后十年以上的兩任行政院院長，并涉及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我們認為此文已經不能仅仅視為是一个批評任何私人的問題，它更已涉及中国国家的榮譽。正因此种理由，我們对于此事不得不出面一言。

我們認為国民政府以及「蔣主席之姻亲」，其中以孔祥熙宋子文兩氏为代表，对于倫道尔此文，不能不出面有所表示。倫道尔此文的主要动机当然是替美商爭取利益，但該文所涉的已經不仅仅是美商的利益問題。孔宋兩氏虽然先后曾任中国行政院院長达十年以上，但我們不能謂为一个行政院院長卸任以后即無經商之自由，但倫道尔此文所涉及孔宋的部份，并不是一个行政院院長有無經商之自由的問題。倫道尔此文所涉的問題，約如左述：

（1）「中国政府之購料机关會輸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以供私下分配」的問題。

（2）有助于中国工業建設之正当器材，無从获得外匯及入口執照，而用以購買化妝品及奢侈品者反能获得外匯及并能入口的問題。

（3）豪門「借其与政府的关系获得特权」，向外商「勒索」，并以「不道德方法」压迫正当商人的問題。

我們認為倫道尔文中所述，或者是事实，或者是虛造，二者必居其一。假如是虛造，我們認為倫道尔此文对于孔、宋兩氏及蔣夫人，已構成严重的毀謗状态，孔宋等氏对于倫道尔应即提出法律控訴，借以維護其私人的名譽。同时，因为孔宋兩氏曾先后担任中国行政院院長多年，而蔣夫人則为今日中国国民政府主席的夫人，国民政府应即循外交途徑，向美国政府提出抗議，責令倫道尔及刊载倫道尔此文的下午报正式向中国政府道歉。假如倫道尔此文所述，确系事实，国民政府应对此事严格懲处，俾在外交上維護国家榮譽，在內政上以申政府的綱紀。

因此我們建議政府对于此事应即迅速采取适当步驟，以澄清國內国外因倫道尔此文所引起的混乱的观感。我們建議由監察院單獨組

織，或由監察院会同立法院及參政會会同組織一個調查委員會專門辦理此事。在歐美，當國會自身發現國家機關或政治人物發生重大過失或不道德的行為，或外間輿論對於國家機關或政治人物的行為所有指摘時，不論此種指摘發自國內或來自國外，而那種過失或行為足以損及國家的尊嚴及榮譽者，國會常常組織一個特別委員會澈查此事。我們認為政府應當採取下列步驟：

（1）澈查國民政府購料機關自勝利以後自國外購入器材用品之全部單據，查究是否有為倫道爾文中所述「曾輸入大批明令禁止之奢侈品，例如汽車、收音機、電氣冰箱，及照像材料以供私下分配」之情形，並公布澈查之結果。

（2）政府曾經明令禁止奢侈品之輸入，但事實上，奢侈品之輸入並未絕迹，其中單單汽車一項，最新式之汽車時有輸入。上海報紙對於此事屢有記載。政府應澈查此種明令禁止之奢侈品究由何人在何種方式下輸入，並追究其責任。

（3）政府應即公布自勝利以來核准外匯之全部情形，其中包括：（一）申請人全部名單，（二）核准購買外匯者之全部名單，（三）核准之數目（包括申請人原申請之數目），（四）核准之理由。

（四）政府應查究為倫道爾文中所舉之豪門，有無「借其與政府之關係」獲得「特權」，其所獲得之「特權」，其內容與性質又如何？

（5）政府應令倫道爾負責供給更多之材料與証據，以証實其所指摘之事實。並要求倫道爾文中所涉及的若干外商如西屋電氣公司、威利斯汽車公司及安納康達銅礦公司等，提出材料及証據，借以決定倫道爾文中所述者是否為事實。

無論如何，對於倫道爾此文，即使為了政府自身的名譽，政府亦應採取步驟，表明態度。除非政府默認視政權的存在確是僅僅為了維護少數特權階級的利益，政府對於倫道爾一文不宜默無一點表示，我們願意借此向政府進告一言：八年以來，中國絕大多數的人民，犧牲了他們的生命、財產、健康，以及他們應有的幸福，從事抗戰，以爭取國家的生存。但是我們爭取國家的生存，其目的顯然不是為了要替少數特

权阶级保护并扩充他们的利益。现在中国的一般人民都在饥饿线上挣扎，絕大多數的知識分子則被擠在于購買國外，沉淪在生活的水平线以下。不仅民怨沸騰，到处是「反飢餓」的吼声，据我們所知，就是在国民党党团内部，最近也發生了「这个党到底是代表那几种人的利益」这样一个極端严重的問題。现实环境，看来是越逼越紧了，事实上已不容許豪門逍遙自在。假如政府自身缺乏勇气，不能采取劇烈措置，其結果那就势必只有等待別人來采取措置。只是要剷除豪門，須知孔、宋只是豪門的代表，豪門初不限于孔宋兩家。一切既成的豪門及正在生長中的豪門，俱应在剷除之例。同时剷除豪門只是一种消極的行为，單單消極的行为無补于今日国家的大局。豪門在性質上是一种特权阶级，我們必須同时在根本上消灭一切足以产生特权的制度。豪門的象征是少数人飽死，多数人餓死。我們一方面剷除豪門，一方面需要努力改善一般人民的生活。今日中国政治，如其不从解决絕大多數人民的生活問題下手，則社会將永遠不能得到安定，一切建国的工作亦即無从获得成功。

七月十七日 北京旅次

（1947年7月26日「观察」杂志第二卷第二十二期）

艱 難 · 風 險 · 沉 着

——本刊第二卷報告書

我們以愉快的心情宣布：本刊第二卷業已出齊。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息兩周，以為同人整理之需。第三卷第一期定八月三十日出版。

這半年是一段風暴的日子。無論經濟環境或者政治環境，都使我們如履薄冰，兢兢業業。只是我們雖然精殫力竭，然而心情却極寧靜。我們認為只有以單純始能應付複雜，以沉着始得克服困難。我們能撐過這段日子，應歸功於作者的支持，讀者的愛護，和本社同人的合作。

開 支

我們仍舊先從業務方面說起。這半年使我們最透不過氣的，就是各種開支的激增，紙成為目前本刊最大的一笔支出，在每期成本中占到百分之四十左右。在第一卷結束時，紙價尚未超過五萬元一令，但到第二卷第一期付印時，紙價狂漲到每令十五萬元之左右；在短短的半個月內，紙價的上漲竟達三倍以上。二卷一期以後，紙價繼續上漲，自十五萬到二十萬、二十五萬、三十萬，目前則在三十二萬元左右；較之第一卷結束時，紙價上漲八倍。本刊是一個純粹民營的刊物，既無政治集團在後指使，亦無經濟集團在後支持，平時用紙都是向市上紙商零購的，因之紙價激漲，對於本刊實為一種難于忍受的打擊。

排印工及裝訂工一再漲價，上漲的比率也不在紙價之下，共統計如左：

種	類	二卷一期起	二卷十期起	二卷十五期起
五號字排工（千字）		一萬八千元	二萬四千元	四萬三千元
六號字排工（千字）		二萬一千元	二萬八千元	五萬元
印工（每令）		三萬二千元	四萬三千元	八萬元
封面印工（千頁）		一萬一千元	一萬五千元	二萬七千元

訂工（每冊）

二卷一期起 四十九元三角

二卷六期起 五十九元

二卷十期起 七十八元五角

二卷十三期起 八十八元五角

二卷十七期起 一百一十五元

二卷二十二期起 一百三十一元六角

本刊每期出版，例在上海大公报封面地位刊載廣告一次。二卷一期出版時，大公报的廣告費每行僅二萬六千元，現在則漲到每行七萬元。本刊稿費二卷一期時千字一萬至一萬二千元，現在提高到千字三萬至四萬元。本社同人的薪金，現在較之二卷一期出版時，亦提高至百分之二百以上。檢查上列數字，本刊各種開支，二卷結束時較之二卷開始時，平均增加了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而本刊的售價，二卷一期時為一千五百元，現在為三千元，僅增一倍。在第一卷中，我們還經常保持兩頁地位的廣告，借以增加本社的收入。自第二卷起，因為要增加文字的容納量，廣告所占的篇幅已由二頁減為一頁，甚至連一頁也沒有，所以本刊目前廣告收入，已降至微不足道的地步。

銷 路

然而我們能够在这样困难的情形下支持下去，主要的原因还是由于銷路的增加。我在第一卷報告書中曾經提到，當我們創刊號試印五千份時，即使是我們最關切的朋友，甚至亦懷疑本刊是否能够銷行到三千份。當我們後來印到一萬份時，在出版界中有經驗的朋友們，一致承認我們單在這方面，已經是一種成功。因為照一般估計，像我們這樣一種刊物，銷行到一萬份兒已達到了它「可能的發行數」。我們自然希望銷路向上加，但也不敢有太大的希望。因為我們深切了解當前的環境太艱難，許多條件都是不利于像我們這樣一個刊物的發展的。從政治環境說，本刊是一個政論的刊物，許多意外的阻碍自在意料之中。就教育程度說，本刊是一種高級刊物，自不能像軟性刊物之那樣易于吸引讀者。就經濟情形說，現在一般讀者的購買力非常薄弱，特別是公教人員和學生，而本刊的讀者，公教人員和學生占很大的比率。再从

業務環境說，交通如此困難，郵資一再加價，都是影響刊物的發行。只是種種不同的情形虽如上述，而實際上，第二卷本刊的發行數，始終在很穩健的增加狀態之中。本刊第一卷最高印到一萬份，其後降到七千份，其中原因曾詳第一卷報告書（一卷二十四期）。所以二卷一期出版時，我們很謹慎地只印八千份（其後再版一千份）。因為第一卷時期，各地同業拖欠的貨款太多，所以自第二卷起，採用「現批」政策，不先匯款來的，即不發刊。又因為第一卷時期，印數與實銷數常常脫節，故自第二卷起，嚴密管理，印數多少，純視實際需要，決不多印，以減浪費。就在這樣發行緊縮印刷緊縮中，本刊的發行額仍然逐步上升。到二卷十一期，已從八千份升至一萬一千五百份。二卷十三期因有評論學潮的文字，我們放胆增印至一萬二千五百份，二卷十四期印至一萬四千份。實際上，我們雖然增印至一萬四千份，但仍不敷市場上的需要。別處不詳，單在上海二卷十三、十四兩期，都是在出版後兩天之內全市搶購一空的。二卷十四期後，發行數繼續增加。至二卷二十期，增印至一萬六千份，二卷二十一期發行時，一萬六千份已不敷分配，但因郵資加價及售價加價的原因，我們採取保守態度，暫不增印，以觀外埠各地發行的反應。迨至本期，復增印至一萬七千份。茲將第一卷各期再版數暨第二卷各期發行數列表如左：

第一卷	第一期	四版八百份
	第二期	五版七百份
	第三期	四版七百份
	第四期	三版六百份
	第五期	三版六百份
第二卷	第一	期初版八千份再版一千份
	第二期	八千份
	第三期	八千份
	第四期	八千份
	第五期	八千五百份
	第六期	九千份
	第七期	九千份

- 第八期 一万份
第九期 一万零五百份
第十期 一万一千份
第十一期 一万一千五百份
第十二期 一万一千五百份
第十三期 一万二千五百份
第十四期 一万四千份
第十五期 一万四千份
第十六期 一万四千份
第十七期 一万五千份
第十八期 一万五千五百份
第十九期 一万五千五百份
第二十期 一万六千份
第二十一期 一万六千份
第二十二期 一万六千份
第二十三期 一万六千份
第二十四期 一万七千份

实际上，在發行方面，由于种种限制，我們并没有能够达到最大限度。第一、我們为稳扎稳打起见，采取「现批」政策，凡不先匯款来的，我們一律不批。或者匯款已完而未續匯的，我們即停止寄刊。此种办法，虽然稳，但亦势必因此放弃了部分市場，第二、我們規定貨是不能退的，因之各地同業实际可以銷一百冊者，也只願批七十冊或八十冊，这个情形也大大減低了我們可能的發行數。第三，有少数地方的同業，高抬本刊的售價。据我們所知，当本刊售五百元时，貴陽昆明一帶已售一千五百元，本刊售一千元时，貴陽售八千元一冊。此种情形，对于当地的讀者因为極大的剝削，对于本刊的銷路，也有不良影响。第四、在若干地方，本刊遭受不合即的压迫，如長沙、衡陽、芷江、濟南、太原、三原、建甌、沈陽等地，本刊均被禁售；对于本刊当然也是一种打击。

在發行上，本刊最大的一个特色是分布普遍，关于这一点，今日

國內恐怕沒有一個刊物甚至一個報紙，可以和本刊比擬，平津出版的刊物大都偏促于華北東北一隅，上海一般刊物的發行，亦多以京滬東南一帶為主要市場。我們很難相信蘭州、成都、貴陽、昆明的讀者能看到上海的申報新聞報。大公报有上海、天津、重慶三版，三版若合為一體，其分布之廣，便約與本刊相似，但若三版各自分開，我們便難相信台灣的讀者能看到重慶大公报，昆明的讀者能要看到天津大公报，西康的讀者能看到上海大公报，本刊雖在上海發行，但其分布並不限於東南一隅；以京滬杭為中心的東南一帶，在本刊的發行額中，僅占三分之一，其餘三分之二都是分布在華北、華中、華南、及西南西北各地的。這是本刊在中國出版界中最特殊的一個情形。

定 戶

直接訂戶是一個刊物最基本的讀者，也是最忠實的讀者。每一個刊物都希望獲得更多的直接訂戶，在巩固刊物發行的基礎。當本刊第一卷結束時，我們曾經進行过一次徵求訂戶的工作。我們的辦法是，在平時不零零碎碎的徵求訂戶，到每卷結束時，才徵求一次。我們所以如此，一則本社同人平時很忙，已抽不出時間向此方面努力；二則零零碎碎的徵求訂戶，看不出徵求的成績，集中一次做，容易看出徵求的結果；三則旧的一卷業已結束，新的一卷即將開始，在心理上這個時期最適合徵求訂戶。上次我們徵求訂戶，大體上向兩個方面進行，一是我們想經過本刊撰稿人的幫助，在各學校徵求一批學生新訂戶，二是我們吁求本刊原有的直接訂戶，就他們的同學、同事、朋友、親戚之中，替我們介紹幾個新訂戶。我們最初對於前一方面懷有很大的期望，因為本刊撰稿人遍布國內各大學，他們對於本刊大都關切，假如得到他們的幫助，我們以為可以徵求到一批新的學生訂戶。不料事實與理想相反，這一方向徵求的結果，幾乎可以說是全面的慘敗。無論在哪一個大學，我們都沒有能夠得到任何收效。這事實使我們第一次開始了解：今日一般學生是生活在何等貧窮之中。各方面的需信都說學生沒有錢訂閱刊物。那時我們訂閱還先只收二萬元。二萬元在當時充其量只合到戰前的一塊錢。我們很難相信，在戰前，大學的學生竟會拿不出一塊錢。然而現在，大學生拿不出二萬元却是一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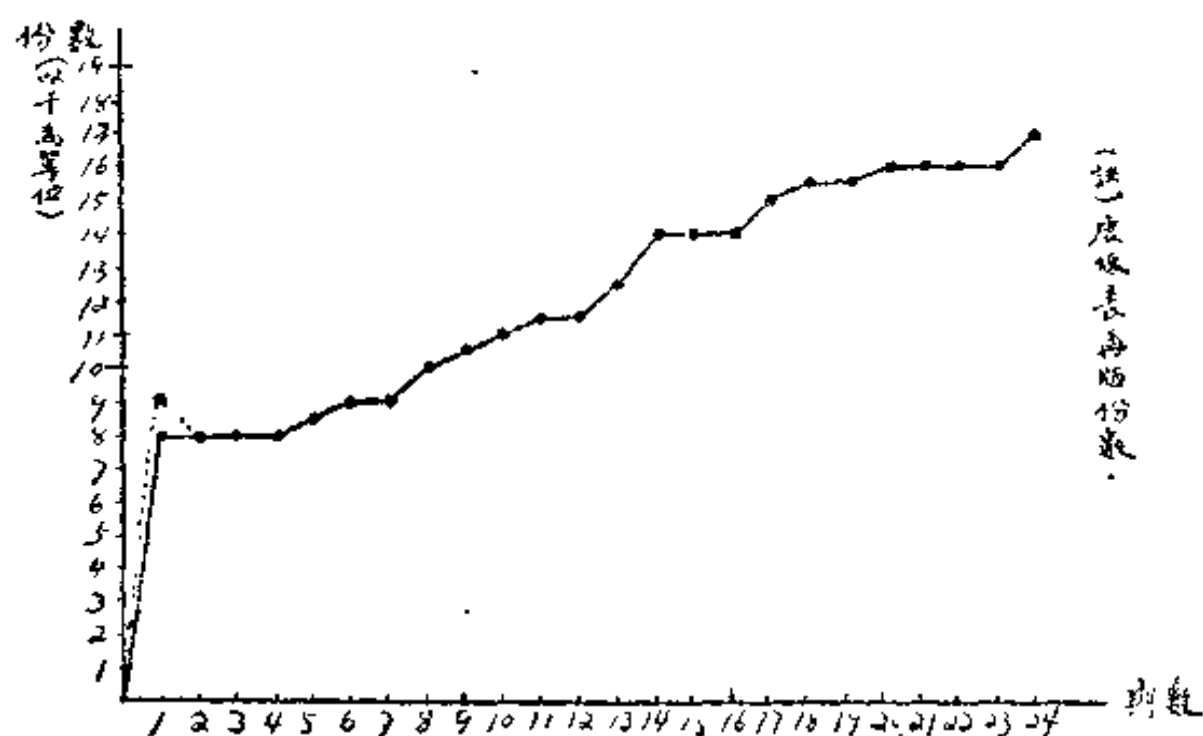
普遍的事实。这事实也深深影响了我，使我在五月学潮中对学生抱持同情。这次我到北方来，我和学生接触的结果，使我相信，要他们拿出几万元来订一份刊物，已近乎一种奢望。可是第二方向，即吁求本刊原有的订户给我们介绍新订户，却又出乎意外地获得可观的成就。竟有不少读者，那样热情地无条件的支持我们，替我们分头介绍。他们真是尽心尽力，竭诚竭忠。有不少位读者附来长信，慷慨陈词。他们认为，在平时，是我们在服务，他们在享受，而他们欣慰他们亦终于获得一个机会，让他们也能对「观察」尽一点力量。他们认为，假如一个人永远至是享受他人的努力，坐视他人的努力，那是一种不可恕的自私，因之他们非常高兴他们也有机会略尽一点义务。这些信件，使我们极度感动，并且获得更大的力量。我们深切感到：在这种混沌的，常常令人悲观的中国社会里，仍有公道的存在。我们并且认识：这一种无私的同情与援助，就是我们社会的一种进步！

第一卷报告书中定户的号码是2709（至一卷二十三期出版日止）现在则已增致7682号。各期订户的进度表则如下述：

第一卷第二十四期出版日止	二八〇〇
第二卷第一期出版日止	三三一一
第二期出版日止	三五四一
第三期出版日止	三八〇二
第四期出版日止	四〇〇五
第五期出版日止	四一五七
第六期出版日止	四二五八
第七期出版日止	四四二五
第八期出版日止	四六五六
第九期出版日止	四七九六
第十期出版日止	四九三四
第十一期出版日止	五〇五二
第十二期出版日止	五一九一
第十三期出版日止	五三六九
第十四期出版日止	五五五八

第十五期出版日止	五七五七
第十六期出版日止	六〇二五
第十七期出版日止	六二七六
第十八期出版日止	六五七二
第十九期出版日止	六八四二
第二十期出版日止	七〇九四
第二十一期出版日止	七二六九
第二十二期出版日止	七四八九
第二十三期出版日止	七六八二

線 曲 行 發 期 各 卷 二 第



所以第二卷的訂戶，應為 $7682 - 2709 = 4973$ 名。這四千九百七十三名直接訂戶，其地域及職業分布，我們援列統計制表如下：

4973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注：「其他」包括律師、医生、教师等。本刊曾未向讀者調查職業，此項統計，系根據訂單存根而制，故大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



4973名定戶的地域分佈

注：「华北」，包括冀、魯、晉、豫、綏、察、热等省。

「西北」包括陝、新、青、康、宁等省。

「华中」包括湘、鄂、皖、贛四省。

「华南」包括港、粵、閩、桂、台等地。



关于下列統計，有几点須加解釋：（一）我們說第二卷的直接訂戶的數目是4973名，并非表示本刊現在擁有4937名直接訂戶。定戶無論是新訂戶，或是旧訂戶來續訂的，每次匯款來訂時，我們都增加了一個新號碼。據我們統計，凡是本刊旧訂戶，訂費用罄時，大都是續訂的；中止的為數很少。所以這4973名里，有許多都是業已滿期的訂戶，本刊目前的實際訂戶，僅在二千五百名左右。（二）在第一卷和第二卷兩次報告的定戶地域分布統計中，各地的百分比，大體上沒有什麼變化。僅四川省，第二卷較第一卷為小。可能的解釋是原有一部分訂戶移到了東南或華北一帶。西北及華南兩地的百分比，第二卷較第一卷為大。可能的解釋是本刊在西北一帶的讀者漸漸普遍，由於西北交通不便，許多地方的讀者不一定能夠買到本刊，所以直接訂戶的數目增加。至於在華南一帶，我們在過去迄未推銷，定戶的增加亦是表示在華南各地，本刊漸次獲得較多的讀者。（三）職業分類中，第一第二兩卷的統計，第二卷學界定戶的百分比降低。第一卷統計學界定戶占百分之二十三，第二卷統計僅占百分之十九。工商銀行界的百分比增加，第一卷為百分之二十二，本刊為百分之二十五。這個變動最可能的解釋是學生的購買力越來越薄弱，工商銀行界的訂戶大體上尚未受到此方面的影響。（四）我們很抱歉訂戶職業分類表中的「不詳」部分竟達百分之二十九，致使此項統計的正確性大大減低。主要的原因是本刊初創，各事缺乏經驗，我們過去始終沒有舉行過讀者調查。此種統計大都是根據本社的定單存根制就的，但在定單存根上，有許多定戶無從判斷他們的職業。我們現已開始補救，在以後的定閱單上，都附有定戶調查一欄。我們希望讀者合作，于定閱時，順便一填，以便我們在第三卷報告書中，對於定戶的職業，能有比較正確的統計數字發表。

現在第二卷業已結束。我們援例在此向全國各地廣泛征求新的定戶。我們仍舊吁請本刊原有的定戶，能替我們介紹幾個新定戶，我們并歡迎原有零購讀者直接定閱，變成我們的定戶讀者。讀者先生：我們在期待着你們的支持和合作。

編輯

关于編輯部分。第一卷結束时，我們打算自第二卷起，增加篇幅至三十二頁。在我們的編輯計劃上，自第二卷起，我們打算增辟「讀者投書」，「觀察文摘」，和「觀察漫画」三欄，并扩充文艺欄的篇幅。在此种計劃下，原有的二十四頁自然不敷分配。但就在第一卷出完，休息的兩個星期中，金潮泛濫，百物齐漲，其中紙价的上漲最可駭人。在这种情形下，扩充篇幅的計劃只得收起。但原定增辟的投書、文摘，漫画三欄，則決定使之實現，文艺篇幅無法扩充，而刊载学术理論文章的「特稿連載」一欄，不得不暫時取銷。「尾頁」也隨之取銷。并騰出一頁廣告地位以容納讀者投書。照目前清勢看，恐怕我們將在一个很長的时期里，無法考虑任何涉及增加篇幅的計劃。

一般說來，第二卷的言論态度較第一卷为積極。「專論」部分，學理的文章減少，触及現實的文字增加。我們極願保持这个趋向。「觀察通信」亦較第一卷时期为能配合時事。「讀者投書」，据各方面報告，甚受歡迎，甚至本刊所刊的讀者投書，并已成为其他刊物發表的論文中所引用的材料。本刊所刊「讀者投書」所以广受欢迎，一个原因是因为它短，二則因为大体上每封投書尚能言之有物。不过我們总觉得讀者投書，还是冗長的多，所發表的投書，大都要經過刪节修飾的功夫。我們希望以后讀者投書，尽量簡短，即使僅有一句，亦無不可。「觀察文摘」未能做得理想，总因人力有限，篇幅有限，所以选摘的範圍太狹，也無法每期都有。

稿子經常不寬裕。但稿子不寬裕是一件事，稿子選擇的水准又是一件事；這兩件事應該分开。照我們大約統計，全部來稿中，刊出的約占百分之四十，退还的約占百分之六十。我們自信我們用稿在总体上还能保持客觀的标准，避免偏私。稿件用否与是否是「撰稿人」或是否是「教授」并無必然关系；「撰稿人」中的稿件也有許多退还的，外来的投稿，只要重量够，我們極願采用，并給以应有的地位。譬如二卷十期所刊鍾伯平先生的「学潮平息以后的認識」，就是投稿；这篇文章应当刊第一篇，我們就給它排第一篇。我們十分欢迎全国作

者讀者惠稿。共同來充實本刊的內容。

本刊是一個政論刊物。刊物本身的性質注定了它是無法逃避現實的。因此環境越艱難，本刊所遭遇的風險也越大。在五月學潮的一段動蕩環境中，我們幾乎每一期都是處身於死亡的邊緣上的。我們當然欣幸我們終於平安無事，但是來日大難，真正的困難恐怕還在後面。我們說過，我們願以單純應付複雜。我們將繼續本乎我們的良知，發為言論。我們相信我們一切發言的動機只有一個，就是為了國家的前途。我們願意在此呼求政府當局，盡量放寬寬容的尺度，容許國內繼續有無私的公正的言論。

本刊自第二卷起增加漫畫一頁，由孫方成先生執筆。讀者對於本刊漫畫的批評，我們還不甚清楚。相熟的朋友如錢鍾書肖乾等先生都會表示稱贊。然而孫方成先生和本刊的合作，卻近乎傳奇。我們在第一卷中，曾經採用周東郊先生的投稿，並為之出了一個「新疆變亂紀略」專輯。我們相信我們自己用稿及對人都能盡力做到無所偏私。第二卷中類似的情形就是孫方成先生的漫畫。在第一卷快結束時，我們收到孫先生投來的兩幀漫畫。那兩幀畫並不好，但其中略略有一點點「味道」。我就約他來談，並請他將他過去所及的畫稿全部帶來。他的通信處是由一個朋友轉的。他並沒有照約定的時間來，但終於在遲了幾天以後來了。他是武漢大學畢業的，學的是化學，畢業後曾在黃海化工研究所任實驗工作五年。可是他忽而希望在漫畫方面尋覓他的前途。他帶了一點仅有的旅費便到上海來了。他說他在上海人生地疏，到上海後第一個給他同情的是西風社的黃嘉音先生。我檢查他的畫稿，大部分都是我不喜歡的。但是我發現有兩幀，造意和技巧都已夠得上英美報紙上的漫畫的標準。我考慮了一下，我便答應給他一頁地位。我只說了一句話：「我希望你能了解，像觀察這樣一個刊物，給你一頁地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他很感動。他默默地說：「我了解這點」。最後他走時，我勸他，我希望他專心替「觀察」畫，不要再向別處投稿，因為「一個人的意思只有這末一點。一個人的精力應當集中，集中便有成就」。本刊所載的漫畫不完全是成熟的。然而我知道孫先生已盡了他最大的努力，並盡量做得最好。我當初決定給他一頁

地位，仅仅是因为我在他的画里發見一种「希望」。我們在生命中奋斗了多少年，可是我們很少遇見有力量幫助我們的人，給我們热情，給我們鼓勵。在这个社会上，不知有多少青年，仅仅因为無法得到一个机会讓他一試，就此埋藏了他的天才！这个社会已經变成一个墳墓，充滿了冷酷，充滿了陰沉，它只毁灭人，它不創造人！我是在这种情緒下毅然給这个漫画家一頁地位，讓他一試。而我所以在这篇報告書中化費这么許多字記述这段經過，亦仅仅因为我希望我們这个社会，凡有力量幫助他人的人們，能够对一切有希望的青年及其事業，給他們鼓勵，給他們支持；至少給他們一試的机会。

本刊立場編制，大体上業已定型，我們在此已無新的事情需要報告。原定自第三卷起增設的「觀察一周」，經同人考慮后，決計展緩實現，但自第三卷起，將增設「書評」一欄，業已經約好几位先生分別担任。

事 務

一、一年以来，本刊各期幸能按期出版。無論是过新历年或旧历年，中秋节或端午节，印刷所及裝訂所尽管放假停工，我們总在事前作适当的布置，以免脫期。去年过旧历年时，印刷所放假至五日之久，但本刊亦未脫期。一切能全事前知道的問題，我們都設法解决；最困难的是临时突發的問題，有时使本社同人手脚無措。譬如自六月中旬至七月中旬，上海的印刷業及裝訂業，經常在罢工状态之中。有时正巧我們要上印了，印刷所罢工了，或者正巧要送裝訂所了，裝訂所罢工了。在这种情形之下，本社同人只要有法可想，总是多方設法，以求按期出版。裝訂作送刊，經常分为三批，即星期四晚上送一批，星期五上午送一批，星期五下午送一批。有时星期四晚上的一批送了来，我們照例是先將直接訂戶的刊物漏夜封好，有余再將一部分外埠同業批銷的包好。可是星期五突然接到通知，說裝訂作罢工了。以致定戶的刊物虽然全数發出，而同業批銷的刊物却大部分不能發出。最不巧的，同一地点的同業，有一部分湊巧在星期四晚上打了包，其他一部分原定在星期五上午打包的，临时因裝訂作罢工，無法寄出，以致該地同業，一部分早收到，一部分迟收到，以致引起誤會。这种情形虽屬意外，确是遺憾。我們希望各地同業賜予体谅，我們并將努力避免再發生同样的情形。我們願意向讀者及各地同業誠懇

表示，在一切可能的環境下，我們必定竭盡我們的能力，總期各地讀者及同業都能按期收到。

二、關於售價，本刊大體上要比其他刊物定得低些，並漲價漲得慢些。譬如別家售兩千元時，本刊仍售一千五百元；別家售二千五百元或三千元時，本刊才增售至二千元；現在有許多刊物已售四千元，本刊只售三千元。（本期篇幅增加，改售四千元。）即使有幾家刊物目前售價仍與本刊相等，但因本刊廣告篇幅少，六號字用得多，本刊容納的文字數量至少要比別的刊物多五分之一，我們亦仍然可說本刊的售價較他家為低。其實就開支說，本刊開支要比其他刊物略重，但因銷路較大，所以售價雖低，亦能維持。我們認為辦刊物不是做買賣。我們一方面要顧到本社的收支平衡，一方面也願意顧到讀者的負擔。

三、關於稿費，在過去一年中，我們已調整過七次，自去年今日的千字四千元，提高到目前的千字四萬元，增加十倍，約等於一年來一般物價的上漲比率。我們所以經常提高稿費，一方面希望借此使各方面獲有一種印象，即我們確是當一件事業在辦，另一方面也表示我們時常顧到作者的利益。我個人的辦事性格是乾脆明白。我平時最討厭「稿酬從優」四字，因為「從優」兩字並無明白的標準，稿子到了你手裡，你愛給多少就給多少，這不是一種公道。所以我們的稿費雖然菲薄，但是向例公開宣布，而不半吞半吐不著邊際的說「稿酬從優」。不過我們雖然經常在提高稿費，無奈物價跑的太快。自第三卷起，我們將稿費提高到千字五萬至六萬元，以後當視實際情形隨時調整。

四、定戶的來信，仍然是我們事務上的一重負擔。我們當努力於最快的效率下一一答復。我們要求讀者來信時，姓名及地址的字還在，必不要過份潦草，我們有時收到讀者的來信，因為字迹過份潦草，竟致無法覆信。有的讀者甚至連地址也不附。有時讀者在信封上是一個名字，信紙上又是一個名字，我們覆信時不知究竟應寫那一個名字。

（在此種情形下，我們只好把兩個名字都寫上。）又，我們希望各地讀者匯款訂閱的，最好不要在各省的省立銀行匯款，因為省立銀行匯款時，他們常常不將讀者的附言一併送來，以致尽管收到了款子，還是無法寄刊。有的省立銀行甚至僅僅通知本社有款到，何人所匯，甚

至款數多少，也不通知，要本社自己去認，符合的就付款，不符的就不付款。但訂閱的讀者又不一定另外來信，以致我們根本無法取款。目下本社尚存有這種匯款通知單好幾筆，都擱在抽屜里。至于來函續訂或更改地址而不附定單號碼的仍舊很多，要使我們在七千幾百號中去找出一個名字，確是一件難事，我們為補救這個缺陷起見，決定開始編制全部定戶索引卡片。但是我們仍舊要求讀者來函時，尽可能的體諒我們，將各種必要的事項都註明出來。

一 年

我們原定以一年為試辦時期，現在一年匆匆過去，我們願就一年來的經過，綜合說明幾點感想如左：

第一，本刊創刊之初，各方面紛作推測，或疑本刊與張三有關，或疑本刊與李四有關。今日中國一般社會，似乎一致假定：辦一個刊物一定有背景，一定有什麼人在出錢。這是一種成見。我們相信一年來本刊所發表的文字，足以證明本刊不僅是一個「無黨」的刊物，並且也是一個「無派」的刊物。本刊確確實實是一個獨立而無任何黨派關係的民營刊物。在經濟上，本刊的發行數足以證明本刊可以自給，無須仰求「外援」，因此我們認為，本刊的經營足以為中國言論界开辟一條新的道路，並給一切懷有成見的人們以新的認識：即辦刊物不一定要靠津貼，刊物本身是可以依賴發行收入自給的。

第二，目前一般社會雖然充滿着混亂，到處是不合理的現象，種種事跡令人悲觀消沉，但是我們感覺：假如我們真能正正經經，認認真真，集中精力做一件事，我們仍舊可以獲得若干成就。無論在那一方面，我們都可以以自己的意志、信念和力量，去開闢我們的前途。我們希望一般年青的朋友不要消極。我們一面爭取更大的目標，一面在自身範圍內切實奮鬥。政治的改革是一個方面，社會的充實又是一個方面，兩者是並行的，互為輔助的。我們希望各方面的有志之士，大家鼓舞起來，沉着氣，在本身的崗位上努力，以充實我們國家的生命。

三，一年來的經過使我深切認識一點：假如一個人他本身是持正

的，他在無形中可以抗拒許多邪道的侵襲。我們過去常常聽到許多傳說，說什麼人被「收買」了，或者給他官做，或者給了他錢。我們願意在此向讀者報告，一年以來，政府方面從來沒有任何人，無論直接或間接，明示或暗示，向我們有過任何接洽。我們唯一希望的，就是絕對維持本刊的超黨派性和純粹民營性。我們并願在此附帶報告，至少到目前為止，政府沒有對本刊施用過任何壓力或干涉。

本刊草草，已出一年。在這一年中，本刊的立場、態度、編制、風格、以及做人做事的一般原則，大體上已樹立一個規模，我們願意遵循這個傳統及方向繼續努力，為中國的前途奮鬥！

三十六年八月一日北平旅次

（1947年8月9日「觀察」雜誌第二卷第二十四期）

「为中国的农业試探一条出路」

刊出后的响应

本刊三卷三期刊载了李克佐等留美八位讀农同学的一篇「为中国的农业試探一条出路」。他們預备明年夏天回国，回国后預备创办若干生产农场。在那篇文章里，他們大体上陈述了他們的理想和計劃，在字里行間，他們充分表示他們有一种新的建国精神，想以实际的工作来改造社会，充实社会。他們希望在回国以前，能先得到国内人士的贊助支持，共同为理想而努力。本刊的一貫态度：对于一切怀有新理想、新計劃，新精神的人或事業，贊助支持，願意尽力給他們各种便利。所以在那一篇文章的后面，我們表示：假如政府当局，社会各界，或本刊讀者，願意和这八位留美同学通信商討，或給予贊助者，本刊願意代为轉达，俾使双方可以直接通信。

三卷三期出版后的第二天，我們就收到沈亦云夫人来信，表示贊助，原信云：「安平先生：昨日課畢归家，見案头观察三卷三期，急取「为中国的农业試探一条出路」及衡哲先生的前置辞二文先讀。通篇似言我所欲言，示我所欲知，不覺兴奋累日。云以不辨菽麦、畏牛羊为「同类之身，孜孜不舍于一隅之农村，原因固多，以知識階級了解困苦之农村及与無告之农民为友之意，实居大半。自問工作同人，咸具灵魂，惜以外行之故，似土地庙中供的美公，致文武不相称，用力多而成功少。今之为农村事業者，或出之政府，視人事为轉移；或出之商人，以余唾为农民之福利，养猪食肉，养鷄生蛋而已；亦有借以号召，强購民地，此則等而下之矣。此三者，云所幸免者也。对此八位青年及其同志，彼决心，彼办法，無不欽佩贊同，祝其成功。敝山（編者按：莫干山）准先准备其所需一單位之地亩（編者按：二百四十市亩），供其試驗，欲稍多亦可。即不求敝山，亦願为棉力所及之援助。舍下除山中公益事業外，無一亩私田，故以此相邀耳。附「莫干山小学十五年」一冊，敝山內容历史略可參考，并煩轉寄。（下略）」

其后又收到教育部中等教育司職業教育科陆厚仁先生致留美八同学信云：「僕在教育部办理職業教育行政工作，内心希望于各職業学校者，正如尊論中之能于校內有实际的生产农場和生产工場之类。只是目下極难推行，其主因还是在缺乏眞誠实幹不移之人材。先生等即忘切实幹，鄙見極盼將來初步能在几处农業職業学校內来实行。在南通現在办有一所「国立南通高級农業職業学校」，內設农艺、园艺、畜牧、农产制造四科，在南通有實習場地二百亩。另在如皋还有田二千亩，正可作新式生产之实验。此外海南島有国立瓊山高級农業職業学校，陝西有西北农学院附設高級农業職業学校。……目下国内各农校所用教材，恐怕都是旧的，教育恐怕也大部还是以书本为主，縱有广大場田，但設備恐亦陈旧貧乏。先生等如不嫌屈就，極希望將來能替这些学校革新一下，一面也好把生产农場实验推行出去。……」

又收到前江苏省民政厅厅长王公璵先生致留美八同学信，大意叙述辞官之后，正有「田園將蕪胡不归」的計算。王先生并已拟有一套計劃，就他自己的計劃及留美八同学的意見，一一提出商討，并認為政府方面，社会方面，甚至金融机关方面，都可設法請求协助，对于留美八同学的需要，王先生說可以負責設法代为进行。

又收到南京姜国楹先生囑轉的信：「我的家乡在湖南邵陽，那兒的教育頗發達，土地也还肥沃，物产丰富，交通便利。現在善后救济总署設有一个乡村工業示范組織在城里，正在进行創辦肥料厂、煉油厂、碾米厂、和其他乡村工業。不过那兒是山地，沒有广大的平原。山上可植桐，平地可种水稻，其他副产物也很多。如果你們認為这种环境可以适合你們的需要而又相信我的話，我可以即刻回乡去做开路先鋒，宣揚你們的主張，假我半年時間，便可組成一个合作农場，筹集資金。你們回来后，我可以陪同你們去參觀設計，正式进行工作。」

又收到南京司法行政部聶健英科長囑轉的信：「司法行政部近年来在各地創辦外役監，利用人犯，开办农場。現有安徽宣城一处，定于明年一月成立。該監有耕地五千亩，土壤肥沃，交通便利，犯人生活，职员薪俸，以及一切設備，全由国家供給，收获除以10%繳解国库外，余者供扩充农場之用。若得志同道合之士數位，認真合作办理，

三五年后，不难使該監成为一理想之模範农場，并可以此处为基础，向附近农民推行尊文中所述之理想。」

又收到鎮江江苏省地政局郑君平先生囑轉的信：「本人年来对于土地农村正作积极研究。苏省淮安县丰太乡有灘田七千余亩，土地肥沃，战前计划开殖，嗣以军兴未果。刻仍拟繼續前願，業經拟就复兴合作农場计划（茲附上一份）亟欲征求同志合作。茲讀宏文，尤欽为見，願讓地千亩，以为君实验农場之需。有关各項手續，容俟諸君海外归来，再行面洽。」

又接常熟張礼綱縣長來信：「編輯先生，讀貴刊三卷三期創辦生产农場籌議一文，深佩李君等真能為中國农民謀出路，為中國农村謀复兴，為中國建設作打算。礼綱从事县行政工作前后八年由黔而苏，無時無地不感觉知識份子未能負起其应負之責任，以致無知無識的农民，經常在水深火热之中呻吟。前在貴州時試探以教育为中心謀农民生活之改善，在江苏太倉時，亦曾試探以乡村工業及棉作改良为中心，謀农村經濟之复兴。終因为時間及人力所限，未能收效。閱此文后，大意与礼綱所見者不謀而合。乃乘县參議會开会之時，提議將县农場借与李君等作为試办生产农場之用（場地約八十亩，位于常熟小东门外），該議案已經大会通过。特函奉謁，并請轉函李君等，如其志已决，場地大小适宜時，即进行議定詳細办法。礼綱借隶江陰，距常熟城仅四十里之遙，且与地方人士頗为熟悉即离职后，仍可用私人身份进行是項事業，深願能用此办法，求得中国农業一条光明大道也）。

又接重庆民生公司繆成之先生致編者信：「……………鄙人願向李先生介紹，在重庆北碚地方有兩处可供他們理想之經營。一在北溫泉斜对面大渡口处，有二百六十亩。地临江边，前由慈幼院植有果树三千余株，地面年可出包谷將近一百老石（即三百市石）。近为一友人購得，正感無法經營，如李先生等有人願意借作試驗，決可办到。又鄙人在北碚相輝学院附近有山林及熟土約一百亩（其中有田二十亩），極願讓供李先生等試驗，如需貸款，亦可設法。北碚为名胜区，有盧作孚先生之乡村建設及前中央农業試驗場与相輝学院农業系，一

切實驗，可收相互觀摩之效。

又上海中央銀行業務局朱漢民先生，願意介紹李先生等分租露香園畜殖公司杭州集團農場，并表示可以不受其原有計劃之限制。

又天津南开大學張儼先生，願意將他們兄弟所合有的四百多亩田，在粵漢路湖北浦圻茶庵嶺車站兩側，供給李先生等作生產農場。

此外：陝西涇陽呂致芳先生願以全部田產約二百亩供作試驗農場的基础。南京余棣北先生、楊作仁先生，上海張光華先生、嚴沛然先生，九江芳英先生，麗水潘瑞倫先生等都有信和八位同學討論，嚴沛然先生并附有他的計劃大綱。北平楊姿蕊女士則以封好的一封信托我們代為轉美。

以上這些信件我們業已分別用航空掛號或普通掛號寄美。我們所以除了將信件直接轉美之外，還要在此地摘述如上者，主要的意思，希望全國的廣大青年認識：我們今日所處的這個社會，雖然是處黑暗，處處腐敗，處處不合理，但是仍舊有許多有熱血而有志氣的有心人士，散布在全國各地及各職業階層。只要我們自己有理想、有計劃、有決心、有勇氣，我們仍舊可以憑我們的熱血、決心、智慧、人品，創造事業，改革社會，充實國家的生命。單單消沉、悲觀、牢騷、憤怒，是無用的。我們不应当向消極的方向走，应当向積極的方向走。以後讀者有信囑轉寄美者，我們當隨時代轉，不再在本刊上披露。我們要求留美八同學的是：你們收到本刊轉寄的信件后，對於他們的意見或贊助，不論你們同意與否，接受與否，均請一一答復，使寄信人能早日收到回信。

（1947年9月27日「觀察」雜誌第三卷第五期）

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

美國前駐蘇駐法大使蒲立特(William C. Bullitt)，本年七月，受「生活」「時代」發行人亨利魯斯之命，來華考察，十月十日在「生活」雜誌發表訪華報告(China — A Report to the American)，長達萬言。中央通訊社不惜工本，全部用電報拍回，各報紛加披露；官方及官方的報紙一致頌揚。吾人披誦之余，謹述其意見如左：

第一、我們統觀全文，蒲氏的中心思想是反蘇防蘇。蒲氏以這一個中心思想為出發，他認為目前最有「統治中國的威脅者」就是蘇聯；他認為中共是「蘇維埃強權政治的工具」，他認為蘇聯意欲利用中共這一工具把中國淪為「蘇聯的附庸」；他痛責故羅斯福總統在雅爾達會議中的錯誤；他認為在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二日杜魯門總統演說以前的美國政府一直採取着「可笑的态度」；他敘述馬歇爾于一九四六年一月十日使中國政府與共黨簽訂了停止衝突恢復交通的協定，但是「蘇聯的計劃是利用馬歇爾所斡旋的停戰時間，盡量把共軍自華北運往東北，而把接收自東北日軍的大量武器，配備共軍，利用停戰時間，到中共軍隊裝備齊全的時候，蘇軍再行撤退」；他又敘述馬歇爾使華失敗返美後，美國對華抱旁觀政策，停止在軍火上及財政上支持國民政府，但「蘇聯在另一方面却裝備了我們的敵人」——蒲氏此處所謂「我們的敵人」，顯系指中共而言，這表示蒲氏業已認為中共同時亦為美國的敵人——，蒲氏認為這是一種「錯誤的政策」；蒲氏認為假如斯大林控制了東北，「對於中國將來的發展，關係異常重大」；最後對於美國本身也有嚴重的後果；因此，蒲氏認為美國必須對於國民政府作立刻的全盤的援助，「僅僅取消美國對華禁運軍火的命令還嫌不足」，蒲氏認為杜魯門總統應該像羅斯福總統在鄧克爾克撤退後英法嚴重缺乏槍炮彈藥時所做的一樣，採取迅速的行動；蒲氏述及現在美國有數十萬噸積存的彈藥，棄置在世界各地，任其霉爛生銹，他主張將這些物資宣布業已不適美軍使用，作為廢棄，然後以一元作價五分，售給中國。同時為避免中國的「通貨膨脹」即會像脫糧之

馬」起見，美国政府应即在后此的三十天內貸給国民政府七千五百万美元。除上述立刻的援助外，更就經濟財政軍事方面作全盤的援助。以三年为單位，在三年以內，由美国貸給国民政府十三亿五千万美元，其中六亿元作为三年計劃中的信用貸款，用以購買美国的物資，如美棉、烟草、小麦、石油、汽油、以及機車、鉄軌、卡車等，另六亿元为三年計劃中軍事方面所需的費用，用以裝配旧的軍隊，訓練新的軍隊，再加一亿五千万美元作为外匯平衡基金。这是蒲氏援华方案的綱要，而所以要全力援华，其目的乃在「把每一个武裝共产党徒驅除于中国領土」，「阻止斯大林霸占中国」。

我們無意在此討論蒲氏所攻击苏联的种种事实是否正确的以及蒲氏所建議的各项办法能否实现，我們在此所欲討論者，乃是蒲氏的議論的动机和态度，是否健康，是否公道？其間牽涉到許多問題：一、蒲氏不願中国淪为苏联的附庸，然則蒲氏是否意欲把中国淪为美国的附庸？二、在过去几年中，到底是苏联控制中国的色彩濃厚，还是美国控制中国的色彩濃厚？三、今日美国，如蒲立特先生者，因为恐惧苏联，主張全盤的援助国民政府，反苏反共，但过去几年中，美国在中国势力的膨脹，以及这次像蒲立特先生这种建議，是否可以使苏联感觉愉快，感觉安全？凡上三題，蒲氏一字不着。蒲氏一开头就說：「防止任一国家統治中国而动员其四亿五千万人民来对抗我們，这是最关美国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既然可以如此說，苏联又何尝不可以說：「防止任一国家統治中国而动员其四亿五千万人民来对抗我們，这是最关苏联切身利益的事情」？蒲氏可以說：目前有統治中国之威胁者是「苏維埃帝国主义者」，苏联又何尝不可以說：目前有統治中国之威胁者是美国帝国主义者？蒲氏可以說：「我們（美国）必須采取行动以防止苏俄統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我們」，苏联又何尝不可以說：苏联必須采取行动以防止美国統治中国而动员其人力来对抗苏联？假定苏联亦發表与上列蒲立特所宣称的相同的議論，至少在我們看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其間并無任何軒輊。然而假如每一个国家，都恐惧別的国家控制中間某一个国家，大家都要「采取行动」以防止对方国家統治这某一国家，則世界还有什么和平？实际

上，在最近几年中，美国之在各方面牢牢的威胁着中国的独立与自主，業已成为一个世人共同感觉的事实。蒲氏在他的文章中，建議由美国貸款給中国，卖軍火給中国，替中国訓練軍隊，帮中国打垮共产党，监督貸款的用途，管理軍隊的給养，而且主張「派麦克阿瑟將軍于現有职务及权力以外，加上大使銜的总统私人代表的称号，飞往中国，和蔣主席拟訂一个共同的計劃，以防止苏联的征服中国」……蒲氏之企圖由美国来控制中国，已極明显。蒲氏一方面不願中国陷入史太林的「掌握」，一方面却企圖使中国陷入自己的掌握；一方面在事实上美国業已独霸中国，一方面蒲氏却还在大声疾呼，宣称苏联企圖「独霸」中国，蒲氏这种議論，实在有欠公允。就我們中国人自身來說，我們久已苦痛于我們有这样一个落伍的腐败的政府，在二十年的統治中，把国家搞得越搞越穷，越搞越弱，越搞越乱，以致引起鄰国的窺伺。我們自己心里明白，一个略有野心的国家，不論是过去的日本和英国，或者今日的美国和苏联，那一个不对中国轉念头，打主意？不过彼此的方式不同，程度不同罢了。只有我們中国人，才有权利指摘對我們有野心的国家。老实說，美国和苏联，沒有一个是好东西，大家都想牺牲他人，替自己打算，使中国成为他們的衛星，成为他們的附庸。而在这种情形下，蒲立特先生有什么面皮猖獗一面倒的抨击苏联？蒲立特先生为什么要援助中国，他有什么理由要独爱于中国？拆穿了說，他不过是要利用中国，正如他在他的文章里开头所說的，动员中国的人力来对抗苏联，以保障美国的利益吧了。美国有錢，美国企圖用金錢来收买中国，要中国人替美国牺牲，为美国而死；除此以外，他还有什么理由要独厚于中国，要借錢給我們，援助我們？統觀蒲氏全文，我們認為蒲立特先生的整个出發点是偏的，而他的动机是自私的，甚至是不道德的。

第二、蒲立特先生主張援助中国，实际上，他要援助的不是中国，而是中国的国民政府。理論上，政府本來是代表国家的；但在历史上，政府常常是不代表国家的；目前的中国，就处于后一种情形。就对外关系上講，今日絕大多数的中国人，都不願意反美，也不願意反苏，都主張同时与美苏友善，甚至希望中国成为美苏之間的桥梁。中

国有無能力成为美苏之間的桥梁，这是另一問題，但至少表現于近兩年來中國的言論者，大多數人都不願中國成为美苏双方任何一方的尾巴。但是中國的現存政府，因為要維護他們个人或集團的權勢利益，他們堅決排斥共產黨；因為排斥共產黨，連帶仇視蘇聯；因為仇視蘇聯，所以一味的投入美國懷抱，甚至一部分人幻想挑撥美苏之間的感情，引起第三次世界大戰。這種做法，並不為大多數的中國人民所附和。至于在內政上，中國現存政府之業已失去人心，其明顯確切，一如在太陽底下的影子，無須我們再在此處浪費筆墨。魏德邁將軍在致美國援華會柯立芝夫人的函件中聲稱：中國人民只求能供給糧食與居住之任何政府，對於傾向蘇聯一舉所包含之種種複雜問題，不暇顧及。（美國新聞處華盛頓十月十六日電）魏德邁將軍這種觀察是正確的。對於中國一般窮苦的老百姓，國民政府也好，共產政府也好，或者其他什麼政府也好，他們都「不暇顧及」，他們所急切關心的是能讓他們活得下去，讓他們有果腹之糧，御寒之衣，以及躲避風雨的房屋。這同時也就說明：這二十年來的中國執政的人物，在這方面完全沒有盡其應盡的責任，甚或根本對於這種基本問題，沒有作任何有分量的努力。二十年來南京的官員所發生興趣的，是政局的演變，權勢的得失，而非一般社會經濟生活的改革與改善。今日中國人民生活的艱苦與淒慘，業已到達為一個大文學家所無法描寫的地步。在內地城鄉以及偏僻的角落里，民生的艱苦，更不必說，就是在这个遠東第一豪華的大都市里，一到晚上十一點以後，許多街道上，在那冷冰冰的容易招致疾病的水門汀走道上，躺着手腳卷縮的無數貧民，就在此蕭瑟的秋風之中，獲取他們為維持他們像游絲一樣的生命所必須的睡眠。這些人本身并無罪孽，然而他們却過着罪孽的生活；即使我在此敘述我每晚所目睹的這種淒涼的景象，我亦仍然不禁熱淚盈眶，悲從中來。然而一切對於改善中國人民生活真正具有興趣具有抱負的人物，他們無法獲得機會為祖國服役，而掌握權力的人，則僅知如何巩固并發展他們自身的權勢與利益。在政治生活方面，我們依然不能獲得我們應有的各種基本的公民自由，而且一般反對派人物經常生活在恐怖與不安之中，政府經常用一種「殺人不見血」的手段來限制反對派的活動和存

在，而其方則花样百出，巧妙無窮。然而政府還要扯着許多冠冕堂皇的大旗，表示政府的傾向民主和決心實行憲政。若從歷史的眼光看，這個前後統治了中國二十年的政府，實實在在耽誤了中國的國運，它阻礙了中國的進步。而其一切過失之中，本文作者認為現政權最大最不能寬恕的罪惡，就是由於它的缺德的統治，大大的促成了中國人民道德的墮落。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統治之下，一切不守法的、不道德的、沒有良心人格的人，都比一般奉公守法潔身自好的人，容易生活下去。在這個政府的作風和治理下，除了極少數堅貞的人物，仍能保持他們的人品、意趣、和工作理想之外，大多數人都已趨于取巧、投機、倖進、不守信用、不負責任、不講公道、強凶霸道、為劣作惡。在這種混亂的情形之下，大家已失去了生活的目標，失去了努力的自信，失去了一切崇高的理想，結果是人的品格愈降愈低，社會的風氣愈來愈壞。沒有路軌，可以向外國買鋼軌枕木，無法耕耘，可以向外國買種子肥料，要發展工業，可以向外國買機器原料，要改革幣制，可以向外國貸款，惟有道德的墮落，非一時所能回復，也非向外國借貸所能改善。因此我們很公平地說，這個政府確已與人民脫節！與人民的需要脫節，與人民的福利脫節，與人民的意願脫節。在法律上，它迄今仍然是國內國外所公認的政府，但在政治上，它已不能代表中國人民，不能滿足中國人民。這個政府不僅已與人民脫節，而且照目前的情形來看，這種脫節的程度，也將愈來愈深。在它的統治下，人民將愈來愈沒有希望，餓死的人必然愈來愈多，自殺的人也必然愈來愈多，而原有的一塊錢的，在它的統治下，亦將漸漸變成為五角，變成為二角五分，變成為一角二分五厘，以至終於變成赤貧。這個政府業已成為中國人民所不能忍受的政府，但這樣一個政府，就是蒲立特先生主張美國支持援助的。蒲立特先生建議援助的，就是這一個「政府」，而並非中國這一個「國家」。蒲立特先生所以主張援助這個政府，就因這個政府是反蘇反共的，蒲立特要使這個政府成為美國的工具，代美國來驅使中國的人民為美國犧牲，為美國而死。

蒲立特先生的動機既然如此，既然企圖利用國民政府為保護美國利益的工具，因之便大捧其國民政府及其領袖人物，一面倒的敵

視中共。蒲立特先生可沒有想到，共产党究竟是在怎样一个情形之下才能膨脹到今天这个地步的？本文作者个人的看法，国民党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产党今日这样膨大势力的一个主要原因。假如二十年来政治清明，民生康泰，中国何致弄到今日这样民穷财尽的地步，替共产党造机会？假如二十年来政治开明，胸度开闊，何致要把許多人迫到左派方面去，替共产党增加声势？假如二十年来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致使許多人覺得前途茫茫，中心徬徨，轉而寄托其希望于共产党？我个人很率直的說，我認为国民党的腐敗的統治是「共产党之母」，它制造共产党，它培养共产党。制造共产党培养共产党的因素不先消灭，那里能消灭共产党？照現在的样子，消灭了一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十个共产党，消灭了十个共产党，同时制造了一百个共产党。在蒲立特先生的建議里，他建議由美国来訓練中国的軍隊，供应中国的軍隊，指揮中国的軍隊，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兴起与膨大，并非由于国民党軍事力量的脆弱，反过來說，并不因为国民党的軍事力量增强后，共产党就將消灭。今日中国的問題之不是軍事所能解决者，已为識者所公認。而这个曾經兩度做过一个大国的外交大使的人，仍然这样近視，这样糊想，我們真是替近代人类社会文化水准的低落伤心！蒲氏又建議大宗貸款中国，以解救中国的財政危机。他主張在三年內貸給中国信用借款六亿美元，用以購買美国的食物、原料与机器；他实在是在間接替美国貨做买卖。我們不相信在这种混乱的行將崩溃的局面下，單靠外国的貸款就可在根本上稳定中国的財政，改革中国的幣制。在抗战中，政府曾經發行大批美金，企圖稳定当时日益贬值的幣制，但今日的美金价值如何？前車不远，昭昭可鑒。我們認为整个的局势不趋稳定，一切改革幣制的努力都屬白費。因之我們認为，在蒲立特先生的訪华报告里，不尽他的动机是偏私的，就是他的看法也是不健康的。

总之，蒲立特这篇文章并無任何可取的建議。他是一个反苏人物，他之有他这一套，实極邏輯，而他之能洋洋洒洒發表其意見，在美国的立国精神下，亦極自然。然而我們要注意的，是他这篇文章在政治上却是一种投机。照最近各种趨勢观察，美国殆將改变自馬歇尔

返美以后以迄于今的那种袖手旁观的政策。美国政府之將积极援助国民政府，虽其方式、数目、条件如何，尙不可知，但援助之来殆無异疑。蒲氏在这个时候，發表这种建議，又于来华以前，先訪东京，其間机微，至堪寻味。

十月七日

（1947年10月25日「观察」杂志第三卷第九期）

白 報 紙

最近物价騰漲，其中以紙价漲得最凶。当前几天其他各物逐漸回跌时，紙价仍然繼續上躍，冲出一百万元大关（每令），最高叫到一百二十万元。这种上漲的情形，实已超乎情理。在八月十五日前后，紙价約在二十七八万左右一令，到九月十五日前后，紙价就漲到五十三四万左右，在短短一个月中，上漲百分之百。这时出版界已經透不过气，許多刊物不得不被迫提高售价。一直到十月五日，紙价尚逗留在六十万元一令之数，但自十月七日起，紙价即作高速度的上升：

十月七日	六十八万元
九日	七十万元
十一日	八十万元
十三日	八十七万元
十四日	九十万元

自十五日起，报纸的商情表上已無紙价的記載。十六日大公报第二版报导紙价已漲到一百十几万元一令，同日我們向紙商打听紙价，已叫到一百二十万元。一直到这个时候，我們尚未在报纸上看到主管当局对于紙价的抑制的消息。十八日大公报第四版始有警察局出动徹查紙商的記載。并載紙商同業公会的理监事，于十七日召集同業，决定切实减低紙价，并規定門市售价每令为八十五万元，只許减低，不准上漲。

中国杂志界的力量大都非常脆弱，沒有巨額資本可以購存用紙。期刊又例不作新聞紙論，享受不到官价紙的配給，只得向市面紙商購用。本刊用紙，存底素薄，最近恰巧用完，而在这种瘋狂上漲中，又無法購買。但本期在二十一日必須付印，我們在十八日動員全社同人，出外購紙，經整天的努力，結果还只买到二十二令，只够一期印刷需要的三分之二。（因此本期只出二十頁）我們在河南路、交通路、福建路、山东路、广东路一帶的紙店都問过，有的說九十五万一令可以賣十几令給我們，有的說八十五萬元一令，限購一令，有的則干脆

說沒有貨。結果我們在山东路的怡成紙号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時間去买到了三令，在山东路匯丰紙号由三位同人以不同的時間去买到了四令，在广东路涌生泰紙号买到一令，交路震泰丰紙号买到一令，福建路义昌兴紙号总算卖給我們三令，广东路万亭和紙号买到二令，广东路德泰丰紙行买到兩令，以上都是八十五万元一令。另外一家江西路五馬路口的程梅記紙号，最初去时，說九十五万元一令，可卖十几令。但因看見我們出門时抄录他們的店号，再回去买时，他們便說沒有貨了。吵了好久，最后大概因為他們看見我們抄录他們的店号，不曉得我們什么來路，好歹总算以八十五万之价卖了五令給我們。广东路河南路口的志成紙号，我們过去一年来，大部分的用紙都是向他們买的，最初討价九十五万，后来我們說報載同業公会限定不得超过八十五万元时，他們便說「沒有貨」了，最后頂多只肯卖半令給我們。而且許多紙号都要我們出具正式函件，他們才肯卖「一令」給我們。

照目前这种紙价，实非中国的杂志界所能忍受。假如一个刊物的發行数是五千份，則其成本为：

紙八令（以八十五万計）六百八十万

排印工及裝訂約五百五十万

（排印工日內又將加价）

稿費及行政費約八百万

广告費及杂費約二百万

共計二千二百万左右，假定每册售五千元一册，再扣除一个七折的批銷佣金，即使完全收足，也只能收入一千七百五十万元。假如一个刊物的發行数是一万份，則其成本：

紙十六令一千三百六十万

排印工及裝訂約七百五十万

稿費及行政費約八百万

广告費及杂費約二百万

共計三千一百万左右，如完全收足，亦只能收三千五百万元。事实上，上数估計，在支出方面是最节省的，实际上的支出或者不止此款，而收入方面，絕無每期可以一本都卖得不剩，或每一本的钱都可以收

得回來。而且支出都是現款，收入則常常在一二個月以後，甚至三四個月以後或永遠收不回來。收入時與支出時，其間的幣值又不知要付了什麼一個折扣。因此雜誌的經營，在這種驚風駭浪的物價中，苦痛不堪。印刷所是做賣買，紙商老板也是做賣買，但雜誌的發行人，他和讀者的關係並不是純粹一種商業關係。這是一種文化事業，他們要顧到讀者的購買力。

我們總希望民營的報紙或民營的刊物越多越好，同時亦希望每一個刊物都能逐漸增加他們的發行數，替我們國家的出版記錄增加光彩。但是要希望民營的刊物多，要希望已有的民營刊物能夠存在下來，就得使它能够自給，能够收支平衡。要希望刊物的發行數增加，就得顧到讀者的購買力。刊物的售價越低廉，購買的人越多；購買的人越多，成本便可減低。我們不希望看見一個一個民營的刊物都垮下去，到後來只剩了官營的或黨營的刊物，這不是國家的體面。我們不希望各種物價的重壓，使每個刊物隔一個月或幾個星期就得要漲一次價，弄得讀者都買不起。現在一般刊物的發行數，尚不公開，我們不知其他刊物的發行確數，但現在大多數刊物的發行數，均在一萬份以內。按照上述成本，可見今日中國一般民營的刊物，都在極其困難之中撐持著。有許多刊物，確是成績顯著，極其努力。假如政府眼看這些優良的刊物一個一個消滅，政府在道義上似亦未能盡其維護文化事業的責任。在純粹民營，純粹依賴發行收入自給的許多刊物中，如「世界知識」，已有十幾年的歷史，在社會上素負聲譽，而且他們十年如一日的精神，確可矜式。但他們在一個月前，即已從每冊四千元增售至六千元，在最近的紙價上漲中，恐怕他們又非漲價不可。刊物為了要平衡收支，不得不漲價。但讀者的購買力有限，其結果勢必使發行數降低。而且在上海售六千元，在華北便須售七千元或八千元，在后方恐怕售至一萬元甚或一萬數千元。以后方生活程度的低，要讀者以一萬元或一萬數千元來買一冊刊物，實已超過他們的能力。又如「時與文」周刊，雖只出版半年，但是極其努力，業為目前許多領袖刊物之一，我們雖不知他們的經濟情形，但在這種紙價的狂漲下，想亦深感艱難。就是已有三十年歷史的密勒氏評論報，在昨天（十八日）出版

的一期上，第一篇社論就是陳述該刊在紙價暴漲下的壓迫（該刊現已售一萬元一份）。許多優良的刊物，都困於經濟，不能維持。我覺得政府對於有成績，文化事業，不能漠視不顧。雖然政治上的看法彼此不同，但大家同樣都是抱著一腔熱忱，為祖國的前途努力。目前對於一般刊物的生存最大的威脅就是紙價。以本刊而論，現在每期紙的費用，即使照八十五萬元一令的價格，亦已達三千萬元左右，占到每期總成本百分之五十以上。所以紙價的波動，簡直影響到一般刊物的能否生存。本刊在五月間曾向中央信託局申請購紙四十噸，公事攔了兩個月，到七月中旬才批下來，准購兩噸。紙是日本報紙（紙質較劣），但須照加拿大報紙的市面行情七折購買。五月間我們申請購紙時，市價僅二十萬元一令，七月間批准時，市價已超過三十萬元，即使打了七折，還比五月間申請時的價格為高，而兩噸紙不敷本刊一月之需。最近上海市書業公會才准分給我們三百美元的配額，這批紙何時可到，尚不可知，而三百美元的紙，亦僅敷本刊半月之需，因此本刊過去所有用紙，純系照市價向紙商門市零購。本刊發行數略較其它刊物為大，其間已比其他刊物稍占便利，然而在最近紙價的騰漲下，亦已難於支持。其他發行數較小的同業，其困難更可想見。這次紙價的暴漲，顯然出於人為。我們希望政府，一方面使紙價回復到一個合理的价格，希望能回復到九月底以前價格，同時對於官價紙的分配，亦應求其公平。外間早有傳說，說政府听任紙價上漲，間接以陷與政府政見不合的言論刊物於自行消滅之境。我們希望這只是一個沒有根據的傳說。

十月十九日

（1947年10月25日「觀察」雜誌第三卷第九期）

評出版法修正草案(二)

十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出版法修正草案」（以下簡稱「草案」），送立法院審議。本刊函約韓德培先生撰文評論，以供當局參考。韓先生這篇文字，是從政治的和法律的兩個角度上着筆的，所論極為詳盡，我們極望立法院審議這個「草案」時，對於韓文所論，能予採納。我現在再就條文的本身，就韓文未觸及的地方，補充意見如左：

一、「草案」第二條：「出版品分左列三種：（一）新聞紙，指用一定名稱，其刊期每日或隔六日以下之期間，繼續發行者而言。（二）雜誌，指用一定名稱，并裝訂成本，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間，繼續出版者而言。（三）書籍及其他出版品，凡前二款以外之一切出版品屬之。新聞紙或雜誌之號外或增刊副刊等，視為新聞紙或雜誌。」

右文發生左列疑義：

1、用一定名稱之出版品，其刊期在七日以上三月以下之期間，繼續出版，但并不裝訂成本，在此種情形之下，是否即不作為「雜誌」論？

2、用一定名稱，并裝訂成本，其刊期在三个月以上，（如每一百口出版一期，或每四個月出版一期）繼續出版之出版品，是否即不作為「雜誌」論？

3、有一種出版品（如市上流行的一種「叢刊」），其編制與雜誌相仿，其刊期大体上每隔十日、半月、或一月出版一次，但并未明白規定，在此種情形下，該出版品究為「雜誌」抑為「書籍」？

4、「草案」第二條最後一句：「新聞紙或雜誌之號外或增刊副刊等，視為新聞紙或雜誌」，所謂「視為新聞紙或雜誌」，其義含糊不清：視為「新聞紙」或「雜誌」乎？抑視為發行該項號外、增刊、副刊之該新聞紙或雜誌之一部分乎？如系前者，則該「號外」「增刊」「副刊」之出版，必須按照「草案」第九條規定，于事前申請登

記，非奉核准，不得發行。如系后者，則报社（新聞紙）即可出版各種副刊（即「杂志」），杂志社亦可每日出版增刊（即新聞紙），或其他副刊（即杂志），而不須另行申請登記。

右舉四點，足見原文用字，頗多含糊。立法院于審議時，應求其明確清楚。

二、「草案」第九條前半段：「為新聞紙或杂志之發行者，應由發行人于首次發行前，填具登記申請書，呈由發行所所在地之地方主管官署，于十日內轉呈省政府或直隸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核准後，始得發行。省政府或直隸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項登記申請書後，經審查與規定相符者，应于十日內予以核定，并轉請內政部發給登記証。」

右文發生左列幾個問題：

1、按照右引條文，新聞紙或杂志之發行，核准與否，其權在省府或直隸行政院之市政府；但同時又須俟得內政部發給的登記証。這兒發生的一個問題：即省政府或直隸行政院之市政府（以下簡稱市政府）的「核准」，是否即為最後之決定？抑或須俟獲得內政部發給的登記証以後，才算獲得合法的發行權？如系前者，則內政部登記証之獲得與否，便無意義；即使沒有內政部的登記証，亦無碍于該新聞紙或杂志之發行。果系如此，則又與「草案」第十條，第十五條所規定者不符。如系后者，即新聞紙或杂志之發行，須于獲得內政部發給的登記証後，才算完成依法申請登記的最後程序，才算取得合法的發行權，但「草案」只說「省政府或直隸于行政院之市政府，接到前項登記申請書後，經審查與規定相符者，应于十日內予以核定，并轉請內政部發給登記証。」而對於內政部發給登記証的時間，却無明文規定，實有不妥。因為既然認為要俟取得內政部的登記証，才算取得合法的發行權，則該新聞紙或杂志，雖因省市政府的核准，可以先行發行；而如內政部的登記証遲遲不發，該新聞紙或杂志之發行，始終在一种尚未獲得合法根據的不穩定的狀態之中，勢必影響該新聞紙或杂志的業務計劃。按照過去情形及「草案」規定，內政部的登記証應當是依法申請登記証程序中的最後一步，因此我們認為：修正的出版法對於內政部發給登記証的時間，亦應有明文之規定。我們認為內政部

于接到省市政府的公文后，应于三十日內發給該項登記証。

2、按照右引条文，新聞紙或杂志之發行人，应于發行前填具登記書，呈由發行所所在地地方主管官署，于十日內轉呈省市政府，而后者应于十日內予以核定。是則自申請至核定，前后仅有二十天的時間，不能謂不迅速。新聞局董局長十月三十日在南京發表的談話中，并特別提及此点，謂以前的規定為「十五日」及「二十八日」，現在一律均為「十日」，使核定期間縮短一倍以上。但是問題不在核定時間的縮短，而在假如不在限定時間以內核定，又怎麼辦？按照過去經驗，新聞紙或杂志的發行人，最感苦痛的，是依法申請以後，常常石沉大海，迄無下文，甚至有經過六個月以上而仍不見批复者。因之，為解除這種情形，并減少新聞紙或杂志的發行人的困難起見，我們認為：修正的出版法應當規定：假如在向發行所所在地地方主管官署，申請登記，于三十日後仍不為核定者，該申請人即可發行該申請登記呈文中所指之新聞紙或杂志。

3、按照右引条文，新聞紙或杂志之發行，核准與否，其權在省市政府。但細查「草案」，關於此項核准與否的標準，只有一條，即：「經審查與規定相符者，应于十日內予以核定」。這個規定的反面應當就是：只要不是與規定不符者，即應核准。但是問題不在此；問題在假如申請登記，只規定並無不合，而省市政府批駁不准登記，則其補救辦法應為如何？在原則上，新聞紙或杂志之發行，其核准與否的權力，完全操之于地方政府，是否妥善，很可研究。在京滬平津一帶，地方政府在各種顧慮下，人民要求發行報紙或杂志，比較上或尚容易，而內地及后方邊遠省區，如將此種權力，完全交與地方政府，則人民發行報紙或杂志的權力，恐將遭受更大的限制。因為內地的民主空氣比較稀薄，中央也不能處處顧到，在此種情形下，恐將發生親我者予之，不親我者拒之的情形。就理論上說，憲法承認人民有言論出版之自由，行政官吏如侵犯人民這種權利，是為違憲，人民可以向司法機關進行訴訟。實際上，今日中國人民是否能行使此種方式，殊為疑問。因此，我們認為，是不是在修正的出版法中，應當更積極地明文規定：只要與規定相符，即應核准；同時規定：地方官署無故批

駁，不准發行新聞紙或雜誌，申請人可以向更上級的機關訴願，以為補救？我們願意把這個問題提出來，以供立法院審議此案時的考慮。

三、「草案」第九條後半段：「登記申請書應載明之事項如左：（一）新聞紙或雜誌之名稱（二）發行趣旨（三）社務組織（四）資本數目，器材設備及經濟狀況（五）刊期發行新聞紙者并載明其版數（六）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七）發行人及編輯人之姓名、年齡、籍貫、經歷及住所。」

「草案」第十條：「第九條所定應申請登記之事項有變更者，其發行人應于变更后七日內，按照登記時之程序，申請變更登記。……」

「草案」第二十八條：「……不為第十條之申請變更登記，而為發行新聞紙或雜誌者，得于其為合法之申請變更登記前，停止該新聞紙或雜誌之發行。」

按照右列條文，凡第九條所載各項，如有變更，便應申請變更登記，否則即遭受停刊之處分。我們參以實際情形，此種規定，困難滋多：

1. 資本數目，器材設備，經濟狀況 先說資本。在幣值這樣不穩定的狀態下，任何事業，它欲繼續支持，勢須時時增資。其事至明，不必舉例。再說器材，譬如一家報館，本來沒有汽車，今年买了一輛汽車，這算不算增加了「器材」呢？至于經濟狀況，含意更不清楚，上一个月稍有盈餘，這一个月勉可維持，下一个月或者虧折甚多，這算不算經濟狀況有了變動呢？假如上述的例子都算，則一家報館或雜誌社，恐怕一年到頭，每個月都要申請變更登記。其事之不易行，昭昭甚明。

2. 發行所及印刷所之名稱及所在地，所謂「所在地」，不知如何解釋。「所在地」之變更可能有左列三種情形：

- a, 自甲省甲市甲縣遷至乙省乙市乙縣。
- b, 在同一城市，自甲街甲巷遷至乙街乙巷。
- c, 在同一街道，自甲號門牌遷至乙號門牌。

條文中所言「所在地」之「變更」，不知究系指上列情形中之那

一种。若系第一种，則犹可說。但因为發行所所在地既自甲省甲市甲县迁至乙省乙市乙县，則照本「草案」第七条第二十九条等之規定，其「地方主管官署」業已变更，自应变更登記。但若包括等二种第三种，則对于新聞紙或杂志的發行人，便極困难。（按照我們的經驗，所謂發行所所在地之变更，包括第二种第三种情形在內。）譬如在上海这种大都市里，搬个家是極寻常的事，而且照一般租賃契約，都規定期限，期限滿后，房主可以叫你搬家。在此种情形下，关于新聞紙或杂志之發行，即須声請变更登記，未免使新聞紙或杂志之經營，太不穩定。至于印刷所之变更，也屬同样情形。特別于杂志，它可以这一个月交甲印刷所承印，下一个月交乙印刷所承印，再下一个月又交丙印刷所承印。假如每換一家印刷所，便須声請变更登記，亦未免騷扰太甚。

因之，我們認為：「登記声請書应載明之事項」中，当应求其簡單。即以第九条第六款而論，需要在登記声請書中載明印刷所之名称，但事实上，办一个杂志，核准与否，尙無把握，还那兒談得到交那一个印刷所承印呢？至于变更登記，应当仅限于發行人之变更为限，因为「新聞紙或杂志之名称」若有变更，則一方面对于旧的是「注銷登記」，对于新的是「声請登記」，不应作为「变更登記」論。其余社务組織、資本数目、發行所在地址等若有变更，应令發行人呈报备案，不宜作「变更登記」論。关于此点，我們希冀立法院申議时，能作合理的修正。

四、「草案」第十五条：「新聞紙或杂志应記載發行人之姓名、登記証号数、發行年月日、發行所、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我們以为关于「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并無記載之必要。我們認為新聞紙或杂志，其責任已由發行人負之，印刷所不应再負任何責任。既不負任何責任，亦即無將「印刷所之名称及所在地」記載之必要。这次上海市節約运动委员会通过杂志用紙節約的办法，不正正当当的通知各杂志社，（本社至今未收到任何用紙節約的通知）却規定叫各印刷所不得承印超过頁数之杂志，企圖通过印刷所来控制杂志，我們甚以当局不走正路而走邪路为可惜。印刷所和杂志社的关系是業務关

系，除此以外，即無其他。我們希望政府在合法合理的程序下管理出版事業，而不要企圖通過商業性質的印刷所來控制言論性質的出版物。

五、「草案」第十七條：「新聞紙或雜誌登載之事項，本人或直接關係人請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者，在日刊之新聞紙應于接到請求三日內更正或登載辯駁書，在其他新聞紙或雜誌應于接到請求後第二次發行為之。……更正或辯駁書之登載，其地位應與原文所載者相同」。

右文最後一句，發生困難。舉例言之，假如一個報紙的头条新聞，有記載錯誤，被記載錯誤的本人或直接關係人請求更正或登載辯駁書，是否應在头条新聞的地位，將該更正或辯駁書登出來呢？按照「草案」，是應當這樣辦的，因為「草案」規定：「其地位應與原文所載者相同」。但考諸古今中外，從未有一個報紙，其头条地位是登載更正或辯駁書的。因之我們認為「草案」第十七條最後一句，應予刪去。

同時又可能發生一個問題（雖然在事實上不致於發生），即假如有一項記載，被記載的人認為記載錯誤，提出辯駁書一篇，竟長達十萬字，則這個新聞紙或雜誌應否予以刊載呢？如不刊，則違反法律。如刊，則照目前報紙或雜誌的篇幅，恐非為之出一特刊或專書不可。（假如是雜誌，則它又違反了「紙張節約」的規定。）關於辯駁書字數的問題，亦應有補充的規定。

六、關於「草案」第四章（第二十一條至二十七條）出版品登載事項的限制，韓德培先生文中已有詳論，我們完全同意。其中關於第二十六條：「戰時或遇有變亂及其他特殊必要時，得依中央政府命令之規定，禁止或限制出版品關於政治，軍事，外交，或地方治安事項之記載」，此條假如不能完全取消，我們主張在這條條文之後，加上左列文字：

「中央政府此項禁令或限制之命令，應于命令發布後一個月內，咨請立法院追認；立法院應于接到咨文後十日內決定對於此項命令之追認與否；如立法院不同意此項命令時，該命令應即作為無效。」

關於「出版法修正草案」的批評，本人僅補充陳述幾點意見，主

要的部分均包含在韓先生一文之中。在根本上，我們反对另設「出版法」来約束出版事業；出版品的一切責任問題，尽可照民刑法的規定予以处理。假如在实际的情形之下不能达到这个理想的地步，則出版法的制訂，应力求其合理。我們竭誠希望立法院審議此案时，能考虑并采納我們的意見。

十一月二十九日

（1947年12月6日「觀察」杂志第三卷第十五期）

論全國專科以上學校开除學生

全國專科以上學校不得准其入學之不妥

十一月二十一日上海新聞報載該報十一月二十日南京專電：「專科以上學校學生开除後，必須呈報教部，并由教部通令全國各專科以上學校，對此項开除學生，不得准其入學。此項規定，因日久不免忽視，現教部已重申前令，飭令各專科以上學校今后應嚴格執行，絕不准通融，以整學風」。我們認為此事深有不妥，爰為文論述，並為青年學生呼吁。

一、學校开除學生，總不出下列兩種原因：或者認為該生學業太壞，不堪造就；或者認為該生品行不端，不堪訓誨。社會生活中不能沒有懲戒，超過了某種限度，自然應該予以處罰。但是今日中國一般大學，關於課業及訓育的標準，並不一致。先說課業。有的學校學術水準高，有的學校學術水準低；有的學校功課嚴，有的學校功課寬；有的學校以學生有無特殊心得，是否能融會貫通來衡量學生的造詣，有的學校只以機械的考試、學生是否能背熟筆記或教科書來決定學生的成績……在這種差別里，我們不能不承認：在今日中國的一般大學之間，甲校與乙校之間，乙校與丙校之間，丙校與丁校之間，甲校與丁校之間，在學術水準及學生的程度上，是有距離的。因之，在甲校或許是一個「低材生」，但這個在甲校不過是一個「低材生」的學生，可能轉到丁校之後，卻變成了丁校的「高材生」；至少，這個學生在甲校是被認為成績低劣者，他到丁校後不一定同樣被認為不堪造就。這一點，我相信無論教育部當局或一般供職教育界的人士，不敢認為我們這種說法為無據。因之，在甲校因學業太壞而被开除的學生，他的實際程度，不一定比丁校的在校學生來得壞。但程度還不及這個甲校开除學生的丁校學生既然仍可在大學讀書，而程度比在丁校在校學生程度好的學生，反而因甲校之开除而不得轉入其他學校，永遠剝奪了就學的權利，我們認為這是不公道的。再說操行。今日中國一般大學，由於各校的历史、環境、以及主持的人物不同，在訓導方面，

其标准和作風，也并不全国一致。有的学校采取严格管理制，有的学校采取自由發展制；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上課下課、按部就班的学生，有的学校所希望培植的学生就是有創造力有新理想的学生；有的学校对那些对于国家大事关怀热心的活动学生，总是不甚放心，处处加以管束，有的学校則对于有領導力有活動力的学生，中心贊賞，处处予以鼓勵和指导……因此，同样一个学生在甲校可能成为校方最顧忌的学生，但在乙校可能成为校方很賞識的学生；同时同样一个行为，在甲校校方可能認為这个行为超越了常軌，破坏了本校的秩序，但在乙校校方，可能認為这个行为是無所謂的，可以原諒的。在这种差別之下，一个学生在甲校可能是一个「敗类」，但到了乙校可能变成一个「人才」；在甲校，他的才智迺被埋沒，在乙校，他竟然获有机会發揮他的才干。同时，一个学生，他的品行（包括他的思想、胆識、組織能力、服务精神等等），在甲校可能被認為不堪訓誨，而到了乙校可能被認為后生可畏、大有作为。因之無論从學業或操行的观点看，要使一个学生，被一个大学开除后，全国其他大学便不再准其入学，这是不合理的。教育的目的在發揮理性，理性的目的則为求合理，求公道。因之我們認為教育部規定全国專科以上学校开除的学生，全国其他專科以上学校不得准其入学，这一規定，与「教育」本身的意义，背道而馳。我們希望教育部对于这种規定，能重作考慮。

二、在从前君主时代，地方上出了一件命案，就成为了一件「大事」，有司可以因此丢官甚或撒动腦袋。共和以后，民命反而越来越不值錢了，試看今日，民命与蟻命，究有何异！在学校里，情形亦正相仿。在我們做学生的时代，可能一年之中沒有一个学生記大过，兩年三年中沒有一个学生被开除；开除了一个学生，那就全校騷动，極端严重。可是現在，学校开除学生已是家常便飯，不仅如此，而且現在又有了新名字，叫做「集体开除」，一开除就是十几个或几十个，学生成了韭菜根，一刀切下去就是几十根。我們不知道这还是教育的权威「漲价」了呢，还是学生的「价格」「貶值」了呢？从前开除一个学生那样郑重，現在开除一个学生甚至几十个学生这样輕易，难道現在

的学生，無論就學業的原因或品行的原因，真的那樣不堪造就了嗎？假如說真的學業不行，為什麼不在錄取的時候，將錄取的标准盡量提高？假如說品行不端，然而各校訓導，平時對於學生在做 人 做 事 方面，究竟有沒有切實的指導。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新教育，名為德智體三育并重，但體育不過做到開運動會，德育不過做到上紀念周。現在的学生，伙食這樣壞，有的學校十几個人或几十個人合住在一間宿舍，基本的營養、空氣、日光都不够，還講得上什麼體育。要學生幫政府忙的時候，如發動青年從軍等類，于是把學生大大捧一陣，學生要是對國事有所表示，而不利於政府時，便把學生大大打一陣，這樣講得上什麼德育。三四十年來中國的新教育，大体上說來，不過是一種「書本教育」而已。按時上課就不扣分數，考滿六十分算及格，讀完多少學分升級，讀完四年還拿文憑。請問今日中國有几个大學能注意到做人做事的道理？有些大學，比較有一種優良的傳統，學生沐浴在這種傳統里，經過四年的熏陶，使他在做事做人上漸漸地得到一種正常的訓練；或者一個學生幸運地親近了一位優良的教師，受了他的影響，在性格上漸漸定型。但就整個中國的高等教育看，這種情形是占極少數的。（這也就近似牛津導師制的精神。中國有許多人很嚮往這種導師制，後來教部也規定各大學設立導師，但是中國大學里的導師是「帶兵式」的，或者「保甲長」式的，凡是教師都是導師，每個導師帶上几十个學生。不說在各種條件上根本無行「導師制」的可能，因之有導師而不知其所屬的導生有多少者，導生經年猶不知其導師為何人者，就是中國導師制的真正目的，亦不過是要叫這個導師管管几个學生，不要他們亂惹是非，鬧出亂子。所以結果中國大學里的導師制是有其名而無其實。）至於一般大學里，除了上課、考試、分數、文憑外，還有什麼做人做事的訓練？一年復一年，墨守成規，一批一批的畢業，糟踏了青年的生命，糟踏了國家的光陰。現在許多學校，這樣容易地开除學生，可是學校當局是否已經盡了「教」與「育」的責任？在目前這種教育制度之下，大學的主持人，縱然有這方面的理想，但事實上又是否能夠有所作為，貫徹他們在這方面的理想？同時政府當局所行所為，又是否能夠激發青年向上，能使青年身心安定？

大环境恶劣如此，却希望学生乖乖如彼，其可得乎？青年容有錯誤，也当網开一面，讓他有条路走。越是开除学生容易，越不能实行一校开除他校不收的办法。这种一校开除他校不收的办法，是迫人墮落，迫人自杀，迫人走險，其結果与教育的本义完全相反；所以我們对于教育部这个規定，不能贊同。

三、但是教育部为什么要有这种規定，而且認為此項規定，日久不免忽視，又要重申前令，飭令各校严格执行，絕不通融，以肅學風？假如全国專科以上学校的学术水准和訓导作風都是一致的，則施行这个統一的办法，犹有可說。但事实并非如此，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如此。此事教育部非不知之，但仍有此种規定，而且重申前令者，据我們的观察，其动机不是教育的，恐怕仍然是政治的。政府显然企圖用这种严峻的措置，以压制对于现实日益不滿的学生情緒，希望学生只管書本，不管国家。我們認為政府用这种严峻的手段来对付有热血而無憑借的学生是不公道的。而且在原則上，我們反对政府用一切以政治控制为出發点的办法来控制教育。政府应当讓大学学生在学术上自由發展，在思想上自由發展，在公共生活的訓練上自由發展，只要这种發展是合理的，合法的。我們不能希望青年人像老年人那样保守消沉，我們也不能希望青年人像中年人那样穩定謹慎，青年人可貴的就是那一股活力，这种活力就是国家的活力。沒有活力的国家是一个死的国家，沒有活力的社会是一个沒有生命的社会。政府应当自疚自省，尽量刷新政治，締造一种光明而有朝气的社会風气，使一般純潔而有理想的青年在这种有光明有朝气的大环境下，潛移默化，培养成为建国的良才。我們对于年来各大学学生的活动，素極注意，对于各大学学生自治会竞选这一类事情，亦不惜篇幅詳加报导，这就因为我們認為：今日这一批青年在这种校內活动中所受的民主的訓練，与二十年以后中国政治的趋向大大有关；历史家及政治家的任务就在要能看到每一个社会現象它在日后所可能發生的社会影响。我們衷心希望政府当局能創造一种新的風气，以这种新的風气来積極地激發青年的抱負，熏陶青年的操守，而不要單在消極方面以种种方法来限制青年的活动，削弱他們的活力。十二月五日

1947年12月13日「观察」杂志第三卷第十六期

我們建議政府調查并公布白報

紙配給情形

最近英商字林西報、美商大美晚報和上海報業公會，因為白報紙配額問題，引起嚴重糾紛。上海報業公會於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召開的第四十二次會員大會決定第四季白報紙配額時，認為字林西報和大美晚報在紙張篇幅上，未能遵守公會公約，故將字林西報的白報紙配額按照第三季配額減去百分之九十，即自九千四百十元美金減為九百四十一元美金；大美晚報的配額按照第三季配額減去百分之五十，即自八千四百五十八元美金減為四千二百二十九元美金。被處罰的兩報連日以極大的首頁新聞地位及社評地位，向報業公會提出抗議。在性質上，這本來是一個同業公會之間的內部問題，但在趨勢上，幾乎變成一個涉及國際性質的外交問題。輸管處主任委員張公權於十二月二十日致函大美晚報，謂白報紙配給額之最後決定權，在輸管處而不在報業公會，并謂該處對於字林西報及大美晚報之配額問題，將有公平之解決，遂使情形略趨緩和。我們現在願就一年白報紙配給情形，陳述意見，希望政府能使白報紙的配給制度合理公平。

白報紙的價格在三十五年一年中，極其平穩。從三十五年年底起，開始波動：經常在二萬五千元一令的白報紙，五萬、十萬、十五萬，躍漲不已。在白報紙曾經最高漲到一百五十萬元一令的今天來看，十五萬一令的價格，不啻是黃金好夢，令人戀憶不止。但在三十六年二月間，一般文化事業的經營者，對於這種漲無止境的白報紙價格，已都惶惶不安。在這時候，政府決定以國家的力量來扶助文化事業，遂有白報紙配給制度的施行。在政府每三個月一次的進口限額中，以一定的數目，配給文化界出版界，使得到配額的出版機構，可以向政府購買外匯，訂購報紙。其後白報紙的價格，一日千里，二十萬、三十萬、五十萬、八十萬、一百萬、一百二十萬，一直到最近最高的一百五十萬（一令），白報紙的價格越漲，白報紙配額的重要性便越增加。正如字林西報在這次的配額爭端中所說的，假如他們不能

獲得他們原有的配額，他們勢必被迫停刊；這話既非夸大，也非威脅，在實際上確有可能。事實上，今日中國的出版界，無論是報業、書業、或雜誌業，無不為這高漲的紙價壓得透不過氣來。以本刊論，我們在三十五年九月創刊時，紙價只有二萬五千元一令，現在漲到一百五十萬元左右，約漲六十倍之多，但是我們創刊時的售價，只有五百元一份，即以本期增售七千元一份的售價言，本刊的售價亦僅上漲十四倍。這個在同一時期內，紙價已漲六十倍，售價只漲十四倍，都是確實的事實，而其對比的強烈，則令人看後不僅心弦震蕩。除非報紙、書籍、或者雜誌，它的銷路或者它的售價能與白報紙的價格作比例的增加，否則終將血干汗盡，垮了完事。但是報紙、書籍、雜誌，無論是銷路或者售價，要與白報紙的價格作比例的增加，均不可能。普遍的貧窮使報紙、書籍、雜誌的銷路越來越呆滯，一切出版物的銷路，不僅無增加之望，反有下跌的趨勢。經營門市的人都在叫苦：看書的人多，買書的人少！肚子都吃不飽，還有什麼錢買書呢？支出的增加，使出版品的售價必須增加，售價的增加使買得起的人越來越少，而銷路越少則售價更越須增加；如此循環，出版業的前途便越來越黯淡消沉。所以現在大家都希望獲得白報紙的配額，借以減少出版品的成本，勉力撐持，以維護文化事業的生存。

過去一年中政府所實行的白報紙配額制度，我們認為其中最可批評的地方，即上海一地在全部配額中所占的比例，實在太大。據我們所獲得的材料，即以最近這一季，即第四季（包括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及三十七年一月）的白報紙配額分配情形說：第四季的配額總額是二百五十餘萬美元，但上海一地的書業分到八十餘萬美元，約占總額的三分之一，上海一地的報業分到六十餘萬美元，約占總額的四分之一，國民黨黨辦報紙刊物分到三十五萬餘美元，約占總額的八分之一弱，上海的紙商業分到二十餘萬美元，而除上海以外的全國各地的非國民黨黨營報業，包括北平、天津、漢口、廣州等地，一共亦不過分到三十餘萬美元。易言之，在全國的白報紙配額中，上海一地所分配到的，幾乎占到總額的百分之七十以上。三十六年夏天我在天津旅行時，平津同業大都表示上海書報業享受的配紙數額太多。在同一時

期，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李俊龙副部长视察河南一带时，当地的同業也一致呼吁，要求享受白报纸的配額。这一年來，内地报业因受紙价的重压，被迫縮小开数甚或停刊者，时有所聞；西安紙荒的严重，几乎使西安全体报业解体。再以上海报业的分配情形而論，即以本季（第四季）而言，据我們获得的材料，其分配情形如左：

新聞报	一四七、五四四元（美金）
申 报	九一、五七七元
大公报	八三、五三三元
正言报	二九、一〇〇元
东南日报	二八、七〇〇元
和平日报	二六、二六二元
前綫日报	二二、一五七元
益世报	二二、一五七元
商 报	二二、一五七元
大陆报（英文）	二〇、九一九元
华美晚报	一〇、二二三元
新夜报	一〇、二二三元
时事新报（晚刊）	一〇、二二三元
大晚报	一〇、二二三元
新民晚报	一〇、二二三元
大众晚报	一〇、二二三元
自由論壇报（英文）	九、一七二元
中华时报	七、九一一元
金融日报	七、〇六四元
立 报	五、九三五元
大美晚报（英文）	四、二二九元
俄文日报	二、七六四元
字林西报（英文）	九四、一元
英文回輪日报	四〇〇元
鉄 报（小报）	五、九六〇元

飞 报（小报）	四、三〇五元
小日报（小报）	二、五〇〇元
力 报（小报）	二、五〇〇元
罗宾汉报（小报）	二、一〇〇元
誠 报（小报）	一、六〇〇元
活 报（小报）	一、五〇〇元
風 报（小报）	一、五〇〇元
东方日报（小报）	九五〇元
辛 报（小报）	九二〇元

右列数字可以帮助我们明了目前上海报业白报纸配额分配的一般情形。但以整个国家为单位来看，我们不能同意这个分配是公平的。北平、天津、济南、青岛、汉口、开封、西安、兰州、迪化、成都、重庆、贵阳、昆明、桂林、长沙、南昌、广州、福州、沈阳等地，各有其优秀的报纸，在各区域的地理岗位上，负其传播文化的使命，我们绝不能如此厚于上海一地而薄于全国各地。我们认为这种分配比率，未免太偏。政府应以全国为单位，就各地报业与出版业的需要与贡献，衡量实际情形，作合理而公平的分配，不宜将感情完全侧重于京畿附近的一二个都市。

再就上海一地而言，在过去一年中，白报纸的配额情形，物议甚多。最通常的两个毛病：第一个是分配不平，有的人家配得多，有的人家配得少，多的多到超过其实际需要，少的少到远不敷其实际的需要；第二个是分到白报纸配额的人，当他利用所分到的白报纸配额时，不一定能符合国家所以要分给他白报纸配额的本意。国家所以要给各报馆各书店各出版机构白报纸的配额，其目的乃在减轻报业、书业、出版业在用纸方面的负担，亦即间接减轻读者的负担，用以传播有益于社会的文化及思想。白报纸配额的目，并非借此以补贴各受配对象的庞大而近于浪费的行政开支，或借此以肥任何个人或少数人的私囊。白报纸的配额不是一种分贖、救济、或补贴，受配对象应当将所配到的白报纸，用之于印刷报纸或出版书籍，不得将配到的白报纸作为受配对象在业务上的一种资金，发生买卖行为，以此周转或以

報業或書業，有些人家此贏利。但一年以來，實際情形與原定目的，未必能完全符合。無論所分到的配額，是否不超出其实际需要，不免令人懷疑。在報業方面，據我們所知，曾有人提議在報業公會內組織一個小組委員會，調查各報的實際發行額，用以決定該報所得到的白報紙配額是否超過其实际需要，但這個提議始終行不通，因為大多數的報紙都不願公開其實際行數。十二月二十七日出版的密勒氏評論周報第一篇社論中就有這樣的敘述：上海每一家報紙都虛報他們的發行額，用夸大的發行額以便招攬廣告。密勒氏評論周報甚至懷疑，上海有些報紙，為了要求配紙，夸大他們的發行數。密勒氏評論周報的記者說：他們曾經聽說，有一家報紙自稱日銷六萬份，但報業公會于分配配額時，知道其數不確，所以打了一個對折，只給了那家報紙相當于日銷三萬份的配額，一家報紙發行人，一方面向報業公會抗議其決議的不合理。一方面心裏却十分高興，因為實際上這家報紙僅僅日銷二萬份，（密勒氏評論周報一〇八卷四期一〇八頁）。張君勳先生有一次告訴我：他們所需要的白報紙是一家半官方報館分給他們的。一般人都有一種共同的印象，即單就上海一地言，白報紙的配額並不是完全公平的。這種不公平的情形同樣見之書業方面。我們甚至又可以說，書業分配白報紙的情形，比報業更壞。報業每一次決定配額後，其配額清單雖不向社會公開，但在報業公會的會員之間，是公開的，各會員還有機會知道每一家所得到的配額。書業公會則除了理事們之外，其他會員很少知道每一次白報紙配額的實際情形；一切都操之于少數理事們的掌握之中。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巴金先生，曾有一次口頭要求書業公會公開白報紙配給的清單，但被詢問的人則要求巴金先生用書面提出來。其後文化生活出版社、晨光出版公司、萬有書店三家聯名正式致函書業公會，請求公開白報紙配給賬目，但書業公會迄無只字答復。有許多人都懷疑書業公會的理事會員，利用其自身為「理事」，都能分得相當多的白報紙配額。這種懷疑有無根據，只須書業公會一方面公布其理事名單，一方面公布其過去各次配紙的清單，便可證明。在書業中，有許多的確確在認真出版有價值的書的出版業，他們所分到的白報紙配額，非常微小，遠不敷其实际需要，

以致有許多稿子，業已排好，打好紙型，而沒有白報紙付印。但有些出版色情書籍的書店，却可以獲得為數甚大的白報紙配額。又有些書店，白報紙配額雖然分到不少，但極少出書，就靠分到的白報紙「坐吃」。所以現在上海有一個新名字，叫「吃白報紙」。前幾天，上海新民晚報上有一段新聞，說有一家書店，要拋出白報紙，價達二百萬之巨。這個消息假如是事實，則大可證明書業中的確有人配到了白報紙而並不用以出版書籍。政府以國家外匯購進的白報紙，配給出版業，原是鼓勵並幫助出版書籍者，而受配者却用以作為他們的業務資金，移作非與直接付印有關之用；這實大違政府施行白報紙配給制原意。更進一步說，我們認為白報紙的利用，應以有益於社會的文化事業為限。我們絕不同意以國家艱難的外匯購進的白報紙，浪費在印刷大篇幅的商業廣告或娛樂廣告，或者印刷色情誨淫的文字。前述文化生活出版社等三家致函書業公會，一方面要求書業公會公布配額清單，一方面曾質問書業公會為什麼出版黃色色情書籍的書店卻可獲得極大的白報紙配額。我們認為這種質問極其重要。白報紙的配給，既要公平，亦須合理。一切分配超過了其实际需要、或用分配到的白報紙去印刷無益於社會文化的圖書，或者干脆分到報紙而不出版書籍，「坐吃白報紙」，這一切情形我們都認為是不合理的。這種不合理的情形，不僅浪費着國家的外匯，並且間接剝削了全國學術界文化界的作者讀者的利益，有害於整個國家的文化事業。我們更須進一步地明瞭，目前白報紙價格的如此飛漲，亦與這種配額制度有關，因為絕大部分的白報紙配額都給「既有對象」分去了，所能剩給紙商的數目也就有限，所以紙商在供需不平的情形下，囤積居奇，高抬售價，其結果，使一切不能獲得政府配額的出版業，統受其累。

關於本刊自身，我們亦願在此略數語。我們過去的用紙，都是向市上紙商零購的。我們在三十六年五月曾一度向中央信託局購紙，請求購買四十噸，公事至七月才批复下來，准購兩噸。中央信託局的紙是日本紙，但須照加拿大紙的市價七折計算。事實上，我們申請時，市價僅二十萬元一令，但批准購紙時，市價已超過了三十萬元，即使打了七折，其实际支付的价格，還比五月間申請时的价格为高，而紙質

則遠不如市上所購的西報紙。據說最近上海有二十几家科学期刊联合向中央信托局購紙，只批准了一吨，每家只分到二令左右，我們觉得这简直是滑稽。我們于加入書業公会后，書業公会在第三季配額时，曾給我們三百美元的配額，仅敷本刊半月之需。我們因为書業公会的配額不敷本社实际需要远甚，故于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以双挂号公函一件致書業公会，正式請求該会派員惠臨本社，調查本刊的实际需要。我們的挂号信收据是上海第五邮局第 0147 号，并于翌日（十一月二十八日）收到書業公会的「收件回执」。但迄今一月，書業公会既未接受我們的請求，派員調查，亦未有只字之答复。我們致函書業公会的态度是誠懇的，而且我們認為我們这种請求乃是基于一种合作的精神，願意协助書業公会明瞭其會員的实际需要，以作为該会下次决定配額时的参考。本社現除出版周刊外，并將出版叢書，叢書的原著且已絡續寄到，本社对于配紙的需要，比以前更为迫切。我們絕對不能承認，那些色情的書報，在整个国家文化生活中，比本刊所作的貢獻更为重要。那些色情書報都可获得为数可觀的配額，为什么我們所分得到的独如此之少！我們对于这种不公平的情形，难于緘默！

白報紙的配給制度已行一年，現在又是一个年度的开始。我們認為政府对于过去一年白報紙配額的情形，極应加以調查：究竟过去一年中的白報紙是如何分配的？其实际用途的情形又如何？在書業方面，到底过去一年中出版了多少書籍？那些書籍？其用去的紙量与配給的紙量是否相符？我們希望政府加以調查，并公布其調查結果，使一般社会都能明瞭这一方面的实际情形。对于过去一切不合理不公平的情形，政府应根据調查所得，作进一步的改善。

十二月三十日

（1948年1月3日「观察」杂志第三卷第十九期）

風浪·熬煉·撐住

——「觀察」第三卷報告書

經過這緊張的、困頓的、並且富于戲劇性的半年，我們欣幸我們終得向讀者宣布：「觀察」第三卷業已出齊。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兩周，以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四卷第一期定二月二十八日出版。

這半年真是一段熬煉人們靈魂的日子，既需要勇氣，又需要忍耐。一面是政治性的危機，一面是經濟性的壓迫——后者尤較前者使我們疲憊吃力。但是無論我們處境如何危險，經費如何艱難，我們的一貫方針是：撐住舵、沉住氣、向前撐。我們相信，這還僅僅是遭遇困難的一個開始，更大的困難也許還在後面。

開支

我們仍舊先從業務方面說起。整個的局勢愈來愈搖擺顛蕩，反應在經濟生活方面的，也必然是大家愈來愈困難。法幣愈來愈不值錢，物價也就愈來愈跳得快。就本刊說，創刊號每份售五百元，一卷二十四期售一千元，在第一卷的半年之中售價只漲了一倍。二卷一期售一千五百元，二卷二十四期售三千元，在第二卷的半年之中，售價亦僅上漲一倍。三卷一期售三千元，三卷二十四期售一萬元，在這一卷的半年之中，售價却漲了三倍多（如將發行數的增加和篇幅的減少兩點一併算入，這半年間售價的上漲，并不止三倍多），這也可以反映最近半年來各種物價及工價激增的程度。在這一卷中，我們最感重壓的就是「紙」的負擔。我們曾在三卷九期和十九期上兩次專文陳述此事，紙的問題確已成為目前國內文化界出版界最嚴重的問題。在三卷一期時，紙價約為三十萬左右一令，其后四十萬、五十萬、七十萬、八十萬、九十萬、一百萬、一百二十、一百五十、一百八十、二百、最高曾一度冲到二百三十萬一令，在六個月內大約上漲百分之七百倍。現在本刊每期紙的成本，占到每期總成本的百分之五十五以上。

这半年来，我們几乎天天在为着紙的問題焦虑緊張。

排印工及裝訂工也一再漲价，茲將三卷一期和三卷二十四期各种价目比較如左：

种 类	三卷 一期	三卷二十四期
五号字排工（千字）	四万三千元	十三万二千元（日內 又將加价）
六号字排工（千字）	五万元	十五万三千元
印工（每令）	八万元	二十六万元
封面印工（千頁）	二万七千元	九万元
紙型（每頁）	三万二千元	十万元
訂工（每份）	一百三十一元六角三分〇七元	

根据右表，排印工及訂工的上漲，在这半年中，約为百分之三百多倍。稿費三卷一期时为千字五万元至六万元，現在提高为千字十五万至二十万元，亦約提高百分之三百左右。本社員工的薪金开支，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例很大，在三十六年九月份（三卷一期时），每月員工薪金总额仅七百余万元，現在（三十七年一月份）已达五千万，一方面薪金本身調整了，一方面由于業務上的需要，職員的人数也有增加，因此每个月的薪金开支，也成为本社目前一項不輕的負擔。其他一切杂項的开支，都隨着增加。全部开支合攏来算，在这半年中，增加的比率当在百分之五百左右。但售价的增加則仅为百分之三百三十。因为第三卷的發行数，比較第二卷的發行数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所以收支兩方还勉可求得平衡。

銷 路

本刊的發行数，第一卷約为八千份，第二卷一万六千份，第三卷二万五千份，增加的比例約为「一、二、三、」之比例。本刊銷路如此激增，我們自愧并無任何足堪重視的貢獻：一切应归功于作者的支持和讀者的爱护；同时也可以說，这充分反映今日国内对于这样一个真正沒有背景的言論刊物的需要。

本刊第二卷临末各期發行一万六千份，（二卷二十四期發行一万七千份）。自第三卷起，另在北平出版「华北航空版」，委托北平新

实書店代理發行，每期發行三千份。华北航空版發行后，在平、津、华北、东北一帶，上海本社即停止寄發，但三卷一期，上海仍印一万六千份，滬平兩地合为一万九千份；「华北航空版」的發行，使本刊自第三卷第一期起，發行数即从二卷二十四期的一万七千份跳到一万九千份。华北航空版在这半年之中，根据北平代理發行人新实書店的报告，运为三千份，未能有何增加。这可能因为东北及华北各地的战火，使刊物的銷路愈来愈狭，因之难望推广。上海方面的發行数則自三卷一期到三卷十一期，运在上漲的趋势中，三卷十一期以后，發行数即停滯不前，逗留在二万四五千份左右。战火的蔓延，交通的阻隔，以及售价及邮資的增加，都足以影响刊物的銷行。茲將第一卷第二卷各期再版数及第三卷發行数报告如左：

第一卷	第 一 期	五版	一二二〇份
	第 二 期	六版	一二二〇份
	第 三 期	五版	一二二〇份
	第 四 期	四版	一一八〇份
	第 五 期	四版	一三〇〇份
	第 六 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 七 期	再版	一三〇〇份
	第 八 期	再版	一一六〇份
	第 九 期	再版	八二〇份
	第 十 期	再版	一〇一〇份
	第 十 一 期	再版	一〇五〇份
	第 十 二 期	再版	七三〇份
	第 十 四 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 二 十 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 二 十 一 期	再版	一二二〇份
	第 二 十 二 期	再版	八一〇份
	第 二 十 四 期	再版	八三〇份
第二卷	第 一 期	三版	一二〇〇份
	第 二 期	再版	一三三〇份

第 三 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 四 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 五 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 六 期	再版	一六〇〇份
第 七 期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 八 期	再版	一〇六〇份
第 九 期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 十 期	再版	九〇〇份
第 十 一 期	再版	一〇二〇份
第 十 二 期	再版	六五〇份
第 十 三 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 十 四 期	再版	八〇〇份
第 十 四 期	三版	六〇〇份
第 十 五 期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 十 六 期	再版	九〇〇份
第 十 七 期	再版	八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再版	五〇〇份

第三卷

第 一 期	一九〇〇〇份
第 二 期	一九五〇〇份
第 三 期	二一〇〇〇份
第 四 期	二一五〇〇份
第 五 期	二一〇〇〇份
第 六 期	二一〇〇〇份
第 七 期	二二〇〇〇份
第 八 期	二二〇〇〇份
第 九 期	二三〇〇〇份
第 十 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 十 一 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 十 二 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 十 三 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十四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十五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十六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十七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十八期	二五〇〇〇份
第十九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三期	二四〇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二五〇〇〇份

按照上表，本刊第三卷的發行情形，前半期是上升的，後半期是穩定的。但是本刊第四卷的發行數是否能夠再向上增加，或者是否能夠保持已有的數目，我們不作任何樂觀的預期。主要的原因是戰爭使大家越來越窮，而普遍的貧窮使買得起書刊的人越來越少。一方面書刊本身的售價，由於成本的增加，勢不能不一再調整，另一方面郵資的加價使書刊在發行上遭受極大的不利——后者所造成的嚴重影響尤較前者為甚。售價的增加，在京滬東南一帶比較說來還不發生任何太大的影響。以即刊日前售價一萬元一份來說，現在這一萬元在一般都市人民的生活中已無任何重量。在上海，看一場電影連車錢就要花到五六萬或七八萬，吃一碗最起碼的肉絲面連小賬就要花到兩萬元，坐一次公共汽車也要一萬元，三輪車夫或黃包車夫對於一萬元的生意簡直已經不感「興趣」；說到後來還是刊物最便宜，化一萬元買一份「觀察」可以消磨一個寧靜的周末。但是在遠地，情形就不同。遠地寄刊，勢須航寄。定戶航寄，航平每份就要四千多元，航挂每份要七千多元。同業批購，用航挂寄遞，每份的郵資平均均合三千元左右。這一筆郵資的負擔可觀，而這筆負擔最後當然仍落在讀者頭上。遠地同業還要加上他們的利潤，這樣一來，本刊在後方各城市的零購價格，亦就可觀。後方的生活程度本較京滬一帶為低，現在却要他們付出較京滬一帶讀者所付出的更高的代價購買書刊，這個情形所發生的困難，可以

想見。本刊在發行上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真正的全国性，發行總額的百分之五十以上都散部在大后方各大小城市鄉鎮之間以及遠邊地區，因之郵資的加價對於本刊業務上所生的影響，大於僅僅以京滬杭三角的帶為發行中心的其他刊物。因之我們一方面希望後方的讀者尽可能地向本社直接定閱，同時我們也叮囑全國各地同業，能和我們合作，盡各種方法以減低批購的成本，從而減低門售的價格。我們希望各地同業尽可能的用「航空圖書小包」寄遞而不用「航挂」寄遞，因為，「航空圖書小包」的郵資只合到「航挂」郵資的三分之一。用「航空圖書小包」寄，不一定比「航挂」慢。假如當地同業共同約好，都用「航空圖書小包」，則大家仍都同時收到，亦不致增加業務上的競爭困難。此外各地同業在規定本地的門售價格時，我們亦希望他們盡量採取薄利多銷主義。過去有些地方的同業利潤定得太高，比如在貴陽昆明，本刊售五百元時，他們已售一千五百元或二千元；這樣的情形，對於讀者、經售書店、及出版者三方面都是不利的。我們又希望各地同業對於本刊的門售價格有一個標準，不要把「觀察」像一般商品似的有早晚市面不同的價格。譬如在台灣，就有這種現象。當我們售六千元一份時，最先到的一批「觀察」，在市面有時喊到台幣一百五十元一份（合國幣一萬四千元左右），過了幾天，售價從一百五十元減為一百二十元，一百元，或八十元。這種情形也非我們所願聞。其實當本刊售六千元時，在台灣售八十元台幣，是比較合理的。我們平時一貫的方針是想尽可能的減輕讀者的負擔，我們要求各地同業在精神上能和我們配合合作。

自從「華北航空版」出版後，華西及華南的讀者來函希望我們出華西航空版及華南航空版，以減低內地讀者的負擔。在原則上，這不僅是我們願意的，也是我所希望的。但是出航空版有許多條件，不若想像中那樣簡單。本社目前還沒有發展到可以直接派人到各地去自己發行航空版的程度，航空版的發行勢非委託當地書業代理不可。但我們還沒有得到合適的代理對象，代理對象最主要的條件是負責任，守信用，按期和我們結賬。假如我們不能按期收回賬款，而在各地出版航空版，這不啻是一種「自殺」。我們當然願意隨時留意并尽可能

接洽此事，但至少目前還無任何好的消息可以宣布。不僅沒有好的消息，我們反而要向華北讀者宣布：我們的華北航空版也終于只能出到三卷二十四期，自第四卷起，不擬繼續發行了。最主要的原因是代理發行本刊華北航空版的北平新實書店未能履行契約，按期和我們清賬，拖欠的數目在全部應付的賬目中所占的比例太大，而且勢必越欠越多。新實書店也有新實書店的困難：戰火的蔓延使他們無法推廣銷路，收款困難使他們周轉不易，北方紙價的昂貴也加重他們的負擔；我們對於他們的困難是同情的，了解的。但就新實書店和我們的「義務與權利」的關係上講，這樣越欠越多的情形，也不是長久的辦法，所以我們考慮結果，只得將華北航空版暫停發行；將來如有可能，再設法恢復。

定 戶

關於定閱部分，第三卷中最大的改動是將「按期計賬法」改為「硬性規定法」。以前是預收若干訂費，一期一期的扣除，款盡通知續定。但定戶對於這個辦法，感覺不便，一致要求硬性規定：三個月多少錢，六個月多少錢。因為照已前的辦法，定戶都不容易知道自已的訂費什麼時候完，以致續定時常常中途脫節。況且硬性規定以後，刊物假如加價，讀者即可不受加價的影響，多少可以得到一點保障。我們認為讀者的要求非常合理，所以自三卷五期起，即改用硬性規定的辦法。

定戶在這半年中仍有增加。茲將過去三卷中增加的情形列表如左：

卷 數	定單號碼	定單數目	實際定戶
第一卷	一——二七〇九	二七〇九	一千六百左右
第二卷	二七一〇——一七六八二	四九七三	二千五百左右
第三卷	七六八二——一四四一四	六七三二	三千三百左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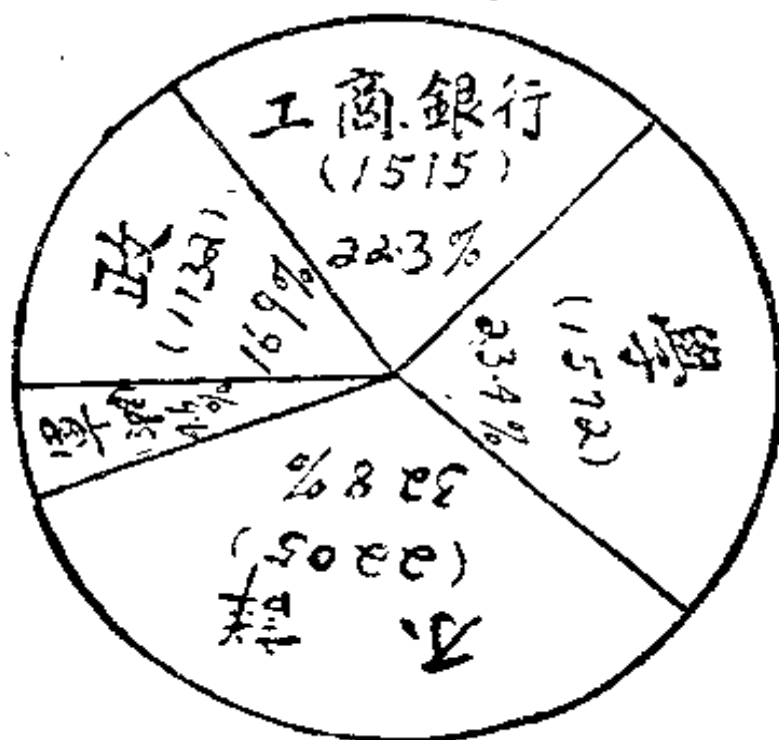
根據上表，在第二卷的半年中，定單的數目約為第一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在第三卷的半年中，又約為第二卷的百分之一百八十左右；增加的比率穩定而有規律，與一二三三卷發行數的增加的比率大体近似。我們向例每一個讀者來訂，不論是新定戶或舊定戶續定，

每次都給以一个新的定單。一卷有二十四期，但定戶有定三个月十二期的，所以每卷的定單总数，并不表示就是每卷的实际定戶数目，絕大部分的定戶在半年中都占着兩個定單號碼，因之我們在第一卷中、实际的定戶大約在一千六百左右，第二卷的实际定戶大約在二千五百左右，第三卷的实际定戶約为三千三百左右。第三卷因有华北航空版的發行，华北的定戶大都徑向北平方面訂閱，不再直接向上海定閱，其間減少了一部分可能的定戶数目。

6732名定戸的地域分佈

注：「华北」包括冀、晋、鲁、豫、绥、察等省。

6732名定戶的職業分類



注：此項統計，系根據定單存根編制，故大部分定戶職業，無法分類。

关于征求定戶的工作我們實在沒有尽力去做，沒有主動地去做。主要的原因是我們人手太少，沒有專人負責設計推广的責任。我們仅仅在每一卷完了以后，向本刊的讀者呼籲一次，希望讀者幫助我們介紹几个新定戶。过去兩次呼籲的結果，成績很好。由于最近物价的波动，我們現在益覺有增加定戶的迫切需要。本外埠同業和我們來往的虽然很多，但总不免有拖欠貨款或延期付款的情形發生。譬如有些同業，特别是本埠的同業，总要經過一定的時間才能算一次賬，而結賬時還要給我們「期票」，以目前物价的波动，上一个月的法幣价值和下一个月的法幣价值，相距極大。在这种情形之下，我們非常吃亏：有时在賬面上不賠，而在法幣的实值上，等于賠了。这样做下去，我們的資金势必愈來愈小，而終有一天不能維持；事实上，我們現在也越来越感到周轉的困难。因此在本刊一方面，只有設法增加直

接定戶，才足以保障我們的財務基礎。至于在讀者方面，無論从那一個角度來說，定閱总比零購為便宜。既可避免按期零購之煩，又可避免中間書店所增加的一層負擔。譬如以台灣來說，以零購八期的代價，至少可以訂閱十二期，定閱明明比零購為合算，為什麼不直接向本社定閱呢？匯款即使麻煩，每半年或三個月也只麻煩一次。我們對於直接定戶的刊物，向例提前付郵，比較當地書店早日到達。特大號對於定戶并不加價，售價漲了定戶也不受影響。本社自三月底起，又將出版叢書，所有本刊定戶，一律可享八折優待。我們在此特別向廣大的讀者呼籲，未直接定閱的，希望趕快向本社直接定閱，已經定閱的，希望再幫我們介紹幾個新的定戶。本刊的定價，大體上总比別的刊物便宜，就是漲價也比別家漲得慢，這就因為本刊銷得多，成本合得輕。所以一個刊物的銷路大，刊物與讀者兩方面都是有利的。幫助本刊增加銷路，也就是間接減低自身的負擔。一件社會事件需要社會各方面的攜手合作，大家合作于大家都有利，希望所有關切愛護本刊的朋友們，給我們幫助，自動的、出于本心的、尽可能的替我們多介紹幾個新定戶。

最近我們常常收到讀者來信，建議我們接受讀者捐款，以增加我們的經濟力量。我們對於這些熱心的讀者先生，心中不勝感激。但是我們總不敢接受這個建議：一方面，事實上我們到底還沒有到非向讀者呼吁捐款的地步，一方面我們平時一貫的做人原則是要求公道。「公道」之一，就是權利與義務必須平衡。在讀者，無條件的捐助我們，固然是出乎一片熱心，但在我們，則不免受之有愧。我們憑什麼白白地收讀者先生們的捐款呢？我們認為這種做法不公平，違背我們的良心。我們現在想起：一切願意捐款幫助我們的朋友，與其用捐款的方式幫助我們，不如用介紹定戶或贈送朋友的方式來幫助我們。你們可以訂閱幾份，分送給你們的朋友親戚，一方面我們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定戶數量，一方面你們的朋友又可因你們的贈送而讀到本刊，同時也就擴大了本刊言論的影響。中國還沒有贈送刊物給朋友的風氣，而這風氣在歐美早已十分盛行，并可作為過年、過節、或慶賀生日喜慶的。饋贈禮品。現在正是陰历年關，訂閱本刊贈送朋友最合時宜。一切

願意支助我們的讀者先生，請考慮我們的建議。我們需要更多的定戶！我們需要更多的定戶！

編輯檢討

关于編輯部分，在內容上，大体說來，第三卷要較第一二兩卷充實。假如拿第三卷和第一卷一比，印象就極明顯：第一卷顯得疏落，缺乏勁兒，第三卷似乎緊湊得多，味兒濃一點。雖然自三卷十期起，我們因故不得不將篇幅自二十四頁減為二十頁，但自三卷一期起，我們即已一方面擴大版面，增加每頁容納的字數，特別是尽可能的多排六號字，另一方面我們除了封面一頁以外，自第二頁至第二十頁，每一頁都已充分利用，整整的十九頁都是文章，沒有一點浪費的地方。所以，平均講來，本刊所容納的文字數量，要比其他頁數相同的刊物所容納的文字數量多出百分之十至三十。我們每期平均總刊載十篇左右文章，有時候登到十三篇之多（讀者投書不在內）。這種充分利用每一寸篇幅的結果，至少在數量上可以幫助刊物充實其內容。

專論部分是我們最感困難的一欄。說起來，每期三篇，一個月也只有十二篇，但是每期在編輯時，常感捉襟見肘之苦。稿件的不寬裕，一方面使編者不能就各篇的性質加以配搭，一方面多少影響專論欄的重量。我們自問還沒有隨便發稿填湊篇幅的行為。但是專論欄的不夠結實，却是我們自己深深感覺到的。編刊物的工作，本來是一件「看人挑担不吃力」的工作，事實上，要期期精彩，篇篇精彩，也確是一件難事。但讀者可以如此原諒我們，我們自己不能如此解釋。我們應當再加努力，來增加專論欄的分量。

关于「觀察通信」这一部分，成績比一二兩卷為佳。在第三卷中，大体上，每期的「觀察通信」都還站得住。其中有若干通信相當出色。一三兩期中的三篇有關魏德邁的通信，都包含若干特殊材料，特別三卷一期的第一篇，有許多都是根據原始材料——直接從魏德邁嘴里得來的材料寫的。三卷七期的「劉伯承南下記」，博得廣泛的重視和贊賞，三卷二十一期上的兩篇沈陽通信和二十二期上的成都通信，也可算得好通信。而第三卷「觀察通信」欄中最出色亦最受讀者推崇的，當然要推本刊專稿關於戰局分析的文字。我們希望本刊第四卷在

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标准，除了我們自己繼續努力外，还希望全国讀者源源惠稿，大家来充实本刊的内容。

国外通信第三卷远較第一二兩卷为充实。在二十四期中一共登了十七篇国外通信，这个成績不該算坏。除美、英、法三国本刊原有的通信網外，第三卷的通信網复伸展至印度的新德里和日本的东京。国外通信不若国内通信那样容易接洽，我們希望国外的朋友們繼續帮忙。

外論选譯这一卷只登了七篇，太少，希望自第四卷起，增加这方面的材料。根据第二卷「讀者意見書」的統計，讀者对于这一欄都有热烈的要求。我們現在已約定專人分担这一部分的工作。

書評是第三卷开始的，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也不算少了。

关于科学与文艺，第三卷比較第一二兩卷有显著的减少。这也是我們根据第二卷「讀者意見書」的統計而决定的。讀者大都不欢迎本刊刊载科学文字。关于文艺，也有許多讀者希望减少，主張由其他文艺刊物負这一部分的責任，認為「察觀」应当多騰出篇幅来登政論的文章。因之我們在第三卷上，即很少刊载科学文字，文艺則不規定每一期都有。文艺在第三卷中，平均每隔一期有一篇。同时我們乘此向讀者表示：我們的确相当接受讀者的意見，并見之于事实。

关于投稿的情形，我們也願在此附帶报告。一个言論刊物本來應該是为全国作者讀者所共有的，我們極其誠懇的希望本刊能成为全国作者讀者共同發表意見的園地。我們自問在取稿上并無成見，只要文章好，有分量，我們都登。这一卷中，在投稿中录用的很多，尤其是观察通信。我們現在發表統計如左。

標 別	第三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百分比(約数)
專 論	七十二	十七 百分之二十五
观察通信	八十	三十九 百分之五十
其他各欄	八十五	三十七 百分之四十五
共 計	二百三十七	九十三 二百分之四十

讀者投書一欄本來是供給一般讀者發表意見的，但發表的意見应以与公共生活有关或有公共的意义者为限，純然屬於个人生活的訴

苦，不在录取之列。提出的問題太限于地方性質的，我們也不一定能發表，因為投書很多，其間不得不有大小輕重之別。對於任何個人的批評，應以政治性質的批評為限，不應涉及法律性質的私人攻訐。最不能使我們同情的一種投書，就是不負責任的攻擊任何機關或個人的投書，投書人既不署名，也無地址。我們認為這種態度極其自私，極不公平。投書人如有必要，可以不署真名，但必須將真名及地址，讓編者知道，投書人至少應對編者負責。這一點我們希望讀者能夠接受。

政治危機

在第二卷報告書中，我們會宣布：「至少到目前為止，政府沒有對本刊施用過任何壓力或干涉」。三十六年十一月初旬，我們第一次遭遇政治性的困難。毛病出在三卷九期編者所寫的一篇「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上面。國民黨在上海的領導人物對於這篇文章，引起極大反感；國民黨上海市黨部行文上海市政府要求停止「觀察」的發行。主管官署上海市社會局曾以公函召本刊發行人於十一月七日在社會局談話，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秘書長於十月二十七日来訪未遇，後來約期於十一月九日談了一次。兩次的談話都沒有什麼嚴重。除此以外，則未有任何人（無論是否代表政府，代表國民黨，或以朋友身份）和我們談過有關「觀察」的問題。正在社會局和市黨部方面約我談話的時候，聽說中樞已有急電到滬，致吳國楨市長、方治主任委員、潘公展議長及吳開先局長四人，不主張查封本刊。這個案子似乎應該可以過去了，但十一月十一日的晚上，編者個人的安全發生困難，不得不被迫離開原來的寓所。

新聞界有許多朋友對於本刊極其關切，上海市黨部要求查封本刊的消息最初是一位新聞界的朋友告訴我們的。南京的急電，不主張查封本刊的消息，也是另一位新聞界朋友告訴我們的。十一月七日，南京天津兩地的報紙首先揭露本刊所面臨的政治危機，其後上海、香港、重慶、成都、昆明等地報紙陸續記載此事。新聞報導引起各地前輩、朋友、以及讀者的殷切的關懷。由於各方前輩朋友發乎內心的支持所形成的道德力量，使事件至十一月下旬漸漸地緩和了下來。

在这一个風浪时期，本社同人始終照常工作；編者虽然暂时离开寓所，但工作并未中断，因此本刊仍得照常按期出版。环境縱有波折，我們的心境始終寧靜。在我們的心底里，我們有一种無可搖撼的信念：我們必須本着我們的良心，为祖国的前途努力奋斗。我們一切都为了国家，除了国家，我們另無其他。請看今日天下，芸芸众生，奔波終日，究为何事？爭得臉紅耳赤，打得头破血流，还不是为了几张鈔票，为了若干权势。可是国家已經糟到这个地步，假如我們每个人还都在一己或一派的得失上打算盤、轉念头、絞腦汁、我們的国家怎么得了？假如人人只知为私，国家的事情誰管？我們不敢妄自菲薄，隨波逐流，我們有我們的理想，我們有我們的原則，我們也有我們的勇气，向前迈进，又無所辞。人与人的相交，經久知心；刊物与社会的相交，亦复如此。只要我們自問無他，我們亦不需要战战地顧慮他人有無誤会？仅仅站在一党一派的利益上来打击我們的，那只是一种过失；国事蹉跎，已至于此，我們还有何暇来計較这种过失！

我們今日所处的一个社会，是一个神經極度衰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充滿着謠言、曲解和沒有根据的憂慮。各地既遍傳本刊被封的消息，而又看到报刊仍旧按期出版，于是以为其中必有「道理」。这情形可以香港讀者梁子奇君投書中所引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主办的香港華商報所刊的消息为代表。香港華商報的記載云：

儲安平主編的觀察周刊，曾于九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九期上刊載了儲氏所作的一篇「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痛罵美帝國的援華是要變中國為美國的附庸，順便罵了南京政府。……南京當局在10月10日左右就下令封閉觀察。此時儲安平就以「失蹤」聞，但是觀察并未停刊，反出了一個「言論出版自由」的奇蹟。奇蹟的出現，是因為儲安平「失蹤」到陳立夫李惟果公館里請罪悔過，表示改變言論態度的結果。CC們所以能允儲安平悔過自新，是因為觀察已擁有三萬個讀者，是全國第一流的雜誌，CC們如不加利用，不是飯桶了嗎？而儲安平亦可利用已在讀者中獲得的「公正」態度，在觀察上發表「偏私的不健康的」言論，以贖前愆。……（按：本刊三卷九期的出版日期為十月二十五日，不是九月二十五日。要求封閉本刊的

是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不是南京的中央党部。要求封闭本刊当在十一月初，可是十月十米左右。去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紐約华侨日报也刊有与香港华商报同样的記載，文句一样，大概是同一来源。）

在通常情理之下，假如編者真的到过陈立夫李惟果公館去「請罪悔过」，假如本刊真的出賣給什么人，我們还居然刊载梁子奇君的投函并一字不改的轉載香港华商报的記載，那我們假如不是天下的大奸雄，亦必为天下的大傻瓜。可惜我們既然才不及奸雄，自問亦不致愚如傻瓜。編者和李惟果先生是在最近一年中新識的，編者和陈立夫先生，至少到今日为止，無論在私人酬应或公共集会上，还没有晤过一面。編者在那一个时期也没有去过南京。我們的一貫态度是我尽我心，不求人諒。打击来了，以宁靜坚定应变，不以張皇失态应变。当十一月十一日夜晚十一点多鐘，我因無处可住，要到某处寻覓一宿，踽踽独行，經過外滩江边，想到这地方白日車水馬龙，熙熙攘攘，何等熱鬧，而这时江水泊泊，大地如死，整个的人世被托在一片月色中，構成一幅淒涼的人生画圖时，我心中亦仍宁靜雍容，既不悲伤，亦無憂慮。意外的風浪竟然使我得到了一个意外的假期，利用难得的閑暇，整理学校的講稿，写信和朋友叙旧，并获得机会在太陽中作時間較長的沐浴。好汉做事，来去光明，用不着鬼鬼祟祟，而我們对于一切誤会、傳說、曲解，也不急急于辯护、辟謠、或解釋。只要我們自己脚根站定，我們相信，「時間」終將替我們洗刷一切謠言。

刊物幸能繼續存在，但許多人又說我們的態度已經「轉變」了；这也是目前这个神經衰弱的社会中極易發生的心理状态。在这个社会中，只要你批評国民党一句，大家便說你「左傾」了；要是你批評苏联或者共产党一句，大家便說你「右傾」了。整个的社会已陷入一种严重的神經錯乱程度。譬如本刊第二卷第二十一期登了讀者楊光时君等十位投来的一篇文章后，許多人便傳說「觀察」右傾了。这次查封之說既成过去，便有人以为「觀察」轉變了！我們对于这一切傳說，素不作任何辯护，我們認為最好的解釋与辯护就是每期「觀察」的內容。举一例言之，當我們業已知道本刊已發生政治危机时，我們对于北平周炳琳等四十八位教授寄来的关于民盟事件的宣言及董时进先生

投来的对于民盟事件的評論，毫不犹豫的照常發稿，在心中絕無任何有关利害得失的考虑。編者的根本原則是：生死之权操之于人，說話之权操之于我。刊物要封，听命封，遇到大問題时，我們是無法躲避，無法退讓的。在这混乱的大时代，中国需要的就是無畏的言論，就是有决心肯为言論而牺牲生命的人物！假如我們只能說些含糊糊糊沒有斤量的話，那老实說，今日中国言論界，担当这一部分工作的人已經很多，用不着我們再来献身言論，从事于爭取中国的自由、民主、和平的言論工作。我們的編輯方針素来是主动的，我們的目的乃在改变环境，而非欲为环境所改变。尽管本刊已遭遇政治危机，但我們既不因此事而增加我們在感情上对政府的不滿，也不因此事而减少我們在理智上对政府的批評。假如有人想扇我們，我們不会被人扇得冲前一步，假如有人想吓我們，我們也不会被人吓得后退一步。我們有我們的立場，我們有我們的尺度，無論我們所处的局势如何混乱震蕩，我們必能撑住我們的舵，不使其在犹豫或張皇中失去其方向。

我們認為我們在第三卷中所遇的風浪是一个極尋常的風浪，大的風浪也計还在后面。我們在此感謝一切在此次風浪中，無論是出面的或不出面的前輩和朋友，他們的支持使本刊終得解危。我們同时感謝一切关切本刊的讀者，他們的热心和同情增加我們努力的勇气！一切帮助本刊的朋友們，我願我們的努力不致辜負你們的期待！

三十七年二月一日上海

（1948年2月7日「觀察」杂志第三卷第二十四期）

國大評論

一、訓政問題

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很糟，糟到连国民党的党报都不得不出而指責。据我們所看到的京、滬、津各地報紙所載有关国大会場情形的記載，字里行間，大都含諷帶譏，印象不好。有人認為国大有二千多人在一起开会，会場秩序不易控制，一切情形难望理想，这次第一次的民主學習，大家应將期望的尺度放宽一点。不过我們应当指出，天下的事情，不像样也有一个不像样的限度，在限度以内，大家可以原諒，超过了某种限度，便使人难于默緘。像这样一个二千多人的會議，要希望每一議事，每一發言，都按規就矩，有条不紊，自然未免求之过高。但是动辄起噓，随便喊打，亦未免失之过份。国大代表来自各地，所受教育，程度不一，我們亦不能希望每个代表的發言礼貌，都能符合水准，但報載居然有人高喊「媽他民的主」，則未免相去更远。本人目睹会場情形，一言不合，四座喊打，意气之徒，直奔講壇，若無職員劝解，定必扭成一团，借大一个会場，东一簇，西一簇，乱哄哄，气冲冲，尽管主席嘶哑喉嚨，要求維持秩序，可是無人理会，一片喧嚣，一团乱糟，使我們这些旁听之士，除了微微一笑之外，簡直無感可想。我們細加分析，造成这种不体面的情形，一部分是知識問題，一部份是修养問題；而兩者实际上仍然是一个教育問題，就知識言，本人亲耳听到一个代表發言，謂「国大有修改宪法之权，如其我們这次不修改宪法，就是我們沒有尽我們的責任」。此种邏輯，不知何来。修宪之案，均須三讀通过，举行二讀会时，有一位代表大嚷，說上次業已通过，（所謂「上次」，实际上是一讀会。）为什么还要討論？有人告訴他議案需經三讀，始能通过，这位代表还是不服。国大代表，不远千里，进京开会，而不肯在事前稍为补充补充自己的知識，严格言之，可謂有亏职守。就修养言，民主政治的原則是講理，喜欢打的朋友何必竞选国大代表？要講理就得听反对的意見，

不願听反对的意見的人何必竞选国大代表？民主国家的會議代表，都应具有某种水准以上的教育素質。我們应維持这种水准，我們应提高代表的素質以符合这种水准，我們不应降低这种水准迁就代表的素質！

这次国大开会之糟，業已众口一辞。但是大家都在議論国大代表的品質，而很少有人追究这一个失敗的国大的責任应由誰負。本人認為这次国大开会情形如此之糟，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国大代表所負的責任小，二十年实行訓政的国民党應負的責任大。議会的成就如何，就得看議員的素質如何；議員的素質如何又得看選民的素質如何以及国家政治上的風气如何。選民的素質高，产生出来的代表的素質自然也跟着高；国家在政治上的風气好，选举的成績自然也跟着好。国民党訓政前后二十年。經過这二十年，本来是三十岁的人，現在已經五十岁了；本来二十岁的人，現在四十岁了；本来是十岁的孩子，現在也变成三十岁的人了；至于三十岁以下的青年，差不多完全是在国民党的訓政阶段中長大的。在这次的大选活动中，無論選民或竞选人，大多数都是在二十岁至五十岁之間的公民，这些選民与竞选人的素質的高下，不能不說与二十年来国民党訓政的成績無关。当初孙中山先生遺教，認為「由国民革命所产生之中华民国人民在政治的知識与經驗之幼稚上，实等于初生之嬰兒。中国国民党即产生此嬰兒之母。既产生矣，則保养之，教育之，方終革命之責。」所以訓政的目的，即在訓練人民如何行使选举、罢免、創制、复决四种政权。然而我們現在从国大的选举以及这次国大开会的情形来看，国民党訓政二十年的成績究竟在什么地方？众所周知，这次国代和立委的选举，弊端百出，弄到發生命案、选官被控、絕食抬棺，笑話之多，开中计古今記求。选举的成績如此，国民党对于这二十年来「訓政」的这段历史，何以交待？再說代表素質，今日国大代表的素質，难道都是理想的嗎？难道都够得上国家的水准嗎？假如国内还有素質更好的公民，何以那些素質更好的公民無法产生，因之使国家的政治水准得以随之提高？国民党对于此点，有何自解？我們很坦白的說，从这次国大选举和国大开会情形來論，国民党二十年的訓政是徹头徹尾的失敗了！国民党要

是有勇气，对于这点应当坦白承認。也許他們看到这二十几天来国大的情形，內心里也在慚愧。但慚愧是消極的。过去的虽然过去了，假如国民党能够从过去的失敗中得到一种教訓，則过去的失敗犹不失为一种有意义的失敗。行宪以后，实际上掌握权力的党还是国民党，我們希望他們能够拿出良心来，拿出勇气来，全盤改变作风，真正替国家做点事情。只有以国家为第一，才能大公無私；只有大公無私，才能在政治上有所成就；只有有成就的人、团体、党派，才能在这时代的洪流中立脚！

二、总統問題

关于总統問題，我們要分几点来議論。

一、在现实政治里，第一任总統是蔣主席，几乎成为一个不移之局。四月四日蔣主席正式表示不願出任总統，一笔惊人，于是各方揣測叢生，有的認為这是一种姿态，有的認為这是一种消極的表示。据我們所知，蔣主席这一着絕對不是一种「姿态」，这也不但不是一种消極的表示，而且相反，正是一种最最积极的做法。这是一着棋，一种政策，絕不是「姿态」，而是一种「决定」。何以言之？原来在政协时代，大家制宪，都以蔣主席为对象，想用各种方法来限制他的权力，因为当初大家假定，將来的总統一定是蔣主席。蔣主席宣布不出任总統，这是一种战略，企圖使圍扑他的人扑了一个空。据說这是蔣主席在牯嶺靜思以后的决定。蔣主席是喜欢負責任的人，宪法給总統的权力加上种种限制，这一点，就蔣主席的性格來說，是他受不了的。同时，至少在蔣主席看来，在目前的政治局面下，仍須由他来主持，总統既無权，他只好改任有权的职位，这就是早在一个月以前，本刊四卷四期所載蔣主席可能不做总統，改長行政院这一报告的根据。所以，不做总統做行政院長，絕不是消極的表示，而是十分积极的决定。無奈国民党的党人不了解他这一政策，这一謀略，还是哭哭啼啼的認為要是他們的蔣总裁不出任总統，他們的党就完了。听說蔣主席这次非常生气，認為他的党人不仅不能帮他的忙，甚至还不能了解他。但是結果呢，各种实际形势，仍然要求非由蔣主席出任总統不可，而其救济的办法是通过「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授总統以非

常的大权。蔣主席不願出任總統，本來是為了總統的權力太小，現在「權力」的問題既然有了補救辦法，蔣主席自然可以「俯順輿情」，出任總統了。這就是這次總統之選所生的曲折的一個最客觀最正確的分析。而在这个分析之中，我們應可得到一個結論：蔣主席不似出任總統，改長行政院，這多少還近於「人遷就制度」的精神；現在，為了要蔣主席出任總統，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授以大權，則就又走着「制度遷就人」的老路了。

第二、大家都說，現在中國，除了蔣主席、還有什麼人可以出任總統呢？這個問題實際上包括着兩個問題：一，在現實的國民政府政局里，還有那一個人能有像蔣主席所有的那種通籌全局的權力呢？二，競選就是一種比賽，也可以說是一種挑戰（Challenge）。現在有那一個人敢起而與蔣主席挑戰（競選）呢？（陪選另作別論）由這兩個問題，引起了一個更重要更基本的問題，這一個更重要更基本的問題也就是我們要進而研究的，即為什麼在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里，在國民政府的統治下，除了蔣主席之外，竟然沒有一個人，在聲望和權力方面，可以勉強和蔣主席儕與並列的地位呢？十幾年來，社會上對於中國的政局有一種籠統的印象，認為當局御人，常采「分而治之」（Divide and rule）的辦法。我們看，在黨務和教育方面，這一面有一個陳立夫，那一面有一個朱家驊；財政經濟方面，這一面有一個孔祥熙，那一面有一個宋子文；軍事方面，這一面有一個何應欽，那一面有一個陳誠；派系方面，這面有一個CC，那面就有一個政學系。使各方面都造成一種均勢的局面，大家都環繞着一個人，任何方面都再也跳不出第二個全國性的領袖人物。這種情形，據我們所能了解的，對於要真正實行民主政治，實在是一種基本的、十分嚴重的缺陷。因為在一個民主國家中，全國性的領袖必不能僅限於一人。所以我們看，在英國，保守黨有保守黨的黨魁，工黨有工黨的黨魁，兩個黨魁在個人的才能上容有高下之分，而在國家的活動中，都能保持獨立的地位，所以一旦邱吉爾內閣垮台，艾德禮也一樣能起而組閣，掌握國家的大舵。在美國，現在正忙大選，我們看，共和黨、民主黨、第三黨，都各擁有全國性的領袖，一旦事勢需要，均可起而執政。假如

一个國家，只有一个領袖，或者只容許产生一个領袖，这种國家絕不够条件推行真正的民主政治。現在蔣主席業已当选为總統，我們希望以后政府当局，能多替國家培养几个政治領袖，特別是反对派的領袖。

第三、純粹从政治制度着眼，这次我們选举總統，是很滑稽的。我用「滑稽」兩字是因为我想不出其他任何更适当的字眼。總統选举法里虽然規定可以自由签署提名，实际上那是給無党派独立人士一种机会，以便沒有党籍的独立人士亦可竞选總統，至于政党方面，按照各国通例，其候选人仍应由政党提出。这次国民党沒有提總統候选人，由签署提名的總統候选人也沒有發表竞选演说，这些已是出乎常例，而最妙的，国民党里竟然有兩个人出来竞选總統。这算什么一回事呢？我們学政治学的人簡直沒有法了解釋。而尤其妙的，居正最初表示竞选總統，其后又說不竞选了。不竞选，且罢了，还發表了一个声明，說「余不揣庸朽，偶听朋友劝告，出而竞选總統。嗣經記者圍繞，率作片面談話，虽口吹笙引鳳，識者已窃笑矣。茲幸經本党全会深切研究，郑重決議，一致恳請總裁出而应选为第一届總統候选人。輿論既有所归，讜論終于一是，余身为党员，应即服从党議，再不作竞选言說，以清觀听。」讀了这个声明，簡直使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居氏身为司法院院長多年，總統之选，何等郑重，而忽竞忽不竞，真是使人迷惑，而結果呢，讀者也許不免要捧腹大笑，因为居氏仍旧是竞选了！从这件事情，我們可以說一句話：即今日政治上的人物，是如何的隨便！政治如此，安得不使今日一般青年对于政府失望！

第四、这次参加国大的政党，除国民党以外，还有青年党和民社党。这两个党这次都沒有参加竞选總統，这也是奇怪的事情。組織政党的目的何在？曰，希望掌握政权俾可實現本党的政策耳。竞选總統，本党不提候选人，而却去支持他党的領袖，政党史上，事不多見。去年四月，国、民、青三党共同执政，共同拥戴蔣主席，是犹可說，現在行宪，三党各自独立，法理上的立場已变，那还能承襲三党共同执政时代的作风？曾琦还要發表声明，說什么總統要具五个基本

标准，五个附帶条件，真可謂「其臭不可聞也」。假如这批臭虫都赶不出中国的政治舞台，請問中国的政治那有清明进步的一天？

三、副总统問題

第一、关于副总统，国民党一党有四位候选人，其不合理，正如国民党一党有二人竞选总统一样，已詳前論，此处不贅。严格言之，国民党应当只提一个人出来竞选副总统，現在攔起不管，听他們去自由竞争，無非顧全事实。由此可見，今日中国的政治，一切还是以顧全事实为主，以顧全制度为次。在这种政治作风之下，还談得上什么实行「宪政」！

第二、关于选举副总统，在国大代表之間，我們最容易听到的一种論調是：「糟糕，这几位候选人都是朋友，叫我倒底选了那一个好呢？」我們願意告訴代表諸君：「你們錯了！人民选举你們，是委托你們，要你們替他們挑选一个最好的副总统，你們不应当从『朋友交情』的观点来作投票取舍的标准。你們这种話，初听好像没有什么，細加研究，就十分严重，因为这牽涉到你們对于『代表』职责有無基本的認識了。」

四、宪法問題

第一、国大一开，就有許多代表要求修改宪法。宪法应不应修改，此处不談，而会場上所以鬧得如此一團糟，归根結底，还是吃了宪法一百七十四条的漏洞的亏，宪法一百七十四条文云：

宪法之修改，应依左列程序之一为之：

一、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之提議，三分之二之出席，及出席四分之三之決議，得修改之。

二、由立法委員四分之一之提議，四分之三之出席，及出席委員四分之三之決議，得特拟定宪法修正案，提請国民大会复决。

此項宪法修正案，应于国民大会开会前半年公告之。

右文第二款，立法院依法議決之修宪案，应于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半年公告之，这是十分合理的，其目的在使国人注意，有充分討論之時間，并使国大代表及政府当局都能明白一般輿論的背向。但是同条第一款为什么不作同样的規定呢？这是一个漏洞：宪法是国家大法，絕大

多数的公民沒有机会表示意見。由二三千个代表一下子便就可随便修改宪法，这是很危险的。假如一百七十条第一款，也规定由国民大会代表总额五分之一所提議的修宪案，应于国大召开前半年公布，至少这次国大召开后，便不致因修宪問題弄得「滿屋皆爐」了！

第二、政协时代，按照張君勱的主張，將四权散布于人民，人民直接行使四权，是謂国民大会，即所謂化有形之国大为無形之国大。其后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坚决反对，国民党与非国民党終于妥协，保持国民大会之形式，而削減其权力，使其职权仅限于（1）选举总统副总统，（二）罢免总统副总统，（三）修改宪法，（四）复决立法院所提之宪法修正案。这次国大召开，总统副总统尚未选出，第二款「罢免」一項自然談不到；新的立法院尚未成立，第四款复决立法院的修宪案也談不到；宪法尚未实行，利弊得失尚不可知，一般意見都不主修改，所以真正的任务，乃在选举总统副总统；除了选举总统副总统外并無其他权力。但国大代表，不甘寂寞，一开会就要求討論国事，听取施政报告。从法理的立場言之，凡此皆与宪法規定不合，在宪法的条文中，国大代表并無此种权力。政府当局宣称，此次召开国大，即为行宪之始，而不料国大一开，国大代表本身即做了破坏宪法的行为，同时政府居然接受国大代表的要求，各部会首長一一到会报告拖改，亦即不啻政府也跟在国大代表的后面，从事破坏宪法。所以这次的国民大会，在政府的原意，也許視之为行宪之始，而事实上，这次的国民大会，却变成为毁宪之始，国大代表和政府步伐一致，領導毁宪，这一点是使一切爱护宪法的公民，都引为遺憾的。

第三、国大代表要求修改宪法，主要的动机是認為国大的职权太小，要設法增加国大的权力。就人情言，他們这种心理我們是極能了解的。可惜国大代表忘了一件事，即他們只站在「国大代表」的角度看国大，而沒有从整个的国家制度看国大。为欧美民主国家上下議院所有的种种职务和权力，在現行宪法上，已分由监察立法兩院行使，無需再半空中杀出一个国民大会来分权。这个国民大会在現行宪法中，本来是一个很特殊的組織。为什么有这个組織呢？最初因为中山先生的遺教中，有「国民大会」这一名目。張君勱主張人民直接行使

四权即之为，称「国民大会」，其实，人民行使四权，就是人民行使四权，直截了当，还叫什么国民大会不国民大会呢？这无非是为了顧到国民党的面子，保存了中山先生的「国民大会」这一名称。后来因为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反对，故仍使国民大会变为有形，而改变了它的职权。这就是现在「国民大会」的来历。现在许多人，包括国民党和政府里的许多开明分子，想来想去，还是張君勱的办法高明，即化有形之国大为无形，认为国民大会是不需要的。这次国大代表的选举，已在宪法颁布之后，既然竞选国大代表，理应当对于国大代表的权力，有一了解。假如认为国大代表的权力太小，太空，希望得到更多的权力，则当初为什么不去竞选立委，而却竞选国大代表？在国家的整个制度中，国民大会本来就是这样一个东西，不站在国家整个制度的角度来看，却仅仅站在自身权力的角度来看，闹着要增加国大职权，我们认为这种态度是不合理的。

第四，国大通过了一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理由是现在是一个「戡乱」时期，应当给与总统以非常的权力。我们对于这种理论，不敢苟同，理由如下：（一）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算不是宪法的一部份呢？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宪法的一部分（四月十九日王世杰在国民大会上解释，谓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是一种宪法的补充条文，既称为宪法的补充条文，当然也就构成为宪法的一部分）则我们认为：宪法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大法，这个根本大法理应籠罩到一个国家无论在战时、平时的一切统治的原则，决不能说，这个宪法，平时可行，战时不可行。美国在最近三十年中，两次参加世界大战，我们也没有看到一到战时，美国宪法就要增加补充条文，授总统以特殊的权力。假如认为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不是宪法的一部分，则为什么要由国民大会来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欧美各国在非常时期，虽亦有授权行政首領以若干特权，但此种权力，均由立法机关所赋予，国民大会非立法机关，由国大会来授权行政首領，于制不合。（二）目前政府已把共产党称为「共匪」，动员戡乱。我们现在即从政府的立场来说，则我们认为，政府出兵清剿「共匪」，和政府派一团兵到太湖

去剿匪，在性質（Nature）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匪」的数目的多或少，「匪」的組織的松或严，致于政府出兵剿「匪」这一行为，在本質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假如今日政府打「共匪」，要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非常之权，則岂不是將來政府要派兵到太湖、洞庭湖、鄱陽湖去圍剿湖匪时，也須增加什么「临时条款」，授总统以大权嗎？要是这样，則我們的国家也就永远沒有回复到平时的可能，我們的宪政也永远不能走上正轨了。所以就純粹的法理立場，增加「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其理不通。（三）中国今日需要努力者，即是要大家来推动，使这个国家进入于法治境界。要講法治，即須尽量使制度法律化，人迁就制度，不要制度迁就人，不要因人立制，不要因人授权。假如我們随随便便，今天一个特殊条款，明天一个特种法律，这样下去，我們永远不能达到法治的境界。所以在任何理由之下，我們認為国民大会通过这个「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都和宪政的精神不符。

四月二十一日

1948年4月24日「观察」杂志第四卷第九期）

第二个聞一多事件万万制造不得

北大、清华、师院、燕京四大学教授九十人的来函，已刊本期投書欄。編者另接北大一学生来函，内云：「目前的情势愈来愈严重，陈雪屏吳鑄人一再揚言学运由共党操縱，并竭力分散师生之間的团结，煽动学生与难民之間的仇恨。吳鑄人并公开警告出席学生集会的三教授（指許德珩、樊弘、袁翰青三先生）。这虽是恫吓性質，亦未始不可能造成聞一多事件之重演。」这个学生又說：「各种事实的教訓，已充份証明：要在現政府下改革，只是一个幻想」。

这一年来国内的情形变化相当大。軍事上的变化和經濟上的变化是大家看得到觉得出的，大家看不到觉不出的是一般人（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情緒上的变化。去年五月六日，南北各地都沉淪在排山倒海的学潮之中，那时参政会正在南京开会，一部分参政員作最后的一次努力，希望促成国共之間的和談。一般社会，包括学生在內，亦都衷心希望和談恢复。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为了任何个人的利害，大家都是为国家着想。其后参政会开会的情形一天比一天使人悲观，極端分子在会場中占着压倒的優勢。那时我們就接到北平方面的来信，說这是大家（包括教授和学生）对和平最后一次的呼吁，这个阶段一过，学生的情緒可能要轉入另外一个更積極的阶段了。去年七月作者在北平耽了三个多星期，听說許多学生都「走」了！其中甚至有快要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丢开一切，头也不回一回地走了！他們觉得在「这一个」区域里耽下去已經沒有意义，他們已不願再將精力和時間浪費在那种毫無实际效果的呼喊上，他們决定去做一点更实际的工作，做一点更有效的工作。当一些朋友談到这些情形时，一方面在心底里佩服这些青年有勇气，有决心，一方面都嘆息当前的环境竟把青年逼成这个样子。有一位先生恋恋地說：「走的都是最优秀的！走的都是最优秀的！」

这一年来，就学生一部分說，最触目的現象，是学生与政府之間的距离越来越远，敌視的程度越来越深。在政府一方面，只要学生一有什么活动，就惡意相視，咬定他們受了共产党的利用；在学生一方面呢，則对于政府，已老老实实，直截了当，指这个政府是一个反动

的政府。政府和学生，实际上已儼然成为敌人。为什么会弄到这个样子呢？其中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政府实在使人太失望了。作者对于国民党二十年来的执政有一个一贯的看法，用一句话来点穿：即政府什么都不管，只管他自己。一切措施都是以他自己的利害为出发点的。假如政府要修一条铁路或筑一条公路，那就因为这条铁路公路可以给他运兵；假如政府要兴建一个广泛的电话网，那就因为这个电话网可以加强他的政治控制；假如政府在财政制度上有什么更张，那就因为这样一来政府可以多征一点税，多弄一点钱；假如政府颁布一个新的法律，那就因为这个法律可以防止人民若干活动，或作为政府某种行动的一种法律根据。总之，一切都为政府自身设想；凡是和这个政权没有直接利益的事，它都没有兴趣，或者装聋作哑，或者敷衍了事，或者干脆不管。人民没有饭吃，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衣穿，他管吗？他不管。人民没有房子住，他管吗？他不管。政府只保护富人，不保护穷人；政府只管束穷人，不管束富人。在重庆时代，威尔基、华莱士要来了，就实行清街，一切没有饭吃的穷人都在被清之列，以免有碍观瞻；国大开幕了，下关和浦口的难民都被驱逐出去，以致发生蚌埠的抢案。大家痛恨豪门，要求动用他们在国外的财产，可是政府不敢碰一碰既得利益阶级的利益；大家要求实行民生主义，使耕者能有其田，可是政府没有决心，不敢有损地主阶级的利益。这样的统治怎能叫人拥戴！一天一天的过去，一年一年的过去，没有一件事使人看了顺眼，没有一件事使人听了高兴。一切公共的舆论都不能改变政府的作为，官做他的官，党办他的党。脸皮老老，肚皮饱饱，这叫人怎能服气！不仅一般青年学生越来越趋极端，就是一般中年人，据我们所了解的，心情和思想也都一天一天的在转向变化：本来对于政府感觉失望的，慢慢儿的对政府感觉绝望了；本来对于政府感觉绝望的，终于对政府「不望」（不再存什么希望）了；本来无所谓的人，现在也一点兒一点兒的左倾了；本来稍稍左倾的人，现在也一点兒一点兒左得利害了；本来绝对仇视共产党的，现在也在努力了解共产党了；本来不大喜欢共产党的，现在也渐渐对共产党表示同情了。这一种变化是一种没有声音的变化，然而却是一种重大的变化。这一种变化，决不是

基于任何个人的利害而發生的，这是一种客观的环境所促成的。而且，我們还應該說，这种变化正在「時間」的推进中加速其程度。本刊四卷七期刊有一篇讀者投書，說：「北方情形已成等待局面，倒过来了！一般空氣很緊張，但在表面上却很平靜。問題好像已經解决了似的。」这最后的一句，極堪玩味。据我們所能感觉到的，現在北方一般青年的心情，都在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为什么大家期待着一个「新的社会」的来临？就因为今天我們所見所聞，不滿意的事情太多了，社会上各种惡勢力、惡習慣的根基实在太深了，这使我們簡直不敢希望在这个現狀下可以把一切不合理的事情改革过来。最近國內一般言論界，大都非常消沉，这消沉是一种可怕的消沉，这轉向也是一种严重的轉向，可惜政府不努力去了解这种消沉，不在根本上設法挽救人心的轉向，而仍然走着老路，一味的想以強力去压伏人心！

在这一个無声的变化中，惟一可以觉察到的，就是学生的态度。在这一年中，学生运动有几个引人注意的特征：第一、学生已經成为了人民利益的發言人。綜觀年来学生运动所爭取的，歸納之不外兩点，一是人人要有飯吃，能够活得下去，这就是他們所喊的「反飢餓」；一是人人应有基本的公民权利，不能無故遭受迫害，这就是他們所喊的「反迫害」。他們所爭取的內容，已不仅仅限于他們自身的权利，他們的呼喊業已成为一种「时代的聲音」。第二，在学生运动的技术上，他們業已到达为前此未有的程度，这就是他們所常常歌唱的「團結就是力量」。他們的團結程度，确为前所未見。政治是有物理性的，压迫愈大，反抗亦愈大，他們的如此團結亦可反証当局压迫的厉害。不仅是一校一地團結，他們業已做到了全国團結的程度——至少在精神上，他們的團結是全国性的。所以一校出了事，他校立刻响应，几个学校宣布「联防」；一地出了事，別地方的学生立刻响应，呼吁、控訴、捐款、全力支持。第三、勇敢，堅定，他們完全成熟。他們在現實的分析，理想的追求，办事的能力，奋斗的精神上，均已表現出惊人的成就；他們已隱然成为一个推动时代的巨輪。

在这样一个情形下，政府如何对付学生呢？据我們的觀察，政府对于学生已怀有一种超出常态的恐惧心理，因之政府对于学生的态

度，完全陷入一种变态的状态之中。政府業已有一种牢不可拔的成見，認為学生的一切具有政治性的行动，都是受共产党利用的。在这一个大前提下，于是政府对于一切「鬧事」的学生，完全不把他們当「学生」看待。我們看，这一年来，只要学生有什么公共集会，政府便是出动大批軍警，架起机槍，如临大敌。上海（同济）的案子，成都的案子，北平的案子，政府用刺刀，槍柄、麻繩、木棍、石子、机槍，馬队，飞行堡垒来对付学生，造成極度緊張的空气，引起社会極度的不安，發生令人难以相信的殘暴行为。学生無論鬧得如何凶，講到后来，学生总还是徒手的，以有武器的軍警来对付沒有武器的学生，無論如何总是殘忍的。成都的警察甚至用刺刀在女学生的陰戶里拌攪一下（見本刊上期成都通信），实在殘絕人寰。只要一个政府稍为有一点人道的精神，我們相信絕不致用这样殘忍的手段去对付学生。

我們認為政府遇到学生有所抗議时，应当很冷靜地考虑学生的抗議有無理由。我們并不偏袒学生，認為学生每一句話都是对的，或者每一件事都是对的。学生年青，富于理想，他們所追求的目标有时不免失之过高，而且在羣众的情緒下，感情亦不免容易冲动。但是从大体上說，学生常常是站在正义一方面的。他們希望人人能活得下去，难道我們可以說他們錯嗎？他們维护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难道我們能够說他們做得过份嗎？他們不滿意这个政府，难道这个政府是能使人滿意的嗎？今日政府所要做的，所应当做的，不是防范学生，不是压迫学生，不是打击学生，而是自己反省，自己改革。政府应当自問，你們今天所做的事情是否可以使人民滿意，如其不能，人民当然有权利表示反对。这是現代政治潮流中的不移之論，沒有什麼稀奇。假如政府希望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应当多听一些人民的意見，多做一些使人民滿意的事情，尽量减少人民的苦痛，增加人民的福利。政府果能如此，还有什么人要反对政府？就是有少数被野心家利用的学生，要鬧也是鬧不起来的。

这次北平和成都兩地所發生的暴行，实在使我們难于緘默。而据北平来信，似乎第二个「聞一多事件」正在制造之中。我們認為这种事件，即使替政府着想，也是万万再發生不得的。政府希望安定，但是政府难道覺得今天的局面还不够動蕩嗎？政府今日的处境还不够危

急嗎？政府已經做了許多錯事，遠者不論，即以近事而論，國代和立委的選舉，都增加了政府及國民黨自身的离心力量，這次副總統選舉，又發生了這樣大的風波，這事的後果目前還沒有露骨表現出來。假如什麼地方還要再發生類似聞一多的案件，我們敢說立刻要鬧出大亂子來。我們希望政府及各地地方當局，能夠審慎處置，不要操切用事。闖禍容易，收拾亂子就難了。（四月二十七日）

（1948年5月1日「觀察」雜誌第四卷第十期）

評翁文灝內閣

从五月二十日總統就職的一天算起，經過十天以上的時間，到五月三十一日，所謂「行憲首屆行政院」的組織工作，才告完成。我們仅就此事發表評論如左：

一、在这次行政院的組織过程中，这个过程本身，饒有政治教育作用。如众所知，这次行政院院長一席，總統本来屬意張羣，其次則屬意何应欽。張何都謙辭不就，才邀翁文灝出長政院。在过去，我們看到外国一些国家（最好的例子是法国），總統邀張三組閣，張三辭謝，邀李四組閣，李四辭謝，或者一个奉命組閣的大臣，邀此人入閣，此人辭謝，邀那人入閣，那人辭謝，心中十分罕納。因为在中国，照过去大家所看到的，只見你搶我奪，唯恐做不到大官，那有請他做大官而居然不做的道理？这次請張羣做，張羣不做，請何应欽做，何应欽也辭謝不就；这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可說是新鮮的事情。張羣何应欽为什么辭謝不就，原因很多，此处不暇詳論；我們在此处至少有一点可以說的，即張何兩人都覺得这个行政院院長，不容易做，沒有把握。沒有把握就不敢隨便受命，这点極為重要。所以这次張何的堅辭不出，至少使一切熱中仕途的人物，或者我們应当更广泛一点說，使一切人民，認識一点，即做官要負責任。調子高一点說，做官要对国家負責任；調子低一点說，做官也得至少对自己的声名前途負点責任。沒有把握做好，干脆还是不做。对于国家政治而言，这是一种新風气，这是一种新教育。同时，十余年来，中国政治上最有權力的人当然是蔣先生。想做大官的人，最后一关都得要獲得蔣先生的同意；蔣先生要派什么人担任什么职务，在通常情形之下，也很少有人辭職不就的。但是，这次希望張羣蟬聯，張羣却堅辭不就，請何应欽出長，何应欽也表示万難胜任，弄得这个行政院院長，一天兩天三天的过去，始終提不出人来。对蔣先生言，这也不失为一种新的經驗。

二、我們在这次行政院的組織过程中，看到中国的政治，畢竟还落后得很多。總統虽然是五月二十日就職的，但是總統的选出却为四月二十日之事。新總統产生后，旧的行政院即提出总辭。按照欧洲各

國常情，新閣應該在一兩天之內組織完成。假如在時局特別動蕩的時候，新閣甚致希望能在數小時之內組成，使國家的神經中樞不致因政潮的波動而中斷太久，俾可应付瞬息萬變的局面。我們的新總統和過去的國民政府主席實際上是一個人，按照正常情形，新的行政院院長人選，應于總統就職的當天或第二天，由總統咨文立法院，請求同意。這次新的行政院院長人選，直到總統就職後的第五天（五月二十四日）才提出來，這種情形假如發生在外国，早已構成為極度嚴重的政治危機了。不僅如此，院長人選的提出，既已如此遲慢，而翁文灝院長的組閣工作，竟達一周之久，亦屬少見。而且這次翁氏的組閣情形，與歐洲一般內閣制國家的組閣情形，很不相同。在外国，我們以法國為例，總統受命某人組閣，此一拜命組閣之大員，必須在數小時或十數小時之內，決定他的「內閣」組得成或組不成，以便向總統復命。假如組得成，他當然是首相，假如組不成，他便必須辭謝，由總統另邀他人組閣。所以此人是不是首相，還要看他的組閣工作順利不順利而定。這次翁氏出長行政院，是先做「定」了行政院院長，然後再進行組閣的工作；這是和外国一般情形不同的。

三、因為張何不干，結果跳出了一個翁文灝，這在一般人說來，是出了冷門。就一般觀感而言，翁氏出長政院，要比張何出長政院，情形好些。現在一般人最討厭的就是那些八面玲瓏、遇事敷衍的官僚。官僚最不願意得罪人，但是怕得罪人就干不出什麼事情來，大家總覺得張羣圓到有余，勁道不足，所以不一定希望他再做下去，希望願意做一點事情的人上台做一下。何應欽本人的性情，尚稱平和，但他是一個軍人，中國人現在都不願軍人過問行政，所以何應欽出長行政院，一般人也不歡迎。翁文灝的廉潔，是沒有問題的，他過去的作風，亦比較樸實。由這樣一個人來試試，就事論事，在現局面下，還不失為一個比較合適的人選。不過這次翁氏組閣，不僅沒有引用新人，而且完全是舊瓶舊酒，除了副院長顧孟余和秘書長李惟果兩位有重量的新人外，其餘幾乎全是原班人馬，這點實在使大家失望。我們並不是說，在翁氏所發表的這一個名單之中，完全沒有有清廉自守、飽學有識之人士，但是这里面也不見得個個都有良好的政績，能孚國人之

望。不管人民对于政府的观感如何，至少政府自己总应当利用这一个时机，调整人事，使人耳目一新。大家都希望有新人出现，并希望新人越多越好，因为大家对于当前这个局面实在厌倦灰心，总想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花样。可是搞了十天，结果还是这样一个名单。是不是没有新人可用呢，还是现在这一付班底就是最好的班底了呢？我们对于这事，简直弄不明白？我们甚致不能了解翁氏这次出任行政院的目的究竟何在！我们看这个名单，那兒有一点「翁文灏内阁」的味道？不仅人是旧人，最妙的是大都蝉联原有的部会，这样一种组织，可说是百分之百的没有个性（Character）的组织，或者我们也可说，这个内阁，就是一个没有张羣的张羣内阁。为什么翁文灏上台，而带领的仍然是一个张羣内阁呢？一个新的内阁总理上台，带领的竟是一个百分之九十以上的旧内阁，我们很少听说过。组了一个星期的阁，到头还是这样一个名单，真是怪事。

四、关于行政院院长成败的问题，我们一向有一个基本的看法。我们认为在这样一个局面下，任何人来做行政院院长也都是没有办法的；谁上台就谁倒霉，谁来做就谁牺牲。现在分两层来说：第一、我们认为，除非行政院院长有左右大局的权利，否则他就没有办法来打开当前的局面。在理论上，行政院院长在国家的制度里，是一个负有极大责任的人，也就是说，执有极大权利的人，但是实际上，他到底有多少权利呢？现在政府要打共产党，要打共产党，自然就得用军事，在外国，首相对于军事的得失是负全部责任的，而在中国，我们为行政院院长对军事方面有权利过问吗？没有。假如在军事上没有办法打垮共产党，为了爱惜国家的元气，解除人民的痛苦，就应当和共产党和谈，化干戈为玉帛，可是今天做行政院院长的，有这个魄力使这个战的局面变成和的局面吗？不像。假如真正要实行宪政，最起码的条件就得使宪法上面所规定的各种基本民权，获得有效的保障，但事实上，人民究竟有无真正的人身、居住、言论、信仰、集会、结社的自由，其权操于党部及特务之手，行政院院长有办法把这种权力从党部和特务的手里转移过来吗？没有办法。行政院院长是一个政务官，而且是政务官的头儿，然而事实上，中国的行政院院长常常只是一个事

务官。他所能有的权力，远比他所应有的权力为小，他所能做的事情，远比他所应做的事情为少。假如一个行政院院长，他没有权力来决定整个的局面，他怎能有力量来维持这一个局面，或者打开这个局面？第二、我们认为，今日任何人上台，除非他有办法结束当前的内战，否则任何人都没有办法改善当前的局面。要建设就得先求安定，要安定就得先解除人民的苦痛。现在一般农村之间之最大苦痛是征兵征粮，假如内战不停，征兵征粮能够停止吗？一般市民阶级最大的苦痛是幣值低落，物价日涨，假如内战不停，幣值能稳定吗？物价能不涨吗？要改善一般社会的情形，就得增加生产，大规模地着手建设。但是在这烽火遍地的局势下，谈得上建设吗？战火不停，政府只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谈不到全盘的改革。战火不停，政府只能消极地东拉西扯，剜肉补疮，谈不到根本建设。建国，建国，那里会在烽火中建立起国来！现在一切的毛病出在内战，一切的困难出在内战。这个僵局的「结」就是内战，只有停止内战，才能救活中国。但是由于前面所述，行政院既没有决定大局的力量，他有什么办法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既没有力量使战乱变成太平，他有什么办法来稳定物价着手建设？现在的行政院院长只是一个賬房先生，他充其量只能在柴米油盐的日常零用中，撙节一点，他有什么权力可以使这个破落的門戶变为一門昌盛的人家。翁氏出長政院后，做事情也許可以認真一点，一切中国官場的虛文俗套也許可以减少一点，整个的行政簡緒也許可以提高一点。但是要希望翁氏来轉捩乾坤、改变一个局面，那假如不是一种幻想，就是一种奢望了。

五、事实的分析是令人悲觀的。但是就国家的前途看，我們今日有一点事所能做所应做的，就是我們应当使一个行政院院长是一个行政院院长。这就是說，行政院院长应有其独立的政策。就行政院院长和总统的关系言，应当是总统支持行政院院长的政策，而非行政院院长执行总统的政策，就行政院院长和立法院的关系言，按照宪法，行政院院长应对立法院負責，但行政院院长仍然可以在「坚持自己的政策」和「辞职」之間选一条路走，自己的政策不为立法院同意时，即挂冠而去。只有在这样的情形下，一个上台又下台，两个上台又下台，

政策才有改变的可能，局面才有打开的希望。行政院院長固然要努力赢取总统的信任和立院的支持，但行政院院長最要紧的是要知道人心的向背，得到民間輿論的拥戴。假如前前后后的行政院院長都能有这种作风，合则留，不合即去；则即使总统的意志和立院的意見，不与人民的要求符合，迟早也会迫使他們跟上民間的公意的。整个的局势和人心業已动荡到了極点，我們当然希望內閣能够稳定。但是希望內閣不要和人民脱节，較之無条件的企求內閣的稳定，尤为重要。翁氏出長政院，一般說來，都沒有什么异議，我們当然希望翁氏多少有一点成就，但是假如翁氏失败了，我們也不一定就認為是翁氏个人的失败。大势如此，这已不是翁氏等一兩人所能撑支得了的了。

六月二日 中山医院

（1948年6月5日「观察」杂志第四卷第十五期）

政府利刃·指向「觀察」

南京新民報遭受永久停刊處分以後，連日南京的政界、文化界、新聞界又盛傳本刊將繼新民報之後，遭受停刊處分。我們業已在多方面証實此項傳說。聽說當局最初曾想一口氣「解決」幾個在他們認為眼中之釘的報紙、雜誌和通訊社。其後因為新民報的查封令發表以後，各方反應不佳，所以第二個查封本刊的命令遲遲未下。政治風雲，變化莫測，本刊命運，存亡難卜，我們願在尚未接奉停刊命令以前，對政府公開說幾句話。

一、政府現在自稱「行憲」，並在「行憲」以前，大吹大擂，說得一般人心痒痒地，好像從此中國，就要換個局面。其實，上海人一句話，大舞台對面「天曉得」！我們希望政府當局，撫心自問，你們行的到底是什麼「憲」！人身之無保障如故，集會結社之不自由如故，而言論之遭受摧殘，只有變本加厲。即以本刊而論，雖然截至今日，仍在出版，但在各地所受迫害，可說一言難盡。或者禁售，或者檢扣；經銷「觀察」的，受到威脅；閱讀「觀察」的，已成忌諱；甚至連本社出版的「觀察叢書」，也已成爲禁書，若干地方的郵檢當局，一律加以扣留。讀者申訴，日必數起。諒解我們的，把政府痛罵一陣，不明實情的，責怪我們何以款到而書不寄。每讀來函，如坐針氈。此種情形，不僅「觀察」一家，其他同業，亦有同樣經驗。我們創辦刊物，獻身言論，其目的無非想對國家有所貢獻。國家是一個有機體，其組織既極繁雜，其活動尤極錯綜，全賴所有份子，羣策羣力，各在崗位，有所建樹；分而言之，各盡一己之獻，合而言之，充實國家之命。政府雖是治理國家事務的一個最重要的機關，但是政府並不就是國家；政府官吏，受民之托，出而掌政，但是政府官吏並非國家禍福最後主宰之人。我們不僅認為執政人物，假如他們政策錯誤或不盡職責，可以令之去職，同時，對於過問國事，我們堅決認為，這既是我們的權利，亦復為我們的義務。在朝執政和在野論政，其運用的形式雖異，其對國家的貢獻則一。所以歐美民主國家，在國會里無不有與政府相對的反對黨，在一般社會上，亦無不有健全的公共輿論：如無

反对党派和反对意見，亦即不成其为民主政治。所以英国反对党的官銜是「英皇陛下的反对党」，而英儒戴雪复称公共輿論为政治的主权者；凡此皆为欧美宪政的精义所在。今茲政府既称行宪，不可昧于此义。若以为今日之事，可以由一二人主宰之，未免昧于事理；而欲禁止人民議政，务使一切民間報章杂志归于消灭，尤可謂糊塗太甚。抑有进者，批評政府与不忠国家絕为二事。「出版法」上有一条，謂不得有「意圖顛复政府或危害中华民国」的記載，这种限制，可謂滑天下之大稽。所謂「顛复政府」者，亦即叫旧有的政府下台，讓新的政府上台之謂也。以言英国，邱吉尔执政时，工党固無时無刻不处心积慮以求邱吉尔政府之顛复，現在工党上台，保守党人又肆意攻訐，以求工党政府之垮台，然昔日之艾德禮無罪也，今日之邱吉尔亦無罪也。再觀美国，杜威华萊士不正扯起堂堂之旗帜，以求杜魯門之垮台乎，未聞有关人入杜威华萊士于顛复政府之罪者。就說中国，数月以前为「国民政府」，現在則称为中华民国政府，此豈非旧的「国民政府」已被顛复，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已告成立之謂乎？此「国民政府」既被顛复矣，然則亦有人蒙顛复「国民政府」之罪名乎？說來說去，實在說不通。但是我們的政府，一看見有人批評它，便臉紅耳赤，度量既小，疑心又重，总以为人家要「顛复」它；殊不知政府人物固無不可替换者，政府制度尤無不可更改者。拆穿了講，毫無稀奇可言。只有那些占了毛坑不拉屎的人，才怕人家把他拖下来，于是今天想封这家報館，明天想封那个刊物，說到头来，还是为了自己的私权，不是为了国家的福利。但是既要行宪，就得把国家放在第一，一切爱国的人都有發言論政的权利，一切爱国的人都有办报办刊物的权利，沒有人可以剝夺人民这种权利。我們反对政府一切摧殘輿論的行为和任何摧殘輿論的意圖，我們希望政府認真檢討自己的作風，封報館封刊物的作風，是万万要不得的。

二、現在大家不滿意政府是事实，然而政府应当平心靜气的想想，你們过去所作所为，对于国計民生，有何改善？今日所作所为，对于当前局势，又有什么补救！今日一般国民，想到国家前途的暗淡，目睹一般子民的流离，無不悲从中来，欲哭無泪！在这种情形之下，

要叫大家不講話，不出悲憤之言，這是做得到的事嗎？在政府里供職的朋友，或者接近政府的朋友，平時一開口就希望我們多作建設性的建議，其動機固不能謂不善。但是請問，今日時代是一個建設性的時代嗎？今日政府又是一個建設性的政府嗎？請問今日政府自身，又在做些什麼建設性的工作？假如政府完全在做破壞性的工作，我們發為建設性的言論，政府能採納嗎？又能實行嗎？我們一貫的態度是希望結束內戰，這難道不是天字第一號的建設性的建議嗎？然而政府能採納我們這個建議嗎？今日普天之下，皆無飯吃之民，無衣穿之民，無屋住之民，我們現在建議，請政府給無飯吃的人以飯吃，無衣穿的人以衣穿，無屋住的人以屋住，這不是又一個天字第一號的建設性的建議嗎？然而政府能採納之而一一見之于行嗎？再退一萬步說，就說本刊三卷十三期所刊陳之迈先生所作「中國行政改革的新方向」一文，此文曾引起國內外讀者廣泛的重視，并譽為一極有建設性的文字，然而該文發表以來，已八閱月矣，政府果曾採納實行嗎？政府果能勵精圖治，做幾件福國利民的事，則又何懼乎民間輿論之抨擊；假如政府百事不為，只管自私，則又何能以一手而堵塞天下之怨詬！今日大局日非，政權浮動，政府欲加緊其政治控制，取締一切不利于政府的言之論，就其自私之立場言之，固未嘗不近情近理，但就解決國家之困難而言，固南轅北轡，無補實益。假如政府害怕一般社會的動亂因而影響其政權，則政府應以有效方法，以蘇民困，民困得蘇，社會之動亂自平，此與封不封報紙雜誌，風馬牛毫不相關。重慶搶米，是出于報紙雜誌煽動的結果嗎？寧波搶米，又是出于報紙雜誌煽動的結果嗎？老實一句話，今日造成社會普遍不安的，就是政府；政府自身在製造社會的不安，而反將其責任嫁謬到我們言論界身上，可謂不平之至。我們不相信封了一個新民報，再封一個「觀察」，社會即能趨于安定。文匯報被封，業已一年，社會秩序又何嘗因文匯報被封而稍改善。我們在此忠告政府，你們要挽回你們的頹局，就得全盤檢討，痛改前非，人民受你們的迫害，已經到了歷史上少見的程度，假如你們以為封幾個報紙刊物就能挽回你們的頹局，那就大錯特錯了！

最後，我們願意坦白說一句話，政府雖然怕我們批評，而事實上，

我們現在則連批評这个政府的兴趣也已沒有了。即以本刊而論，近數月來，我們已很少刊載劇烈批評政府的文字，因為大家都已十分消沉，還有什麼話可說？說了又有什麼用處？我們替政府想想，一個政府弄到人民連批評它的兴趣也沒有了，這個政府也就够悲哀的了！可憐政府連這一點自知之明也沒有，還在那兒抓頭挖耳，計算如何封民間的報紙刊物，真是可憐亦復可笑！我們願意在此告訴一切關心我們的朋友們，封也吧，不封也吧，我們早已置之度外了。假如封了，請大家也不必惋惜，在這樣一個血腥遍地的時代，被犧牲了的生命不知已有多少，被燒毀了的房屋財產也不知已有多少，多少人的家庭骨肉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被拆散了，多少人的理想希望在這樣一個黑暗的統治下幻滅了，這小小的刊物，即使被封，在整個的國家的浩劫里算得了什麼！朋友們，我們應當挺起胸膛來，面對現實，面對迫害，奮不顧身，為國效忠，要是今天這個方式行不通，明天可以用另一個方式繼續努力，方式儘管不同，但我們對於國家的忠真是永遠不變的！

（1948年7月17日「觀察」雜誌第四卷第二十期）

吃重·苦斗·尽心

——「观察」第四卷报告書

我們在一种既無幻想、亦不泄气的情境下宣布：「观察」第四卷業已出齐。本社社例，每卷出完后，休刊兩周，以为同人整理之需。本刊第五卷第一期定八月二十八日出版。

这半年是一个苦痛的半年。物价的高压，帶有政治意味的中伤，以及当前政治环境的險惡，無不使我們在这半年中，身心交瘁，困憊不堪。然而我們在無比的忍耐和沉毅中，終于又苦斗了半年。照大势看，我們不知道我們是不是还能写「观察」第五卷的卷終报告書，但是我們願意向讀者保証：只要本刊存在一天，我們必定努力一天。

开 支

我們仍旧先从業務方面說起。我們在第三卷报告書中，已經盛言物价波动和幣值貶落的情形，可是在第四卷中所遭遇的困难，远較第三卷为甚。在第三卷的六个月中，支出方面，排印工及訂工仅上漲百分之三百，稿费上漲百分之三百，員工薪金增加百分之七百，占支出中最大比例的紙，亦仅漲百分之七百，收入方面，售价上漲率为百分之三百三十。在第四卷中，情形大大不同，在第四卷的六个月中，各种支出，增加的比例，要較第三卷的六个月中所增加的比例，大上六七倍。現將各項数字列表如左：

种 类	四卷一期时	四卷二十四期时	上漲百分比（約數）
紙（每 令）	二百五十万	四千一百万	百分之一千六百
五号字排工（千字）	二十万	四百五十万	百分之二千二百
六号字排工（千字）	二十三万	五百三十万	百分之二千三百
印工（每令）	四十二万	九百五十万	百分之二千二百
紙型（每面）	七万五千	一百七十万	百分之二千三百
訂工（每本）	三百〇八元	八千元	百分之二千六百
稿费（千字）	二十万	四百万元	百分之二千
員工薪金	五千余万（二月份）	十四亿（七月份）	百分之二千八百

右列开支，排印工及訂工的价格，在六个月內一律上漲百分之二

千二百以上。(即二十二倍)。紙的上漲雖然僅達百分之一千六百(十六倍)，但由於發行數的上升，紙在整個成本里所占的比率，愈來愈高，目前紙在每期全部成本中，已占到百分之六十五左右，所以紙價的上跳，我們感受的壓迫極大。稿費的調整，上漲率為百分之二千(二十倍)。員工薪金的增加，一方面包括待遇的調整，一方面也包括人員的增加：業務既繁，人手勢須比例增添，所以薪工的總開支也跟著增加。至於其他雜項開支，如水、電、電話、煤氣、房金、文具、車費等，上漲的百分比也很大。全部開支合攏來算，在這半年之中，增加的百分比平均當在百分之二千倍以上。

銷 路

本刊的售價，四卷一期是一萬五千元，二十四期是二十萬元，上漲的百分比是百分之一千三百強。本刊是一個民營刊物，平時全賴業務收入。但是開支在半年中上漲二十倍，而售價僅上漲十三倍，這個差額，就靠由於發行數急劇上升所增加的利潤來彌補。本刊的發行數，第一卷平均為八千份，第二卷一萬六千份，第三卷二萬四千份，照過去三卷的比例，第四卷的理想發行數應為三萬二千份。但是刊物的發行數越大，它的上升的可能比率越小，加之售價一再調整，所以我們從來就不敢希冀第四卷的發行數能夠超過三萬份。當四卷一期印二萬四千份時，我們心中，以為假如在第四卷中，萬一能夠銷到三萬份，那就是很好的了。但是在一種意想不到的情形下，本刊的發行數急劇上升，終於造成五萬份的紀錄。但是至少在編者自己，對於這種銷數急劇增加的情形是沒有什麼興奮的；相反地，銷路的急劇上升，只有增加我們的不安。我們平時一向願意「向最好的目標去努力，向最壞的結果去着想。」我們願意事業循序發展，不願意一步跨得太快。至少上海的許多書報業同業可以證明，我們曾一再要求他們減少批數，因為我們並不願意銷路跳得這樣快。無論是個人，或者是事業，我們應當求根基的牢固，不應當只求表面的膨脹。爬得快的人跌得也快，膨脹得快的事業垮得也快。也許編者這種性格太「保守」了，但是對於一個務實重行的人，過分意外的膨脹，確不是他心理上所能驟然接受的。同時，銷路的增加也增加了編者所擔負的担子，而這種担子，

事實上已超過了他所能負擔的能力！銷路越是增加，編者發稿的斤量越重，他深感每一篇文章，每一句句字，發到印刷所去，無形中負有一種道義上的責任，摆在編者面前的情形，常常使他深夜自省：他已經不适宜做這樣一個五萬分刊物的主編，他的智慧，他的能力，已經跟不上刊物的發展了。他常常在腦子里思索，有沒有什麼適當的人可以來主持這個刊物，他願意做一個助手。這絕不是夸大的謙虛，編者的確常常為此慚愧，他覺得他已力竭智拙，有些對不住這個刊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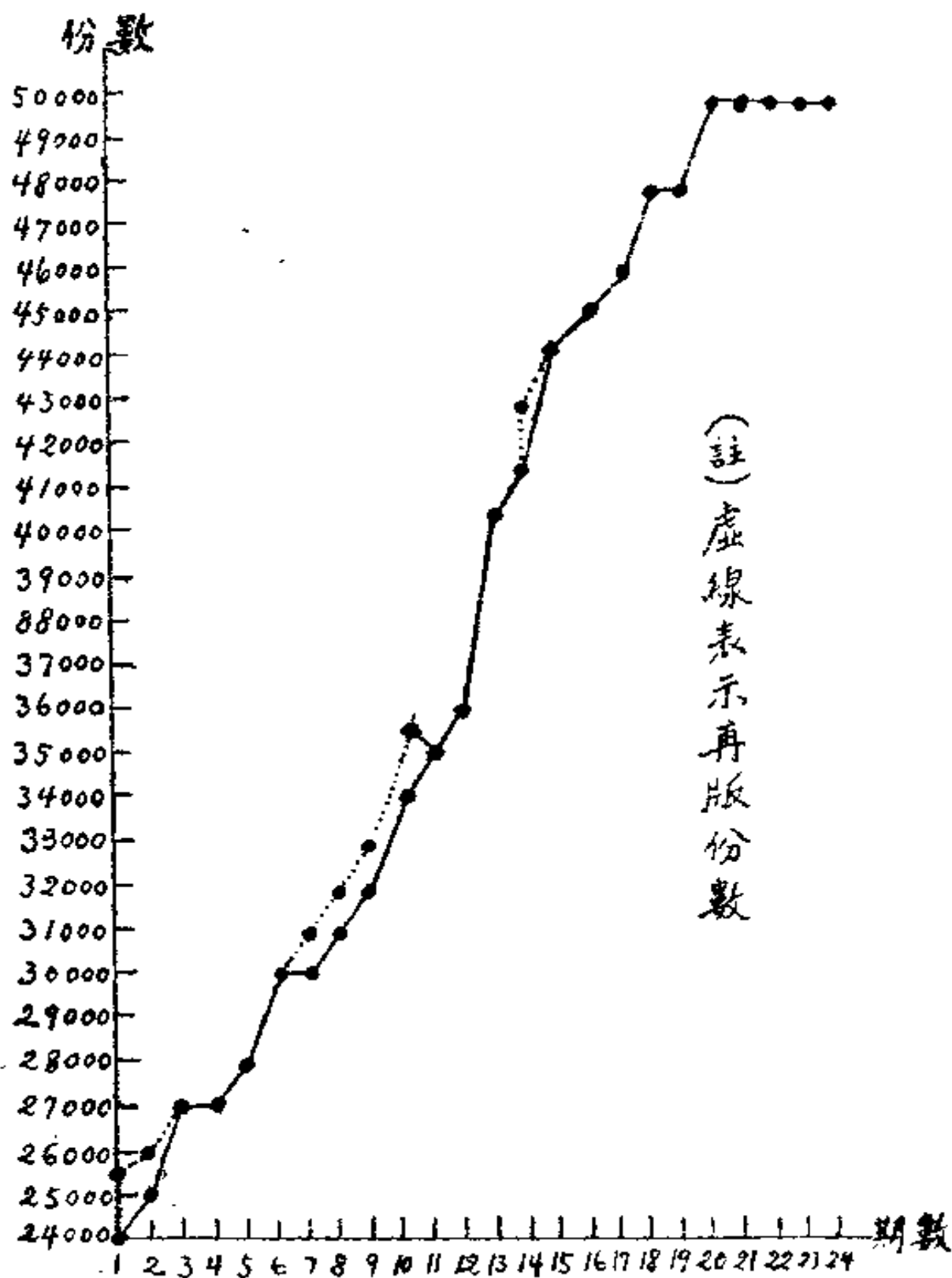
從另外一點來說，一般朋友都認為這個刊物確已打進了社會。本刊的主要讀者約可分為三類：即青年學生（包括教育界人士）、公務員（包括軍人）以及工商界人士，除這向來有的三種主要讀者以外，這個刊物的影響已向多方面的放射出去。政府高級官員的閱讀本刊，已極普遍。我們並不是說，政府高級官員閱讀本刊，足以增加本刊的身價；我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說，講到後來，本刊究竟是一個政治性的刊物，本刊應當打進他們的閱讀生活。軍人方面看本刊的也越來越多，多到幾乎要在本刊原有的三大類主要讀者以外，成為另外獨立的一類了。廣大職業羣眾，這些羣眾平時甚至可說沒有任何閱讀習慣的，現亦接受本刊的影響。湖北沙市的一個香煙攤販曾有讀者投書寄來（未刊），台灣一個農夫，受了當地黨政人員的壓迫，也有投書寄來（未刊），南京一個印刷所排字工人也有文章寄來（刊四卷十九期），我們在上海親自知道的，確有許多平時根本沒有閱讀習慣的羣眾，現在也要每星期買一本「觀察」看看。去夏清華、北大、南開三校招生，公民試題有「試評日常所閱讀的日報及刊物」一題，絕大百分比的投考中學生都閱讀「觀察」。我們兩年來夜以繼日的努力，总算收到了一點小小的效果，但是樹高招風，影響越大，招的忌諱也就越大，這也是無可避免的。

回到發行數上說，目前雖然銷到五萬份，但是由於航空郵資的一漲再漲，以及售價的期期提高，我們相信第五卷的本刊（假如不被查封的話），發行數是一定要下降的。在我們自己，我們希望回跌到三萬份左右，假如我們能穩定在三萬分左右，我們就已經很滿意了。究竟如何，且看事實。現在將這半年來本刊各期印數及第四卷發行曲線

表附刊如左：

第二卷	二十三期	再版	八六〇份
第三卷	第一期	再版	一二〇〇份
	第四期	再版	七五〇份
	第六期	再版	一一〇〇份
	第七期	再版	一一〇〇份
第四卷	第一期	初版	二四〇〇〇份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二期	初版	二五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三版	一五〇〇份
	第三期	初版	二七〇〇〇份
	第四期		二七〇〇〇份
	第五期		二八〇〇〇份
	第六期		三〇〇〇〇份
	第七期		三〇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八期		三一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九期		三二〇〇〇份
		再版	一〇〇〇份
	第十期		三四〇〇〇份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一期		三五〇〇〇份
	第十二期		三六〇〇〇份
	第十三期		四〇五〇〇份
	第十四期		四一五〇〇份
		再版	一五〇〇份
	第十五期		四四五〇〇份
	第十六期		四五〇〇〇份

第十七期	四六〇〇〇份
第十八期	四八〇〇〇份
第十九期	四八〇〇〇份
第二十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一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二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三期	五〇〇〇〇份
第二十四期	五〇〇〇〇份



定 戶

在第四卷中，定戶也增加得很多。我們過去十分希望我們能实实在在有六千个甚或八千个定戶，但是实际上我們所有的定戶和我們所希望的数目相差很多。第一卷中的实际定戶約为一千六百名，第二卷約为二千五百名，第三卷約为三千三百名。我們在第三卷卷終征求定戶的目标是八千名，由于許多讀者的热烈支持，这个目标終得在第四卷中实现。在沒有举办半价定戶以前，定戶数已接近七千五百名，半价定戶举办后，定戶的名額驟然增加了一千五百多定戶，达到了九千名左右的纪录。在整个的發行数目中，定戶数目在全部發行数中所占的比率，大体上亦甚稳定，茲列表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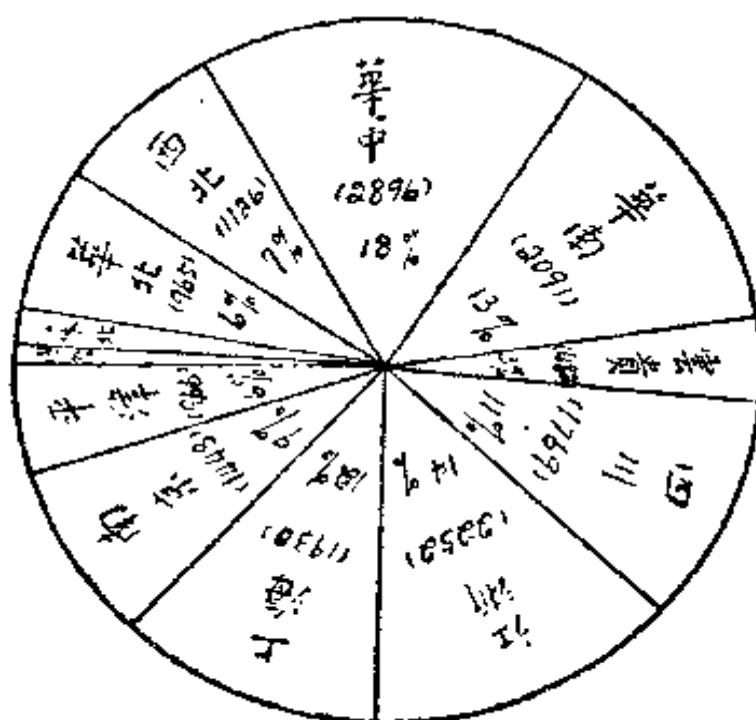
卷数	定單號碼	定單数目	实际定戶	發行数	定戶数在發行数中的百分比
一卷	1—2709	2709	1600左右	8000份	20%
二卷	2708—7682	4973	2500左右	16000份	15.6%
三卷	7683—14414	6732	3300左右	24000份	14.7%
四卷	14415—28945	16036	9000左右	50000份	16%
半价本	1—1554				

关于定戶部分，这半年中最大的兩件事情，一件是停收六个月的定戶，一件是举办半价定戶。停收六个月的定戶，完全是因为物价波动得太厉害，为保障本刊的健康，不得不如此。举例言之，当四卷一期未出时，預定六个月仅收二十万元，但現在一期就要售二十万元，讀者可以想見，假如我們再繼續接受六个月的定戶，則本刊不知要賠累到什麼地步，实际上，照最近物价这个样子的波动，我們連預定三个月都有些躊躇，不过为顧到讀者的方便，不好意思再將三个月一定改为二个月一定罢了。（最近日报已决定半个月一定，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事情，足見物价压力之深。）不过自四卷十八期起，我們已將过去「十二期收十期的錢」改为「十二期收十二期的錢」，借以略略弥补由于物价波动太烈而致蒙受的損失。凡此都是很不得已的，只好請定戶原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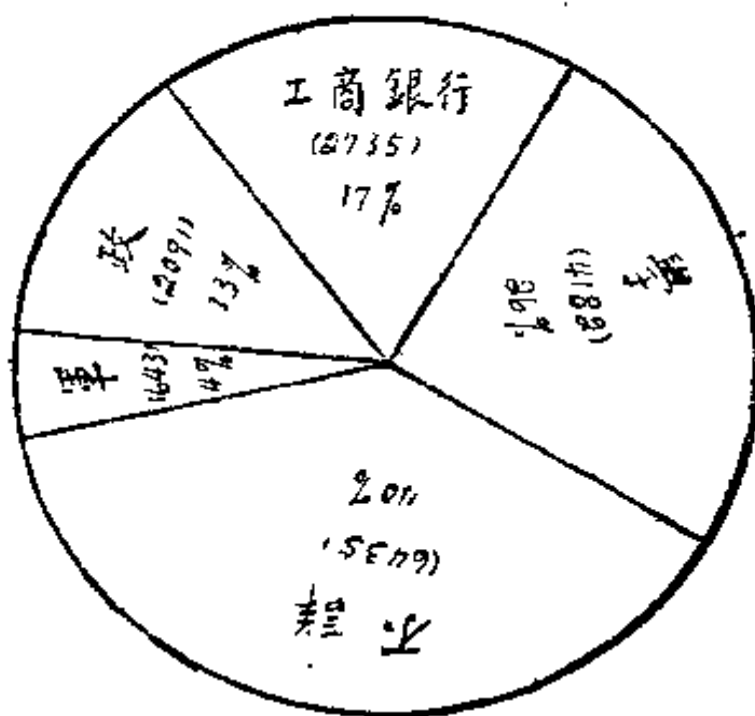
我們久想为清寒讀者有一点服务，所以决計在福利金項下撥一部

分款子出来举办「半价定戶」。經過一个多月的筹备，半价定戶自四卷十三期起举办。我們原定名額一千名，但事实上，超过了預定名額百分之五十，共計一千五百余名。「半价定戶」，我們的本意是为清寒讀者所設的，我們并希望以三分之一給予清寒的学生，三分之一給予清寒的公務員（包括軍人在內），另以三分之一給后方小城市中的讀者。但事实上很难作硬性的分配，而且，这一千五百名的半价定戶中，是否个个都是「清寒」的讀者，我們也沒有办法得到証实，所以我們只好在增設半价定戶的啟事中，最后一条提出良心的呼吁，希望「如非經濟極端困难者，幸勿占取「半价定戶」名額，以免剝奪真正經濟困难的讀者的权利。」但是「良心呼吁」在这个年头，到底有多少效果，实可怀疑。譬如上海一些商業公司里的職員，也來定「半价本」，照普通情形來說，以上海生活程度之高，又在商界供職，論理可以訂閱普通本，不必訂閱半价本。又如同濟大學有一个寢室里倒有四个人來訂閱四份「半价本」。照我們的意見，假如他們經濟寬裕，便應各定普通本，假如經濟困难，便應四人合定一份半价本。但是現在社会上，有便宜貨便大家搗，既不尊重举办人的原意，也不顧到是否剝奪了他人的权利。这种情形都使我們伤心。此外，定閱「半价本」的，上海因为近水樓台，容易捷脚先登，所以这次的半价定戶中，上海及上海附近的讀者，占絕大多數。真正后方偏僻角落里的讀者，能享受「半价本」权利的，反而寥寥。我們心为不平。我們現在決定，自第五卷起，仍旧繼續举办「半价定戶」一千五百名（額滿截止，不再通融）。但为保障真正清寒讀者的权利起見，过去那种自由写信來定，沒有一點限制的办法，勢須修正。我們現在業已印就一种表格，凡是清寒的讀者，希望享受「半价定戶」的权利的，請先來函索取表格，填就寄下，由我們审查，通过后才給予訂閱「半价本」的权利。这个新办法当然增加我們自己很多的麻煩，并亦增加我們的开支（如表格，复信，审查的人工等），但我們举办「半价定戶」的目标既在使真正清寒的讀者得到閱讀的权利，所以我們亦不避麻煩，务使訂閱半价本的讀者，都是真正清寒的讀者；同时使我們为真正清寒讀者服务的初衷，亦得貫徹。

16086名定戶地域分佈表



16086名定戶職業分類表



觀察叢書

「觀察叢書」雖不屬於觀察周刊的範圍，但「觀察叢書」和觀察周刊是配搭平行的，成為本社目前兩大主要業務，並為一般讀者共同關切，所以在此略作報告。我們出版叢書有幾個動機：（一）周刊只能刊載短文，並且大都是有時間性的，所以我們另出叢書，以便容納較有系統，字數亦較長的著作。（二）有許多作者，有著作物出版，而找不到比較合適的出版人。所謂合適的出版人，包括水準嚴謹，出書迅速，印校認真，版稅正確等等條件。由於我們過去一年多來和各方作家的合作，他們對於我們業已建樹良好的友誼和充分的信任，所以我們願意來擔當這個任務，為許多作者服務。（三）現在一般出版界都很消沉，大家都很少出書，觀察周刊略有贏余，我們的目的既然不在謀利，願意以周刊的贏余來幫助叢書的出版，使讀者增加一些精神食糧，並為消沉的出版界增加一點生氣。

觀察叢書已出九種，大體來說，各方對於我們的努力，批評良好。各位作者對於我們的出書迅速，印校認真，以及版稅的迅速，一致表示滿意，讀者的反應可于各書預約之多及銷行之暢見之。吳恩裕先生的「唯物史觀精義」在十天之內銷完初版三千冊，現已出到四版。費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國」載譽一時，現已出到四版。張東蓀先生的「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在一個月以內銷完初再兩版五千冊，現已三版。其餘各書大都在不到兩個月的時間中再版。這些情形在目前的不景氣的出版界中，都算是不多見的。

不過，「觀察叢書」也不是沒有缺點的，最大的缺點就是新寫的太少，大部分都是集子。這是一個事實上的困難，由於環境的動蕩和生活的不安，已很少人能夠好好的坐下來寫整部頭的新書了，這也是一時之間，無可奈何的事情，不過我們以後當盡力設法增加新寫的数量。

此外，還有幾件事要一提的：（一）通常出版人和著作人所簽訂的出版契約，都是由出版人一方面擬就印好的，開列了幾十條，把保護出版人的利益的地方，想得周周到到，而著作人只有在印好的契約上簽字蓋章，毫無發言的余地，甚至契約簽了，書隔了兩三年不出

版，著作人也毫無办法。我們認為這種情形是不合理的。出版一本書，乃是著作人和出版人的一種合作，對於契約，應當雙方都有發言機會，所以我們這次的契約，是由我們先起了草，寄張東蓀、潘光旦、朱自清、費孝通四位先生，請他們發表意見，（就請他們四位代表后来的作者），然後才繕寫簽字的。（二）我們的版稅最初規定是一年結算四次的，于三、六、九、十二四個月月底結算之。第一批六冊是四月五月出版的，第二批是七月八月出版的。在通常情形下，第一批六冊的第一次版稅一定是在六月底付的，第二批四冊和第一次版稅是在九月底付的，但第一批六冊的版稅，我們在三月底就付了，第二批四冊在七月里就付了，原因是因為各書發行預約，預約收入中的百分之十五應歸作者所有，應歸作者所有的，出版人不應攔下不發。在目前物價的情形下，假如應當三月底付的款子攔到六月底再發，那作者真是損失太大了。我們認為，這是一個信用及公道的問題，我們辦事或做人，都應當 Fair。（三）不僅如此，關於版稅的結算，我們鑒於六七兩個月中物價上跳的情形，認為三個月一結還是太慢，作者吃的虧還得太大，因之，在七月底我們又進一步的，又一次為中國出版界創一個新的紀錄，決定自八月份起，「觀察叢書」的版稅每月結算一次。我們希望我們這種努力能夠對於中國的出版界有一點影響。（四）「觀察叢書」出版後，我們收到許多書評，投寄觀察周刊。但我們為避免嫌疑起見，我們已訂下一個原則：觀察周刊不刊觀察社出版的任何書籍的書評。以上數事，都與整個出版界的風氣有關，所以我們願意提出報告。

最後，觀察叢書是賠本的，即使銷路如此好，也還是賠的。（因為紙價跳得太快了）。但是在業務上雖然是賠的，在精神上卻是有收獲的。關於叢書的出版，我們當然還有一些其他的計劃，只是照目前的物價情形，我們簡直不敢再在此地有所報告，舉例言之，我們出版何永倍先生的這本「中國在戰盤上」成本要用到二十五億以上！事情真不好辦！真是太難辦了！

業務上的苦痛

業務上的苦痛，一言難盡，現在擇要分述如左：

1. 照編者兩年來的經驗，純粹就業務的觀點說，上海出版事業最大的致命傷就是本地同業的結賬辦法。上海本地的習慣，是先將刊物或書拿去，隔若干時候再結賬付款，在半年以前，我們要在出版以後一個月，甚至一個多月才收到錢。假如物價不跳，出入還小，現在物價波動得這樣厲害，這種結賬辦法，就變成了我們的生存威脅了。舉例言之，今年陰歷年關一過，紙價陡然的從一百七八十萬（一令）跳到五百萬一令，在短短半個月中上漲三倍；六月里，紙價又在短短半個月中，從六百萬跳到近二千萬；七月初，又接連從二千萬跳到四千萬。物價這樣一日三漲，要在十幾天後才收到貨款，在收到貨款時，一塊錢只值半塊錢甚至只值三角錢了，所以在二月及六月的兩次紙價大漲風中，本刊虧折很多。有一次大公报舉辦出版事業座談會，文摘社的賈開基先生說：現在銷路越大的刊物其危機越大，碰上漲風，賠得越多。這是內行的話，一點不假。在讀者方面，他們都是按照刊物定價實付的，在我們的賬面上，也是有利潤的，但是實際上則賠了本，就因為在十幾天後才能收到貨款，那時物價已漲了很多，收到的錢甚至補不進原來用去的紙張，以致不能維持再生產的程度。假如一直這樣下去，刊物遲早要弄到關門的。所以這半年來，我們在這方面費盡口舌，力求改善。上海同業事實上也有他們的困難，我們也十分了解，所以我們願意和他們一步一步改善，我們總期我們能夠維持再生產的最低要求，因為假如這個最低要求不能達到，出版事業是無法生存下去的。

2. 這半年來業務上第二件最傷腦筋的事情，就是有許多地方的定戶，收不到刊物。最大的原因就是有許多地方已有出面或不出面的郵政檢查制度，經常的或間或的檢扣本刊。這種現象很普遍，其中以沈陽、天津、青島、西安等地情形最嚴重。這些地方的定戶紛紛來函責難，並要求補寄，但補寄的事實上仍舊不能收到。弄到後來在我們方面是復不勝復，補不勝補，在定戶方面是責難四起，一片怨聲。我們真是苦痛極了。除了「郵檢」的原因以外，也有由於中途遺失或者被人誤取，因而使定戶不能收到本刊的。在讀者方面，他們的觀點很單純，認為凡是收不到刊物，好像責任就得由我們來負。又有些地方，

竟會兩期同日收到，甚至先收到下一期，後收到上一期的，在這種情形下，讀者總疑心是我們沒有准期出版。在九千分的定戶管理中，我們也不敢說我們絕無錯誤或疏忽，假如真是由於我們的錯誤或疏忽，我們應該向定戶道歉，並力求改善，但是假如把一切收不到，或者不能按合理的时间收到的責任都歸之于本社，那是冤枉的。從本社發出到到達定戶手里，其中要經過許多路程和階段，在這些路程和階段中所發生的意外，不是我們所能控制的。我們這樣解釋，目的非在推諉責任，我們僅僅希望定戶能夠了解事實並給予我們體諒。至於我們有錯誤或疏忽的地方，我們自當隨時改正。

3. 定戶的來信始終成為本社工作同人最大的負擔。來信的內容很雜，最主要的兩類就是查失索補和更改地址。刊物遺失的責任不完全在我們一方面，前已言之，但是除了像沈陽、天津、青島、西安那種大批郵扣，無法補寄以外，其餘零星的索補函件，我們入都體諒定戶，設法補寄。不過我們願意在此說明，關於補刊這個問題，我們是非常苦惱的。不補吧，定戶自然不滿，而且他們殘缺一期，定覺遺憾，補吧，不僅是刊物本身的成本，還要包括信袋和郵資，我們的損失是很重的。這個問題真是無法兩全。

至於更改地址，我們當然應該照辦。不過我們也要解釋几句：
一、我們每收到一個定戶，就要給他一張定單，同時根據定單用臘紙寫成籤條，然後油印。所以定戶更改地址，我們必須重行寫印，所需的人工、臘紙、油墨、紙張，這筆額外的負擔不輕。
二、我們每次寄刊，雖于星期五付印，但是由於定戶太多，剪貼標籤的工作，在星期一，甚至在上星期六，即須開始，標籤剪下以後，即按平寄、掛號、航平、航掛四種分類，分類以後，要在幾千個分散的標籤中尋覓一個，就不容易了。所以，舉例言之，即使在星期三收到一個定戶的來信，要求更改地址，在這個定戶自己，以為本星期六的一期必可照新地址改寄，而事實上，我們常要到下星期出版的一期，才能照改。定戶不知實際困難，每多來函責難。
三、有些定戶，在訂閱三個月中，要更改地址二次甚或三次的，我們雖然應當照辦，但是對於我們却是一重負擔。（譬如在上個月（七月），由於學校放假了，平均每天都

有二十个至三十个定戶来函更改地址)四、目下交通情形并不正常，刊物的改寄和定戶本人的移动，有时不免要脱节，这种情形也只好請定戶忍耐原諒，不要一味的責怪我們。

4、「覆信問題」是最难使讀者滿意的一個問題。許多讀者为了此事对本社表示不滿，或者因为我們擱而不覆，或者因为我們覆得太迟。我們願意說明几点：一、我們承認我們过去的覆信工作沒有做好。編者自己是最恨有信不覆的，所以平时一再叮囑本社同人：讀者来函，务必答覆。工作同人当然有他們实际上的困难，如来信太多，来不及覆等。但是事实上有困难，应当設法解决困难，这是本社內务的問題，我們不能因为內部的困难就將讀者的来信擱置不覆（实在沒有覆的必要的信可以不覆）因为假如覆信工作做得不好，則無形中就等于在破坏本社的信譽，减低讀者对于本社的信任，并抵消本社全体同人在其他方面的努力。所以我們从第五卷起，决定將覆信工作，另派專人負責，以免延誤。二、来信的太多，其中一部分責任仍应由我們負責，因为假如我們能改进我們的工作效率，如减少錯誤，避免疏忽，覆信迅速等等，則亦可减少来信的数目，所以我們仍应在根本尋覓原因，以期减少来信的数量。（因为大部分的来信都是查詢或質問的。）三、我們虽然尽我們的本份，力求改进，但同时也希望讀者和我們合作，有許多信件可以不写的，最好不写，俾可节省双方的時間，現举兩例說明：蕪湖安徽学院有一位朱建綱先生，三月二十四日来函查問四卷四期为何沒有收到（他是挂号的）。查四卷四期是三月二十日出版的，在目前的环境下，上海到蕪湖的邮件，偶尔不能在四天之內到达，也是一件很可能的事情（挂号本比平寄慢），在这种情形下，我們就希望定戶稍为等待一下，勿經函查詢。（像这种信件，我們認為是可以不复的）。又如，广州中山大学有一位定戶，是新定戶，当他看到广州市上已有「观察」出售，而他的一期尚未收到，便来信質問，实则广州市上出售的是航空寄去的，而他的一份是注明要挂号寄的，挂号的当然比航空的慢。像这类自己沒有弄清楚而即来信責难的，例子很多。至于因不注明定單或字跡潦草到無法認清，以致我們無法查或無法复的信件，为数尤多，凡此我們都希望定戶体諒，

能自行注意，俾間接增加我們的辦事效率。四、我們雖然對於復信問題，力求改進，但我們也願讓讀者知道，我們復一封復信，成本也是相當大的，平均言之，復一封信至少要化成本十五萬元左右。假如以七月份為標準，一個職員的月薪是一億，則每天的薪金是三百三十萬，一天平均復四十封信（因為不僅復，還要查，）則每封信的人工成本就要八萬元，再加上信封、信紙、郵資、及收發人工，當在十五萬元以上。這樣的負擔也不算輕了！

5、最後我們自己也知道，在最近三四個月中，我們得罪了不少讀者，這是我們極其苦痛，而又無法可想的。主要的原因是由於物價的過度的波動，幾乎使我們無法維持正常的營業，特別是購買叢書的，款到時，書價又漲了。假如買二本以上的，還可以以書款遷就書價，譬如本購五冊的，給他買四冊，本購四冊的，給他買三冊，購者雖然掃興，但總算有一交代，最困難的是只購一冊的，於是只好去函請其補款，可是購者並不立刻將款補來，擺上十天半月才補，補到時，書價又漲了！像這類情形，真是傷透腦筋。定戶也是如此，由於物價變動太劇，本社登記定戶，計算刊費，均照款到時訂費為準，但由於訂價變動太快，以致定戶來款，常常不足，只好酌扣寄刊，讀者每不了解，表示不滿。

編輯檢討

關於編輯部分，這半年也是苦痛之至。先說專論。按理說，本刊是一個政論刊物，重心應當在專論部分。可是事實上呢，本刊的重心現在已移到「觀察通信」上面去了。讀者來信或朋友見面，都盛稱觀察通信的精彩，但是我們讀了這種信，聽到這種話，內心暗自慚愧。當然，我也願意很公平地說：專論不像「觀察通信」那樣容易「討好」讀者，因為通信是雅俗共賞的，專論是硬性的，高級的，不容易使個個讀者接受的。不過，本刊專論的不够充實，也是事實。一個原因是好文章本不易多得，另一個原因是現在大家對於寫政論文章，已經沒有什麼興趣。編者在四卷二十期「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廣說：現在大家都十分消沉，沒有興趣批評政府，這話確是：實際情形。像我們這些辦刊物的人，因為職責所在，不能不寫，但是一般而

論，現在許多人對於当前的局面，都覺得沒有什麼話可說。張東蓀先生最近在「增產與革命」一文中開頭有幾句話，很可代表這一種趨向。張先生認為「時局嚴重已超過了說話的階段」，而「向現實的當局說話」，則「自政協被破壞以後久已不做此想」。這一種趨向也多少影響到稿件的來源。編者自然應當盡心盡力，廣征佳稿，但是有無成就，不敢先說。

第四卷中比較滿意的仍推「觀察通信」一欄。編者在第三卷報告書中說：「我們希望第四卷在通信方面仍能保持第三卷的標準」。大體說來，這點算是做到的：觀察通信中最出色的當然是軍事通信，也就是這些軍事通信，使政府一再對「觀察」表示不滿，而企圖加以封閉。據在政府供職的人說，為什麼「觀察」的軍事通信寫得那樣好，又詳細，又正確？他們說，假如「觀察」的軍事通信寫得不那樣正確，政府倒可以不必那樣懷疑了！這個邏輯似乎是：政府認為一般社會上的人都是飯桶，只有共產黨不是飯桶，所以「觀察」的軍事通信因為寫得太好了，就不免要疑心到共產黨一方面去了。其實真是天曉得！過去「觀察」有幾期軍事通信對傅作義稍有頌揚時，左派的記者（時代日報）還公開的不負責任的說，說「觀察」是傅作義的宣傳機關呢。此話真是從何說起！

除「觀察通信」外，第四卷中的「國外通信」和「外論選譯」兩欄，還算正常。國外通信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六篇，平均每三期中有兩篇。「外論選譯」在二十四期中登了十三篇，平均每二期中有一篇。我們希望第五卷中也能保持這個狀態。

一般讀者對於「書評」一欄的興趣都不高，本卷二十四期中只登了六篇。

由於物價的高壓，自四卷十九期起，篇幅減少，僅出十六面。減少篇幅的目的是為了不願增加讀者的負擔，但是在編輯上，對此苦痛不堪，因為篇幅減少了，容納的字數比例減少，文章不能多登，無形中使讀者容易發生內容不夠充實的感覺。有許多讀者來信表示反對，願意多負擔售價，不願我們減少篇幅。但是來信的讀者大都是江浙一帶的讀者，不知後方的讀者對於這個問題意見如何？第五卷起，究竟

恢复二十面或仍出十六面，我們希望讀者表示意見，以供我們參考。

关于投稿录用篇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所占的百分比，大体上和第三卷差不多。我們願意在此說明，「觀察」的篇幅是絕對公开的，我們十分希望这个刊物能够真正成为全国讀者所共有的刊物。我們不希望一个刊物仅仅只有少数的作者在写稿，而且为民主政治不可缺少的公共輿論，也必須有广大的羣众大家来参加，才能增加其力量，因之我們經常盼望有新的作者来参加这个写作的陣营。我們对于投稿，認真閱讀，取舍絕無偏私，只要合乎水准的有重量的文章，我們無不乐于刊載。我們希望各地作者讀者踴躍惠稿，共同来充实本刊的內容，第四卷中投稿录用数在全卷所刊文章中的百分比，現在統計如左：

欄別	第三卷所刊文章篇数	投稿录用篇数	百分比
專論	六二	一八	30%
觀察通信	七六	二九	40%
其他各欄	九十	四一	45%
共計	二二八	八八	40%

流言与警告

在政治上，这半年来我們始終蒙受不利的打击；大別言之，可分兩类。一类是飄浮在空中的無根的流言，一类是当局对于本刊的警告，甚至有查封本刊的意圖。先說謠言部分。謠言又可分为兩类，一类是籠統的怀疑我們和当局有什么「勾結」，一类則簡直很具体的傳說本刊已出賣給什么人什么人了。怀疑我們和政府有「勾結」的人的理由是：假如「觀察」和政府当局沒有「勾結」，为什么「觀察」会出版到現在？特別是四月八日大公报登了「時與文」和「世界知識」被政府警告以后，这种怀疑格外普遍。因为「觀察」不僅沒有「問題」，甚至警告也沒有，其中必有花样。其后我們又听到更为具体的謠言，謠言竟然肯定地說，說「觀察」已經出賣給CC了。凡是一种謠言，向例当事人是不大容易听到，或者听到时也已是謠傳很久了，因为只有很好的朋友才願意將这种謠言告訴当事人。當我們第一次听到这种流言时，也只是淡然一笑，其后傳說漸盛，有一位关切本刊的讀者写了这样一封來信：

編者先生：最近好多人都紛紛地說「觀察」月前曾與CC派談判過出頂事宜，結果以CC只肯出價六十億而未果。我倒不相信這些話，我只相信你的人格和脾氣，但是，為了正如你所說過的「這社會是一個極度神經衰弱的小社會」，而且人言可畏，我勸你不要太對這種已經散布得頗廣的惡意流言不理不睬。最好你能在四卷十三期中拿一小角來辟謠。

——高中學生

五月十七日

PS記着，一定要辟謠啊！

我們讀後，對於這位「高中學生」當然是很感激的，但是冷靜考慮後，我們仍舊不願有所表示。其後又有朋友自南京來函，文云：

久不晤教，近況何似，念念。近日道路流言，于先生頗為不利，僉言貴刊因已得官價配紙，態度漸趨轉變。先生之清操亮節，弟所深知，然嘖嘖煩言，三人成虎，亦不免于惶惑矣。弟于此事，至為關切，盼能以詳情見示，用釋鄙懷，忝在知交，當不以為瀆也。

謠言是那一方面傳出來的。我們不知道，也無意知道，假如是由配紙而起，則四月二十六日蘇聯方面在滬主辦的「時代日報」的出版消息有左列一段記載：

「觀察」周刊主編儲安平日前赴京列席國大，已于日昨返滬。聞該刊自下月起，新增配紙一百八十令，合共三百令，故將在百物飛漲時維持舊價云。

編者曾在四月二十四日出版的四卷九期上寫過一篇「國大評論」。編者為想評論國大，曾去南京，借了朋友的來賓証，到國大會場旁聽一次。就是中共辦的華商報，也常刊南京通訊，所以到南京去採訪新聞，想來不致被視為和政府有何勾結。編者在「國大評論」文中曾述及我曾到國大會場旁聽過的話，故「時代日報」所刊編者赴京一節，仍系根據編者「國大評論」一文而來。但在普通常識上，旁聽與「列席」有很大的分別，「時代日報」稱我為「列席」，究系筆誤，還是另有意義，我弄不清楚。至於配紙，眾所周知，都是每季一配，向無每月一配之事。這半年來，我們向書業公會提過好幾次抗議，就

是六月二十五日，我們還去了一封信，說我們在四、五、六三個月中用了一千一百令紙（周刊及叢書），而他們仍給我們三百元配額，只夠買六七十令，僅敷本社实际需要量的十六分之一。說到頭來，自有配紙制度以後，截至今日為止，我們一共還只拿到一百三十令紙，「僅敷本刊半月之需」。假如「時代日報」該項記載，是一種惡意的中傷，那末我們承認，他們的确相當成功了，因為文化界中到處都在傳說，說「觀察配紙增加了，態度轉變了。」最妙的是，天津益世報的上海記者，把「時代日報」這個全無根據的消息，全文照抄，打了一個電報到天津。我們會分別正式去函時代日報及天津益世報更正，除此之外，我們無意作任何辯護的解釋。我們還是一貫態度，如我們在第三卷報告書中所說的：「我們對於一切誤會、切傳說、曲解，不急於辯護、辟謠、或解釋。只要我們自己腳根站定，我們相信『時間』終將替我們洗刷一切謠言」。

關於政府方面對於本刊的種種，編者不十分詳細，茲僅就所知者報告如下。三月二十日，編者接上海市政府新聞處來函，邀去一談，當在上海市政府新聞處看到了內政部給「觀察」的警告，罪狀是「言論偏激，歪曲事實，為匪張目」。這個公文是我親眼看到的，不過有一個謎始終不能解答，即這個公文我們始終沒有收到。當八日四月大公报載「時與文」和「世界知識」受到警告時，我們心中還暗自疑心，以為新聞登錯了，因為內政部警告本刊的公文，是編者親眼目睹的。不過我們後來也沒有去查理此事。由於最近傳說政府打算查封「觀察」，我們才知道在二三月間，有人已想查封本刊，但內政部未將查封命發出，可能這就是那個警告令的來歷。目前政府對於「觀察」最傷腦筋的一部份就是我們的軍事通信，據說在最近半年，政府中好幾方面的高級會議，幾次討論到這個問題。政府把這個問題看得極其嚴重。我們的軍事通訊實際上也只是報導事實，但事實的發展，常與政府不利，所以政府認為我們這種暴露性的文字，頗足影響士氣。最近南京新民報被封，政府曾公布一篇罪狀，據傳「觀察」也有同樣的一張單子，把過去我們所刊的文字一一開列。對於封不封的問題，編者已在「政府利刃指向觀察」一文，表明態度，此處不贅。政府

对于「观察」当然是討厭的，也許从「軍事通信」上开刀，在技术上最为順口。不过目前所有的刊物，大都刊有有关战局通信，假如因为刊载有关战局的通信而要查封，則恐怕將來所有的刊物，都只好被封大吉。我們不知政府对于这种情形，即每一个刊物都有战局通信这一情形，如何处理。至于本刊，这半年来，有人好几次劝我們不刊战事通信。我們的原則很簡單：封或不封，那是政府的「权力」，但我們絕對不願因为外来的意見而改变我們的編輯政策。我們的編輯政策是独立的，不受外来干涉的。我們在商标上的Nonparty和Independent兩字，Independent（独立）是我們的主要精神之一。而我們所以如此者，就因為我們認為：要維持完整的人格，必須保有独立的意志。这个原則是我們絕對不能放弃的。

一九四八年八月一日

（1947年8月7日「观察」杂志第四卷二十三、四期）

一 場 爛 污

在全国空前騷动、朝野爭議多日之后，政府終于放弃了他那「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限价政策！这是二十年来这一个政府第一次在人民前面低头的一个紀錄！在这二十年中，这一个政府，憑借他的武力，憑借他的組織，憑借他的宣傳，統治着中国的人民，搞到現在，弄得民穷財尽，烽火遍地。这次，在全国人民不可抗拒的普遍的唾弃下，他終于屈服了一次！

过去一个月真像是一場惡夢！在这一个月里，数以亿計的人民，在身体上、在财产上，都遭受到重大的痛苦和損失。人民已經經歷到他們从未經歷过的可怖的景象。他們不仅早已喪失了人生的理想、創造的活力、以及工作的兴趣，这次，又傷失了他們多年劳动的積儲，并更进一步被迫面臨死亡。每天在報上讀到的，在街上看到的，無不令人氣短心傷。饑饉和恐怖，憤怒和怨恨，籠罩了政府所統治着的土地。地不分東南西北，人不分男女老幼，沒有一個人相信这个「金圓券」，搶購搶購，逃竄逃竄，像大洋上的風暴，席卷了整个社会的秩序。搶購是一种「無言的反叛」，这是二十年来中国人民受尽压迫、欺騙、剝削，在种种一言難尽的苦痛經驗中所自發的一种求生自衛的行为。因为这种行为是自發的，所以这种行为能同时發生在政府統治区域中的大小各地；因为这个風暴已是全国性的，所以这个風暴已經威脅到政府政权的安全。中国的人民是可憐的，在政府种种秘密的監視下不能有什么大規模的組織，因之也不能發生任何足以左右政府政策的有效力量。这次的全民搶購，骨子里的意思是人民不相信这个政府，然而可憐的久在淫威之下的中国老百姓从来不能正面站起来对政府表示不信任；全民搶購从政治的观点來說也只是一种人民不和政府合作的消極反叛，然而只要是真正威脅到了人民的生存，即使是一种消極的反抗，或者如我前面所用的一个名詞，「無言的反叛」，但也足够震撼政府的命脉。在中国近代的历史上，这是一次嶄新的教訓。

「紙幣」本来只是一張紙，它本身並沒有任何价值，它的价值都

系于發行这个紙幣的政府的信用。有一个「市民」曾在上海各大報紙登載大幅的广告，質問一般市民：为什么美国人民有了美鈔不去搶購呢？为什么英国人民有了金鎊不去搶購呢？为什么中国人民拿了金圓券就要去搶購呢？这問題真是問得漂亮！可是我們反問一下：为什么中國人在以前（在十月三十一日以前）有了美鈔英鎊并不一定要去搶購物資呢？为什么在中国的美国人英国人有了中国的金圓券，也一样的要把它用掉，不要放在手里呢？稍稍一想，这里面自有道理。严格的說来，要以改革幣制来解决中国当前的經濟危机，本来是个幻想。發行法幣的是这个政府，發行金圓券的也是这个政府，这同一个政府，法幣的信用既然不能維持，难道金圓券的信用就能維持了嗎？有人認為这次的改革幣制和最近的放棄限价，都是为了人民。实际上真是如此嗎？老实說，無非因为当前的經濟情景实在太不像样，有点可怕，假如不改，恐怕政府要站不住了！改吧，改吧，乱七八糟先改它一下，暫時麻醉一下人民；后来弄到全国搶購，乖乖不得了，看上去可能要出什么乱子，威胁政权，所以只好放棄限价。这一切，說得漂亮是解除人民的苦痛，骨子里还不是要安定自己的政权？而在改革幣制时，政府命令人民將平时辛辛苦苦积蓄的一点金鈔，一律兌成金圓券；政府只要印刷机器轉几轉，可是多少老百姓的血汗积蓄，就滾进了政府的腰包里去了。政府拿这些民間的血汗积蓄，去支持他的戡乱，使所有国家的一点元气，都送到炮口里轟了出去！上海的老百姓都在回想他們在敌伪时期所經過的一切。日本人管得再凶，也沒有弄到連飯都沒有吃，連买大便紙也要排隊的程度；日本人逼得再紧，也沒有把民間的金銀收完——就靠这点元气，胜利后各地慢慢恢复各种小工商業的活动。現在呢，一切完了，一切完了，作孽作孽，每一个吃亏的老百姓心底里都在咒詛，有一肚皮眼泪說不出来！

七十天的夢是过去了，在这七十天中，卖大餅的因为买不到面粉而自杀了，小公務員因为买不到米而自尽了，一个主婦因为米油俱絕而投河了，一个女兒的母亲因为購肉而被槍杀了，还有不知多少悲惨的故事報紙上沒有傳出来。我相信这些人都是死难瞑目，陰魄不散的。許多良善的小市民，都听从政府的話，將黄金白銀美鈔兌給了政

府，可是曾几何时，现在的金圆券已比八一九时期打了个对折对对折了！惨啊，惨啊！冤啊冤啊！一个只要稍为有点良心的政治家，对此能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

七十天是一场小烂污，二十年是一场大烂污！污烂污烂，二十年来拆足了烂污！

（1948年11月6日「观察」杂志第五卷第十一期）

政治失常

最近政府有几件事情做得实在不成体统。第一件我們要說的当然是十一月十一日行政院通过的「修正金圓券發行办法」。政府在八一九發行金圓券时，規定黃金一兩兌換金圓券二百元，美金一元兌換金圓券四元，这次的修正办法改为黃金一兩兌換金圓券一千元，美金一元兌換金圓券二十元，將金圓券貶值了五分之四。政府在發行金圓券时，大唱其「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的調子，并且說誰破坏了金圓券，誰就是国家民族的敌人！現在我們看政府自己率先破了金圓券政府自己先就做了国家民族的敌人！当十月杪十一月初全国騷动得不成样子的时候，当局宣布即將有「更好」的办法頒布，所謂「更好」的办法，大概就是这个金圓券發行的修正办法了，其中决定將民間繳兌的金鈔吐还出来，以便取之于民志，仍用之于民。然而吃进去的时候，黃金一兩只兌金圓券二百元，美金一元只兌金圓券四元，現在吐出来时，黃金一兩却要金圓券一千元，美金一元却要金圓券二十元，一「取」一「用」之間，賺上了五倍，这笔沒本錢的买卖真不坏。抗战末期，政府財政困难，宣傳黃金儲蓄，說得天花乱墜，可是到真要支付黃金时，却来了一个六折，憑空扣去四成；这事大家当还记得。現在旧戏新編，又要一手、多年以来，政府把人民当着一团米粉，捏在手里，要圓就圓，要扁就扁。良善的老百姓，一再吃亏，心里恨透，可是沒有办法。再說八一九政府的經改办法，規定人民所存金銀外幣，一律須向中央銀行兌換金圓券，愈限而未兌者，即視為触犯刑法，現在又允許人民持有金鈔，并將金鈔的价值，提升五倍，以前服从法令的，信任政府的，都算倒了霉，不服从法令的，不信任政府的，反而大大沾了便宜。政府这种行为，一方面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不啻叫人民以后不要再相信政府。事实也一再証明：相信政府的最初总是給政府利用了一下，以后就給政府扔下不理睬了。修正办法第十一条又說：「凡以金圓券存入中央銀行指定之銀行，存期滿一年者，除照章計息外，并得于存款时以与存款同額之金圓券向存款銀行兌換金圓。

在金圓未鑄成前，得按規定比例兌取黃金或銀幣。……」一年之后的情形如何，誰都不敢說定，而一年以后的金圓券貶值到什麼地步，尤其不能想像，假如今天真还有人到中央銀行去定期存款，此人殆为白痴無疑。所以这条条文，撕破了臉皮來說，就等于要化兩千元金圓才能兌到一兩黃金；這叫做明吃一半，暗吃一半，真是算盤精極！

第二件我們要說的是翁文灝內閣的辭職問題。這件事也出乎常情之外。我在十一月三日寫了一篇論翁閣辭職的文章，可是四日中英文日夜報一律報導，翁閣堅辭，并已不到政院辦公，翁閣的總辭書也已全体蓋章，即將送府，翁氏之辭，似成定論，深恐文章刊出時，已成馬后炮，所以在付印前數小時又臨時抽了出來。不料我的文章剛抽了出來，翁氏卻又回行政院去辦公了。這次經改失敗，翁氏的責任無可推諉。真正的來說，这个大責任假如要由翁氏一人負之（財政部部長當然有責任，但財政部隸屬於行政院，在政治上，政策的失敗，行政院院長的責任遠大于部長的責任，故此處不獨立論財長的責任），有欠公道，因為拆穿了說，翁也只不过是一个張房先生，既不是當家人，也做不了多大主。但就憲法的原則言，這件事總是要翁負責的。所以從政治的責任言，翁的一辭二辭三辭堅辭，都对。問題是他雖堅辭而當時竟未能堅辭到底。這次經改的失敗，其性質不可謂不嚴重，其影響不可謂不廣遠，無論就個人的操守言，或就政治的責任言，翁氏絕無繼續負責的可能。嚴格言之，就是十月三十一日行政院臨時會議通過有關經改的補充辦法一事，亦屬不當。內閣的存亡，主要就看它所執行的政策的成敗，政策既敗，內閣即垮。八一九的經改辦法，政府亦已自承失敗，在此種情形下，行政院應當立刻呈辭，任何補充或修改的辦法，都應由後任來決策辦理。當翁氏上台之初，胡適之先生捧場，謂翁氏有勇氣。我覺得當時翁氏並不是有勇氣接受那個閣揆大任，他只是沒有勇氣拒絕總統這個組閣大命吧了。翁氏既無勇氣拒絕任命于前，亦無勇氣堅決呈辭于後。不錯，當前的局勢是危急的，政務不宜一日無人主持，但是從憲法原則來說，這個責任是屬於總統的，而非屬於行政院院長的。易言之，時局既然緊急，總統便應早日另定閣揆之選，已經呈辭并且理在必去的行政院院長，不能因為總統的遲疑不

決而勉力維持下去。至于總統先生，行政院院長既然有这样严重的政治責任，其辭呈應無不批准之理；因为假如这样一个有重大政治过失的行政院院長，還不使之去職，則所謂「政治責任」也者，豈不成了好听的空話？翁氏一辭再辭，總統一留再留，已足充分表示總統對翁氏信任之重，以及對僚屬氣度之厚，假若一味堅留，則既破壞憲政的原則，亦置綱紀于不顧，無論從那一角度來看，都是不當的。

第三件我要批評，而為一般人不注意的，就是中央所賦予傅作義的權力的問題。按照報上的記載，要點有二：一、以後華北軍政各事，傅氏可以全權處理，不須事前請示中央；二、假如傅氏所頒布的法令與中央所頒布的法令有抵觸者，以傅氏所頒布的法令為準。凡此記載，雖未見之正式公報，但也未見政府有何否認更正，想為事實。這個問題十分嚴重。舉例言之，憲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領土，依其固有之疆域，非經國民大會議，不得變更之」。現在假如傅氏要變更中華民國固有之疆土，則中央是否承認傅氏之變更為合法？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法律與憲法抵觸者無效。假如傅氏所頒布的法令，有與憲法抵觸者，則是否仍以傅氏所頒布者為準？凡此都是大有問題的。退一步言之，上面的例子或許不成立，因為只說傅氏的法令與中央的法令抵觸者，以傅氏的法令為準，並未說到與「憲法」抵觸的情形，如與憲法抵觸者，自然無效。但是問題並沒有解決，因為憲法第一百十六條明明規定：「省法規與國家法律抵觸者無效」，第一百十七條說：「省法規與國家法律有無抵觸發生疑義時，由司法院解釋之」。憲法明白規定地方法令不能與中央法令抵觸，抵觸者無效。假如今天中央有人主張傅氏的法令如與中央的法令抵觸者，應以傅氏的法令為準，這種事情完全是違憲的。在正常情形下，地方法規與中央法律抵觸發生疑義時，應由司法院解釋之，現在假如硬性承認傅氏法令與中央法令抵觸時，即以傅氏法令為主，這是侵犯了司法的完整，也是違憲的。

大局越來越緊，各種現象日見失常，但失常也有一個失常的限度，當權者雖然希望保持他們的政權，但政治的常規則究竟不能不「永矢威邁」。上述三事，都是犖犖大者，實際上，近來當局各種措

置，大都有失體統。我們平日的職司，就是議論政事，然而處此危局，幾乎無政可論，無政足論，仰望長空，廢筆三嘆！

（1948年11月20日「觀察」雜誌第五卷第十三期）

我們的自我批評、工作任務、編輯方針

本社同人

一九四六年元月，我們一些朋友在渝創議發刊「觀察」，以人民身分，論議國事，期對國家有所貢獻。經過八個月的籌備，於同年九月一日，在滬創刊。其後歷經為公眾知悉或不知悉的艱辛艱困，於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出至第五卷第十八期時，終遭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的迫害：刊物被封，同人被捕，資產損失，社務解体。上海解放以後，在各方的鼓勵指導之下，本刊決定復刊，現自十一月一日起，繼續出版；並為顧到各種實際情形，暫時改為半月出版一期。在本刊停刊的十個月間，我們的國家發生了空前的偉大的具有歷史性的變化，為人民多年切恨的蔣介石國民反動政權，在強大的人民革命力量之下，終被击垮，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宣告結束，以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為建國的政冶基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業已誕生。在這個偉大的歷史革命中，社會上的一切都跟著時代向前發展。復刊後的「觀察」從解放前的「觀察」中發展出來，成為一個新的「觀察」。我們謹於復刊之初，一述我們在這個時代洪流中的新的轉變，以及今後本刊的工作方針，借求全國讀者的指正。

一、自我批評，學習改造

我們創議發刊「觀察」，正在日寇投降之後，舊政協召開之日。蔣介石竊國當權，前後垂二十年。二十年專政的結果，民生日敝，國運日蹙。日寇既告戰敗，正是中國翻身的千載良機：毛主席赴渝商談，尤為國運黯淡中最令人鼓舞的消息。我們籌出「觀察」，是想稍盡人民責任，加強民主力量，督促國家建設。無如蔣介石這個法西斯大流氓，一意孤行，逞強作亂，撕毀政協，迫害民主。他只顧他一己的的權勢，無視國家的前途；縱容他的皇親國舅，家奴黨棍，到處搜括，吸吮民脂，對於人民痛苦，漠無所動。還要昧良天良，舔著美帝的屁股，殘殺本國的人民，使人切齒痛恨。憂國之士，目擊這種腐敗黑暗的反動統治，迫於義憤，誓難緘默。自從本刊

創刊以來，我們始終以人民的身分，一本正經，滿懷熱情，對於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統治，痛加抨擊，堅決鬥爭，即使特務環伺，刀槍當前，亦仍言所欲言，一往直前。

坦白言之，我們在政治上不是沒有理想的。在那個時候，消極地，我們認為蔣介石國民黨這個反動政權是絕對要不得的，絕對沒有理由讓它繼續存在下去；積極地，我們希望改造我們的社會制度，改善人民的生活狀況，我們希望我們的國家能夠達到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強的境界。但是用什麼方法才能實現上述的理想，走怎樣一條道路才能達到上述的目的，在我們的內心裡是空洞的、徬徨的。我們有理想，但這個理想是抽象的、籠統的、沒有具體內容的；我們有熱情，但這股熱情是虛浮的、飄蕩的、沒有一定寄托的。

解放以後，我們的生命、我們的思想、我們的感情、都跨進了一個嶄新的境界。這個新的境界和我們過去所接觸的、所了解的、所追求的，在基本是完全不同的。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中國人向西方學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每次奮鬥，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的運動，都失敗了。國家的情況一天比一天不，環境迫使人們活不下去。懷疑產生了，增長了，發展了。」但是由於中國有了一個有紀律的、有馬恩列斯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方法的、聯繫人民羣眾的中國共產黨，以及由這樣一個黨所領導的人民革命武力——人民解放軍的日益壯大，今天，武裝的革命力量打垮了武裝的反革命力量，把中國的人民從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及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中解放了出來，使一切在懷疑中的、苦悶中的、徬徨中的知識分子終於找到了一條新的正確的道路。中國的先進分子找到馬克思主義是經過俄國人介紹的，而中國的人民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却是由中國共產黨介紹的。「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毛主席：「論人民民主專政」）這次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勝利，幫助了所有的中國人民，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重新來確立自己的人生觀。我們現在大家得到了學習馬列主義的機會，我們應當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努力學

習馬列主義的理論，提高自己的認識和覺悟，並進而站在馬列主義的立場上，運用馬列主義的觀點和方法，去解決我們在各種實際工作中所要解決的問題。

學習與改造是一個長時期的艱巨的工作，我們現在還剛開始走第一步。在我們開始學習的過程中，我們首先檢查自己過去的工作。我們發現我們過去的工作是經不起檢查的，我們過去的認識是不正確的。雖然我們曾經不畏強暴地無情地打擊蔣介石國民黨的反動政權，但是由於我們在過去的社会中所得到的教育，在思想的本質上，我們還是停留在舊民主主義的範疇里的。我們只批評了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的種種反動措施，但並未進一步去解剖揭發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權那種反人民反革命的封建的法西斯的本質。雖然我們是一片赤心地愛着我們的祖國，熱情地希望我們自己的國家變好，但是由於沒有得到正確的教育，我們在思想上感情上就不可避免地停留在資產階級的民族主義的階段，不能把一切外國，區分敵友，分別看待。在過去，我們主觀地，自以為是站在獨立的立場，不參加任何黨派，一方面儘管堅決地反對着反動的國民黨，而另一方面由於我們在過去並不了解中共的政策和情況，我們並沒有靠攏共產黨，以致我們在客觀上不知不覺地好像自居于中間方面，而帶上了溫情改良主義的色彩。我們確是具有满腔熱忱，願意獻出我們所有的生命與智慧為人民服務，但這幾年來，我們並未和日益壯大的人民力量聯繫起來，只孤立地做着自己的工作，因之這些工作，便都不免流于自流，不能建立有組織性的羣眾基礎。……這一切，在今天，我們應該勇敢地毫無保留地給自己以無情的批評。有些朋友認為在過去的那種環境中，我們只能夠做到那樣程度；朋友們用環境的困難來原諒我們或者慰勵我們的這種好意，我們是感激的，但我們自己不願用「環境」來掩飾、來辯護我們過去在工作中所表現的缺點，因為造成我們過去在工作中所表現的缺點的，基本的原因不是環境上的困難，而是我們思想上的落後。

現在，我們大家找到了新的正確的道路，中國共產黨給我們介紹了馬列主義這一普遍真理。馬列主義不是一種空洞的概念或者呆板的條文，我們學習馬列主義，要把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運

用到实际的具体的工作里去。在中国，把馬列主义的革命理論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結合起来的，就是我們偉大的人民領袖毛澤东主席。我們的偉大的領袖，他在中国这个偉大的历史革命中，把革命理論和具体实践結合了起来。他是中国人民的灯塔，他是中国人民的舵手。他帶領中国人民从黑暗渡到光明，从旧的社会走进新的社会。我們应当在他的偉大的领导下，努力學習馬列主义，努力學習毛澤东思想，改造我們自己，改造我們的国家。

我們还願在此更进一步告訴所有国内国外的人們：今天中国的人民，是全心全意地拥护中共和毛主席的，这种拥护完全是自發的，出于真情的。在过去，我們的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受尽了帝国主义者侵略、欺侮、污辱，但是今天，我們这四亿七千五百万中国人在中共及毛主席的领导下終于站起来了。在国内，由于长时期的反动的封建的統治，我們的国家無論在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已腐敗潰爛到了極点，到处是惡势力，到处是不合理，若干爱国之士，左思右索，东撞西摸，总找不到国家的出路，总看不到国家的生机，但是現在，由于人民民主革命的偉大胜利，一切旧的、腐爛的、黑暗的，即將全部加以拔除，使新的、健康的、光明的，洒遍在中国的大地之上。这真像是一次奇迹，但却是活生生的事实。毛主席及中共許多領袖先生的闊大深厚，人民解放軍的严明坚强，中共同志的刻实耐劳，使中国人民倾心折服，一致景从。帝国主义者还想在中国覓求什么「民主个人主义者」，一方面暴露了他們侵略中国的野心未死，一方面也說明他們並沒有真正了解今日中国的实际情形。今天中国的人民，都願意跟着中国共产党走，在毛澤东的旗帜下，克勤克儉、务老务实地从事建設新中国的工作。本社同人，將在这样一个新的認識下，站在文化崗位上，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要求，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民主事業努力。

二、工作任务

「观察」过去發行了兩年半，它的最高發行数是十万零五千份（包括华北航空版及台灣航空版）。但是我們認為这个刊物复刊的主要意义不是在延續它过去的纪录，而是在新中国的建設中分担一部分

工作任务。复刊后的「观察」的工作任务，可以分两个部分来说。先说对读者的部分。「观察」过去的读者，就数量上说，假定每份平均以十个人阅读计算，它的实际读者约在一百万人以上。就读者的阶层来说，它的主要读者包括着广大的学生群众、公务人员、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以及军队里的将领士兵。就发行的分布来说，除华东华北、华南沿海一带的大城市，以及华中、华西、西北、西南的内地大城市以外，它的发行广泛地渗入了广大的内地城市乡镇，一直达到边疆省份的辽远角落。在这样广阔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的数以百万计算的读者群众中，在解放以前，在思想上，已经有一部分读者，特别是青年学生读者，他们早就跑在我们前面了；解放以后，这种跑在我们前面的进步的青年的读者，在数量上更加多了，但是我们相信，在广大的地域、广大的群众中，像我们自己这样在思想上比较落后，而又有一种要求进步的意愿，决心努力学习、加紧改造自己的朋友，也一定是很多的。今天政府的政策，除了对那些少数的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反对人民民主事业的国民党反革命战争罪犯，和其他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以外，对于广大的各阶层、各职业、各地域中的人民群众，都是要照顾的。但是广大的人民群众在思想上、知识上、工作上、生活上，各人的情况彼此不一，因之这种照顾的工作，也就必须有很多人，在一个总的方向和不同的方式下，来分工负担。在我们这方面，本刊应当特别照顾的，就是那些和我们自己情况相近，即思想上比较落后而又具有要求进步的意愿的广大读者群众。在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中，我们带着我们的读者一起学习，在我们自己力求进步的过程中，我们带着我们的读者一起进步。互相勉励，互相教育，互相督促，互相帮助，使大家在现有的基础上一步一步的提高。

对于那些跑在我们前面的进步的青年学生读者，我们在此对他们表示最大的最热烈的敬意。在他们面前，我们是惭愧的，但是一想到我们的国家毕竟进步了，我们又为国家的前途和光明而庆慰。对于这批进步的读者，我们一方面敬重他们，愿意跟在他们后面学习，一方面我们还诚恳地希望他们继续鼓励和帮助我们，帮助这个刊物以及这个刊物所带领的读者，是他们的的一种工作，一种责任。由于今天中国

社会上封建主义的余毒还很普遍，前进青年在和旧社会的斗争中可能还会遭遇到困难和挫折，在这种情形下，我们保证我们一定热情地支持这批前进青年，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来鼓舞他们的勇气，坚定他们的信心。同时，在知识上，我们也将就力之所及，不断的继续供给他们，以弥补他们有时工作和文化不能并进的缺憾。

其次说我们的任务中对政府的一部分。人民解放战争在基本上已取得全国性的胜利，全面的建设工作即将开始。我们应当多方面多地域地联系一切进步的学者、专家、工程师、对于主办生产事业有实际经验的人、以及目前正在主持实际生产事业的人，根据他们过去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以上的研究生活，根据他们过去多年从事实际工作的宝贵经验，在即将来到的全国性的经济建设及文化建设的高潮中，撰写专文，提供积极性的、建设性的意见、建议、计划、方案、报告，以供社会讨论，以供政府参考，使我们国家建设工作的进行，尽可能更完美，更迅速。此外，我们应当介绍广大人民羣众在国家的各种事务中所反映的意见，使政府得到更多的机会了解民间的意见以及他们在工作及生活中所存在着的种种困难，对于各级政府有违反政策或有所偏向的行为，本刊亦应根据具体事实，提出积极性的批评，帮助政府推行建国的工作。本刊并将站在舆论的立场，协助人民监察机关，监督政府、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忠实执行人民政协所通过的共同纲领及一切决议。

三、編輯計劃、工作态度

本刊过去編制上的特点是綜合性，分欄选材，力求多样，借以照顧到讀者的多方面的要求。本刊今后的編制仍以維持这一个原則，务使每期内容，不致流于單調。从本卷起，我們决定增設社論一欄，陈述本社同人对于半月中所發生的国内外大事的意见。「專論」欄包括馬列主义理論的研究介紹，思想改造的討論，以及对于国内外政治、經濟、文化各种問題的論述。一个建議而附有具体的計劃或方案者，列入「建議与方案」欄；这欄是新增的，但这欄的稿件也是很不容易得到的。又新增了「报告」一欄，包括工作报告，学习报告，調查报告、及参观报告等，目的是希望各方面把实际的工作經驗、学习經

驗、調查參觀所得，提供出來，彼此交流。又新添了「介紹與翻譯」一欄，希望對蘇聯及東歐各人民共和國多做一點介紹工作。特別是對於我們偉大的先進的友邦蘇聯，無論在政治理論上、科學技術上、建設經驗上，我們以後必須對他們多學習，多了解，所以對於蘇聯的介紹，更為切要。「觀察通信」仍舊保存，不過內容上有了根本的改變。過去的通信大都是暴露性的、批判性的，今后的通信應該是積極性的、鼓舞性的。只要我們能深入羣眾，聯繫羣眾，通信的題材應當是比過去更為廣大的。國外通信需要時間聯繫，一時不可能多刊國外的通信，我們當逐漸地努力去建立我們的國外通信網。「人物及事業」一欄，側重介紹戰鬥、生產、勞動、婦女各方面的代表性的英雄人物，並介紹有利於人民的各方面的有全國規模性的各種生產事業。我們打算把過去的「讀者投書」一欄改為「讀者討論」欄，供給讀者討論在思想上、工作上、生活上所發生的一些問題，或其他關涉國家各種事務的片斷的建設性的意見。關於這一欄，我們當在下一期或下二期再作比較詳細的說明。本刊過去有一個時期曾按期刊載一頁「觀察漫畫」，後因篇幅縮減，未能繼續，現在決定恢復。本刊過去又有一欄「觀察文摘」，摘刊刊載於全國各地報刊上的重要文字，使本刊的讀者閱讀本刊時，能同時閱讀到散布在全國各地報刊上的有價值的文章。我們決定繼續保持這一欄。以上是本刊編制的一個輪廓，在實際編輯中可能還要有一點靈活的變通。這些欄目我們究能做到多少，一方面要看我們自己的努力，同時也要看各地作者讀者能給我們多少幫助。無論如何，我們希望向這樣一個目標去進行我們的編輯工作。

在工作中，我們將充分建立集體主義的工作態度。在我們編輯部的內部，各種編輯工作都將在集體討論的方式下進行，希望在一種工作態度下，能減少或減輕我們所可能發生的錯誤。這種集體主義的工作態度，我們希望能夠同樣應用到我們和作者之間的關係上，對於文章的內容彼此能有交換意見的機會，使我們的編輯工作不致流入自流。我們順便在這兒說明，由於這樣的原因，我們今後處理稿件的時間，包括用舍的決定及稿費的致送，都不可能像過去那樣迅速，這點請求作者原諒。最後，我們還希望更進一步把這種集體主義的精神

广泛地扩大到本刊和讀者之間的关系上。我們希望讀者一方面踴躍惠稿，一方面能对本刊的内容經常提供意見。意見从讀者羣間提出來，到达編輯部，經過編輯部的討論研究，再傳達到作者羣間，最后，把反映了讀者意見和接納了讀者的意見的刊物，仍旧送達到讀者之前，使这个刊物能成为讀者、作者、編者三方面努力合作的一个結晶。

此外，我們在实际工作中，將充分运用批評与自我批評这一武器，时时接受羣众的意見，时时檢查自己的缺点和可能發生的錯誤。我們將小心謹慎，实事求是，在最大的努力下把我們的工作做好。我們深知在我們的工作中是存在着許多困难的。掌握問題能不能正确？稿件来源有沒有把握？業務收入够不够自給？这一切困难都活生生地摆在我們的面前。但是应付困难的唯一道路，是面向困难，提高耐心，在一点一点克服困难的过程中去完成我們的工作。

散布在全国各地的广大的讀者們！我們从我們的心底里發出一股凝紧而热烈的感情，在这兒遙远地向你們招手，呼喚。我們很坦白率真地向你們陈述，复刊后的「觀察」，無論在那一方面，都是十分軟弱的。但是我們努力學習、改造自己的意願却是坚定的。知識分子的改造是一个長时期的艰巨的工作，希望我們大家結合在一起，互相幫助，互相教育，一步一步的前进，一步一步的提高。我們也希望一切先进的朋友帶領我們、鼓勵我們、幫助我們。我們今天所做的工作是（漏印四字）国家的工作，幫助我們以及我們的讀者进步，也就是幫助我們的国家进步。

（1949年11月1日「觀察」杂志第六卷第一期）

中央人民政府开始工作

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會議于九月三十日閉幕。在它最后的一天选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副主席，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員。中华人民共和国于十月一日正式誕生，中央人民政府也在同一天公告成立，并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的秘書長，任命了中央人民政府的政务院总理、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人民解放軍总司令、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和最高人民檢察署檢察長。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又任命了政务院的副总理、政务委員、正副秘書長，及所屬各委、部、会、院、署、行的負責人員，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副主席、委員、正副总參謀長，最高人民法院的副院長和委員，最高人民檢察署的副檢察長和委員，以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正副主任。除了某些部門的副职尚在協商以外，中央人民政府各部門的負責人員，絕大部分已經任命公布，各部門并已先后成立，开始工作，負起为人民服务、建設新民主主义中国的艰巨任务。我們于庆賀之余，謹述我們的認識如左：

一、这个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空前的坚强的政府。單从負責人員的数字上說，就已表發的名單計算，新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包括了：

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一人、副主席六人、委員五十六人；

政务院总理一人、副总理四人、政务委員十五人、秘書長一人、副秘書長五人；四个委員會的主任、副主任、委員共一百七十人；各部、会、院、署、行的部長、副部長、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委員、院長、副院長、署長、副署長、行長、副行長等共一百七十五人；

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的主席、副主席、委員、总參謀、副总參謀長三十人；

最高人民法院的院長、副院長、委員十七人；

最高人民檢察署的檢察長、副檢察長、委員十四人；

再加上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的主任、副主任五人，

正巧是整整的五百名。这样一个堂堂陣容，負責人員达到五百名的中央政府，不仅在中国是空前的，在世界也是少有的。

这样一个大陣容的中央政府是在什么一种政治基础上組織起来的呢？組織这样一个大陣容的中央政府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是由各革命阶层各革命党派構成的統一战綫。中国共产党远在大革命时代，即倡导統一战綫；这次召开的人民政协就是統一战綫的組織形式。但是統一战綫并不限于召开政协，协商国事；統一战綫的工作將扩大到，貫徹到国家事务中的各种部門和各个方面。統一战綫的目的是團結一切革命力量，为建設一个独立、民主、和平 統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

这次中央人民政府的人員任命，是在統一战綫这一基础上进行的。無論是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政务院、人民革命軍事委员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署、以及政务院所屬各委、部、院、署等，都是由中国共产党及其他民主党派，包括：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国人民救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中国致公党、九三学社、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以及無党派的民主人士及各方面的專家共同参加的。甚至十月二十八日政务院發表的三十二名参事名單以及后此可能絡續發表的其他人員名單，都是、或將都是在統一战綫的基础上任命的。統一战綫的工作方式是事前协商，这次政府各項負責人員的名單，就都是事前經過各方充分协商的。

在这样一个根据統一战綫的基础，事前經過各方面充分协商而組織的政府，無論在政策上或行政上，都將表現出它出色的特点。就政策方面說，由于統一战綫的确立，由于事前的充分协商，所有参加政府的各党派各份子，在沒有参加政府以前，在政治上就必然先已达到了共同的了解，这一个共同的了解，就是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九日下午三时五十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第一屆全体會議第七天會議上所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共同綱領」！这个「共同綱領」就是

后所参加的政府的各党派各分子共同遵守的、服从的、忠实执行的政治綱領。这个『共同綱領』在日后当然会因社会本身的发展而需要适当地修改，但这种修改的工作也必然是在統一战綫事前协商的精神下进行的；因之，这也就保证了我們的政府的政治綱領的連續性，一貫性；以及各党派各分子忠实遵守的一致性。在行政方面說，由于政府的組織是在統一战綫之下进行的，由于参加制訂『共同綱領』的各党派共同参加了政府的各个部門，因之，这就避免了將政府的工作人员分为政务人員和事务人員兩类，使政策的制訂者及政策的执行者分裂为二；在新成立的政府中，由于統一战綫的确立，执行政策的人和制定政策的人是貫通的，一气的，在一个总的政治認識下推动行政工作的。

二 統一战綫必須是有組織、有領導的。統一战綫的組成分子包括了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小資產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及其他愛國民主人士，而領導這個統一战綫的是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在這個統一战綫的基礎上組成的政府，也必然是有領導的，領導這個新成立的政府的就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中國共產黨是一個有紀律的、有馬恩列斯的理論武裝的，採取自我批評的方法的、聯繫人民羣眾的黨。在他過去二十八年堅苦困難的奮鬥中，在偉大的人民解放戰爭及人民大革命中，具體的事實一貫地證明了他領導的正確性，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一文中說過，自從1840年鴉片戰爭失敗那時起，先進的中國人，經過千辛萬苦，向西方國家找尋真理。那時大家學習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以為這些西方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文化，可以救我們的國家。但是中國人雖然向西方學得不少，可是行不通，理想總是不能實現。多次的奮鬥，多次的嘗試，包括辛亥革命那樣全國規模性的運動，都失敗了，大家產生了懷疑。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迷夢。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廣大人民的心目中開始破產。十月革命以後，中國的先進分子，經過俄國人的介紹，找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而在這次的中國人民革命運動中，中國的廣大人民，經過中國共產黨的介紹，得到學習馬列主義的機會，堅決認識了西方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的文化救不了我們的國家，資產階級的民主

主义必須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义，資產階級共和國必須讓位給人民共和國，只有这样，才能經過人民共和國到達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達階級的消滅和世界大同的境界。而領導我們向這樣一條正確的道路前進的，就是工人階級，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因之，在我們討論政府的時候，從行政的觀點來說，無論是那一個黨的黨員，當他在政府工作時，他應當按照行政組織的系統，發生領導與服從的關係；但從政治的觀點來說，無論是那一個黨的黨員，或者是沒有黨派的人士，無論他在那一個政府部門工作，在政治上，他是必須接受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接受我們偉大的人民領袖毛澤東主席的領導的。

從這次公布的政府各項負責人員的名單來看，人員的配置也說明了中國共產黨在新中國的建立與建設中，是切實地負起了巨大的領導責任的。由於中國共產黨在新政府中切實參加、切實負起了領導責任，這也就保證了我們新政府的穩定性、堅強性、和前進的正確性。由於中國廣大人民的熱烈擁護中國共產黨，這樣一個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政府，是必然贏得中國廣大人民的全力支持的。

三、我們的新政府業已成立，各項負責人員的名單也已公布，政府各部門已先後開始工作。我們一方面慶賀我們國家的歷史揭開了新的一頁，一方面也願意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對政府表示一些我們發乎心底的期望。我們的國家，在長期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統治下，特別是在蔣介石國民黨反動政府的二十年的當權下，百政不舉，瘡痍滿目。講人民的生活，則人民的生活苦到極點；講國家的元氣，則國家的元氣斷喪殆盡；講工業的建設，則工業的基礎薄弱得可憐。建國工作，千頭萬緒；建國責任，斤量艱巨。今天中國的人民，在黑暗中熬忍多時，終於天亮，對於等到新成立的政府，是一片赤心，愛護支持，但是同時，對於新成立的政府，也就必然懷有很高的期望。我們真是在這兒流着眼淚寫這篇文章，中國的人民是何等熱情地、殷切地期望著我們的國家能夠一天一天的進步，一天一天的富強。今天我們的中央政府的負責人員凡達五百人之多，這五百多人都是國家人才的精華，我們絕對信任他們，信任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管

理国家的事务，一方面要有热烈的、坚决的、为人民服务的决心；一方面也要有丰富的、結实的管理国家事务的經驗和才能。这次政务院所屬三十个行政部門，有的是接收原华北人民政府的機構的，在执行業務的条件下，多少有了些基础，有的則是完全新創，一切都要經過摸索与創造。在五百名左右的負責人員中，大都具有了丰富的政治經驗或行政經驗，但对于掌理国家全面事务，也还是一种新的經驗和新的学习。越是因为我們的国家在物質基础上太落后了，在建国的工作中也就越会感到困难；越是因为人民对政府的期望太殷切了，今天負責掌理国家事务責任的人也就越会感到自己責任的艰巨。但是毛主席号召我們必須克服困难，虚心学习、努力赶上。我們希望我們的新政府在用人上，尽量注意人才；在行政上，总期提高效率。我們赤誠地希望他們尽心尽力，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为人民服务，把国家搞好，使我們的国家早日达到独立、民主、和平、統一、富强的境界。

四、对于国内广大的人民，我們也願意說几句话，以求互相教育，互相勉励。我們的国家經過長期的、黑暗的、腐敗的、無望的統治，今天終於获得了新生、希望、和光明。中国广大人民，在这样一种境遇和心情之下，不免满怀兴奋，感情地希望我們的国家一下子就能变好。不过我們在感情上尽管热烈，但是在理智上还是需要冷靜。須知我們的国家，地区是这样广闊，人口是这样众多，而国家的元气又是这样虛弱，工業的基础这样單薄，要把这样一个国家，变落后为先进，变破坏为建設，变貧穷为富裕，这不是一个短时期內所能实现的事情。建設一个国家是一个長期的艰巨的工作，天下沒有奇迹，我們不可能，也不應該全憑感情上的主觀期望，希望我們的政府在一夜之間就把我們的国家搞好。說老实话，我們今天还談不到全面性的建設，按照我們今天国家的条件，我們所能做的工作，还是屬於恢复和整理的阶段；甚至即使恢复和整理，今天摆在政府面前，急切需要去做的工作，也还不知有多少，一切都要在有計劃，有步驟、有重点的原则下，稳步地做去。在这种情形下，政府可能照顧了全面的，暫時照顧不到局部的；照顧了大的重要的，暫時照顧不到小的次要的；或者这一部門多照顧了一点，那个部門少照顧一点；或者这一部門早照

顧了一点，那一部門也照顧了一点。照顧是都要照顧的，但是为了顧到实际的條件，不能不有緩急輕重之分。个别人民从他个人的利益、环境、观点出發，看若干問題事象，一时期內可能会感到不滿足的。但是假如我們能冷靜地，放开胸境，抛弃小我，就全面看一看，我們应当承認，我們的国家畢竟得到了新生，畢竟有了光明的前途了。在目前这过渡时期內，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存在着許多缺点和困难的，但是只要在大前提上，国家是在一天一天进步，政府是真正在替人民做事，我們就应提高耐心，体谅政府。我們应当帮助政府解决困难，而不是替政府增加困难。今天人民和政府的关系，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統治者与被統治者的敌对的关系。对于国家的事务，我們也不应再抱一种袖手旁觀，或者一切依賴政府的态度。政府人力有限，他并不能承攬国家建設中的全部工作。政府的主要責任乃是领导人民来从事国家的建設，主要还是要靠人民与政府結合起来，打成一片，大家来積極建設我們自己的国家。只有在这一个情況下，經過三年五年，八年十年，我們才能把我們的国家，初步地建立成一个健全的国家，而一般人民的生活也將在这种情况之下一步一步的提高、改善。

十一月五日于北京

(1949年11月16日「观察」杂志第六卷第二期)

在哈爾濱所見的新的司法工作 和監獄工作

本文為記者所著「東北參觀報告」一書哈爾濱一章中的第二篇。
參觀時間是今年五月，記述時間是今年八月。

1. 哈爾濱人民法院的工作

我們沒有去東北以前，早就聽到朋友傳述關於東北老區中司法的改革的情形。傳說的人都盛稱那種以人民利益為本位的司法精神，以及以「司法的最高任務在改造」為出發點的監獄工作，所以我們到達哈爾濱後，了解哈市的司法工作及監獄情況，便成為我們參觀日程中一個很突出的課目。

司法是國家制度中的一部分。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他們的學者雖然極力辯護，說司法並非單為保護資產階級的利益而設，而是為了保障全體公民的公平的法權，但事實上，在那些國家中，法律只是保障既得利益階級、剝削勞動大眾的工具，而司法就是實現這樣一種性質的法律的制度。中國俗語有云：「法院大門八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十四個字說得透徹之至，錢就是「理」，只有有錢的人才能受到法律的保障，沒有錢的人就變成法律欺侮的對象。再進一步說，在資本主義的社會中，只有有錢的人才能得到知識，才能利用他的知識去保障他自己的權利，反抗他人的壓迫，沒有錢的人就沒有得到知識的機會，就要受人的剝削，就要終身為資本家流血流汗，犧牲至死。舊的社會制度既然是剝削勞動大眾的，舊的社會制度中的一部分——司法制度，也必然是保障有錢的資本家，剝削沒有錢的勞動大眾的。革命的目的在于推翻這種剝削的社會制度，建立新的合理的社會制度，司法制度也勢將有個徹底的改革，以符合保障人民利益的目的。

新中國的新司法制度，目前尚在創造之中，所以我們能对老解放區中的司法工作及監獄工作的狀況，先有一個參觀了解的機會，是極有意義的事情。

×

×

×

哈尔滨市人民法院是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成立的，他的任务是维护革命法纪、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及国家利益。哈尔滨过去本来是一个在国际上有名的复杂的坏码头，各种不良分子都集聚在这个城市里，各种犯罪的行为，都发生在这个城市里。但自从中共进入哈市以后，总的来说，社会秩序有很大的改进。自从哈市人民法院一九四六年八月成立后，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为止，共审判刑事案件四千八百九十六件，民事案件三千九百件，非讼案件三千五百零一件，三项共计一万二千二百九十七件。其中的民事案件虽然数字上升，但犯罪案件则逐年减少。一九四八年度的刑事案件是一千八百二十七件，比一九四七年二千零度的五十五件减少了二百二十八件，亦即下降了百分之十一强。在监狱收押犯人人数上，一九四八年度共收二千六百八十八人，比一九四七年度的三千五百八十一名减少了八百九十三名，亦即下降了百分之二十五。以哈市人口与收监犯人的比例来说，一九四七年度的收监犯人仅占哈市人口的〇·四四%，一九四八年度则下降为〇·三三%。

我们现在分五点来叙述哈市人民法院两年半以来的工作情况：

一、法律問題。一般人不明实情，以为解放区没有法律，或者不讲法律，这是一个很大的误会。解放区是讲法律的，而且是很尊重法律的。在解放区中，一般人对于法律的看法是：法律是代表人民利益的。人民的利益不可侵犯，所以代表人民利益的法律当然也不可侵犯。

不过由于解放战争尚未结束，人民政府尚未成立，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制度，还在研究设计之中，所以统一的法律尚未订出，新的司法制度确立有待，在一切都在摸索与过渡阶段之中，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一部分人不根据具体情况，仅仅笼统的按照过去的形式来测量今日人民法院的司法工作，以为解放区没有法律，这是错误的。哈市人民法院的王怀安院长说，他们审判案件，大都是有法规作根据的。总的来说，东北施政纲领是今天东北解放区的根本法。个别的来说，关于财产人权，有人权保障法为根据；土地问题，根据中

共中央的土地法大綱和东北行政委員會的补充办法；債務則根据东北行政委員會处理債務条文……当然，这些法規条文，都是單行的，今天还不可能有一个統一的全盤的法律，但是全国的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以后，目前这个过渡时期即成过去，自然会有一套系統的法律产生。

有明文規定的單行法規，即照單行法規审案，沒有法規根据的，就根据政策审案。判決的輕重，要看：（一）所犯的罪行違反人民的利益到什么程度；（二）犯罪行为的性質，如所采的犯罪手段、犯罪的动机等，惡到什么程度；（三）犯人对于自己所犯过失的态度如何等，来分別处理。同时，即使有条文根据者，审判时，亦应入情入理，耐心說服，不应官僚主义地完全死背法律条文。

二、审判制度。仍旧是三級三审制，即县市法院、省法院、东北人民法院，一共三級。关于律师，在原則上，仍旧承認律师制度，但是暂时不准律师出庭。旧社会中的事实說明法律上虽然規定人人均可聘請律师为其辯护，但由于律师業務是私人經營的，取費甚昂，所以只有有錢的人才能請得起律师，沒有錢的人就沒有力量去聘律师为其辯护。而且在过去，由于律师品質的不齐，有的律师名为法律的保障者，实际上成为法律的破坏者，从中制造糾紛，剝削当事人，对于社会破坏多而貢獻少。东北当局，在这个过渡时期，决定暂时不准律师出庭，俾使司法工作更能接近羣众。为了便利当事人訴訟起見，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七日东北行政委員會指示各地法院可采以下办法，即（一）設立繕狀处，免費或低价代人民繕写訴狀；（二）准許人民以言詞控訴，由法律人員加以笔录，不必拘泥狀紙形式；（三）監獄設繕狀員，專为監犯免費写訴狀。这些办法都是使司法工作直接深入羣众，使人民处处便利。

关于人民陪审制度，現在还没有能够推行。按照苏联的办法，苏联宪法一〇三条規定：「各級法院之审理案件，除法律特別規定之情形外，由人民陪审員参加举行之」。按照一九三八年苏联法院的組織法，凡享有选举权的国民，皆得为人民陪审員，而且这种人民陪审員的选举，是采取全民普选制的，即由各区公民按选区选举的，也并無财产、身份、教育等等限制。而且其他各国采用陪审制，通常仅限于

刑事一部分，其权限亦有一定。不參與案件的審問，在蘇聯，人民陪審員，民刑事均可參加，並在執行職務時，享受法官的各種權力，即對於庭審的延期與否、証人應出席與否，犯罪者應逮捕與否、以及証人與犯罪者的審問，人民陪審員都有發言的權力。這種人民陪審制度，使人民直接參加司法工作，使司法工作直接深入民間，將來中國可能也要採行。但由於實際條件的限制，在東北老區中，還未能試驗推行。

三、案件情況。兩年多來，哈市人民法院處理的民事案件，以婚姻案件占大多數婚姻案件的內容，包括離婚、解除婚約、及姘居案件。而姘居案件在婚姻案件中又占到百分之五十左右，這是哈市特有的現象，因為哈市姘居情形比較普遍，假如姘居幾年後不願再姘，那就要要求分散。婚姻問題中包括着虐待重婚等等問題，所以婚姻案件的增加，也可以反映女性羣眾的覺悟，要求從舊的封建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民事案件的第二位則為房屋案件，包括租佃上的糾紛等等。此外則為商業性案件及一般財產糾紛。

刑事案件中最多的是偷竊案件，這類案件在刑事案件中占到百分之三十左右。哈市有一種慣竊，他們有句俗話：「娼妓是他的媽，監獄是他的家。」這種慣竊，毫無生產技能，只有偷竊技巧，生活墮落，意識無賴。最初人民法院採取寬大政策，加以說服，稍押即釋。但他們出獄後，還是繼續偷竊，老百姓提抗議，說捉了又放，放了又偷，還是沒有解決問題。所以現在對於這些人，刑期較長，可能長到二年三年之久，並重視改造，進行教育，教他生產技能，改變他的勞動態度。這些慣竊都是有組織的，一人入獄，其他同黨即担任輸送，常常送好的東西給他吃，所以雖在獄中，生活仍很舒適，現在已禁止送東西給慣竊吃，並要求他們長期勞動，希望在勞動中使他們改造成為新人。

哈市人民法院成立以來，以處理案件的總數來說，可說是一年比一年多，但其中主要增加的是民事案件，刑事案件則顯示下降的趨勢。刑事案件的數字下降，是一個好的現象，因為表示社會的治安在進步之中。民事案件的增加，要分兩層來分析。第一先分析民事原告的

階級，以一九四九年前三個月哈市人民法院處理的一千零四十件民事案件為例，在這一千零四十名民事當事人中，工人二百三十四人，占百分之二二·五，城市貧民二百六十九人，占百分之二五·九，獨立勞動者一百三十二人，占百分之一二·六，三者合計占當事人的百分之六十一左右。這些勞動大眾，在舊社會中，是被剝削的、被壓迫的，現在社會翻了身，這些一向被人踩在腳下的人，也抬起頭來，不願再受人家的欺侮、壓迫、剝削，所以大部分的民事案件都是由他們原告起的，這是社會翻身過程中必然的現象。第二個原因是訴訟的程序非常簡單，不用狀子，不收訟費。在審判的過程中，法官也沒有什麼架子，沒有什麼形式，以親切談話的方式來調解民間的糾紛，人民因為「打官司」太容易太方便了，以致過去許多不必要打的「官司」，如夫婦之間的一時口角等，現在也牽到法院里來，以致使民事案件的數量為之增加。

現在結案的時間也大大縮短，一般說來，根據過去的經驗，案件在一周內結案者，占到百分之四十六，二周內結案者，占到百分之三十，案件中的百分之九十都可以在一個月內結案。過去那種打官司要打上半年八年，甚至於承其父地打下去的情形，現在是沒有了，這也是新社會中新司法的特色。

四、外僑案件。哈爾濱八十萬人口中，外僑有三萬，國籍有二十幾國，其中以蘇聯波蘭二國僑民最多，這兩國的僑民占到外僑總數的百分之九十。

外僑人數在哈爾濱總人口中，雖然只占到百分之四弱，但在司法案件中，外僑案件却要占到百分之二十左右。在外僑案件中，根據一九四八年度的統計：

原告華人	被告外人	占	18.1%
原告外人	被告華人	占	37.5%
原告外人	被告外人	占	41.5%

對於外僑訴訟案件，是根據主權獨立、民族平等、及勞動人民間的國際主義精神來處理的。凡遵守人民政府的法令者，統予保護，違反法令者，統予制裁。審判外僑時，法官用中文，外僑可用該國語言，

另再翻譯。在一九四八年度外僑民事案件二百五十三件中，當事人有蘇聯、朝鮮、波蘭、匈牙利、日本、伊朗、土耳其、意大利、和希臘等九個國籍，再算上非訟案件，則還要加上南斯拉夫、葡萄牙、德國、法國、英國、美國，一共十五個國籍。在一九四八年度審理的刑事案件一百二十七件中，因違反我人民政府法令而被判徒刑者，有一百七十二名，其中六名被處極刑。外僑在中國的法院的判決下，被處死刑，在中國的司法歷史上是新的紀錄。

五、監獄問題。新社會中的監獄作風和舊社會中的監獄作風在基本上是不同的，這是因為新舊政權的性質在基本上就彼此不同。在舊社會中，監獄的作風是恐怖與黑暗，在監獄中嚴刑拷打，有時甚至也吃不飽，衛生方面則又髒又臭，不通空氣，整個的環境使人恐怖畏懼，利用恐怖來使人不敢犯法，這種情形完全是消極的，新社會中的整個司法的精神是教育和改造，在監獄中，給犯人以「人」的待遇，顧到他們的飽暖，顧到他們的衛生，告訴他們犯罪的原因，提出新的人生態度，要他們改造，要他們重新做人，變成社會上積極有用的人，教他們生產的技能，要他們從事勞動，並提高文化的學習，積極實行了「通過勞動改造犯人」、「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結合」的方針。執行這樣一個監獄工作，最初是會遇到許多困難的。首先要使在監獄中工作的幹部，面向犯人，要愛護犯人，照顧犯人，教育犯人，把犯人當作「人」來看待。八一五後修理監獄時，他們先修監房，辦公室和職員宿舍則放在最後修。去年有一次扭秧歌時，也扭給犯人看。最初有的幹部不願意，說平時審問犯人，現在在犯人面前扭秧歌，下次再審問他們時，豈不是沒有「尊嚴」了嗎？但是為了要貫徹幹部面向犯人的作風，所以決定試一試，結果犯人大樂，犯人看到推事也居然來扭秧歌給他們看，犯人覺得人民法院看重他們，提高了他們的自尊心。關於生活上一些問題，如大小便、滅蟲子等，均由監獄幹部和犯人在一起討論，共同努力，力求改善。大概犯人初入監獄，一天到晚就想出來，可是經過了半年的教育，勞動成了習慣，都願在獄中學得一技之長，以便期滿出獄後可以自力謀生。犯人中有各種生活小組與生產小組，力謀自給自足，借以減輕國家財政的負擔。犯人經過教

育后，都能自發工作，并努力立功。獄中的外侨犯人，在生活上、劳动上，都和中国犯人同样待遇，同样管理，外侨犯人中也有立功的。至于在監獄中組織生产，應該实行「組織在監生产与社会就業相結合」的原則，換句話說，教犯人生产技能，并不应从監獄本身的条件或利益为出發点，应顧到犯人出獄后就業的难易，以及国家經濟建設中的需要。举例來說，为了适应北滿条件，最近哈爾濱監獄中除了已有的許多工場以外，又增設了馬尾工場，一方面使学会了這項技能的犯人，出監以后，就可以立刻得到職業，另一方面社会上也确实需要这种技术工人。

2. 哈爾濱監獄參觀記

哈爾濱監獄可实在不像一所「監獄」。當我們剛剛進門的時候，這就像一所住宅，或者說，一家「公館」，門口及周圍氣象，沒有一點「監獄」的味兒。最出乎意外的是：我們進去后先在他們的會議室休息，這間大會議室，四壁和天花板都油漆一新（是紫羅蘭色的圖案），天花板上垂下的電燈罩也是富麗堂皇，比普通機關里的會客室或議事室漂亮得多，而這樣一間漂亮的會議室，就是監獄中的犯人合作修起來的。

在監獄的內部，也不像監獄，而是像一所學校，或者充其量像一家工廠，除了部分犯人，如特務、重犯、未決犯等，還像是在「監獄」中的樣兒，固定地被看守在監房中以外，其餘絕大部分的犯人，都在各工場做工，是很自由的。監房共分老監房、已判監房、未判監房、病監、女監五種。一般說來，監房里的光綫和空氣，都是足夠的，只有一兩間監房里面的犯人比較拥挤一点，這多少是受了房屋限制的影響。一律是雙層大鋪，被褥整齊。我們去參觀時，被看守在監房里的犯人，有的在讀書（課本是「犯人初級讀本」），有的在記筆記，有的在下象棋。在一個走廊的角落里，還有兩個犯人在那兒編劇本。有一個未判監房中，有一個犯人正在讀報給其他犯人听，大家面上都顯出津津有味樣子。有犯人俱樂部，下分四系一室，即福利系、衛生系、教育系、文娛系、及資料室。犯人有犯人的壁報，我們看到犯人寫的字，畫的畫，都不差。另外有一大間圖書室，有書一千五百冊左

右，犯人可以借到監房里去閱讀，圖書室的管理員也是由犯人中推選出來自動擔任的。每天午後一時至二時半，是學習時間，學習的內容包括思想教育、政治學習、文化學習、業務學習，晚上或者討論，或者娛樂。女監也非常干淨，女犯大都坐在鋪上做縫紉工作，其中還有幾個蘇聯女犯；女犯案件中最多的是通姦，其次是偷竊。生了病的犯人另外有病監，使病犯和普通犯人隔離，以便治療。

哈爾濱監獄的主要特點，除了我們上面所提到過的「通過勞是改造犯人」，「勞動改造和思想教育結合」之外，最使人欽佩的，就是監獄能自行組織，從事生產，在經濟上可以自給自足，不再需要增加國庫的負擔。哈爾濱監獄中的生產組織，確是一個了不起的值得廣為宣揚的經驗，可供全國各地的監獄引為模範。一九四七年春天以後，東北當局決定監獄要搞生產，以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這樣，可以使國家對於每個監獄只要負擔最初一個時期的經費，不致長期支付，借以減輕人民的負擔。哈爾濱監獄於一九四七年七月，領得生產基金五百萬（東北券，在我們參觀東北時，折合人民幣約為一萬六千六百餘元），就以這個五百萬元起家，搞到一九四八年十月，已能達到經常一千個犯人的經費自給。這五百萬在當時只能用來購買一些簡單的工具如斧、鋤等，當時就由犯人出外去做零工，在勞動所得中，慢慢兒的把生產資本累積起來，才能慢慢兒在監獄內建立工場。工場中的機器則由政府撥給。現在監獄內已有豬鬃、被服、印刷、織布、鉄工、木工等六個工場。織布工場中就有三十架織布機，織白布及毛巾等物，我們是五月九日去參觀的，看到牆上所張貼的前一天（五月八日）的生產紀錄是五四式布六十五匹，毛巾四十打。在印刷工場中，排字部、印刷部、裝訂部、繪版部、制版部，設備粗具，印刷機有七架，切紙機有二架。在被服工場中，縫紉機多到五十餘架，做軍服及子彈袋等。不僅工作的人是犯人，就是管理及記賬的人也都是犯人。犯人一般工作時期是每日八小時，另加學習二小時，但與軍需有關者，可能每日工作十小時。在這種生產努力中，到一九四七年冬天，在監獄經費上，辦公費及犯人菜金即能達到自給的程度。一九四八年十月，就達到了經常一千犯人的經費自給，包括着一千犯人的囚糧、菜金、囚

衣、取暖、医藥、办公、修葺各費在內。一九四九年起，除了上述各費的全部自給外，还有盈余。根据一九四九年四月的統計，生产的收入共达4,054,603分。每「分」按照当时哈尔滨的物价，約值东北券八千元左右。这就是說，哈尔滨監獄一九四九年四月的生产收入，当在东北券三百亿元以上（这是一个不精確的約數，目的在使讀者有一个概念）。在这个收入里，分配开支如左：

犯人經費自給	25%
再生产投資	40%
房屋修葺費	26%
現金周轉金	9%

監獄生产在性質上是一种国庫收入，所以在法院及監獄中的工作幹部，他們是国家的公務員，他們的薪金費用由政府負擔，并不在犯人生产收入中支付。監獄生产收入仅限于上列三种用途，即經費自給，扩大生产、及修理監獄，这三种用途以外，再有多余，即归国庫。監獄的會計是独立的，除了政府指派的會計外，日常賬目都是發动由犯人自己来管理的。犯人因为知道沒有人在剝削他們的劳动生产，所以生产情緒都普遍提高。

在監獄中，劳动是一种义务，也是一种教育，但各工場的生产都有一定的标准，超过了标准的，可以得到獎勵金。犯人工作好不好，以下列四点为标准，即数量質料、节省原料、互助精神及學習成績。好不好先由犯人开会公評，最后由監獄决定。去年有一个犯人，他的母亲去看他时，千方百計湊一点款子，想帶給她在獄中的兒子零化，因为在旧社会中，犯人沒有錢便要在獄中吃苦头的，不料那个犯人非但不要她母亲帶來的錢，并且因为獄中剛剛發了他七千元的獎勵金，反而分給他母亲四千元，他母亲真是連做夢也想不到有这样的事，回去后就到处說，现在的人民政府真好，犯人进了監獄，不仅不吃苦头，还会掙錢，她真是喜出望外，高兴到了極点。犯人得到獎勵后，最初大都用来买零吃的东西化了，最近在監獄的教育下，都改变了，都用来作購買書籍文具了。

犯人的劳动收入虽然很多，但犯人的生活标准，不能超过普通的

老百姓，因为假如超过了老百姓的生活标准，则老百姓就要说话，说他们犯了法，可是生活倒反而比老百姓好了。这样就要犯脱离群众路线的错误。不过由于监狱是一个有组织的团体，犯人都生活在有组织的情况之下，所以卫生水准要比外面一般老百姓为高。在伪满时，犯人的死亡率高到百分之十五，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百分比。由于人民政府重视人民的生命，改善卫生环境，哈尔滨监狱一九四七年的犯人死亡率为百分之一·八，一九四八年则更降为百分之〇·八了。

犯人期满出狱时，除「出狱证明书」外，还有一个由狱中发给的「鉴定书」，说明他在狱中的各种情形。他出去报新户口时，邻居都会要求看这些文件的。

在东北解放区中，不能以金钱来代替刑罚，所以在监狱中，还没有罚款代刑的事情，但是假如犯人的在狱已超过原判的三分之二，他的坦白态度和工作态度都特别好者，也可以酌量予以减刑。

一九四九年八月记于北京

（1949年12月16日「观察」杂志第六卷第四期）

旅大农村中的生产、租佃、劳资、税制、互助情况

本文为記者所著「东北参观报告」一书大连一章中第三篇。

(一) 生产情况

旅大地区，在行政上自成一個單位，他的农村情形和东北一般地区不同，記者現在根据在大连参观时所得到的材料，对旅大地区农村中几种情况，作一个簡單的介紹。

旅大地区解放以后，农村中一度發生一种不安的情緒。由于辽南海南等周圍地区都进行了土改，一般农民以为其他解放区既都实行了土改旅大地区想来不久也要实行，于是沒有土地的貧雇农，就放下荒地不开，有的甚至因为久等不見分地，把自己已經分到的荒地抛弃，跑到別处去等待分地。地主富农阶级則心里發生恐慌，「反正我的地保不長了」，「快卖掉，先落几个錢再說」，發生卖地、抛荒、杀牛、卖馬等不好現象。地主富农对于經營土地既不積極，恐惧雇工要很高的工錢，提很多的条件，也就不敢、不願多雇雇工。这种現象都足以影响农村的生产，并形成雇工的失業和劳动力的流散，面对这种情形，旅大当局对于农民，積極进行教育与說服。一方面由关东公署（后称旅大行政公署）出了布告，明文保障土地的所有权，使地主富农安心，一方面又召开农業生产动员大会，并深入农村进行視察，告訴一般农民，由于旅大环境的特殊，目前还不能像其他解放区一样的实行土改。旅大当局希望一般农民在現有条件的基礎上，安心生产，大力开荒，多生产粮食，生活自將得到改善。对于地主富农的生产情緒，当局認為必須有很好的掌握，因为他們在农村中占有百分之三十的良好土地和充分的耕畜力，在增产粮食的任务中，占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所以應該多方面的向他們解釋政府現行政策法令，使他們不要对生产徘徊不前，無中生有的顧慮得失。对于貧农的生产情緒，应加以鼓勵發揚，使他們开荒拉粪，样样努力，对于他們缺粮、缺耕畜、缺

农具、土地不足的等等实际困难，应该帮助他们解决。

旅大地区既然暂时还不能实行土改，因之决定把官有土地无偿的分给农民。旅大地区的土地不多，但荒地却不少。要农业生产，必须大力开荒，将荒地变成良田。旅大地区一九四八年的经济建设计划大纲中关于农业部分，决定本年度开荒七万亩，其中金县三万亩，旅顺二万亩，大连县二万亩，由公署规定凡是公有荒地或闲地，本区居民都可以呈请区县政府批准开垦或耕种。对于有劳力而无土地的贫农、贫苦失业的工人、以及缺少土地的中农，更应予以开垦或耕种的优先权。每年开公有荒地生地三亩以上，熟荒六亩以上者，不但免征农业所得税，并且予以土地所有权。开私有荒地者，业主不得横加阻挠，要订立契约，限定期限，不收租粮，不得无故抽回土地，开荒人也可以取得佃权。此外，为了帮助农民解决有关肥料、种籽、农具等的困难，公署除了贷给农民麦种五十万斤，苞米七万五千斤以外，并准备了农业贷款十四亿七千七百五十万元（关东券），此外还办了五千吨的肥田粉，二百吨棉种，以及很大数量的板车，贷给或卖给农民。

按照旅大地区一九四八年经济建设计划大纲中农业部分的计划，预定（一）一九四八年度要比一九四七年度的粮食总产量十四万三千吨增产四万吨（十八万石）。（二）开荒七万亩。（三）恢复旧有的水田六千亩，水田的收获一般说来要比旱田的收获多一倍以上。（四）解决肥料问题，努力积肥，本区各城市之粪便全部投入农业生产，积极争取所需之肥田粉之进口。（五）扩大雨季作物面积，普遍提倡种棉、种麻、种花生、种地瓜、地边草格，广植瓜豆，增加副食品生产。其中关于植棉部分，打算植棉三万亩。对于植棉者一律免征农业所得税，棉种由政府免费发给。收获时，可以拿棉花向政府交换粮食、布匹或其他物资，如果年成不好，收获减少，受有损失时，政府还要按照标准产量，补偿他的损失。花生也是旅大地区的特产之一，在生活上，可以供给油类，在贸易上，可以换回更多的必需物资，所以政府对于种植花生的利润，也将给以保障。（六）奖励与培植果类生产，整理果树园，除供本区需要外，争取出口。公署规定，已经

营的果树园是不能随便改种大田的，若須改种大田，須在事前請求政府批准。至于果树所用的各种农藥噴霧器，已由政府和工厂連系囑其制造。生产中所遭遇的困难，政府答应随时为之解决，將來收果时，公署亦將計劃帮助运銷其他地方，或加工制成其他物品，所以希望經營果树的，照旧經營。（七）为增加粮食生产，适当的縮小原有菜園面积，因为蔬菜和其他大田不同，有土就可以种，大家应当多利用閑地、荒堰、草格，栽植瓜菜。特別是城市里的居民，更应設法自力更生，不要只依靠农民，應該实行寸土必耕，多采野菜、海菜，补足副食品，以資备荒。（八）要保护森林。（九）要獎勵畜牧事業，增加牲畜繁殖，提倡养猪、养羊、养鸡、养蜂等副業生产。

——一九四八年的施政总结，在基本上都超过了原来的数字，原定一九四八年度增产粮食四万吨，結果則增产了六万五千零三十五吨。开荒原定七万亩，結果开荒九万五千一百十九亩。投入全区农民的肥料，~~雞~~大粪七六、一八一吨，农村积肥一、〇八七、七三六吨外，实發肥田粉四、九五五吨，平均每亩得肥田粉五斤、大粪八十斤，农村积肥一、一四二斤。农民一般的意見，認為一九四八年度增产之多，肥田粉起了很大的作用。

旅大地区一九四九——五〇兩年經濟建設計劃大綱中所規定的农林畜牧生产，共数如左：

	一九四九年	一九五〇年
食粮	二一二、〇〇〇吨	二二三、〇〇〇吨
稻子	一、二三七吨	一、五八三吨
地瓜	四六、〇〇〇吨	九〇、九三八吨
花生	六、二〇〇吨	八、六四〇吨
水果	一六、七二二吨	一七、七六七吨
蔬菜	七六、五七三吨	一〇三、七八三吨
植树	二百万株	二百万株
育苗	一千万株	一千万株
耕畜	四、五〇〇头	四、五〇〇头
猪	四、五〇〇头	四、五〇〇头

雞

四十万只

五十万只

一九四九年投入農業生产的資金为十亿元（关东东）。

（二）租佃关系

旅大地区在目前阶段还不能实行土改，必須团结农村中各阶层，共同为农业生产而奋斗，为了加强农村各阶层的团结，使大家能安心生产，公署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十九日制訂「关东地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調整暂行办法」，一方面保障土地所有权，一方面保障租地人的租耕权，并規定，業佃双方应协同农会于春耕以前，訂立与更換契約，于土地所在村公所备案。租約的期限可由双方議定，但租約期限，一般应在三年至五年，世代佃租土地及种滿二十年的土地，承租人得要求訂立十年以上的租約。

「暂行办法」規定：出租人不得無故抽地、撤地 或增加不利于承租人的租佃条件。承租人原有永佃权及依法取得永佃权者，应保留其永佃权（無永佃权者应再另定）。主佃租約期滿时，出租人有自由处置之权，如出典、出卖、自耕、及雇人耕种等，但如繼續出租时，原承租人有租种之优先权。同时，出租人如必須出典、出卖租期未滿的土地时，原承租人得依原租約的繼續租种該項土地，并有权优先典买此項土地。如出租人收回自耕时，原承租人对出租人要求賠償契約規定之損失。

租約尚未滿期的土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出租人得將土地收回：（一）承租人自願放棄其租种权者（应于秋收前三个月通知出租人）。（二）承租人無故不耕，荒廢土地达一年者。（三）承租人有能力交租而故意不交者。（四）承租人耕作怠惰，致产量降低至公署規定标准产量半数以下者。

出租人因無法生活，要求將尚未滿期的土地收回自耕时，应由各县市政府調查業佃双方实际情况，进行仲裁，并將結果报告公署。

严禁包租、轉租。如承租人將土地轉租时，出租人应即將此項土地直接租与第二承租人，其轉租而致租額加重者，加重部分須由原租人如数退还第二承租人。

关于租金，在佃农方面，自然是要求减租，甚或不交租，而地主

方面，想多收租，或者害怕不交租。关于这个问题，公署也有规定，在春耕以前，业佃双方会同农会，三面谈妥，希望你不多要我不少给，公署认为从地主方面来说，应该照顾农民生产情绪，不应多要，在佃农方面，签字订约后，应按约交租。

(三) 劳资关系

和前述「关东地区农村土地租佃关系调整暂行办法」颁布同日，公署为了调整农村劳资关系增进农业生产，保障雇工生活和雇主经营利润，加强主雇团结，又制订了一个「关东地区农村劳资关系调整暂行办法」，这个办法对于旅大地区农村一切园艺、庄田、畜牧等雇工与雇主之间的关系，都是适用的，办法内容如左：一、雇工等类：凡服役于固定雇主半年以上者，称为长工；凡临时服役于一定雇主者，称为短工；凡具有农业经营技术者，称为农业技术人（俗称把头）；凡成年身强力壮从事于一段农艺劳役者称为一般雇工；凡老弱、童工、女工等从事于杂役劳动者称为杂役工人（俗称小工）。

二、雇工工资：凡雇工均依习惯由雇主供给宿食及一习惯待遇。此外另按雇工平均工资，规定中等工资标准如下：把头，每年八百斤（以苞米为计算单位，斤为市斤），一般雇工每年六百斤，杂役工人每年二百五十斤，短工依照市价由主雇双方按期协定之。

三、工资支付：长工工资支付期得按照农家过去习惯每年三大节（春节、端午、中秋）前支付之。短工不论日工月工。均应按日按月付清。雇工因婚丧家属疾病等需款时，雇主得预支工资一部，在工资支付时扣除之，但不得加算利息。如遇欠收之年，雇主无力付资外，其工资支付由主雇双方协议之，凡丰收之年，雇主得予雇工以适当奖励，以保证其劳动情绪。

四、工作时间与假日：雇工劳动时间，依农业经营之需要，视农忙或农闲而定。雇工休假日期，除依习惯规定外，并得于「五一」劳动节、「八一五」、「八二二」、国庆日各放假一天。凡经协议规定假日。工资照发。

五、病伤：凡雇工因疾病暂时不能工作者，得依契约规定民主双方协商解决之。雇工因工致伤者，有权向雇主请求全治疗费，因工致

死及致伤而成殘廢失工作能力者。得按雇主之經濟能力給予埋葬費、撫恤費，其數目由主雇双方自行協議解決之。

六、劳动权利与义务：雇工有参加工会农会进行一切民主建設活动，及在农閑期工閑期参加學習知識技能之自由权利，雇主不得干涉，但以不妨害生产工作为限。雇工如故意怠工經劝說仍不改悔者，或雇工不受雇主及把头正当指揮，妨害生产經劝說仍不改悔者，以及雇工有不正当行为情形較重者，雇主有权要求村政机关协助解雇之。主雇双方發生糾紛时，得經村政权机关調解，調解無效时，由区以上政府处理之。

七、劳动契約：主雇双方应訂一定時間內的劳动契約，約滿时双方都有宣告解雇之权。如在契約执行期間，双方同意解約时，可行解約，如一方認為必須解約而發生爭執时，得由村政权机关調解解决之，如調解無效时，呈請区以上政府处理之。

(四) 农業所得稅

一、征收范围及减免条件

旅大地区农業所得稅征收的范围，按照旅大行政公署頒行的一九四九年度农業所得稅条例，分为兩类，甲类包括花生、地瓜、地豆、菜园、果园、稻田等，乙类包括高粱、苞米、谷子、大豆等。

但是有几种情形是可以免征或减征农業所得稅的：

一、凡遭受下列灾害的作物，可以免征农業所得稅：

1. 被水灾全部淹沒的各种作物。
2. 被台風全部摧毀的各种作物。
3. 被海霧全部吹死的各种作物。
4. 遭受其他灾害而全部毀灭的作物。

这些灾害按实际受灾面积免除負担。

二、凡种植下列作物者，予以獎勵，免征农業所得稅：

1. 栽植纖維作物如棉、麻等的土地。
2. 新立果树园由第四年至得利期間（平果八年，梨六年，桃四年）。

三、凡屬下列情况之一者，得將土地扣除之：

1. 新开生荒未滿四年及开熟荒未滿二年者。
2. 宅地、墓地、交通用地及公用泥場、石場。
3. 林野及未开垦的等外地。
4. 在一个地号耕地內不能开垦的部分。
5. 政府經營之試驗該农場、种畜場、苗圃、采种圃。

四、凡屬下列人員經營轄市县政府核准，得减征或免征农業所得稅：

- 四、1. 貧苦之鰥、寡、孤、独、廢疾、其生活無法維持者。
2. 烈士及軍警外調幹部之貧苦遺屬及家屬。
3. 对人民有特殊貢獻及功勛者。

二、土地等級及产量标准

旅大当局把旅大的农耕地分为若干級，各級土地都規定了一个标准产量，按照一九四八年关东公署所頒布的农業所得稅条例中，各級土地的标准产量規定如左：

一級地	每亩 六〇市斤
二級地	一二〇市斤
三級地	一九〇市斤
四級地	二五〇市斤
五級地	三〇〇市斤
六級地	三七〇市斤

不过一九四九年度旅大地区各地产量不一，具体規定固定統一的标准产量，困难很多，所以在一九四九年度农業所得稅条例里，采取原則規定，灵活执行的办法，由各市縣根据一九四九年当地作物的具体情况，折扣計算，大体上，甲类作物一般按一九四八年度标准产量計算，不打折扣（个别情况例外），乙类作物全区原則分为四成、五成、六成三种年景，平均折合为一九四八年五成以上的年景，由各市縣按具体情况規定区村年量和产量。

三、稅率和成本的扣除

农業所得稅是根据土地等級、标准产量、及每人的平均收获量，依累进率征收的。

每人每年平均收量自一百二十市斤到一千市斤者。按稅率表計算
 征牧，一千市斤以上者，平均產量每增加十斤，累進率增進千分之三
 （不足十斤者，不得照十斤稅率計算），每人每年平均產量一千二百
 市斤以上者，累進率不再增加，茲將自一百二十斤至九百九十五斤的
 累進稅率及實征計算，制表如左：

每人平 均產量	稅 率	應征額	扣成本	實征額
	%	斤兩	斤兩	斤兩分
120斤	0.90	1.08	0.11	0.97
125	1.00	1.25	0.13	1.12
130	1.11	1.43	0.14	1.29
135	1.20	1.62	0.16	1.46
140	1.30	1.82	0.18	1.64
145	1.40	2.03	0.20	1.83
150	1.50	2.25	0.23	2.02
160	1.70	2.72	0.27	2.45
170	1.90	3.23	0.32	2.91
180	2.10	3.78	0.38	3.40
190	2.30	4.37	0.44	3.93
200	2.50	5.00	0.50	4.50
250	3.50	8.75	0.88	7.87
300	4.60	13.80	1.38	12.42
350	5.80	20.30	2.03	18.27
400	7.00	28.00	2.80	25.20
500	9.40	47.00	4.70	42.30
600	12.70	76.20	7.62	68.58
700	16.30	114.10	11.41	102.69
800	20.25	162.00	16.20	145.80
900	25.25	227.25	22.73	204.52
995	30.00	298.50	29.85	268.65

凡出租土地收租糧者，对其租糧部分，按原租額增加百分之五十計算征收，但是所收租糧每人每年不足二百斤，以及鰥、寡、孤、獨、殘廢，确实無耕作能力，每人每年收租糧不足三百斤，經区政府証明县政府批准者，可以仍照原稅額征收。

自耕地一律从应征額內扣除百分之十，作为农具、种籽、肥料等等的成本。但是出租地、代管地、公有地，对土地所有者不予扣除。地主兼自耕农者，仅对其自耕部分扣除成本。佃戶須由收获量內扣除地租后，再从应征稅額內扣除成本。农户飼养的耕畜：牛、驢、牦猪，每头每年从总产量中扣去食粮一百斤，馬、騾每匹每年扣去食粮二百斤，以为它們的飼料。但若不是耕畜，如供运输用，乘客，馬車、运貨馬車的牲畜，以及不能耕作的牲畜，都不得扣除飼料。至于牲畜販，卖者飼养的牲畜，自然更不得扣除飼料了。

四、計算与征收

关于計算与征收，是以人为計算單位，戶为征收單位，关于在家人口，各戶不分男女老幼，均以「农业所得稅条例」公布日（一九四八年九月二十日戶口簿記載的人口計算，參軍及外調幹部均按在家人口計算。依靠納稅者为生活的親屬，亦以在家人口計算，（但須至农业所得稅条例公布日吃飯滿六个月以上者）。依靠家庭供給的学生，均以在家人口計算。雇用的一切技工，列入雇主家中計算。其他人員，如童养媳、妾，及农村中的火夫、保姆、勤杂人員等，自农业所得稅条例公布日，凡在家吃飯滿六个月者，均按在家人口計算，凡領薪俸的党、政、警、教、民等机关的工作人員，及医务人員、工程師、專門家、工人和中学以上的公費生（私費生不在此限）等，均不得按在家人口計算。土地委托他人代管代耕者，庙宇教堂寺院祭田等土地出租者，出租人全家外出而回家取租糧者，以及养老及小份子土地，均按一人計算。机关团体学校的公有耕地二十亩以內者按一人計算，四十亩以內者按二人計算。六十亩以內者按三人計算，以此类推，如果戶口查不清者，每戶均按一人計算。一戶在二个市縣或二个市縣以上有土地者，未按期向土地所在市政府縣进行登記时，各該市縣均按最高稅率分別計算与征收之。

对于新立的果树园及已开垦的等外地折合计算办法是，新立的果树园自登记日起，三年内按原面积之半数计算，已开垦的等外地，于免税期满后，按新规定等级计算。

各种作物以扬净晒干的苞米为计算单位，缴杂粮者，可按左列折合苞米标准计算：

高粱 一斤五两

谷子 一斤六两

大豆 一斤

花生 一斤二两

稻子 一斤

白苞米 一斤二两

至于果树园、菜园等，可按苞米时价折合通幣缴纳苞米时价，随时通告。

（五）农村中的几种互助形式

农村生产中有三个基本条件，即土地、人力，和耕畜工具。在沒有实行土改的地区，地主富农占有了土地和耕畜工具，但是缺乏劳动力，貧农有劳动力，但是缺乏土地和耕畜工具，为了提高农业生产，多打粮食，在农村中就必须提倡劳动互助。像在旅大地区，对于貧农，首先要解决他們的牲口問題，对于地主富农，要帮助他們解决劳动力問題，使缺乏耕畜的得到耕畜，缺乏劳动的得到劳动力，使双方有利，互補長短，各方照顧，使大家来完成增产任务。旅大地区，农村中的互助形式，大体上可有兩種，一种是农村旧有的互助形式——帮工，另一种則是合作劳动。从高度組織与發揮劳动力来看，后者当然比前者为好为进步，但一切社会制度都是跟着整个社会的發展而發展，現在旅大地区，甚至东北其他广大地区，农村中实行的劳动互助，还是旧形式的占多数，不过使內容尽量合理，顧到各方面的利益，特別要照顧貧农及中农的利益，不像过去那样，貧农帮一輩子穷一輩子，实际是給地主富农剝削，新的互助变工，必須自願兩利，公平合理。

大連县政府在一九四八年度曾有一个互助工作的总结报告，根据半年來各地羣众的創造，提出几种互助形式，認為是各地可以參照使

用的。第一种是分散帮工和合伙帮工的不同，旧式的帮工都是分散的帮工，这是过去貧农、中农、富农間进行劳畜力交换的主要形式，但在这种形式下，正如前面所說过的，貧农帮一輩子穷一輩子，帮上了工就成了地主富农家的長駐短工，什么时候用着就什么时候去，貧农全部为富农所左右。貧农不但耕种不及吋，即使在劳力上也同样要先主給牲口做。（有牲口的中农在某种程度上进行了对貧农的剝削，这种分散帮工，虽然有些改进，如对象固定了，不像过去的苦苦哀求，还求不到，貧农使用牲口，也不像从前一切任憑牲口主的調度了，但它的严重的缺点还是存在着的，比如分散还工分散要工，有許多貧农还不起，因为要工都在生活（工作）最緊張的时候，要是还了牲口主的工，就不免要耽擱了自己的工。劳力强的变为常任短工、或变相雇工，多被富农收买，劳力弱的，很少能够得到还工，种后还粮又还不起。在这种情形下，貧农在农村中一切都处于仰人鼻息的地位，而富农在农村中可以左右一切。

根据大連县政府的經驗，認為合伙帮工的形式优于分散帮工。所謂合伙帮工，就是参加互助組的貧农，以有組織的优越劳力，团結成为一个單位，合伙的向富农帮工，使貧农成为一个力量，能够和牲口戶站在比較平均的地位上，进行互助，形成双方互相有求于人，而不再是貧农求富农的局面。同时强弱劳动力可以得到調剂，弱劳力也有还工的机会，發揮了共同劳动的效能，还工与自己的工，都不致耽擱。組織集中，便于团結教育。一九四八年大連县农村中已部分施行，羣众的反映很好。这种形式对于牲口多的地区，即以牲口为中心的劳动互助，均極适用。

但是有許多地方，土地多而牲口力少，單純以牲口为中心的帮工，感觉不够，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推行一种人畜变工的协作方式，大連由家屯會推行过这种方式，值得各地参考。由家屯第八閭共有三十九戶，其中四戶沒有土地，兩戶拉馬車，他們是不参加互助的，其余三十三戶都有土地，共計三百另七亩，其中又有十三戶是不能参加耕作的（六戶鳏寡，七戶工厂工人），其余二十戶合計十四整个劳动力，有兩戶富农，雇兩個工人，兩辆牲口，十三戶不能参加耕作者，

交全間稍种，平均每头牲口負担土地一百五十三亩，每个劳动力平均負担二十亩，全間原編为四个組，两个劳力組，兩头牲口組。春耕播种开始，全間即实行变工，重划为三头組，两个牲口为一組，劳动力划为兩組，大塊土地用牲口耕，另碎土地以及牲口耕剩的地头地边，全由人力刨。送粪时，远距离的由牲口送，近距离的由人工送。播种时，二百四十五亩大田七日种完，人力組，牲口組，平均每日种四十多亩地，相当于四头牲口，全村也实行了类似的变工，全村的人力組和牲口組，凡較便于由人工代替的牲口工，全由人工負担，以与牲口工交换人力所不能胜任的，此外还有人帮牲口的小組，即牲口弱，由人帮助耕。

当然，由家屯这个办法只是一个雛形，并不是完整成熟的办法，也存在着一些缺点，但这是一个好的方法。按照这种变工的方法，第一可以使中农滿意，因为这就大大节省了牲口工，例如拉粪挑粪，近地用几个人挑，比拉粪效率还高。第二可使貧农用自己多余的劳动力换来需要的牲口，一面發揮了集体劳动，而节省了牲口工使用。不过这个方式应该注意的是：（一）变工需要等价，例如拉一堆粪与挑一堆粪，应等价，按照效率計算，不能只用一头牲口工等于三个人工的办法。（二）着重与中农进行变工，牲口富裕的地方仍应以前述合夥帮工为主。

关于夥养牲口，个别的貧苦农民所能养的牲口，只能是个小毛驢，在农作上作用較小，假如自願結合合伙購買和合养，就可以合并养活肥壯碩大的牲口。比如大連县南关鎮秦洪礼互助組六家貧农夥养了一头大牲口，牲口交一家富农代喂，叫富农說出一定标准，由六家按标准供他草料，只許肥不許瘦，馬粪归代喂者。牲口出厩时，所挣的工资百分之二十五归車夫，百分之七十五归馬料，另外又开公荒三亩。种豆子專供牲口料，并准备从牲口节余中秋后再添置一头。这是一个值得在一切貧农及貧苦中农中提倡的方法，因为这样，以貧农的分散資金，組織成为集中的資金，把各自不完整的生产手段变为完整，这是一种很好的合作方式。（1950年1月1日「观察」杂志六卷五期）

抗議共匪封網暴行

請用代理服務器連接下載更多好書!

<http://myboooks.googlepages.com>